武俠世界

活死人（湖海驚魂錄）　西門丁・著

　　水晶宮之主霍小青帶着侍婢遊江南，訪傅雨生，途中遇到幾個似被火燒焦了的似人的怪物，傅雨生與軒轅子得悉此事後，十分詫異，決定探其眞相，豈料全部被那些怪物抓了……



$4.00

第25年

40



編者話 西門丁繼「鴉神」後，今期又爲各位撰寫另篇湖海驚魂錄故事集「活死人」。顧名思義，這個故事不但籠罩着陰森氣氛，而且幽秘詭異之處，誠屬恐怖小說中之表表者，不可錯過。內容描述一個宮主帶着侍婢遨遊江南訪友，途中遇到幾個似被火燒焦了的人形怪物跟踪，之後，連串令你不可相信的恐怖場面不斷出現，觸目驚心。宮主之友獲悉此事，十分詫異，決心尋求眞相，豈料……過程曲折離奇，看過本文，便知答案。

＊＊　＊＊　＊＊

今期一期完短篇選刋一部驚世感人的佳作——「石頭娘娘」。故事開始由一個孝女代父償債賣身展開，由於她孝感動天，屢得石娘娘與神木公二位神靈從旁拯難，得脫厄境，同聚天倫，故事內容雖屬怪誕離奇，但寓意警世，感人肺腑，把人類正邪與善惡剖析得淋漓盡致，請參閱今期本刋41頁。

＊＊　＊＊　＊＊

隨着今期西門丁的「活死人」後，下期巨型小說刋出是馬騰的「再生人」。是篇與上述一文內容雖然迥然不同，但曲折離奇處却不簡單，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40期
（總號127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湖海驚魂錄

活死人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忘憂河上永無憂

黃昏，鴉飛。

西風捲來了落葉，落葉一直飄落到溪水裏，溪水泛起漣漪，像微沸的血水。

這溪清而長，它是在浙南的龍泉溪。

龍泉溪的溪水是不是來自龍泉，沒人知道，但附近的人都知道它的水清而甜。

紅日巳自溪的那一端的山崗後掉下了大半，除了提醒辛勞的人們應該開始回家休息外，也把龍泉溪水染紅，紅得像血一般。

西風既送來了落葉，也吹動了溪水，送來了深秋的肅殺。

岸邊，有一叢及膝的野草，野草巳枯，黃得像一團泥。

四周沒人，附近也只有一棵巳呈光禿的梧桐樹。

天地蒼茫，配以聒耳的鴉叫聲，枯黃的野草，西山的落日，怎還有人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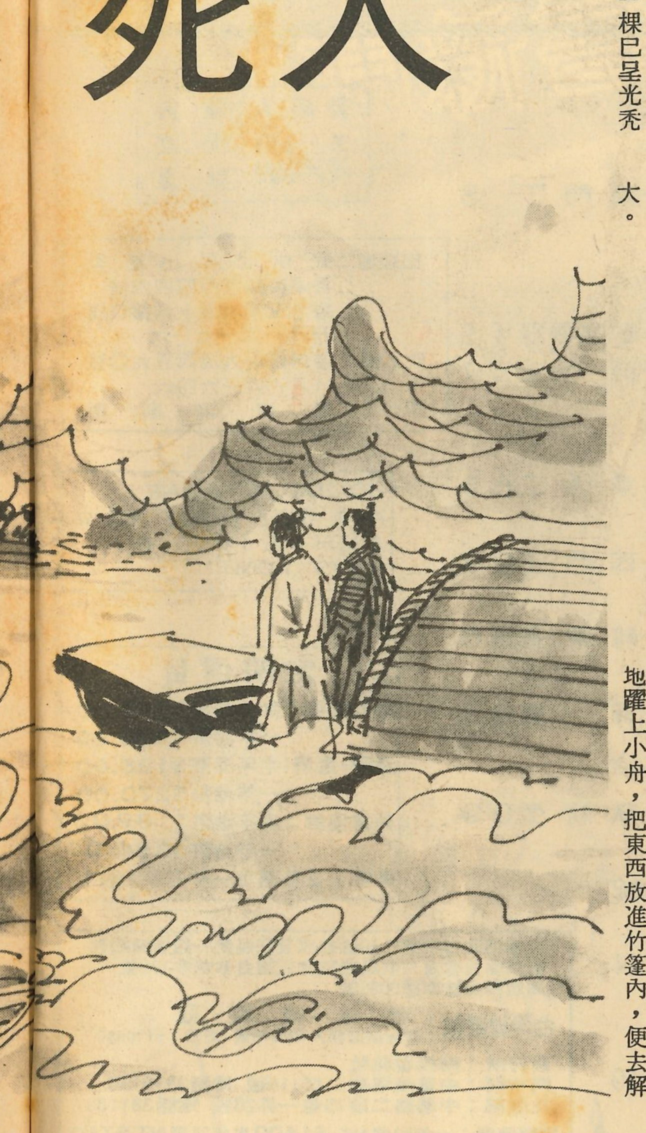
若有人在此，他豈不愁煞？

一陣帶着涼意的晚風吹過，送來了一聲欸乃，旋見一葉小舟自南北上。

小舟有竹篷，舟子在船尾以竹篙撑行，逆風而上頗慢，却使這充滿肅殺的景物，增添了一絲生氣。

小舟終於在枯草旁邊停定，岸邊有木樁，舟子把船繫了，轉頭向竹篷內問道：「客官喜歡吃什麼？」

竹篷裏傳來一個清朗的聲音：「隨便，有什麼便吃什麼！」聽聲音，年紀必不大。



舟子哼着小調跳上岸，再一陣風吹過，枯草簌簌作响，他下意識地轉過頭去，這才發覺枯草叢後坐着一具「東西」！

那「東西」似人，但一動不動，而且臉上的肌肉焦黑似炭，像是被火燒過般，衣衫襤褸，身上惡臭陣陣，令人不知其生死，只好以東西視之。

舟子暗罵一聲霉氣，心想好停不停？偏把船停在這東西附近！

離岸不足半里，便有一個小鎮集，小鎮集雖不大熱鬧，但總有酒肉可沽。舟子惦掛着那東西，匆匆買了一些酒肉便回去了。

夕陽巳完全隱沒在西山後，天地間一片灰濛濛，看來再過兩三盞茶工夫，便全黑了，可是那東西仍端坐在那裏！

舟子朝地上吐了一口口水，目不斜視地躍上小舟，把東西放進竹篷內，便去解纜。

他極不想去看那東西，偏生眼睛又不聽話，硬是瞄了它幾眼，這一看可使他心頭怦怦亂跳：那東西的臉龐除了顏色有異之外，眼部黑黝黝，空洞洞的，只剩下兩個洞！

有眼無珠，豈眞個不識泰山？

舟子用力咳了一聲，那條船纜不知怎地就是解之不開！

竹篷內的人，似有所覺，問道：「此處景物不錯，何必急着離開？」

「啊……這個，你不知道的……」舟子又瞟了那東西一眼，話也說得結結巴巴的。

竹篷內的聲音雖仍清脆，却巳有點怒意。「你說什麼？這船是誰作主的？」

舟子患了口吃病似的道：「是你……但，但……您還是自己看看的好……」

「到底是什麼事？你說不說！不說便不要開船！」

舟子急吸了一口氣，天色更暗了，他心頭突突亂跳，大着胆子道：「岸上有……有個不好的東西……」

「什麼？」竹篷內的人更怒：「你敢消遣我，便教你到溪內洗澡！小燕，你出去看看！」

原來竹篷內竟有兩個人！

綠影一閃，船頭巳多了一個人，這人滿臉虬髯，十分粗豪，却料不到名字叫小燕！

小燕循着舟子的眼光望過去，他見到那東西也是一呆，脫口道：「這，這是什麼東西？」

就在此刻，那東西的頭部忽然微微一轉，舟子大聲叫了起來：「啊！原來他還未死！」

白影一閃，船頭又多了一個人，却是豐神俊朗的佳公子！他看了那人一眼，道：「此人不被燒死，實在是個奇跡！」

那人忽然張張嘴巴，發出一個荷荷的聲音，那聲音低而急，令人好不妖異，毛骨悚然！

黃昏巳逝，夜色巳濃，那人看來更黑，除此之外，再無其他行動，黑暗中，就似是一具找尋機會復仇的幽靈！

小燕人雖粗豪，胆子却小如燕子。「公子，咱們……」

白衣青年側頭瞪着那東西，目光在黑暗中仍覺湛湛然，神態甚是倨傲。「請問閣下是何方神聖？」

那東西又「嘶嘶」地叫了一下，這次却似毒蛇吐信之聲！

白衣青年冷哼一聲，道：「舟子，准你開船！」

舟子如奉綸音，快手快脚把船纜解了，竹篙一落，小舟立如離弦之矢般，滑出丈餘！他連撑數下，再回頭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那東西巳與黑暗溶爲一體！

舟子問道：「客官，是停舟還是繼續前進？」

小燕道：「繼續前進，待咱們吃飽了，再停下來休息！」

舟子連船巳被人包下了，怎敢反對？

舟行三里，眉月忽自烏雲中露了出來，溪裏像撒了一層白霜。

夜涼似水，過了中秋的月也是冷的，

船終於停了下來，舟子繫好船，入艙吃晚飯。

一忽，只聽得小燕問道：「吃飽了沒有？」

舟子陪笑道：「飽，飽極了！多謝兩位客官厚賜！」

「吃飽便出去吧！」

舟子一怔，忙問道：「出去？出去那裏？」

小燕大聲道：「到外面睡去！」

舟子也大聲道：「如今是什麼天氣，睡在外面不會凍？」

小燕道：「誰管你？你可以上岸找地方睡去！」

舟子笑嘻嘻地道：「大家都是男人，擠一擠，好歹將就一下吧！」

話音剛落，便聽到「啪！」的一聲響，舟子叫了起來：「你……你怎地動手打人？」

小燕怒道：「你若不出去，何止是打，殺你也敢！」

舟子披了一件外衣，垂頭喪氣地爬出竹篷，坐在船頭，他把頭藏在雙膝之間，把外衣幪在頭上。

夜越深，寒意越重，那舟子坐了一陣，終不能入眠，推開外衣，抬起頭來，目光一及，大叫一聲，仰身翻倒，小舟立時一側，他骨碌碌地滾進溪裏，攪翻了滿溪的白霜！

小舟載沉載浮，驚醒了船艙的人，小燕罵道：「船家，你敢情是嫌船錢太好賺，要讓咱們尅扣一點！」他探頭出竹篷。冷月之下，船頭與岸邊的景物十分清晰，只見剛才所見的那東西，像一條巨大的黑蜥蜴般，正艱辛地自岸上爬下小舟！

小燕大叫一聲，道：「你……你不能下來！」

這聲大叫十分淒厲，那東西停止行動，口中嘶嘶作響，好像在哀求小燕讓他上船！

「小燕，什麼事？」

「那，那東西跟來了……」

不知何時，溪水裏升起一縷縷的冷烟，水草中不時傳來雁叫聲，溪水嗚咽，似野狼嗥月，那氣氛說不出的恐怖！

白衣青年披衣出艙，冷烟淒月下，那黑蜥蜴似的東西突然抬起頭來，只見他雙眼血一般紅，口中嘶叫之聲更響！

小燕又驚呼了一聲，白衣青年胆子似較大，手掌一翻，暗中扣定了一把暗器，輕聲道：「不是剛才那東西！」

「不是？」小燕難以置信。「但世上豈有這許多一樣的東西……」

「這人眼睛雖受破壞，却未燒瞎！」

白衣青年喃喃地道：「爲什麼他們被火燒得這般厲害，還不會死？莫非，莫非他們是……」

話音未落，那東西巳急急向後倒爬回岸，行動雖仍慢，但比起剛才爬下來的速度巳快了許多！

小燕拍拍胸膛，道：「嚇死人啦！宮……公子，你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白衣青年淡淡地道：「我又不是神仙，怎會知道！咦，那船家呢？」

「我，我在這裏……」原來那舟子跌下水，却因長年在水上打混，熟悉水性，所以不會被溺，不過剛才那景物，實在令人生畏，是故一直到此刻才探出頭來！

白衣青年又好氣又好笑，道：「還不快上來！」

「那，那活炭頭去了沒有？」

「活炭頭？」小燕忍不住笑道：「去啦去啦！」

舟子爬上了船，小燕又道：「你莫進船艙弄濕了地方！」

「但我要換衣服呀！」

「上岸換去！」

舟子殺豬似的叫了起來：「我的媽呀！這時候叫我上岸去那裏……而且，而且岸上還有……」

白衣青年眉頭一皺，道：「好吧好吧，你進去換吧！」解下船纜，抓起竹篙，伸入水中用力一撐，那小舟像流星一般掠出！

他長相斯文，像個手沒縛鷄之力的書生，却料不到有這般大的膂力！

小舟再次掠出之後，便鑽進了冷烟中，船忽然不像在水上飄盪，而是在雲端穿行！

小燕道：「公子，這裏有點邪門！」

「什麼邪門？」

「這烟豈不奇怪？」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冷烟本還是若有若無的，現在巳濃得像乳汁一般，三尺之外的景物巳不能見，饒得那白衣青年大胆，此際也不禁有點猶疑，把船停在溪中，喝道：「船家！」

舟子戰戰兢兢地自艙內走了出來，哭喪着臉道：「客官……您有什麼吩咐？」

「你長年在此討生活？」

舟子點了頭。「小的在這條溪巳撐了七八年船了！」

「可曾見過這種情況？」

舟子臉上的五官却擠在一起了，拚命的搖了搖頭。「聽人說過，晚上有時會有霧！」

「現在不是春天，怎會有這般濃的霧呢？」

「這個……這個小的便不知道了！」

小燕聲音巳經在發顫：「現在咱們怎辦？」

舟子的眼光也望着白衣青年，白衣青年的身子幾乎與白霧混爲一體，只見他吸了一口氣，道：「還是退出去吧！」

「是是，退出去！」舟子連忙抓起另一根竹篙，把之插入水中，準備把船頭轉過去。

就在此刻，萬籟無聲的水上，突然傳來一個聲音，那聲音十分奇怪。小燕喃喃地道：「水，水聲！」

舟子側耳聽了一下，道：「是划水聲……奇怪……」

「有什麼奇怪的，也許有船！」

「這不是船櫓的聲音，也不是木槳的聲音……」

「那是什麼聲音？」

舟子聲音也發顫了。「不，不知道……格格格！……」他上下牙齒碰得格格作響。

忽然一個聲音傳來——好像自白烟深處傳來，又似在幽冥地獄傳來：「奈何橋下莫奈何，忘憂河上永無憂！」

這刹那，三人的心房齊向下沉去，小舟掉頭，突聞「蓬」的一聲，撞着了一艘船！

那船比這舟大了些，兩船相撞之下，聲浪把乳白色的冷烟震動，翻騰着飛開！

白烟翻動，視野倏地清晰，驟眼望去，只見那船雖大，却是長而狹，船上伏着好些黑黝黝的人，這些人就跟剛才他所見到的一模一樣。

兩船相撞，船上的那些「活炭頭」，跌下了幾個落溪水！但那些「活炭頭」一沾及水，便自動飛上船，仍是面向下伏在甲板上，以手作槳，划水而行。

「奈何橋下莫奈何，忘憂河上永無憂！」

淒厲難聞的聲音逐漸遠去，白烟重新籠罩，那船再也不見了。

小燕叫道：「讓他們去，讓他們去，暫勿開船！」

他們並沒有開船，因爲迷惘中，耳際忽聽到一個細細的聲音：「喝點忘憂水吧，喝吧喝吧……」

那聲音似母親坐在床畔唱的歌，三人同時覺得頭上有水淋下，接着眼皮沉重，雙腳發軟地倒在甲板上……

× × ×

冷烟淒月伴隨黑夜而去，迎來的是金光閃閃的晨曦。

晨曦照亮了大地，也驅散了依附黑暗才能生存的邪魔妖異，白衣青年首先醒來，他揉揉眼，發覺自己仍然在船上，而小舟也仍在溪中！

船雖在溪中，但兩岸的景物却十分陌生，但岸上不但有樹有屋，還有炊烟和在溪邊洗衣服的女人！

白衣青年長長吸了一口氣，把小燕喚醒。小燕醒來時，喃喃地道：「宮主，咱們不是死了吧！」

「胡說什麼？光天化日的！」白衣青年瞪了他一眼，「你又忘記咱們的約定了，叫我什麼的！」

小燕目光一掠，道：「怕什麼，又沒有外人！」

「沒外人？」白衣青年一怔，道：「那舟子呢？」

小燕走到船尾，道：「不見了，不知他死到那裏去！」話一出口，忽覺這死字令人渾身不舒服！

「宮……公子，咱們不是做夢吧？」

「希望是……這種夢不是很奇妙麼？起碼絕少人發過這種夢！」

小燕喃喃地道：「我却不希望……」

「我更不希望！」白衣青年雙眼瞪着溪水，眉頭深鎖。「人雖會發夢，但却未聽人說過，兩個人會發相同的夢！」

小燕機伶伶地打了個冷噤，望着那溫柔的溪水，他忽然覺得如在「火海」中，忙道：「公子，咱們上岸走陸路吧！」

白衣青年沉吟了一下，默默地點頭。

誤入義莊

上了岸後，白衣青年着小燕去問路，一問之下才知道此處巳接近麗水鎮。麗水鎮是龍泉溪、如溪和甌江的交界處，換而言之，昨夜小舟竟飄流了二三十里路！

越過甌江，巳弆括蒼山的範圍，路途崎嶇，小燕蹙着眉道：「公子，咱們不如乘舟吧，坐船省事得多了！」

白衣青年嘆息道：「誰不知道？但你對水還未生厭麼？你看，這山多雄壯，而且山上還有綠草……唉，若換作咱們那裏，現在還那裏有這種翠綠的樹木！」

小燕點點頭。「不錯，以前聽張公公說什麼江南風光明媚，什麼關外窮山惡水，咱都不信，但現在……」

白衣青年道：「若在春天，就更加迷人！」

小燕「噗嗤」一笑，道：「公子與奴才還不是一樣，你怎知道此地春天是怎生個模樣？」

「雖未親眼目擊，却有詩爲證！」白衣青年輕輕吟哦：「雙飛燕子幾時回？夾岸桃花蘸水開。春雨斷橋人不度，小舟撐出柳陰來！」

「這是北宋徐師川的春游湖，奴才也記得一首。」

白衣青年難信地哦了一聲，側頭問道：「且唸來聽聽！」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小燕得意洋洋地道：「奴才沒把白樂天這首憶江南唸錯吧！」

白衣青年道：「難得之至！」

主僕兩人信步而行，他倆乍到南國，只覺一切均甚新奇，就是一座山亦左看右看，也不覺煩悶。

小燕問道：「公子，咱們去那裏找傅公子？」

「上次聽他說要送，送那姓風的女子到江南史家，咱們到山北再問人吧！」

「也許這裏有很多姓史的，不知名字，怎生個找法！」小燕埋怨地道：「當日你又不敢問他！」

白衣青年嘆了一口氣，道：「問了又如何，人家又不領咱們的情！」

小燕跺足道：「最氣人的是宮主在他面前解下絲紗，今生豈不……」

白衣青年忽也「噗嗤」一笑。「我若嫁不出去，你也嫁不得是不是？」

小燕忸怩地道：「奴婢可沒這個意思，我是怕你寂寞，咦，這附近沒人，咱們把這人皮面具除下來吧，怪不舒服的！」

白衣青年把面具揭下，却原來是個肌膚比雪還白，比冰還晶瑩的絕色美人兒。淡淡的蛾眉，鳳眼朱唇，不帶一絲人間烟火，唯一的缺點乃眉眼間的那一股冷傲。

那小燕也揭下面具，年紀看來比白衣美人還小，也生得十分嬌俏，眉宇間稚氣未除，原來這兩人乃關外「水晶宮」宮主霍小青與她的侍婢燕小燕。

燕小燕本沒有名，燕是她的姓，自小便因生得消瘦嬌小而被呼小燕，是以小燕既是暱稱也是小名！

「水晶宮」本來是黃河上的大龍帮帮主霍青龍，因敗在軒轅子手下，守諾言帶着一羣心腹建造這水晶宮，而用作隱居的，由於大龍帮仇家極多，因此這宮殿似的地方便建在水底下，起了個名叫做「水晶宮」！

「水晶宮」封宮之期本尚有十餘年才屆滿，只因大俠「半劍震中州」傅雨生誤

闖了進去，引來無數風波，最後得軒轅子大發慈悲，准宮內人即日起便可在江湖上露面，又傳授了一套特別的內功心法，俾這些在水底中生活了數十年的人，到了地面能够抵受得住太陽的燒炙，霍小青功力本就極高，當日的傅雨生也幾乎不敵，她學了幾個月便大收其效，於是便開始到地面上行動。

當日在水晶宮內與傅雨生一戰，種下了情愫，這半年多來，霍小青夢縈魂牽，添了許多愁，却消瘦了幾寸腰肢，待得侍婢燕小燕也到地面活動，便立即買了艘雙桅船沿海南下。

她倆對外面花花世界一無所知，又因少與人接觸，往往羞於與人交談，這樣行駛了二十多天，才把船泊岸，不料已到了閩境的時候，便上岸胡亂把船賣了，時而徒步，時而乘舟過江，終於來到浙南地帶（有關霍小青的故事，詳見拙作『水晶宮』一文。）

當下兩人現出本來的面目，山風吹來，只覺舒暢無比，小燕道：「宮主把這什麼撈什子的面具拋掉吧，以後再也不要戴啦。」

霍小青忙道：「不可，你沒聽張公公提過麼，女子行走江湖很危險，而且張公公還說這種人皮面具，製作十分困難，很多時候，有錢也買不到。」（張公公是水晶宮內的元老，曾隨霍小青之父闖蕩南北，張公公的武功雖不高，但因其他人絕大多數都是在不見天日的水晶宮內出生，因此他的話在宮內便變得極有份量了。」

小燕聽了後只得把面具收了，却道：「那姓傅的武功雖好，却是個有眼無珠的瞎子。」

霍小青怒道：「你怎地罵他？」

「不是麼？放着宮主這等天仙似的美人不要，却對那個醜丫頭什麼風小小的，迷得神魂顛倒，這不是叫做有眼無珠是什麼？」

霍小青眉宇間的冷傲立即被愁苦驅散。「這也怪不得他，他先認識她嘛。」

「嘿，那又沒有婚約，這次出來，奴婢才知道宮主眞的是人間的仙子。」

霍小青煩悶地道：「小燕，不要說了，咦，前面有個男人！」

「男人有什麼奇怪？」小燕見前面有個身穿粗布的漢子，後腰插着一柄斧頭，只道是一般樵夫，霍小青欲語還休，兩人慢慢前進。

日近午之時，才爬至山嶺高處，放眼遠眺，樹、屋、人、物全在脚底下，極目南望，大地似無盡處，不由心曠神怡，悠然神往，這情景在水晶宮如何想像得到，兩人不由瞧痴了。

良久，霍小青才嘆了一口氣，道：「我眞的不想到關外去了。」

小燕取笑道：「當然囉，傅公子在關內嘛！」

霍小青瞪了她一眼，幽幽地道：「不管什麼布公子鞋公子，將來我必來江南覓地而居。」

小燕忽然大叫一聲，霍小青又瞪了也一眼。「你瘋瘋顛顛的作甚？」

「咱們沒買乾糧。」

霍小青笑道：「一頓不吃，可餓不死你，大驚小怪的，肚餓了是不是，那就下山吧！」

小燕道：「假如咱們自小便在『地上』生活，便不怕會餓壞肚子，唉，你看這些山果多美，只是不知吃不吃得！」

霍小青笑罵道：「饞咀！」

兩人向北翻下山去，却料不到，烏雲突然驟在山上，接着便下起雨來。

秋風秋雨不但愁煞人，而且冰冷，兩人連忙跑到一棵大樹下避雨。

「眞是天有不測之風雲！」燕小燕埋怨地道：「咱們活到現在才頭一次登山，天公就是不作美！」

霍小青呆呆地望着風雨，髮絲上已掛着水珠，水珠好像是珍珠，她在幻想傅雨生送她一串珍珠鍊子，小燕在旁邊的嘮叨，她沒一句聽進耳去。

雨並不太大，却下個不停，山風頗大，挾着雨水四處亂竄，潑得人一身濕濡濡的。

燕小燕又冷又餓，忍不住道：「宮主，反正這身已濕了，何不就這樣下山！」她連說六遍霍小青才聽見，「宮主，奴婢又冷又餓。」

「但此處離山脚尚有好一段路！」

「怕什麼……」

「你看看自己的身子，不倫不類，不男不女的，你要走，你自己走吧！」

燕小燕這才發現自己與宮主兩人的衣衫盡濕，黏在肌膚上，曲綫玲瓏浮凸，一看便知是女兒身，不由臉上發熱，不敢再堅持。

雨天天黑得特别快，雖才剛交申牌不久，但是四周已是一片蒼茫，除了風雨之外，不見人與物，也聽不到別的聲音，兩人此刻才知道山並不是永遠可愛的，它也有令人畏懼的一面，不約而同携手跑下山去。

由於霧重，兩丈之外的景物已不清晰，加上路途不熟，她們走錯了路，跑了半個多時辰，仍在山腰上兜圈！

「宮主，這次怎麼辦？」小燕幾乎哭了起來。

霍小青不耐煩地道：「大不了在山上過一夜。」此刻天已越來越暗了，霍小青躍上一棵大樹，盡目望去，風吹霧飛，遠處似有一座屋宇，霍小青大喜，叫道：「下面有人家，咱們去借宿吧！」

燕小燕更是高興，兩人携手向下跑去，也不理有路無路，仗着身手不凡，沒路便躍了過去，終於找到了那屋宇，一見之下，却有點失望，原來那是一座破廟，供的大概是山神之類的小神，香火不盛，廟門倒坍了，也沒人整理，那廟匾也不知去了那裏。

小廟靠着樹林，樹林不大，但樹木生得又密又茂盛，好像是一堵綠色的牆般。

燕小燕道：「破廟總也比站在樹下淋雨的好！」

霍小青袖管一拂，發出一股袖風，把斜靠着的門板震開，小廟便一覽無遺，大概廟頂也破了，雨水滴滴答答地漏了下來，神枱在風中「伊伊呀呀」地搖着，神龕上的塑像，連頭也不見了，這景象在灰濛濛的天色中，看來有點恐怖，兩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才走了進去。

霍小青在廟內走了一匝，不見有人，便把門板豎起來，擋在門口以遮風雨。「小燕，把外衣解下來扭乾，要不然會生病的。」

燕小燕一邊寬衣，一邊問她：「宮主，你也把衣服解下來吧，讓奴婢替你把它扭乾吧！」

霍小青道：「咱們輪流，免得有人撞進來，羞死啦！」

兩姝輪流扭乾了衣服，忽然覺冷，可是火摺子、刀石等物都已濕了，只得聽天由命了，小燕武功根基較淺，不但冷而且餓得她四肢無力！

廟內地上都是水，兩人倚牆立了一陣，屋瓦上的碎瓦沙石不斷掉下來，雨水漏得更凶！

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忽聽外面有個吱吱聲，聲音十分奇怪，霍小青推開一縫門板，望了出去，只見一個老頭打着一把油紙傘，左手還提着一隻竹籃，哼着小調而來，他鞋子踩在泥漿裏，便發出吱吱的怪响。

霍小青只道他要進來避雨，便忙戴上面具，同時示意小燕也戴上，豈知那人並不進來，而由廟後去了。

小燕自窗子望出去，輕聲叫道：「宮主，他到樹林裏去了！」

「莫非他住在樹林裏？快招呼他！」

小燕「喂」地尖叫了一聲，那老頭先是一呆，小燕再叫了一聲，他才轉過身來。「你叫我？」

「老伯，你住在樹林內麼？」

老頭點點頭，小燕道：「不知老伯居所大不大，可否讓咱們借宿一宵，明日天亮咱們便下山！」

老頭哈哈大笑。「地方大得很，你們若是不怕的，歡迎之至，來吧！」

霍小青與小燕互望了一眼，心中均是想道：「有什麼好怕的？」

那老頭哼着小調，自顧自地穿入樹林了，小燕問道：「宮主，咱們去不去？」

霍小青向四周看了一下，道：「看他一副仁慈相，大概不是什麼歹人吧！」

「那就去吧！」

兩人衝出了破廟，大聲叫道：「老伯等等！」入了樹林，便見到燈光，昏昏黃黃的燈光自紙窗上透了出來，裏面果然有一座舊屋，房子雖舊，但佔地頗大，木門半掩，在風雨中伊伊呀呀地响着。

這老天也眞可惡，到此刻雨才止了，但天色已暗了，兩人只好走了進去。「老伯，咱們來了！」

「哦，進來吧，老朽正在洗菜！」

兩人進去，只見入門是個小院子，正面廳堂空廢着，院子兩側各有一間廂房，看來也甚是骯髒，老伯蹲在簷前洗豬肉。「晚飯沒問題，只是床鋪只有一副，你們若不計較的，便隨便吧！」

霍小青忙道：「不要緊，只要有個避風雨的地方便行了！」

老伯抬頭笑道：「這邊起碼比那破廟熱鬧，而且至少也有幾條櫈子！」他笑得有點奇怪。「你們可以隨便走走，不過廳堂後面最好別去！」

「爲什麼？」霍小青見他愼重其事，忍不住問道：「後面是另有一家麼？」

老伯開始切肉，呵呵笑道：「不止一家，他們不歡迎生人去參觀！」

小燕因衣衫盡濕，冷得直打哆嗦，老伯道：「你們到灶堂內烤火吧！」

霍小青與小燕走到灶堂內生起火來，老伯又叫道：「米缸內有米，先下鍋煮飯吧！」

霍小青與小燕暗叫一聲慚愧，只得老老實實告訴老伯說不懂燒飯，老伯笑道：「老朽年輕時，何嘗不是什麼也不懂！不過，你們倆也該開始學習了，要不然可找不到婆家！」原來他早已看出她倆是女扮男裝的！

霍小青與小燕臉上齊是一紅，赧然地低下頭，老伯把米淘好，下鍋生火，然後道：「你們等等，待老朽去拿兩套乾淨的衣服給你們換！」

霍小青與小燕連聲道謝，一忽，老頭果然拿了兩套衣服來，叫她們進房更換。

霍小青換好了衣服出來，老頭又叫他們把衣服掛起來，小燕見他如此熱心，關懷地問道：「老伯，你家內只有你一個人嗎？」

「不是！」老伯大聲道：「老朽四代同堂，也們都在山下！」

「那你爲何一個人住在這裏？」

「嘿，我人老志不老呀！」老頭揮動雙臂。「你看老朽還有幾斤氣力，不想坐在家內等兒孫餵養！」

霍小青一怔。「那你來這裏，算是什麼？」

老頭嘿嘿一笑。「替人看護房子！別談這個了，兩位姑娘貴姓呀？」

霍小青把姓氏告訴了也後，反問他：「老伯，你怎樣稱呼？」

「我姓衞，叫我衞伯吧！」老伯抓了一根乾柴，塞入灶膛，道：「你們怎會弄得這般狼狽？」

霍小青心頭一動，問道：「老伯，你世居在此麼？」

「不是，以前老朽在天台縣，二十年前才搬來這附近！」

「請問衞伯，你們這裏可有一戶姓史的人麼？」

衞伯雙眉一皺，道：「姓史的人雖然不多，但可也不是太稀……嗯，叫什麼名的？」

「不知道！」小燕插嘴道：「聽說這人在江南很有名頭，慣使刀法！」

衞伯呵呵笑道：「老朽手無縛鷄之力，可不懂得這些！」

三人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了一陣，飯菜都已弄好，雖只有兩碟菜，但霍小青與小燕在又餓又冷的情況之下，吃得又香又甜。

飯後衞伯道：「老朽來洗碗，你們去睡吧！」

小燕道：「我帮你洗！」

「不用！不用！嗯，你倆睡老朽的床吧！」

「那你呢？」

衞伯道：「我到後面去借宿！」

「眞麻煩你！」

衞伯笑道：「我一向都是一個人，難得你們來陪我好一陣！去睡吧！」

霍小青與小燕又謝了一聲才入房，衞

伯的房頗大，那張床是用兩張長櫈作架，加上幾塊木板，再舖上稻草和蓆子而成的，勉強還可擠下兩個人！

小燕把門關上，道：「睏死我了！」用力把油燈吹熄。

兩人躺在床上，只覺一陣溫暖，不一陣便酣然入眠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兩人忽被一個尖銳的慘叫聲驚醒，小燕聲音發顫：「宮主，好像是衛伯的聲音！」

霍小青秀眉一蹙，喃喃地道：「莫非他有什麼病痛？」她自床上跳了下來。「我去看看！」

小燕忙道：「宮主，等等我！」她怕自己一個留下來，更加驚怕，慌忙跟在霍小青後面。

霍小青道：「到灶堂拿火種！」

小燕雖然心中害怕，但却不敢不去，幸而衛伯在灶堂內還留了一盞油燈，燈還亮着，小燕把火剔亮，走在前面帶路。

廳堂有條穿堂，出了穿堂是另一座院子，衛伯就躺在地上。霍小青把他扶起，只見他臉色發青，雙眼圓睜，嘴邊掛着一抹青色的涎沫，身上却沒有傷痕！

「衛伯！衛伯！」

衛伯已不能作聲，霍小青伸手一探，手足冰涼，忽聽小青尖叫起來：「宮主！你看你看！」

霍小青給她出奇不意地一聲大叫，嚇了大跳，抬頭望她，又見她低頭望着地上，不由詫異地問她：「看什麼？」

小青頭不抬，卻擧臂向前一指，霍小青循她的手望去，只見小院之後有一排敞堂，裏面放滿了漆黑的棺材，她心頭一沉，却道：「棺材而已，又非未見過，大驚小怪的！」

她目光一落，隨即聞到一股臭味，小燕忽又叫了起來：「張公公說人若被嚇得厲害，會破胆，又會尿了出來……衛伯一定是被……被嚇死的！」

霍小青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誰，誰嚇死他的？」

小燕向後面看了一眼，如發冷般道：「宮主，咱們快走吧！」她全身顫抖，使得手上油燈的火也搖來晃去，人影在地上亂竄。

霍小青心頭也有點發毛，轉身向四面看了一下，道：「到前面去吧！」

小燕也轉過身去，目光一及，又叫了一聲，原來黑暗中不知何時已伏着一個怪物。那怪物全身赤裸，由上面到脚趾都是焦黑色的，眼睛內有一輪紅光，森森白齒，雙手斜擧，似欲撲出對人而噬般，難怪小燕魂魄欲散！

霍小青忙道：「快退回去！」她雙手護在胸前，暗提丹田氣，隨時準備出手！

那怪物與昨夜在溪邊所見一樣，却不知是否就是那一個，若是的話，似乎太巧；若不是的話，又何來這許多同樣的怪物呢？

這怪物到底是什麼「東西」？是不是人？

這幾個問題像走馬燈似的，在霍小青腦海中繞來繞去，這時候，小燕似傻了一般，縮在霍小青背後發抖，而那東西也一動不動，好像是木雕石刻的！

「你，你是什麼……什麼人？」

那怪物仍不動，不過雙眼的紅光却閃動了一下，霍小青道：「咱們因爲避雨才來……如今請讓路，咱們要離開了！」她自小便受人奉承，幾曾這般對人低聲下氣過？

那怪物仍不動，霍小青猛吸一口氣，輕聲道：「小燕，咱們走！」她剛踏出兩步，那怪物也動了，站在穿堂口，把去路擋住！

「讓開！」霍小青叫道。那怪物對她叫了一陣，似是毒蛇吐信的嘶嘶聲。霍小青雙手齊出，發出兩股掌風，那怪物把雙臂擧起，同時吐掌！

「蓬」的一聲，掌風接實，那怪物向後猛退，他行動十分笨拙，不懂卸力，是以一跤跌在地上。這本是離開的良機，但走廊很狹，怪物坐在地上，已經塞得滿滿的了！

霍小青向上一望，轉身扯住小燕，雙脚一頓，喝道：「起！」兩人飛向屋頂！

不料屋頂上竟然也有怪物，那怪物就對着她們跳了下來！霍小青與小燕驟見一團黑忽忽的東西，迎頭摔下，都吃了一驚，凌空擰腰，又因手上扯着一個人，沒法隨心所欲，只得把右掌迎起！

這一掌擊在那怪物的胸膛上把其打飛，但霍小青與小燕也被迫落地上！

第一頭怪物自地上爬了起來，快步衝來，霍小青見牠行動笨拙，心頭一動，虛晃一招，便閃開一丈，再自他背後飛去！

她小小年紀便能當上「水晶宮」宮主，自然有過人之能，尤其是輕功更是登峯造極，可是她忘記了，手上還拉着小燕！那怪物行動雖慢，但轉過身來時，剛好抓住了小燕的一隻手臂！

小燕驚呼起來，霍小青只得轉過身來，擊出一掌，那怪物當然不懼，也發出一掌！

兩掌接實，霍小青沒一絲感覺，那怪物本應被震退，只因左手緊緊握住小燕的手臂，因此只退了一步，便被霍小青拉住了！小燕吃他倆個拉扯，又驚又痛，居然哭了起來。

霍小青突然放了小燕，大喝一聲，雙掌一齊擊出！怪物接了一掌，着了一掌，慘叫一聲，如皮球般倒飛而去！

小燕也被扯了過去，那怪物跌落地上時，身子被拋起，手指一鬆，小燕也跌到另一旁去。

霍小青連忙過去把她扶起，而另一個怪物也過來了，霍小青道：「小燕，你先走！」她連發兩掌，把那怪物擊退兩步！

怪物行動雖然笨拙，但却似練成了銅皮鐵骨，絲毫不覺得疼痛，退了兩步，一站穩便又走前，苦苦纏住霍小青！

與此同時，敞堂內那些棺材的蓋子忽然都打開了，接着自內跳出七八隻同樣的怪物！

霍小青大吃了一驚，朦朦的月色中，只覺得這些東西都似來自幽冥地獄。她見小燕已離開，也不想久留，踏前幾丈，雙脚一頓，斜飛而起！立在圍牆，再一跳，離開了那「鬼」屋。她不敢稍停，向前急奔了十多丈，然後輕聲呼道：「小燕，小燕！」

小燕沒有應她，霍小青心頭一沉，忖道：「難道她還在屋內？」叫她再進去，實在沒那個勇氣，只盼小燕能及早逃出！

× × ×

小燕聽霍小青的命令，立即轉身向走廊跑去，此刻，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心中只有一個希望：不要再見到那些怪物！

她倉惶地奔進衛伯的寢室，只覺雙脚發軟，撲在床上，不由自主地哭了起來。

剛哭了一陣，忽覺有人抱住自己的肩膊，她叫了一聲：「宮主！」便轉身反抱對方，哭得更响了。

當她面部肌肉將近觸到對方時，才突然覺得有點不對，與此同時，對方忽然緊緊地抱住了她，小燕不由自主地抬起頭來，入眼一片黝黑，但却有兩點紅光在轉動，耳際又聽到那個熟悉，又令人心悸的絲絲聲！

刹那間，她三魂六魄都似脫竅而出，剛張開嘴巴，叫聲尚在喉管中打滾，眼前一黑，便不知人事了。

那怪物「嘶嘶」地笑了一陣，然後把小燕放在床上，接着「跳」出了門……

× × ×

山上有薄霧，霧冷月淒，霍小青焦急地在樹下徘徊。

小燕仍未出來，她相信她絕對沒有那麼大的胆子！自己一個人下山，因此，最後只得兜過去，自前門跳進屋內。

四周沒有一絲聲音，黑暗中似乎藏了好些不知名的怪物，霍小青小心翼翼地前進，終於來到寢室外，探頭望去，床上好像躺着一個人，看體態似是女子，便輕輕呼道：「小燕，小燕！」

床上人不動，霍小青大着胆子閃進房內，看個仔細，見果然是小燕，忙伸手去探鼻息，呼吸似有似無，再按脈搏才知道未死，忙把她扶了起來。

就在此刻，廳堂那邊又傳來「啪、啪」的聲音，霍小青一聽便知道此是怪物跳動發出的聲音，連忙扯緊小燕，抬頭向旁一望，見牆上有扇窗子，顧不得那許多，一掌拍碎窗櫺，抱着小燕跳了出去。

此刻，約是四更，天色尚未亮，霍小青抱着小燕見路便跑，亂闖了一陣，忽然想道。「這些怪物若是那種東西的，料牠們也不敢去廟裏，若牠們不是那種東西的，我又何懼牠們？」

想至此，她折了回來，奔進那座破廟，她把小燕放在神像後，凝神靜聽了一陣，見附近沒有其他呼吸聲，這才用力捏着小燕雙手的「合谷穴」！

過了一忽，只見小燕嬌軀一抖，便悠悠醒來了。「小燕，是我，不要亂叫。」

小燕嗚咽地道：「堂主，我不是死了吧？」

「胡說什麼？咱們現在山神廟內……」霍小青忽聽到一陣聲音，忙道：「小心，他們可能來了，你把呼吸放輕就行！一切有我！」其實她自己內心亦害怕得緊，不過身爲宮主，不能够不這樣。

一忽，廟外傳來了一陣又一陣的怪响，有怪物的叫聲，還有脚板踩在泥漿內的聲音，霍小青與小燕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大約過了半個時辰，那些怪物才離去，奇怪的是牠們始終沒有走進山神廟，難道牠們眞的是那種東西麼？

霍小青與小燕一夜都不敢睡，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兩人才躡手躡脚走出廟。

踏破鐵鞋

雨後，晨風特別清新，霍小青與燕小燕都是精神一振，昨夜的驚魂，已伴隨晨風而逝。

小燕拍拍胸膛，道：「宮主，今次不被嚇死，眞是萬幸！」

霍小青瞪了她一眼，道：「你胆子就是小，早知我應該帶小英出來！」

小燕嘟着嘴，道：「天亮了，又沒雨，快找路下山吧！」

霍小青沉吟了一陣才道：「小燕，你在這裏等我……」

小燕像受傷的兔子般跳了起來，大叫道：「宮主，你，你不是要再去那鬼地方吧？」

霍小青點點頭。「一來我還不太相信，牠們是那種東西，二來衛伯這般好，咱們理該把他的屍體抱出來，就算找不到他的家人，也要讓他入土爲安！」

小燕輕聲道：「奴婢跟你去！」

「不，你去了要我照顧，反而不方便，」霍小青道：「你在這裏等我吧，現在天已亮，你怕什麼，大不了有事時，躲在廟裏！」言畢便步入樹林內。

那屋仍舊靜靜地「坐」在樹林內，樹木雖密，但光綫充足，令霍小青仔細無遺地看了一遍，有一件事物是昨夜她不知道的，便是門楣上有塊木匾，雖然殘破，但上面那括蒼義莊四個字，仍可辨認。

霍小青心頭一動，忖道。「原來這是座義莊，難怪衛伯不讓咱們到後頭去，也難怪只有他一個人……咦，此處既然是義莊，那麼昨夜那些東西，豈不是……」

想至此，她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暗中咬一咬銀牙：「怕什麼，就算是那種東西，如今天已破曉，也不怕它！」她胆氣稍壯，慢慢走至大門外，倏地發出一掌把門板震開！

「蓬」的一聲，門板打開，是風把它吹得「伊伊呀呀」地响着，却沒有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嘶嘶聲，也不見那些怪物！

霍小青雙掌護胸，足尖一頓，射進門裏，立足在院子裏，四周靜得連風聲也聽不到，聽到的只是自己的心跳聲。

霍小青一個風車大轉身，再往廳堂走去。廳堂牆壁灰塵雖多，但地上却十分乾淨，連泥巴都沒一塊，霍小青心頭奇怪，却又無暇多思，便閃入穿堂。

穿堂的地上也同樣乾淨，霍小青目光先由兩旁的牆壁起，再望向屋頂橫樑，除了柱角的一團蜘蛛網，並無他物，於是快步衝了出去。

小院內沒有一物，衛伯的屍體已不知去向，只是敞堂內的那些漆黑棺材，仍靜靜地躺着。

霍小青一顆心又跳了起來：「衛伯是不是讓那些東西吃了？還是已被那些東西召去了？」一陣晨風吹過，風中帶着幾絲難聞的氣味，霍小青的心又急促地跳起來了。

幸而陽光已爬上牆頭，自牆頂漏下，洒下一地的金黃。霍小青深深吸了一口氣，緩緩向斂堂走去。

此時放在那裏的棺材，少說也有四五十具，有新有舊，大部份已十分殘破，越近那裏，那難聞的氣味越盛，霍小青索性閉住呼吸。

昨夜那些東西是由棺材裏跳出來的，現在牠們是不是躺回棺材以避陽光？不管是與否，霍小青都決定採取結果，她對準一具較新的棺材發出一掌！

凜烈的掌風把棺材擊飛落地，棺蓋彈起跌在地上，發出「蓬」的一聲巨响；斂堂內塵土飛揚。

霍小青待一切平靜之後，才慢慢走前，探頭一望，躺在棺內的是一具皚皚的白骨！

霍小青雖然聰明蓋世，但自小便生長在幾乎與世無爭的「水晶宮」內，不但有點不通世務，而且缺乏常識，是故疏漏了一個細節。

棺材這般新淨，屍體怎會這般快化為白骨？

霍小青想了一下，只是心有不甘，於是再把第二具棺材的蓋子打開，這一次則惡臭薰天，霍小青身子倒飛，到遠處換了一口氣，才再上前。

當第三具棺材跌下時，棺內滾出衞伯的屍體！

霍小青慢慢走前，衞伯的屍體跟昨夜沒有兩樣，她稍稍放心，再揚了六七具棺材都找不到那些怪物，又怕小燕在外面久等不耐煩，只得抓住衞伯的衣襟，把之提起，離開義莊。

剛走出樹林，便見小燕在破廟的窗口探頭探腦的。見到霍小青歡呼一聲，迎了出來。兩人輪流提着衞伯的屍體，找路下山。

原來此處已很接近山脚，她倆走了兩頓飯工夫便到了，山下有幾間茅屋和土磚屋，霍小青叫小燕去拍門，開門的是一個中年婦女，霍小青叫她看屍體，那婦女大叫一聲，小燕忙問：「你認識他麼？」

那女人點點頭，吃驚地望着她倆。霍小青道：「你不用怕，不是咱們害死他的！請問他家人住在那裏？」

那女人見她倆不類壞人，又同是女人，只是衣衫有點不倫不類而已，沉吟了一下，便道：「你等等，我帶你倆去！」

那女人鎖起門，在前頭帶路，原來衞伯家離這裏還有一段路，約有四五里，那裏也有十多戶人家，都是耕田的農夫，霍小青不由問道：「你怎會認識衞伯？」

「這附近的人不多，有時男人上山砍柴的，也會去他那裏避雨，因此他下山經過也會來打個招呼！」

說着便到村口了，那女人道：「你們把屍體放在這裏，我去找他媳婦來！」

霍小青與小燕便停在樹後等她，過了一陣，果然見她帶着幾個人匆匆趕來，那些人見到衞伯的屍體，便大聲啕哭起來。聲音雖大，眼淚却不多！

一個三十左右的漢子問道：「你們怎知咱們爺爺死的？」

霍小青便把昨夜的經過簡述了一遍，那漢子先是一怔，繼而冷笑一聲：「咱們雖是鄉下人，但也不是三歲小孩，我爺爺那裏我也去過很多次，可未曾見過有什麼奇怪的事物！」

小燕道：「咱們騙你作甚！」

那漢子大聲道：「我怎知道你倆安着什麼心！」

霍小青道：「假如咱們是害死你爺爺的人，又怎會把他的屍體送下山來！」

那漢子上下看了她幾眼。「嘿嘿，也許你看上我爺爺的衣服！」

霍小青見他不可理喻，便道：「你爺爺是被嚇死的，你看清楚，我若要害他……」她手腕一翻，自掌心湧出一股罡風，罡風過處，一株手臂般粗的樹便斷了，那些人都張大了嘴巴，說不出話來，霍小青冷笑一聲：「這是不是更簡單！」

那漢子低下頭去，小燕拉一拉霍小青的衣袖，道：「宮主，咱們走吧！」

霍小青向衞伯的屍體虛拜了一下，又對衆人行了一禮，然後掏出一錠五兩重的白銀來，放在屍旁，道：「這銀子算是咱們向衞伯購買這兩套衣服……若有剩的，請代買些元寶香燭燒給他老人家！」

衞伯的家人見她如此，才完全釋然，紛紛回禮。

× × ×

立冬那天，天氣已有點寒冷，霍小青與燕小燕仍然易弁而行，剛在這天到達金華府治地金華城。

金華乃浙西重鎭，建城已久，文物繁盛，酒樓飯館林立，該城的火腿更是遠近馳名。街道上人來人往，十分熱鬧，燕小燕道：「宮……公子，午時啦，咱們先找一家酒樓歇歇脚吧！」

霍小青白了她一眼，罵道：「你就是饞嘴！唔，先找家成衣店買些更換的衣服，再找家客棧歇歇脚，然後才去吃飯！」

燕小燕雖然不大願意，但霍小青是主人，不敢反對，兩人到成衣店，匆匆買了些更換衣物，便找了家客棧歇下。

霍小青有潔癖，用香湯沐浴後，再更衣梳頭，整理了一番，然後呼燕小燕進來。「你問過小二沒有？那一家酒樓的菜最好？」

「問過啦，街角那一家『一品香』最好！」

「那就走吧！」

兩人到了「一品香」，因已交未時，食客稍疏，很快便找到一副臨窗的座頭。燕小燕立即呼小二過來：「小二，你們這裏什麼菜最好？嗯，不用問了，四菜一湯，要最好的！」

小二知道來了豪客，用布死命把桌子擦乾淨，再擺上杯筷，哈腰問道：「兩位公子爺，要喝什麼酒？」

燕小燕道：「沏一壺龍井茶來，酒便不要了！」

小二快手快脚送上茶來，兩人一邊呷茶，一邊望窗外的景色。忽然燕小燕叫了起來：「宮……公子，你看！眞是踏破鐵鞋沒覓處呀！」

霍小青轉頭望去，只見街口走來的兩個漢子，十分眼熟，可不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傅雨生？傅雨生旁邊那個書生打扮的「青年」，便是「僧道俗三神」之一的軒轅子！

燕小燕急道：「公子，快叫他們！」

雖說夢縈魂牽的人就在窗外，但出自姑娘的矜持，臨至此時，霍小青反而害羞起來，忙道：「小燕，你別亂來，沒的讓人以為咱們……」

「但咱們找他許久才有機會，怎可又白白……」

幸而軒轅子與傅雨生也進來「一品香」，而且還走到樓上來，他倆坐在她們不遠處，由於霍小青與燕小燕都戴上人皮面具，他們自然認不出來。

軒轅子對點菜的一切似乎十分熟悉，點了幾碟小菜，又要了一罈酒。

「小傅，所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這次回去你便立即向風姑娘求親吧！」

傅雨生雖已是過來人，但仍有點靦覥。「還是再過一段時間才說吧……而且我與她年紀相差頗大……」

「嘿！男大女十來歲，算得了什麼？嘿嘿，老夫少妻才恩愛嘛！」

霍小青在旁聽見，心中又氣又酸，恨不得開口罵他干卿底事！

傅雨生嘆了一口氣，道：「晚輩的心已死了好多年……」

「但也被她救活了！」軒轅子道：「你敢說你對她沒一絲意思麼？」

傅雨生臉上發熱，不敢答他，軒轅子正容地道：「區區閱人少有錯失，風姑娘是個好女子，她武功雖低，但必是一位賢妻無疑！」

燕小燕忍不住譏道：「公子，原來此地是男人做媒的！」

霍小青白了她一眼，示意她不要胡來，軒轅子瞪了她一眼，恰好小二送酒來，他拍開封泥，倒了兩碗，道：「小傅，區區先祝你成功！」

燕小燕忍不住又譏道：「眞是皇帝不急，却急壞了太監！」

軒轅子一口把酒喝乾，放下碗冷笑道：「區區若是太監，你又是什麼？不會是宮娥吧？比太監還急！」

他是不是拿宮娥來暗示已看出她倆女扮男裝？

霍小青瞪了小燕一眼，粗着聲道：「你說話老是這般大聲，倒叫人誤會了！」

軒轅子嘿了一笑，仍與傅雨生談話，但也把話放輕了，飯菜送了上來，霍小青肚子雖餓，但却一直暗中留意傅雨生，但不時傳來的軒轅子的話，更令她吃不知其味！

傅雨生偶然轉過頭來，都覺得有一對灼熱的目光注視着自己，甚是奇怪，只道是昔日的仇家，不由暗暗提防，却萬料不到這人竟是「水晶宮」宮主霍小青，而他與她只見過一面，想不到她會對自己一往情深！

霍小青雖是絕色美人，但對傅雨生的影响却不大，一來是他妻子死後，已了無生趣，二來是昔日對他有意思的女俠，便有不少是國色天香的美人兒，在英雄慣見也尋常的心理下，便不覺得霍小青特別出衆了；但霍小青則完全不同了，一來水晶宮內的人本不多，而且都是她手下的平庸之輩，不可能打動其芳心，她一向心高氣傲，自視極高，但却折在傅雨生手中，是以對他不禁由敬生愛！

當下燕小燕見她如痴似醉，輕聲叫道：「宮……索性跟他們相認吧！」

「不！那軒轅子好生可惡！」

不料此話的下半句却被軒轅子聽見，見她暗罵自己可惡，不由大怒，他眼珠子一翻，便生了一計，忽地裝作漫不經心般轉過頭去，把口中的鷄骨吐出！

那根鷄骨在他內家氣勁的催迫下，去勢疾如箭矢，激得空氣嘶嘶作响，射向燕小燕的後背！

燕小燕仍無所覺，但霍小青因一直都在暗中注視他與傅雨生，是以把這一切看在眼內，見狀大吃一驚叫道：「快閃！」

她怕小燕仍來不及閃避，把脚伸了過去，把燕小燕的櫈子一掃，燕小燕連人帶櫈向旁滑開一尺，她同時舉起飯碗，準備去擋鷄骨！

不料那鷄骨來至燕小燕後背半尺左右，力道忽然消失，向下墜去，與此同時，燕小燕因為冷不提防櫈子會滑開，嬌軀一晃，幾乎跌落，軒轅子嘿嘿而笑。

霍小青再也忍不住，長身罵道：「軒轅子，你雖是武林前輩，但也不能這樣作弄人！」

軒轅子冷冷地道：「你罵區區可惡，區區還未跟你算帳呢！」

燕小燕氣得面都白了，但她戴着面具，外人如何知道？傅雨生道：「算啦，貴友又沒受傷！」

燕小燕道：「傅雨生，你良心去了那裏？」

軒轅子與傅雨生聽得齊是一怔。軒轅子哈哈大笑起來：「原來是個娘兒們！小傅，你在何時招惹了這兩個女人？」

霍小青又羞又怒，雙脚一頓，越過桌子，足未立定，便已一掌攻向軒轅子的脅下。

軒轅子冷笑一聲：「來得好，難道區區會怕你！」手掌一翻，便把霍小青的掌勢封住！

霍小青不待招式用老，便化招改抓軒轅子的眼睛！

軒轅子反應極快，手臂一抬，五指疾如閃電般，反抓霍小青的腕脈！

這一招又快又準，霍小青吃了一驚，連忙倒退一步，軒轅子道：「勝負未分，再試幾招如何？」上身探出，手臂暴長，左掌直擊霍小青的面門！

霍小青不敢大意，雙掌一合，如剪刀一般，把軒轅子的手臂格住，食指一轉，曲指向其腕脈上一彈！

軒轅子料不到她有此一着，左臂登時一麻，他暗吃一驚，同時殺機頓起，右臂如山般推出！掌未至，掌風已把旁邊的桌椅吹歪，幸而此刻已過了吃飯時間，食客不多，否則可要殃及池魚。

霍小青柳腰一折，如魚兒般在坐位間躍開，軒轅子能收能發，收了眞氣，標前幾步，一爪望霍小青香肩抓去！

霍小青見他來勢凶猛，再一扭腰，雙掌翻起，護在胸前！

軒轅子冷笑一聲：「原來還眞有幾分本領，難怪不把區區放在眼內！」

霍小青趁他說話分神，攻出兩招，軒轅子連消帶打也回敬了兩招，但霍小青使

出「水晶宮」絕學「泥鰍身法」，在間不容髮的一眨眼間閃開了！

傅雨生覺得她的身法有點眼熟，一時之間却想不起在何處見過，軒轅子笑道：「人說女子長舌，果然不錯！剛才你們兩個一直跟區區過不去，現在怎地反而不哼一聲？大概是怕了吧！敗在區區手下，也不是什麼醜事，索性投降吧！」

霍小青銀牙暗咬，怒道：「姑娘跟你拚了吧！」想起祖父霍青龍若不是敗在軒轅子手下，大龍帮的數百兄弟也不必在水晶宮之內，白白她受了數十年苦，胸中便燃起一股復仇的怒火，運起內勁，連發兩掌！

這兩掌她用上七成的眞力，周圍的食客立即感到一陣寒氣，禁不住打了幾個哆嗦，心頭都暗暗奇怪！傅雨生輕「啊」一聲，這才記起霍小青來！

「姑娘是不是霍……霍宮主？」

霍小青見心上人認出自己，只覺滿腔的委屈都得到了補償，不知如何心頭一軟，氣便都消了！

這刹那，她心情激動，手脚難免稍慢，便被軒轅子的一招「暗渡陳倉」瞞過，顧得了雙脚，顧不了面部，只覺軒轅子手掌過處，面上便是一凉。「果然是霍丫頭！你怎地來此？」

霍小青這才知道自己的人皮面具已在他手上，又羞又急地道：「快把面具還給我！」

軒轅子見她說此話時，女兒態畢露，不由笑道：「霍丫頭，你不背後罵人，便可愛多了！」

霍小青粉臉通紅，奇怪的是她未見到傅雨生時，好像有滿腔的話要對他傾訴；但如今再面對着他，却連頭也不敢抬。

軒轅子把人皮面具遞與她，霍小青也不知道，他心頭一動，隱隱猜到霍小青罵自己可惡的原因：「莫非這妮子看上了小傅？」

燕小燕道：「老前輩你大人不記小人過，不要生咱們宮主的氣！」

軒轅子哈哈笑道：「區區又怎會把這些記掛在心上？你是誰？」

霍小青道：「她是晚輩的侍婢小燕，雖是侍婢，但情同姐妹！」

燕小燕看了霍小青一眼，道：「前輩跟傅大俠何不過來共飲一杯！」她想起張公公對她講述的江湖兒女多是豪爽之輩的事來，便落落大方的代主人開口。

傅雨生道：「恭喜宮主得到自由，今後可以海闊天空任暢遊，理該由傅某作個東，請移玉到這邊來如何？」

霍小青道：「不，若不是傅大俠……跟軒轅前輩，今日咱們水晶宮的兄弟姐妹，叔叔伯伯都還得過那種不見天日的生活，所以這一次，應由我作東！」

軒轅子道：「當年區區與令祖訂下這條協議時，實在有點欠缺深思，累得許多無辜的人也無端端吃這些苦頭！自從那次區區到貴宮之後，了解到情況，便一直深覺不安，這一頓應該由區區作東，也當是向霍宮主陪罪吧！」

燕小燕笑道：「你們根本不用爭，最好一人請一頓，讓我飽飽口福！」

軒轅子與傅雨生不禁莞爾，「這一頓便先由小傅請吧！」

傅雨生忙道：「兩位姑娘請！」

四人分頭坐定，軒轅子再度問道：「兩位姑娘怎會自關外來到此地，是另有要事辦，還是來玩耍的？」

霍小青臉上又是一熱，燕小燕道：「都讓前輩猜中了！」霍小青連忙白了她一眼！

傅雨生問道：「你們去過什麼地方遊玩？杭州西湖、金陵玄武湖，揚州瘦西湖都去了沒有？」

燕小燕道：「你問的都是『水景』，咱們早已見水生厭啦！」

傅雨生苦笑一下，道：「在下倒忘記了你們一直生長在水底下！那麼泰山便一定要去了！」

燕小燕笑道：「登泰山而小天下，咱們自然想去見識見識，只是不認得路徑，傅大俠若是有心人的，最好權充咱們响導！咱們宮主一定感激不盡！」

傅雨生有點作難，忙用眼光向軒轅子求助。軒轅子自然知道這小妮子的用意，便輕咳一聲道：「只要一直往北走，過了江，往魯境走，隨便找個人問問，便知道了！」

燕小燕道：「前輩跟傅大俠另有事要辦麼？」

霍小青見小燕太過露骨，便忙制止：「小燕，你怎能這樣？沒的教人以爲咱們水晶宮都是些沒禮的人！」

軒轅子乾笑一聲：「此處離泰山太遠，區區與小傅的確有事要辦！」

燕小燕問道：「晚輩知道了，前輩是忙着做媒麼！」

傅雨生急忙召小二把桌上的殘羹冷飯收拾去，再着灶堂的厨子重整酒菜，他見霍小青不時用灼熱的目光看着自己，心頭不由怦怦而跳。

坐了一陣，雙方有點拘束，一直沉默着，半响軒轅子與傅雨生同時開口。

「貴宮的人都好？」

「兩位姑娘到底去過什麼地方，可否說來聽聽，讓傅某也增點見識！」

「咱們在閩侯上岸！」霍小青自然而然地回答了傅雨生：「名勝古跡還沒有去過！」

軒轅子道：「嘿，名勝古跡在閩侯就有不少，而閩西武夷山玉女峯、黃岡山等四十九峯、八十七岩、九曲溪、桃源洞、流香澗、臥龍潭、虎嘯岩等等名勝，便已足够你們留戀三二十日！宮主眞是入寶山而空手回！」

霍小青忽然心頭一動，問道：「請問前輩去過括蒼山否？」

軒轅子一怔，道：「括蒼山不小，不知你是指那一座山峯！」

「晚輩也不知道，不過……咱們遇到一件怪事，前輩見多識廣，也許會知道底蘊……」

傅雨生接口道：「軒轅前輩幾乎踏遍峯內名山，見識超人一等，宮主這次倒問對了人。」

霍小青吸了一口氣，把在括蒼山遇事，再巧遇衞伯，而到義莊借宿，最後衞伯被嚇死，以及那些鬼魅的怪物等等經過詳述了一遍。

她把經過說畢，小二又把酒菜送上來了，軒轅子與傅雨生換了一個眼色，臉上都有詫異之色，霍小青冰雪聰明，一望便知道他倆不相信，便道：「兩位若不信可問小燕！」

燕小燕道：「宮主沒一句不實。」

軒轅子眉頭一皺，道：「區區不是說宮主……」

傅雨生却舉杯道：「來，傅某先敬宮主一杯！」

霍小青謝了一聲，也舉杯而起，虛敬了一下，她不勝酒力，只輕呷了一下，便把酒杯放下，却紅着臉，爲傅雨生挾了一塊火腿。

軒轅子在旁看見，心中暗道：「想不到小傅這小子重出江湖之後，走起桃花運了，唔，這小妮子脾氣雖然嬌俏性格比較驕傲，但嫵媚中不失端莊，倒也是個賢妻相……」他不由暗暗替霍小青看起相來。

霍小青不知道他在相學上有「活神仙」之美譽，只道被他看破心事，他有意看自己，才不斷地望着自己，當下她舉杯向軒轅子道：「晚輩敬軒轅前輩一杯，祝前輩……嗯，武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生活更加無憂無慮，勝似神仙……」

軒轅子哈哈大笑。「得啦，區區知道你的意思了！」

霍小青雙頰如同塗了胭脂，暗中瞟了傅雨生一眼，嗔道：「前輩你的話教人難以明白！」

軒轅子一口把酒喝乾道：「你剛才所說的事，區區聞所未聞……嗯，請莫生氣，當時你的確看清楚了？他們不是化粧的的？」

霍小青道：「絕對不是化粧的！晚輩與其ㄓ一個對峙時，也感覺到他的掌心粗糙，凹凹凸凸的，假如是僞裝的，當時便一定會露出破綻！」

傅雨生輕嘆一聲：「世間上的事，眞是無奇不有！若不是親身的經歷，傅某是料不到一個人在某種情況之下，身體會作出極大的變化！所以姑娘所述的情況，傅某雖未見過，但却不敢認爲不可能！」

霍小青芳心大覺安慰，軒轅子笑道：「此去括蒼山並不太遠，最好的辦法便是去經歷一下，就怕宮主沒這個雅興！」

霍小青求之不得，細算一下，起碼能與心上人相敍十天八天，何樂而不爲？燕小燕却有點害怕：「宮主，咱們已經看過啦，還有什麼新奇的？」

霍小青道：「小燕，你若是害怕的，便留下來吧，日後我再來找你！」

「誰說我害怕？」燕小燕挺起胸膛，大聲地道。

軒轅子聽了大笑，連傅雨生也忍俊不禁……

再上括蒼

括蒼山與上次並無兩樣，有的也只是枯黃的草木比上次增多了一些。不過如今這山再醜，在霍小青心目中也是最美麗怡人的！

上了山，傅雨生問道：「宮主還記得路程否？」

霍小青嬌嗔道：「早叫你別再叫什麼宮王，你就是故意要氣人！」

傅雨生抓抓頭皮，道：「在下叫慣了，一時改不了口！」

霍小青轉頭問道：「小燕，你認得路麼？」

燕小燕道：「吸，上次咱們是從那兩棵大樹間的小路上來的！」

軒轅子道：「區區先上去看看！」他不等傅雨生有所反應便射將出了。

傅雨生道：「宮……霍姑娘，咱們也走快一點吧！」

霍小青見他如此不知情趣，不由嬌嗔道：「你要快便自己去吧！」

傅雨生一怔，道：「姑娘，在下何時得罪過你？」

霍小青吸了一口氣，揮手道：「沒什麼……你先走吧！」

「那你……」傅雨生覺得她脾氣甚難捉摸，輕嘆一聲：「好吧，在下在上面等你！」

恰在此時，上面已傳來軒轅子的聲音：「山神廟果在此處！」

傅雨生脚尖連點，一陣風般飛上山坡，只見軒轅子含笑在廟後向他招手，他奔過去，問道：「什麼事？」

軒轅子笑嘻嘻地道：「那丫頭的滋味如何？」他見傅雨生一副傻相，又道：「那丫頭對你一往情深！」

傅雨生聽了跳了起來：「前輩莫開玩笑！」

軒轅子沉着臉道：「區區幾時與你開玩笑？」

傅雨生心頭一沉，正想答話，又見軒轅子向他打了個眼色，高聲問道：「那義莊是不是在樹林內？」

霍小青道：「是的！」快步走了過去，穿入樹林，衆人立即跟着她，只見那座義莊仍靜靜地立在樹林內，樹高葉茂，有點陰森，那大門半掩着，裏面似乎沒人。

小燕連忙問道：「前輩，咱們怎樣進去？」

軒轅子略一沉吟，道：「區區自左邊躍牆進去，小傅自右邊進去，霍姑娘與小燕則由前門進去，咱們在裏面會合！」

傅雨生與霍小青自無意見，各自前進，霍小青與小燕來至大門口，略等了一下，才推門進去。院子內滿地落葉，料衞伯死後，再無其他人來此守看。風中飄着一絲木味，小燕想起當夜的情況，忍不住扯住霍小青的衣袖。

霍小青安慰她：「大白天怕什麼？」她反手抓住小燕的手臂，走在前頭，踏入聽堂。

聽堂、穿堂都靜得落針可聞，燕小燕不由自主也把呼吸放緩，這刹那，她又希望那些怪物出現，索性跟他們見個眞章，勝過如今這般飽受折磨！

穿堂終於走過，放眼望去，軒轅子與傅雨生也已立在小院裏了，燕小燕這才噓了一口氣，一陣風吹過，後背冷颼颼的，原來早被冷汗所濕！

傅雨生自霍小青眼色中看出她無所發現，便轉身向那些棺材走去。

棺材一共有八疊，每疊四具，三十二具靈柩整整齊齊地疊放着，霍小青不由輕嘆了一聲，傅雨生問道：「霍姑娘，你有

何發現？」

「上次我推倒了好幾具靈柩，找尋衞伯的屍體，現在爲何又排得如此整整齊齊的？」

軒轅子道：「會否是衞伯的家人上來拜祭，見狀又把其弄整齊？」他指一指石階前的元寶香燭焚燒後的遺跡。「上次你來時，這些東西在不在？」

霍小青想了一下，搖頭道：「晚輩沒有留意！」

傅雨生道：「何必諸多忖測，把棺材搬下來看看便知道了！」

「有理！」軒轅子卻無動手之意。

霍小青忙道：「你，你要小心！」

「無妨！」傅雨生吸了一口氣，把眞氣佈滿全身，慢慢走近第一叠棺材之前，軒轅子與霍小青也走近幾步，以便發生意外時可以接應！

傅雨生雙臂高擧，托下一具棺材，一切如常，棺蓋釘得嚴絲密縫，第一叠四具棺材全部如此，傅雨生問道：「軒轅前輩，開不開？」

軒轅子沉吟道：「棺材重量如何？」

「沒有特別！」

軒轅子忽然吸了一口氣，飛身躍上第二叠棺材，一眼望去，七叠棺材最高那一具都沒有異樣，他跳了下來，道：「若果要逐具打開，對死者未免太過不敬！」

燕小燕忙道：「前輩說得有理，咱們何必惹……」

傅雨生重新把棺材叠好，道：「咱們在這義莊搜查一下吧！」一頓又道：「請霍姑娘留下來照顧燕姑娘！」他其實是不想她們去涉險，霍小青冰雪聰明，聞言心頭一甜，不由嫣然一笑。

軒轅子與傅雨生在義莊內外搜了一遍，甚至連衞伯的寢室也去看過，但毫無發覺。

燕小燕見他倆的面色便知道結果，委屈地道：「晚輩雖然害怕，很希望這只是一個夢，但它偏偏是眞的，是眞的！就算我眼花，宮主也不會看錯！」

傅雨生道：「在下並無懷疑你們，不過那些東西現在不在此處，卻是事實！」

軒轅子道：「不錯！也許這是盜匪扮鬼……」話只說了一半，他便止住了，因爲他想到一個問題：霍小青的武功不弱，一般盜匪能抵擋得住她的重擊麼？

霍小青道：「前輩，有什麼不對？」

「沒有！」軒轅子忽然指一指那些棺材，問道：「你認得這些棺材麼？它們跟上次你看到的，是不是一樣？」

霍小青爲難地搖搖頭。「棺材的形狀都差不多一樣，晚輩也沒有留意！」

「那就走吧！」

傅雨生忍不住道：「前輩不想再查一下？」

軒轅子反問：「如何查？」他目光掃過，傅雨生與霍小青都無話可答。「何況此處沒有糧食，咱可以不吃飯，但燕姑娘卻不能捱餓！」

四人下山，軒轅子忽問：「霍丫頭，那衞伯的家人住在那裏？」

「就在此附近！」

「何不過去看看！」

霍小青與傅雨生這才知道，原來軒轅子並非放棄追查，走了一陣，已至衞伯的那座小村，燕小燕道：「上次咱們在村外等，那個女人進去找！」

傅雨生道：「不打緊，問一問就是了！」他走進村內，其他的三人則仍在村外相候。

過了一頓飯工夫，才見傅雨生回來。「衞伯死後七日，他兒媳孫子便全部離開了！」

衆人都是一怔，軒轅子問道：「可知他們搬去那裏？」

「晚輩問了，一個隣居說曾聽衞伯的大兒子說要去天台縣老家探親，過一段時日再回來！」

「奇怪！」軒轅子道：「要去探親，什麼時候不能去，爲何在衞伯死後七日便離開！這裏面肯定有蹊蹺！」

傅雨生續道：「晚輩又查問過了，這家人姓晏，衞伯原名晏衞祖，他大兒子叫晏承先！」

「這家人平時可有什麼奇怪沒有？」

傅雨生道：「這個晚輩倒沒有問！」

「進去看看！」

晏衞祖那家人住的是土磚屋，灰濛濛的土磚，樸實中帶着幾絲陰森，磚屋分前後而進，中間的兩旁以牆連起，裏面便形成一個小天井。

晏家隣居離他們也有六七丈之遙，磚屋外尚有幾棵大槐樹，枝盛葉茂的，看來郁郁蒼蒼，但太陽一西沉，陽光便爲大樹所遮，磚屋這邊的光綫便很不足了。

軒轅子不進磚屋，卻先去找晏家的隣居，那家人的屋子牆是土磚，屋頂則以茅草而蓋，比起晏家的瓦屋，便顯得寒冷很多了。

屋外坐着一個老頭，正在磨石上磨什麼東西的，軒轅子走了進去，問道：「老哥哥是個獵戶？」

老頭抬頭一望，反問：「你們是那來的？」目光瞥及傅雨生又道：「山野村人死了一個老人，有什麼值得你們這些人來關心！」

軒轅子又說道：「老哥哥，請你看看我！」

那老頭一怔，不禁抬起頭來，有點吃驚地道：「什麼事？」

軒轅子端詳了他幾眼，道：「老哥哥，你十六歲便死娘，兄弟共有四個，噢，你是在你父親死後才成親的，那年巳二十八了吧！頭胎養不成，直至三十三歲才生了一個兒子……噢，頭胎生男可難養呀！差幸他自小給人養才可以長大，第二胎第三胎都是生女兒，去年做了祖父，同時也做了外祖父！」

那老頭就像被人封住了痲穴般，不能動彈分毫。軒轅子瀟洒地一笑，道：「區區所說準不準？」

那老頭一個勁地點頭。「靈！靈！」

軒轅子雙手捧住他的頭，再看了幾眼。「前兩年喜事重重，今年可不行哪！立春不久便破財！嗯，是家內失竊！今年不安樂，家裏的事一件接着一件，沒一天可以令人安寧，不過也不是什麼大事，只要寛心忍耐，便很容易熬過去了！」

他看了他一眼。「你兒子打獵受傷，媳婦兒跟你鬥嘴，女兒跟女婿又吵吵鬧鬧的，是不是？立秋之後，開始轉順，窩心的事不止，只是收入較豐了吧！」

那老頭大叫一聲。「哎呀，我的媽呀，原來您是個活神仙！」說着跪在地上對軒轅子連叩幾個頭。「神仙老爺，請您大發慈悲，指點弟子迷津吧！」

傅雨生有點好笑，但霍小青與燕小燕卻不知軒轅子不但武功數一數二，其對命理相學亦下過一番苦功，在宇內也是數一數二的。賽神仙、活神仙、小神仙之類的讚語容或有點過份，但就這方面來說，可也當得上半個神仙！

當下軒轅子道：「老哥請起來！」

那老頭可很固執。「您老人家不指點迷津，弟子可不起來。」

軒轅子答得很乾脆：「你不起來，我便不指點你！」

這句話比什麼符咒還靈，那老頭如兎子一般跳了起來。燕小燕忍不住「咭」的一聲笑了出來。那老頭怒盯了她一眼，恭恭敬敬地道：「請神仙爺爺指點！」

「你先坐下！」

老頭猶疑了一下，終於先在板橈上坐了下來，却回頭往屋內叫道：「小妞，快拿幾張板橈出來！」

軒轅子道：「區區不是神仙，你不要亂講，替我招惹痲煩！還有，你若要我指點你，你還得依我一件事！」

老頭道：「莫說一件，十件我也答應你！」

「你貴姓大名？」

「小老兒姓方，賤名鐵牛……」

說着屋內走出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手上拿着兩張板橈，那少女驟見這許多個陌生人，一張臉登時紅了，有點害羞地低下頭，停住了脚。

軒轅子與傅雨生見到這少女，都是一怔，料不到這種山野地方，竟有如此俊俏健美的姑娘，何況，鐵牛又是毫不起眼！

「小妞快過來，把橈給客人，拿水出來！」

少女應了一聲，轉身進屋，方鐵牛又回頭道：「屋裏面亂糟糟的，不敢招呼諸位……嘿嘿，我那媳婦發什麼臭脾氣，跑回娘家去了，眞是氣死老夫！」

軒轅子咳了一聲，問道：「你一直跟晏家爲隣？」

「不是，以前我在西邊，後來屋子塌了，才來這裏建這棟，不過也在這裏五六年了！」

「你跟晏家熟不熟？」

「當然熟！晏衞祖的小兒子承先跟犬子是好朋友，他們經常一齊去打獵，他以前也跟老漢到遠處打獵，他一家大小，都老漢都熟！」

霍小青問道：「你跟衞伯也熟？」

「熟……」方鐵牛沉吟了一下，「不過這老頭脾氣古怪，咳咳，老漢跟他已有一段時間沒說話了！」

霍小青一怔，脫口道：「你說他脾氣古怪？」

「嗯……是的，誰不知道他脾氣古怪，老是要表示自己老當益壯！死也不肯認輸！」

軒轅子道：「你知不知道晏衞祖看守義莊多少年？」

方鐵牛道：「怕已有三四年吧！」

此言一出，大出軒轅子等人的意料。

「以前是由誰去看守的？」

「以前根本沒人看守，死在深山野嶺的人，有幾個是富貴之家？也不怕有人偸屍！」

傅雨生忍不住問道：「既然如此，爲何後來又僱晏衞祖來看守？」

「誰知道那人發什麼瘋！也許是錢多得沒處放，所以才會出來救濟他吧！」

軒轅子又是一怔。「那人是誰？那座義莊不是你們建的麼？」

「不是！咱們這種窮鄉僻壤的，那有閑錢去建什麼義莊！」方鐵牛道：「這莊子本是十里外的一條叫柳樹莊的人建的，後來不知怎樣好像也不屬柳樹莊的了，總之老漢曾問過晏老頭，他只說僱他的人不是柳樹莊！」

霍小青對晏衞祖頗有好感，忍不住問道：「那麼僱他去看守義莊的是誰？棺材內那些屍體是不是那人的親戚？」

「誰也不知道，因爲晏老頭守口如瓶，就是他兒子問他，他也不答，那些棺材九成便是那人叫人搬過去的，否則還會有誰！」

軒轅子道：「且慢，你們一直追問晏衞祖有關這件事麼？」

方鐵牛沉吟不語，軒轅子雙眼目光灼灼地瞪着他，方鐵牛嘆了一口氣，「以前老漢跟他也本是好朋友，時常一起喝酒，就是有一次在酒後，因這件事才鬧翻的，其實有什麼好隱瞞的？老漢難道會去跟他搶那份優差麼！」

「那是一份優差？」

「嘿，那可不是麼？坐在那裏養神，少點力氣都不還有錢賺，怎像咱們打獵，少點力氣都不行。」

傅雨生問道：「他每個月可以得到多少酬勞？」

「這個也沒人知道，那老頭好像別人會向他借一般！」方鐵牛一臉不屑。

傅雨生還想再問，軒轅子截口先問：「自從晏家擧家離開之後，可有人來找他們？」

方鐵牛想也不想便搖頭，軒轅子道：「小傅，你跟區區去看看！」

「神仙——」方鐵牛不由急了，「你剛才說……」

「區區還會回來！」

話音一落，他身子早巳翻過晏家的圍牆，傅雨生也忙飛過去。

× × ×

晏家經巳塵封，傢具東歪西倒，顯然晏承先等人離開時，十分倉促，甚至連床上的被也沒收起來。

傅雨生道：「看樣子他們好像不再回來！」

「是的！若是回來，這些東西都該收起來。」軒轅子道：「但這有可能是村人的傑作。」

「不會的，越是窮鄉僻壤，民風越是淳樸！」

兩人找了一下，發現屋內還有頗多值錢及新淨的用具，但都被人隨手亂丟。「小傅，你說他們爲什麼會這樣？」

「也許他們知道此處有危險……」

「不是，一定是有人威脅他們，要不然便是他們從晏衞祖的死亡看到危險！」

傅雨生道：「現在看來，這件事本來只是神怪，如今却多了好些懸疑！相信那個僱請晏衞祖的人，一定有問題！」

軒轅子問道：「你是否是有興趣尋求答案？」

傅雨生沉吟不語，軒轅子笑道：「你在想念風小小？？」

傅雨生忙道：「不是……是……霍姑娘……」

「你怕她會糾纏你？」軒轅子道：「假如你與她是有緣有份的，一切會水到渠成，若果是無緣無份的，則任她如何糾纏，也沒用處！」

傅雨生有點忸怩地道：「晚輩只是怕害了她而已！」

軒轅子哈哈笑道：「沒人會怪你，咦，有人來！」

一會，果見霍小青與燕小燕走了進來。「前輩，搜到什麼綫索沒有？」

軒轅子道：「看來要找到那個僱請晏衞祖看守義莊的人才能够進一步了解！」

霍小青道：「這豈不是要去天台縣找晏衞祖的兒孫？」

四人轉身欲離開，就在此刻，背後的一條柱子突然自中斷爲兩截，上面的瓦片立即跌了下來！

軒轅子反應極快，喝道：「小心！」一掌把燕小燕推出去，另一掌則向上發出一股罡風，傅雨生與霍小青也不慢，兩脚一頓，一掌護頭，一掌護胸，飛出寢室！

軒轅子那一掌把瓦礫都迫飛，爭取時間，離開那屋，他飛落地上，便聽到一個尖銳的呼救聲！

這道呼聲是女子的聲音，霍小青道：「是小燕的聲音！」

傅雨生道：「快去！」首先越過圍牆。原來剛才軒轅子那一掌因心急用力稍猛燕小燕又毫無所覺便被直送出去，眼看即將撞到院子內的圍牆，多虧她乖巧，倉促間雙脚在牆上一豎，嬌軀直竄了上去，她忙亂中又凌空打了個沒頭跟斗，却翻出牆外去了！當下傅雨生躍出圍牆，立即叫道：「燕姑娘！」

霍小青與她情同手足，見她沒回音，急道：「快分開來找！」

三人分開找尋，霍小青向方鐵牛家方向飛去，那六七丈的距離眨眼即至，方鐵牛已不在屋外，霍小青不想入屋，便繞了過去，却發覺屋旁草叢的青草有被踩斷的現象，心頭一動，便急掠過去！

井內乾坤

她一口氣奔了三四十丈，此刻已出了村子，舉眼望去，山下樹木叢生，要找人可不容易，可是燕小燕非救不可，霍小青只得認定一個方向走去，她本不敢抱望過大，只是一盡人事而已，豈料，却見一棵大樹下的灌木叢無風自動！

霍小青芳心一跳，却不動聲息，躡手躡足走過去，看看已經甚接近了，才一躍過去。人未至，她雙掌已先拍出，掌風把樹枝吹開，突見一個幪面人在一根離地丈餘的樹枝上，撒下一道網子！

霍小青江湖經驗雖淺，但她一來武功高强，動作自然快，二來聰明，反應也快，是以她一眼瞥及網子飛下，便不顧一切地倒飛數丈。

雙足一落地，因恐尚有敵人在暗處，又再吸氣拔身而起，躍上另一棵樹。

那幪面人顯然料不到霍小青的反應如此快速，不由呆了一呆，手上的網子根本來不及收回，霍小青已向其射至！

幪面人拋了網子翻身跳落樹，霍小青凌空折腰也俯飛下來。

幪面人雙眼放光，右手一擧，立即向霍小青的腰腹扣去！霍小青手掌極快地一沉，在他肩上一按，隨即借力翻開，落地紮馬備戰。「你是誰？」

幪面人踏前兩步。「你跟我回去便知道。」

「去那裏？」

「閉上眼，我帶你走！」

聽聲音此人的年紀不會太大，霍小青再問：「你把小燕抓了？」

「你是說那穿着跟你一樣易弁的小姑娘？」幪面人哈哈一笑，「她很好，你放心好了！」他賊忑嘻嘻地上下掃了霍小青幾眼！

霍小青大怒，飛身就是一掌！

幪面人嘻嘻一笑，上身一斜，手腕翻起，反抓霍小青的腕脈！

霍小青也不慢，掌一沉，改擊其脅下，這一掌力道極重，幪面人只感一陣寒風迫來，不敢大意，急忙後退！

霍小青叱道：「那裏跑！」踏進兩步，雙掌齊出，她心急救人，用上七成眞力，寒意越重。

幪面人至此才知道霍小青的武功遠比自己想像中高，當下也提起眞氣，發出兩掌！

「蓬蓬」兩聲，霍小青如山嶽峙立，那幪面人上身搖幌，蹬地退了一步！

霍小青右臂一探，同時喝出一聲，右手五指如鈎，望其胸襟抓去。

幪面人脚步未穩，倉促間一閃，被霍小青抓住胸襟，「嗤」的一聲，撕下一幅衣襟來！幪面人大驚，右掌急印出去！

霍小青及時出掌，這一掌兩人同時退了兩步，霍小青喝道：「把人交出，否則取你生命！」她默默運起「玄陰寒冰功」，只見手掌及臉龐更加雪白，白得幾乎透明！

幪面人心頭驚慌，慢慢後退，霍小青道：「你交不交人！」雙掌慢慢推出，天氣好像由秋轉到嚴冬，冷得透心透骨！

幪面人雙掌推出，身子却倒飛，不肯與霍小青接實！寒風一至，幪面人身子一抖，自空中躍了下來，抬頭見霍小青追來，忙抬臂一指。「那個姑娘在那裏！」他說話時，聲音發顫，似在冰天雪地中！

霍小青循他所指之處奔去，果見燕小燕躺在草叢中，不能動彈，霍小青扶起她，檢查一下，知道她是被封住了痳穴，鬆了一口氣，連忙解了她的穴道。

燕小燕哇地一聲哭了出來，抱着霍小青。「宮主，奴婢好怕！」

霍小青笑着道：「你不怕讓人看見笑話？」扶她站了起來，「快去追那個幪面人！」

燕小燕道：「就了這許久，那還追得上？」

霍小青拉着她，邊跑邊道：「他受了傷，料跑不遠！」

兩人放足奔了一陣，已至村口，只見地上倒臥着一人，面向下，背上釘着一柄刀子，那刀直沒至柄，傷口滲出的血都是墨綠色的！

燕小燕叫了起來，霍小青向四圍看了一下，道：「此人好像就是剛才把你抓去的幪面人！」她用脚尖一挑，那屍體翻了個身，面向上，果見上面縛着一塊黑布，自外表看，確是剛才與霍小青過招的幪面人！

霍小青把他臉上的布扯下，目光一落，只見額頭上血肉模糊，黃水滲出，而雙頰亦開始腐爛！

霍小青道：「那柄刀子一定有毒！」

燕小燕吃驚地問道：「是不是他？」

霍小青見屍體發青，臉上也有一股青氣，點頭道：「極可能是！」因爲中了「玄陰寒冰掌」的跡象，都是皮膚呈現青色，這不是毒氣，而是因爲寒氣入侵，血液逐漸凝固！

忽然一陣衣袂聲傳來，霍小青抬頭一望，來的是傅雨生！

傅雨生問道：「霍姑娘，你們沒有事吧！」

霍小青不知爲何，見到他心頭便一陣溫暖，跳了起來，撒嬌似地道：「你爲何至此才來！」

傅雨生訝然問道：「此處發生了事故麼？」

霍小青蹤蹤脚，心中罵了聲：「呆子！」小嘴一噘，道：「你沒看見這具屍體麼？」

傅雨生目光一瞥，咦了一聲，問道：「你撒了化屍散上去麼？」

霍小青轉頭一望，只見那具屍體的皮肉又消失了不少，地上却多了一灘黃水，空氣中飄蕩着一股難言的惡臭！

「我沒撒！」霍小青退開了一步。

傅雨生道：「咱們走吧！」

「去那裏？」

「剛才咱們分頭找尋燕姑娘，沒有結果，後來這人跑來，我聽見脚步聲，趕了過來，見他脚步踉蹌，不時回頭觀看，便知道必有古怪，所以匿在樹後，準備暗中跟踪他，不料對面突然飛出一柄飛刀，這人閃不開，被射個正着……」

燕小燕問道：「是誰射的？」

傅雨生續說道：「在下立即飛了過去，見是一個綠衣人，正轉身向村內奔去！在下本想追下去，因見軒轅子趕來，所以回來看這人，可是此人傷口流出的血是黑的，知道回天乏術，便又再追下去……」

這次霍小青打岔。「既然如此，爲何又回來了？」

傅雨生道：「因爲在下找不到軒轅前輩及那綠衣人，所以只得回來看看！嗯，霍姑娘，你在何處找到燕姑娘的？」

此刻三人已來至晏衞祖屋外，傅雨生又道：「咱們跳上牆頭，居高臨下！」

三人上了牆頭之後，霍小青才把剛才的經過說了一遍，傅雨生眉頭一揚，道：「那個幪面人跟義莊內那些怪物不知有沒有關連？」

霍小青道：「那人雖然不是好人，但看來與鬼怪倒拉不上關係！」

小燕說道：「殺死幪面人的那個綠衣人呢？他又是什麼人？唉……眞是頭痛死啦！」

傅雨生道：「燕姑娘不舒服，不如下去休息！」

小燕「噗嗤」一聲笑了出來。「誰說我不舒服，我只是給這些人攪糊塗了！」

傅雨生頗爲尷尬，霍小青白了她一眼，嗔道：「你怎能够這樣取笑傅大俠！」

燕小燕吐吐舌頭，傅雨生更窘，幸而他耳力靈敏，聽到一個聲音，但霍小青比他更快：「水聲！」

小燕右手向下一指。「那裏有口井！」原來晏衞祖的院子裏有口井，只是井口附近放了幾件傢具，所以不甚起眼。

傅雨生雙足微微一頓，飛了下去，與此同時，只見軒轅子自井內飛了上來，傅雨生冷不及防，吃了一驚。目光一及，才見軒轅子全身濕濡濡的，手上還拉了一個人，此人身上的衣褲赫然是綠色的！

「前輩，就是他？」

霍小青與燕小燕也跳了下來。「前輩，此人匿在井內？」

軒轅子邊把那人放在地上，邊道：「原來井內另有乾坤，幾乎被他瞞過！」

燕小燕叫了起來。「奇怪！前輩您衣衫都濕了，爲何他衣服却沒一滴水？」

軒轅子吃吃一笑，捏開綠衣人的牙關，伸手到他嘴裏挖了一陣，取出一顆小藥丸來，那藥丸裹以蠟殼。「這小子狡猾得很，幸而區區手快，先封住他的暈穴！」言畢，手指一落，在綠衣人身上戳了幾指，那人便悠悠醒來，見到傅雨生與霍小青諸人，神情甚是驚慌。

傅雨生道：「乖乖招來，你爲什麼要用淬毒飛刀射殺幪面人？」

綠衣人道：「那人叫黃亮，是我的殺妻仇人，我恨不得生啖其肉，用毒刀子殺死他，還便宜他哩！」

傅雨生問：「你叫什麼名字？」

「楊標！」綠衣人低下頭，眼珠子向四處亂竄。

軒轅子冷笑一聲：「你以爲你跑得掉麼？你說區區會相信你說的話麼？」

「楊標所說句句屬實！」

「假如那人眞的是你的殺妻仇人，你殺了人何須匆匆逃跑？」

「因爲……」楊標略一沉吟：「因爲黃亮背後有靠山……」

傅雨生道：「你最好一口氣說出來，否則教咱們如何相信你的話？」

軒轅子怪笑一聲：「黃亮的事情且放下，區區只想問你，你爲何會躲在這井內，你是本村人氏？是晏家的人？」

楊標又再沉吟了一下。「在下與晏家是親戚，那個黃亮一直在這附近活動，所以我便悄悄匿在晏家找尋報仇的機會！」

軒轅子道：「那口井裏面的乾坤是誰弄的？是你還是晏家，若是你的話，你在此處時日可不短哪，本村之人一定有人認得你，若是晏家挖的，他們又顯然不是一般人，這話你如何解釋？」

楊標臉如死灰，軒轅子冷笑一聲。「

區區不想用刑，先勞你下去再逐一指出你的破綻，希望你能通力合作，老夫自會給你一條生路！」

軒轅子瞪了他一眼，點住了他的麻穴。「小傅，去找一根乾柴來，並把它點燃，咱們下井去！」

燕小燕忙問道：「柴火入水不會熄的麼？」

霍小青瞪了她一眼。「你沒聽前輩說，井內另有乾坤麼？」

「哎呀！前輩，你看！」燕小燕伸手一指那個自稱楊標的綠衣人，只見他面如死灰，臉上的皮肉巳開始潰爛。

軒轅子頓足道：「想不到這小子，還有這一手！」

霍小青道：「他嘴裏一定預先藏下不止一顆毒藥！」

軒轅子道：「不是，此人怕死！他嘴內巳沒有毒藥！」

此話令人摸不着頭腦，霍小青與燕小燕面面相覷，軒轅子道：「這顆毒藥一定是藏在假牙之內，因爲這種毒藥毒性雖劇，死得快，但一定很痛苦，你看他的神情！所以他剛才用另外一種毒藥，只是他料不到剛把毒丸拋入嘴內，便被區區用指風制住他的暈穴！」

說着傅雨生巳拿着一根二尺多長的乾柴，柴火熊熊，當他見到楊標的情況，不由一怔。

軒轅子嘆了一口氣，道：「你們跟區區來吧！一個個下去！」

軒轅子走至井邊跳了下去，但身子一入井，他四肢立即展開，撐住井壁，再慢慢「走」下去，大致走了丈餘，看看離水面有五六尺，忽見他身子一弓，鑽進井壁內去了！

軒轅子的聲音自下傳了上來：「先把火抛下來！」

傅雨生低頭一看，見他的頭及右臂自井壁內伸了出來，便依言將乾柴拋下，軒轅子一手接住，又叫道：「霍姑娘你先下來！」

霍小青應了一聲，才依他的辦法爬進了井壁內，到了裏面才發覺原來另有天地，裏面竟是一間頗大的石室，地上鋪滿了稻草，空氣中飄盪着一股霉氣。

俄頃，小燕與傅雨生也進來了，軒轅子把火交給傅雨生，道：「咱們在這裏搜一搜！」

四人用脚把稻草踢開，只見下面鋪着麻石，石縫長滿青苔，那些稻草被掃到一邊，一眼望去，下面不可能再有地下室。

霍小青道：「那人不像住在這裏！」

軒轅子目光一亮，道：「霍丫頭，你有何高見？」

霍小青道：「晚輩不敢當！你看此處一無糧食……」

軒轅子截口說道：「三餐可以上去解決！」

「若是如此，他何必住在這裏？」

軒轅子附掌笑道：「果然聰明，難怪能統率水晶宮手下！」

燕小燕却有點難明道：「這裏不隱蔽麼？」

霍小青道：「隱蔽的作用是爲了不讓人發現，但假如他三餐還有……」

軒轅子又忙替她答了下去：「大小二便！」

霍小青紅着臉道：「都要到上面去，他不怕讓人發現麼，若是不怕的話，何須下來受這股子霉氣？晏家的床鋪全都還在，他既是其親戚，借宿一下自然是沒有問題……」

軒轅子道：「但剛才咱們巳在上面搜查過，所有寢室的床、桌、椅，甚至是地板都巳塵封，證明他沒在上面睡！」

霍小青道：「所以他剛才所說，完全是胡言的！」

「那你認爲他住在那裏？」

霍小青想了一下，道：「有兩個可能，第一他根本不住在這條村子，只是知道此中有此設備，見前輩追他，便下來躲一躲，第二，此處只是其中一個巢穴，他有可能會來此，但却在另一個巢穴睡覺！」

軒轅子哈哈一笑。「區區再問你一句，他既然不住在此處，他還來作甚？」他見霍小青答不出來，續道：「因此他肯定來此主要是爲了撇掉區區！」

霍小青微微一笑。「前輩認爲他平日也會來，是因爲這些稻草還很新鮮，肯定是最近才鋪的！晚輩雖然不通世務，但也知道草木易腐之理，但這些稻草雖濕，却仍很好！」

軒轅子抓起一根稻草，看了幾眼，忍不住嘆息道：「人說女人心細，果然沒有錯！」

傅雨生亦頗爲佩服。「霍姑娘之言令傅某茅塞頓開，但他不住在此處，還來此鋪稻草作甚？」

軒轅子叫了起來：「只因爲他一定要在附近辦事，此處出入方便！」

話一出口，他立即覺得此話頗有破綻，因爲假如楊標利用此處是爲了出入方便，但他晚上到別處睡覺，豈非不方便？

傅雨生與霍小青顯然想到此點，所以都在尋思。過了半晌，霍小青又道：「前輩，晚輩認爲那人一定是在這裏睡覺！」

此言一出，衆人都是一怔，霍小青微微一笑道：「他睡覺的地方，可以由此通去！」

傅雨生搖搖頭。「不可能，假如眞如你所說的，那麼剛才他爲何不到那裏，而留在這裏，難道他活得不耐煩，還是他認爲可以打贏軒轅前輩？」

「不是！」霍小青臉有得色：「他只是不能去！」

燕小燕焦急地道：「宮主你越說，奴婢越糊塗了！」

「晚輩認爲這裏一定還有一條路通到別處去！楊標爲何不去，大概不是他自認能打贏您，而是那邊有人不許他去！」

燕小燕問道：「爲什麼？」

霍小青白了她一眼：「因爲那邊的人地位比他高，而且一定是怕因此洩漏他們的秘密——假如楊標死在這裏，別人便不會再追查下去！」

軒轅子哈哈笑道：「可惜他們遇到女諸葛，合該倒霉！想不到霍青龍竟有這樣的一個孫女，雖死也該瞑目了！」

霍小青想起家事來，不由低下螓首，軒轅子輕咳一聲：「霍丫頭，你還生區區的氣？」

霍小青搖搖頭。「晚輩只是有點難過而巳，家祖既然輸了，自然要遵守諾言，這又怎能怪您呢？」

軒轅子嘆了一口氣：「當年區區也有不周到之處，料不到會連累這許多人的下一代白白受了許多痛苦！」

燕小燕嗚咽地道：「像我娘，她由生到死，根本未見過天日，什麼是山是花是草，她只在老人的口中聽過，在書本上看過……」

霍小青吸了一口氣：「往事巳逝，不必多說！軒轅前輩上次留下一份內功心法，又提前解約，這巳是萬幸！前輩，咱們現在怎辦，請您指示！」

軒轅子輕咳一聲，輕輕拍拍霍小青的肩頭，問道：「丫頭，你有沒有想到過要重建大河帮？令祖臨終時有沒有這條遺囑呢？」

霍小青說道：「家父謂家祖臨終時，巳經意志消沉，而且心頭難安，他是鬱鬱而終，因爲……因爲他覺得自己對不起手下！」

「丫頭，你聰明又明理，大可以重建大河帮，假如你有此壯志的，區區一定支持你！」

霍小青心頭一跳，轉頭問道：「如果小妹有此雄心，不知傅大俠肯否助一臂之力？」

傅雨生誠懇地道：「只要傅某做得到的，而姑娘又用得着的，傅某自然義不容辭！」

軒轅子笑道：「丫頭，你到底有否此意？」

霍小青紅着臉說道：「待晚輩考慮一下！」

「好啦，現在咱們開始在這裏找尋一下，看看有沒有通道！」軒轅子道：「地上不用查，只查牆！」

四人各站一面，往牆上敲打起來，只因他們都沒有金屬之器，所以甚難憑敲打的回聲來判定，不過最後終於也讓軒轅子找到了。

「此處是空心的！」

壁上的麻石都是用土灰黏合，不過這一片却有一道縫，證明是道活門，可是却推之不開。

軒轅子發起性子來，叫道：「你們都給區區退後！」他運起內功，又道：「掩住雙耳！」

霍小青立即向燕小燕打個眼色，兩人掩住耳朵，傅雨生則仍若無其事地站着，霍小青用手拉一拉他衣袖，示意要他掩耳。傅雨生不敢逆她的意，依言掩住雙耳。

軒轅子雙掌倏地推出，只聞「蓬」的一聲，好似天搖地動般，地室像在飛轉，霍小青等三人雙脚虛浮地退了幾步，燕小燕更是一跤跌坐在地上。

「蓬」的一聲巨响過後，餘音未了，上面的沙石撲簌簌跌了下來，那堵石牆巳倒了一角！軒轅子拂一拂身上的灰塵，緩緩走前，再把石牆推倒，現出一個寬四尺，高六尺半的門來，門後是一條長長的地道，不知道通往那裏去。

「丫頭果然沒有猜錯！小傅，拿火過來！」

傅雨生要走在前面，却讓軒轅子攔住：「把火給我，你在後面！」

傅雨生恭敬地應了一聲，走在最後面。軒轅子擧着火，走在最前面，那通道只三丈，便拐了一個彎，再走了四五丈，又再轉了一個彎。

地道越來越高，也越來越乾燥，再走了一段，巳經前沒去路，四人都一愕，頗出意料。

盗屍

燕小燕道：「什麼也沒有，這豈不奇怪？」

軒轅子眼光灼灼地望着霍小青。霍小青指指上面：「若不在上面，就是地道尚有岔道，不過咱們剛才走得匆忙沒有發現而巳！」

傅雨生走前。「待晚輩試試！」

衆人退開，傅雨生跳起雙脚一撐，身子便「掛」了起來，他雙手向上一托，料不到一托之下，上面那塊麻石便向上升起，傅雨生放下麻石，再向上一跳，升高幾尺，最後雙手向上一托，那塊麻石「颼」的一聲，不知彈去那裏。

傅雨生雙掌護頭探了出去。霍小青急不及待地問：「上面是什麼地方？」

「樹林！」傅雨生身子射了上去，霍小青跟着躍上去。燕小燕要上去，却被軒轅子拉住。

傅雨生與霍小青走出樹林，却巳在村外，傅雨生道：「此是出口，奇怪，晏家建了這條道有什麼作用？要作防賊避難之用？」

霍小青說道：「也許晏家不是普通人家！」

傅雨生道：「軒轅前輩尚在地道內，咱們下去吧！」

兩人於是重新返回地道，把情況告訴軒轅子。

軒轅子道：「咱們從頭走去，區區與霍丫頭留意左首石壁，你與燕姑娘注視右首石壁！」

四人分成兩組前進，只走了二丈餘，便被小燕發覺了：「傅大俠，這裏有一道細縫！」

軒轅子與霍小青走回頭，傅雨生推之不動，而石壁上又一片光滑，他沮喪地道：「開啓的機關可能在那邊！」

軒轅子道：「待區區來！你們都站開！」他紮馬沉腰，把眞氣都提注在臂上，這次他出掌更慢，却沒有一絲風。軒轅子把雙掌都放在石壁上，雙臂仍然彎曲，忽見他猛吸一口氣，雙臂暴長，他臉上倏地通紅，頸部的血管都突了出來。

石壁突起變化，好像紙張一般折叠起來，接着陷下，「蓬」的一聲，麻石跌下，背後又是一條通道。

軒轅子散了功，擧袖拭汗，燕小燕讚道：「前輩你眞神人也！」

傅雨生上前把石壁上的石塊清理一下，首先鑽了過去，燕小燕與霍小青也過去，軒轅子走在最後面。

通道只有三四丈長，便至盡頭，盡頭之處有個丈餘見方的石室，還有兩張床舖，床上舖着草蓆！

傅雨生高聲道：「果然不出霍姑娘所

料！」

霍小青道：「可惜已讓他跑掉！」

軒轅子目光灼灼地向四周看了一下，再用力嗅着：「你們聞到什麼味道？」

傅雨生道：「好像是藥味！」

燕小燕道：「是的，我也聞到！」

軒轅子道：「快找一找！」

石室內的藥味雖濃，但却不見有藥物在內，霍小青道：「也許那些人離開時，已把藥帶走！」

燕小燕道：「有理！宮主，你估計他們有多少人？」

「四個吧？」霍小青指指床上：「四個枕頭！」

「宮主，奴婢肚子餓了！」

霍小青瞪了她一眼，傅雨生道：「那就上去吧，反正人去室空！」

軒轅子道：「這裏一定有通向上面的出口！」

霍小青道：「找一找！」

想不到這石室的出口不是在上面，而是在床邊。床後又是一道通道，不過通道很短便有一座石梯通向上面，出口仍然是樹林，但自然與另一個出口不同位置，也不是同在那一座樹林。

軒轅子拂去身上的泥土，道：「走吧！」轉身向林內走去。

燕小燕一怔，問道：「前輩你要去那裏？」

「當然是去找方鐵牛！」軒轅子悠悠地道：「難道你們打算半途而廢？」

三人跟在他後面，霍小青問：「方鐵牛會知道麼？」

「他不知道，咱們可以問他，可以查看！」

四人重新來到方家屋外，剛到，方鐵牛便探身出來，見狀大喜：「神仙爺爺，老漢等得腸子都揉在一起了！你去了這許久，還以為你不回來呢！」

軒轅子拿了一塊碎銀來，道：「去買些吃的，叫你閨女煮一煮，咱們還未吃午飯！」

方鐵牛抬頭看一看天色，傅雨生忙道：「咱們是兩頓一齊吃！」

「你們坐一下，老漢去張羅就是！」方鐵牛不接銀子就要走，却讓軒轅子攔住了。

「你不拿銀子，咱們便到別家去！」

方鐵牛無奈只得拿了，轉頭向屋內喊：「小妞，幫爹招呼客人，燒水吧！」

方小妞靦覥地請他們進屋，軒轅子看了她一眼，問道：「姑娘今年貴庚？」

「十七。」方小妞聲音如蚊：「你們隨便坐，我去燒水！」

四人坐了一陣，方鐵牛便買了一扎菜，一大塊豬肉來：「家裏有鷄，再宰一隻，若果不够的，便多宰一隻！」

傅雨生忙道：「够了够了！」

方鐵牛到灶房裏弄了一陣，便出來：「神仙爺爺，您給咱指點一條明路吧！」

「你今年多大？」

「五十六。」方鐵牛道：「老漢小晏衞祖九歲！」

「唔，這兩年是辛苦一點，但無病無傷，而且也平安……過了六十歲日子便好起來了！」

方鐵牛道：「這樣說來，這三四年老漢都很苦呀？」

「今年最苦，明年開始好轉，但基本上要過了六十歲，才有較大的轉變！」軒轅子道：「除非你曾積德行善，否則只剩一把的陽壽！」

方鐵牛道：「人生七十古來稀，能活到六十八歲，老漢亦已滿足！」他嘴巴蠕動了幾下，却說不出來，好像有什麼為難之事般！

軒轅子道：「你還有什麼要問的？」

「老漢跟媳婦合不來，唉，她脾氣硬得很，前天老漢說她幾句，昨早便回娘家去了，過幾天老漢兒子回來，可難向他交代！」

軒轅子說道：「此乃小事而已，你兒子回來，叫他去向丈母娘說一聲，就解決了！」

「老漢的意思是以後……老漢跟她可不好相處。」

軒轅子哈哈一笑。「請恕區區大胆說一句，你老哥哥心胸是狹窄一點，其實你媳婦性子耿直，人倒是不錯的！區區沒說錯你吧！」

方鐵牛老臉發熱，藉詞要去灶堂洗菜離開了。燕小燕輕聲問：「前輩，你怎麼知道他媳婦人好，只是他心胸狹窄？」

「他雙眉濃，而眉頭鎖印堂，兩眉之間，尚有細毛連結，此乃心胸極端狹窄的象徵。」軒轅子含笑道：「至于他媳婦的為人，區區則是推測出來的，他怕難以向兒子交代，證明事後他自知理虧，所以其錯不在其媳婦，他媳婦一怒回娘家，她性格大概比較倔强，而她跟公公鬧翻，大概是口快在言詞上得罪了他，這種人性格都是比較耿直一點的！」

燕小燕道：「前輩原來是位活神仙，晚輩斗胆也請前輩指點一下。」

軒轅子微笑道：「你還得過兩年才找得到婆家！」

燕小燕紅了臉，嬌嗔道：「前輩，你為老不尊，故意取笑晚輩！」

軒轅子哈哈大笑。「相熟的人區區不看！」

燕小燕不服地道：「難道你見到朋友，都閉上雙眼？」

「這又不是，咱們有一句話，叫做看人不看相！」

「這有什麼關係？」霍小青插嘴問道：「莫非相熟的人反看不準？」

「這要分開來說，看自己和看自己相熟的人，往往會受到主觀或原有的印象影響，下判語時，經常有困擾迷惑，對不相熟的人，便不會有這種情況了，比喻看自己在某年有難，此難是大是小，時會受心情影響，悲觀時會覺得大一點，樂觀時覺得那個難關，其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說得玄一點，便是靈氣受影响！」

霍小青道：「除此之外，尚有什麼原因？」

「世人常找相士指點的，其實只是去找尋一點慰藉，所謂窮人算命，富人燒香，窮人算命去買希望，或者是一種心理安慰，比喻相士謂你本應金榜題名，只是這十年小人太多，仕途有阻，於是求者便得到一點慰藉了！」

霍小青道：「如此說來相士都是騙人的了……」

「誰說的？」軒轅子道：「落地哭三聲，好醜命生成！這也是說一個人一出生，其命運如何已經有所註定。除了風水，積德行善和本身的努力外，不會改變，但即使如此，所作的改變是有一個限度，既然如此，有些不能避免的事，相士便不告訴你了，等於醫生不會告訴病人犯的是絕症！」

「既如此，又有誰肯花錢問前程？」

軒轅子道：「但一個人在一生之中，其所受到的大小波折很多，雖然本身努力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但仍可將大變小，小化無的，當然這是指能够改變的地方，一個人比喻註定要當丐乞，你勸他努力工作，辛勤工作，他最多只能做到三餐溫飽，絕對不能一晚成為巨富的！何況這方面還牽涉到一個問題……」

燕小燕急問：「什麼問題？」

「便是洩漏天機！洩漏天機是要折福減壽的！相士肯不肯向你洩漏天機，除了看在相金份上而且還得講一個緣字，所以尋常人去算命看相，說以前的必定靈驗，但說到將來的，便言詞無稜兩可，或模糊不清，其理便在此，當然也有的是學了三分本領，便出來混飯吃的，他要洩漏天機也無此本領！」

軒轅子打開話匣子之後，更加滔滔不絕。「古往今來的名相家，名命理家，絕大多數晚年都很落魄，若非如此，其後代亦鮮有好者，此實亦因為洩漏天機太多之過！」

霍小青忍不住再問：「既然如此，那還有人做相士的？」

軒轅子笑道：「這也是命呀！有的人一定要做七十二行以外的行業，做普通的行業的差使也會不斷出現波折的！」

燕小燕道：「這樣做人還有什麼樂趣？一切都是前生安排的！」

「人生樂趣就是在於跟命運搏鬥！」

霍小青說道：「前輩，你越說我越糊塗了！」

「剛才區區已經說過，人的努力可作一點的改變，尤其風水方面，改變更大，就本身人力的努力來說，也是有其作用的。只不過有的人，命與運都好，就算他懶惰一點，生活仍然很富裕，有的人命與運都不好，拚盡全力，也三餐不繼，但假如後者不努力，他可能要淪為乞丐，而前者如果努力一點，可能會成富翁，但不能由富變成窮，由窮變為巨富，這是界限！」

傅雨生道：「但世間上有很多都由勤由儉，而致富的，也有原為鉅富，後來却傾家蕩產者！」

「這亦已有定數！」軒轅子見他們仍似有疑問，便道：「以後有機會再說！」

傅雨生道：「前輩，今日這件事，咱們如何再調查下去？」

軒轅子道：「楊標的屍體還未埋葬，小傅，你先去把他跟黃亮的屍體收拾一下吧！」

傅雨生應了一聲，向農家借了一柄鋤頭，便出去了。

過了頓飯工夫，方鐵牛便把飯菜捧了出來，一碗紅燒豬肉，瘦肉炒菜，韮菜炒鷄蛋，黃酒炆鷄甫，再一個鷄肉湯，衆人竟日未進食，此刻聞到香氣，都引得肚子咕咕作响。

方老頭還拿出一瓶米酒來。「咦，那個高大的小哥呢？怎地還未回來？」

軒轅子道：「不用等他了，咱們先吃吧！」

霍小青道：「不好，還是等等他吧！小燕，你去向他打個招呼！」

軒轅子道：「也不知他把屍體拖去那裏安葬，你叫他去何處撞他呢？方老哥，你為何不叫你女兒出來一齊吃飯？」

「她害羞，山野村女未見過世面，都是如此，你們莫見笑。」

「怕什麼？反正這裏也有女眷在，快請她出來！」

燕小燕道：「不如由晚輩去請她！」說着便跑到灶房內去。

到了灶房則不見人，正想轉身出去，忽然發覺那方小妞原來坐在灶前，呆呆地望着灶膛，不知在想些什麼，連燕小燕進來也不知道！

「小妞！」

燕小燕輕輕一叫，方小妞如受驚的兔子般跳了起來。「你……」

「你燒的菜眞好，請你出去一齊用膳吧！」

小妞低着頭，不斷用手弄着衣角。「你們吃吧，我……小妹不餓……」

燕小燕可不管她。「不餓也得吃一些！」她熱情地執着她的手，用力把她拉了出去。

方鐵牛道：「小妞，坐吧！既然人家都瞧得起你，你也不用害羞。」

方小妞坐在她爹的身旁，方鐵牛道：「現在老漢還操着一件心事，就是她還找不到婆家，她娘又死得早，老漢又不會安排這種事兒……」

燕小燕道：「小妞妹妹這般漂亮，還怕沒有人來說親麼？」

方鐵牛驕傲地一笑。「她十三歲那年就有人上門說親了，可是她眼角高，瞧不上人家，如今都十七歲了，以前老漢不急，現在則有些急了……」

「爹——你再胡說，女兒便要回房去了！」

軒轅子道：「小傅作甚還不回來，菜都涼啦，別等他！吃吧！」

霍小青起身道：「你們吃吧，我過去看看！」

「也好！速去速回！」軒轅子舉箸道：「來來，區區可不客氣了！」

× × ×

霍小青芳心懸掛着傅雨生，一出門便施展輕功，兩個起落便躍上晏家圍牆，口中叫道：「傅兄！」

院子內靜悄悄的，不見傅雨生，也不見楊標的屍體，霍小青想也不想，立即自牆上跳下，轉身飛向村口。

村口那裏黃亮的屍體亦已不見，只是泥土上有一團顏色較深的，發着惡臭！

「傅兄，傅兄！」霍小青張口叫着，但傅雨生却沒有回音。她抬頭一望，飛上一顆大樹，舉目望去，遠處只有一個獵人持着鋼叉回來，較近的是兩個村婦在家門口餵鷄。

霍小青自樹上跳了下來，心頭有點煩悶，忖道：「他去了那裏？」目光無意中向旁一掠，見到樹後橫放着一柄鋤頭，她心頭一跳，走了過去一看，只有鋤頭沒有人，亦不見土堆，地上的泥土更沒有挖掘過的跡象！

霍小青疑雲頓起，她想了一下，抓起那柄鋤頭，跑回方家。軒轅子等人見她拿着一柄鋤頭都十分奇怪，霍小青也顧不得向他們解釋，便問方鐵牛：「方伯伯，這柄鋤頭是不是你家的？」

方鐵牛接過來看了一下，道：「就是剛才那位離去的小哥借去的！」

霍小青不由嘆了一口氣，軒轅子緊張地問道：「小傅呢？他爲何不跟你一齊回來？」

「傅兄不見了！」霍小青這才把剛才的情形說了一遍。

軒轅子安慰她。「不用急，也許他發現敵踪，追了下去！」

「他會抱着那屍體去追麼？」

軒轅子一怔，長身道：「方老哥，等下再來喝，區區去找他一找，小燕你在此陪他們！」

燕小燕也知道自己的武功不行，幫不上忙，不敢要求，乖乖留了下來。

出了門，軒轅子道：「丫頭，你向東，區區向西去，有事發嘯爲號！」

霍小青應了一聲，正想離去，不料又給軒轅子叫住。「丫頭，小心一點，記住謹慎機智，不可逞强，知道麼？」

這幾句話說得甚爲誠懇，霍小青心頭一暖，忙道：「多謝前輩關心，晚輩會小心的！」

軒轅子向她揮揮手，便向西馳去，霍小青也向東飛去，奔進了小村，仍不見傅雨生的踪影，她心頭一急，忍不住叫了起來：「傅大俠，傅兄！」可惜空山寂寂，沒人應她。

× × ×

傅雨生提着鋤頭，很輕易便翻進了晏家圍牆，那楊標的屍體只剩一堆白骨，不過腥臭之氣，中人欲嘔，傅雨生放下鋤頭，入去寢室，找了張草蓆把骨骸捲了上來，然後提起鋤頭離開。

傅雨生閉着呼吸，一口氣奔到村口，只見黃亮的屍體亦已化成白骨，白骨旁邊附了很多蒼蠅，中人欲嘔，傅雨生把楊標的屍骸拋在黃亮屍骸之旁，跑到旁邊去，吸了幾口新鮮的空氣。

他心中暗忖，這兩具屍體都有劇毒，埋下之後，也許不能耕種，還是帶到山下埋葬比較妥當，當下長長吸了一口氣，提起鋤頭走過去。

可是剛走了幾步，便見到兩個人抱着楊標及黃亮的屍體向外急跑，傅雨生一怔之下，不由拋下鋤頭，大聲喝道：「你們作甚！」

那兩人充耳不聞，去勢更快，傅雨生那裏肯放過他們？立即展開輕功追去，那兩人立時分開，一個向右一個向左前進，傅雨生畧一猶疑，便決定追向前面那個！

那人手上多了一具骨骸，幾個起落，已被傅雨生追近，只聽他尖嘯一聲，傅雨生知道他是呼喚同伴，雙脚一頓，凌空飛起，向他撲去！

失手

說時遲，那時快，忽然風聲一响，一道白光耀眼，只見一個綠衣人，連人帶劍，自樹上向傅雨生射去！

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劍的速度，可是傅雨生的反應之快，更是出人意外。只見他雙脚一頓，人已停住，手腕一翻，食指一曲一彈，扣在劍脊上，那劍呼的一聲，向外一揚一彎！

那綠衣人也了得，左掌挾風掃來，但傑雨生當那劍揚起時，身子一彎，已在劍下竄過，仍向前面那個盗屍人追去！

這一着大出綠衣人意料，讓傅雨生起步在先，他手上雖有長劍，却也同樣無可奈何，只得盡力追前，同時也發出尖嘯。

那盗屍人雖然爭取到一點時間，但仍無法擺脫傅雨生的追踪。眼看即將被追上，忽見地上泥土飛揚，一個黃衣幪面人破土而出！

黃沙迷漫之中，只見一柄鬼頭刀挾風劈下，勢力範圍廣及幾丈！

傅雨生尖嘯一聲，身子硬生生向旁挪開，同時手掌翻起，發出一股罡風，把鬼頭刀震開。

此際，背後那個綠衣人忽然脫手發出兩柄飛刀。

暗器破空之聲一入耳，傅雨生一個俯伏讓過，身子再躍起時，黃衣人的第二刀又至！好個傅雨生，雖然脚步未穩，但他立即挺肩，甩背，再一個風車大轉身！剛讓開鬼頭刀，袖子飛起，拂向對方持刀的手腕！

黃衣人不敢怠慢，立時收刀移身，橫在傅雨生前面，鬼頭刀揮動，刀芒吞吐不定，令人不明虛實！

傅雨生畧退一步，一回頭，只見綠衣人的長劍，已毒蛇一般刺至！

與此同時，前面那個黃衣人的刀勢也由虛化實！

傅雨生尖嘯一聲，身子一轉，面向前端，變成黃衣人在其左右，綠衣人在其右首！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際上都發生在眨眼之間，只見傅雨生向後一縮，那一刀一劍都頓時落空！

那黃衣人的武功顯然在綠衣人之上，應變也迅速得多，但見他手腕一翻，刀刃又由後砍至！如此一來，傅雨生要想甩掉他們便不容易了！

傅雨生身子一擰，反手一劈，掌緣如同刀刃般地切向黃衣人的手腕！

「嗖」的一聲，綠衣人的長劍也刺向其脅下，傅雨生待對方的招式將老，才使了一招「手揮琵琶」，只聞「錚」的一聲，那劍已經彈開！

傅雨生向前斜踏兩步，再回身過來，面對黃衣人。「兩位到底是什麼人？爲何不把幪面的布扯下？」

黃衣人咬緊牙關，鬼頭刀再一捲，斬向傅雨生的肩頭！

傅雨生見那盗屍人已跑得不知去向，不由怒道：「再不答話，便休怪傅某心狠手辣！」

他一語未畢，已與對方交換了七招，



軒轅子對小燕微笑道：「你還得過二年才能找到婆家。」

招招凶險，但傅雨生仍能化險爲夷！

又七招過去，傅雨生雖然凌空躍起，綠衣人大叫一聲，也拔身騰起，劍尖直指傅雨生的小腹！

黃衣人十分機警，在下面找尋良機，雙眼瞪得比鷄蛋還大，隨時給傅雨生致命的一擊！

綠衣人的動作是在傅雨生的意料中，劍才刺出一半，只見傅雨生右脚尖在左脚面上一點，身子再騰高八九尺，然後一個沒頭跟斗翻下，人恰在綠衣人背後！

綠衣人知道不妙，身子急沉，但傅雨生的脚已踩在其肩膊上！

與此同時，綠衣人的長劍迴削，黃衣人的鬼頭刀也挾風往傅雨生砍去！

豈料傅雨生以脚踩綠衣人的肩膊，只是爲了換氣，他脚板微一用力，身子又再次騰起，一個跟斗翻去，又在黃衣人的背後！

這一着，黃衣人連做夢也想不到，待得他定下神來時，招式以及身法姿勢都已形成，一時之間，沒法移動！

說時遲，那時快，傅雨生手起掌落，印在黃衣人的背上！

黃衣人如同斷綫之箏，向前飛去。「蓬！」的一聲，撞及綠衣人，兩人同時跌倒！

綠衣人推開黃衣人，伸手捂住幪面巾，傅雨生標前，一掌拍出，震開綠衣人的長劍，左手五指如鈎，把幪面巾抓下！

幪面巾一扯下，忽有綠烟在巾上飛起，那綠衣人後退了幾步，叫道：「倒也倒也！」

傅雨生料不到對方有此一着，吸了一絲綠烟，他一呆之下，不由大怒，喝道：「快把解藥交出來！」語音未落，他已向綠衣人撲去！

綠衣人不敢攖其鋒，轉身飛奔！

傅雨生脚尖落地，猛吸一口氣，要再飛前，可是就在此刻，他忽覺腦袋一陣沉重，雙脚發軟，一躍之下，才飛出丈餘！

傅雨生吃了一驚，再猛吸一口氣，不料情況更糟，只覺眼前一黑，咕咚一聲，跌倒地上。

綠衣人聽不到背後的脚步聲，停下步來，轉頭一望，臉上登時堆下笑容。「嘻嘻，你不動用內功尚好，一引動內家眞氣，藥效更快！」言畢，他長嘯兩聲，遠處立即奔出兩個黑衣人來，綠衣人吩咐他們一個抱着傅雨生，一個扛着黃衣人離開。

綠衣人走至打鬥場所，把打鬥的痕跡掃掉，然後再飛快地離開。

× × ×

軒轅子向前急馳，眨眼之間便到了村外，他在附近搜了一下，便向另一端繞過去，遠遠便聽見霍小青的叫聲，軒轅子加快速度追上霍小青。「丫頭，有否蛛絲馬跡？」

霍小青道：「前輩，你看，這裏多了一堆枯草，是不是有點奇怪？」

軒轅子看了幾眼，道：「不錯，再找一找！」

兩人在林內林外走了一遍，都找不到傅雨生的踪影，霍小青芳心甚急，軒轅子道：「你放心，小傅他不是短命相！就算有什麼意外，也是有驚無險！」

霍小青道：「希望如此！」

軒轅子拍拍她的肩膊道：「回去吃飯吧！」

霍小青雙眼一睜，問道：「前輩，傅大哥他……他雖然有驚但無險，咱們也得早點把他救回來才對呀！都是我不好。我若不告訴他，說什麼括蒼山有妖怪，他又怎會發生意外？」

軒轅子道：「現在誰敢肯定他一定遇到危險？」

「你也是，什麼看人不看相的！你要是看相的，便知道他今日有難了！」

軒轅子哈哈一笑。「丫頭，區區知道你的心情，但假如他命中註定有此一難，區區知不知道也挽救不了！所謂錯過今天，還有明天！」

霍小青低着頭不敢再說，軒轅子道：「孩子，凡事都要講一個緣字……」

「前輩，你說什麼？」

「哈哈！沒什麼，回去吃飯。」

兩人回到方家，小燕他們都急得要死，連問情況，軒轅子哈哈一笑，只顧喝酒吃菜，到了後來連霍小青也忍不住了。「前輩，你到底有否辦法找到傅兄？」

「天機不可漏洩，找地方睡覺去！」方鐵牛道：「兩位姑娘便與小女同房睡吧，神仙爺爺，即請到我兒子床上屈就一下！」

軒轅子道：「不，咱們現在就要離開這裏！」

「這樣晚了去那裏！」

霍小青與燕小燕也望着軒轅子，不知他爲何一時叫她們去睡覺，一時間又說要離開。軒轅子道：「區區估計小傅現在一定在括蒼山上！」

他這樣一說，霍小青也沒有意見了。

「那麼事不宜遲，咱們現在就去吧！」

軒轅子略向方鐵牛寒暄了一下，便帶着霍小青與燕小燕離開，他們出了村子一直向括蒼山走去，燕小燕有點害怕。「前輩，咱們今夜又要去義莊內過夜？」

進了樹林，軒轅子忽然跳到樹上，回頭向來路望去，不見有人跟踪，當下立即又躍了下來，道：「咱們現在再回村！」

霍小青道：「這是做什麼？」

「先別多問！」軒轅子彎着腰道：「快跟區區來！」

三人重新入村，這次却去晏衞祖家，天色已暗，軒轅子道：「咱們到下面井裏去！」

霍小青心頭一跳：「守株待兔？」

軒轅子不答，跑到屋內找來了一根乾柴，點了火，道：「區區先下去，你們小心，有事立即張叫！」

他首先「爬」下去，重新到井底內的石室，裏面一切無變，軒轅子揮手叫霍小青和燕小燕下去。

兩人走進了石室，軒轅子提着火走在前面，道：「咱們在地道內走一遍！」

三人走了一遍都不見有人，軒轅子便把他們帶到地下寢室。裏面的藥味已經散掉，軒轅子道：「你們在這裏等我！」

霍小青忙道：「前輩，你去救傅兄，我也去！」

「誰說區區去救佈？」

「那你要去那裏？」

軒轅子把火插在地上道：「等下回來你們就知道，希望老天夫沒有看走眼！」

× × ×

軒轅子匿在方家屋後的一棵樹上，一動也不動，就像是一頭已經死亡的巨大的鳥兒。

月兒逐漸移至中天，周圍靜得只有秋風之聲，沙沙的西風捲葉聲中，軒轅子聽到尚有另一種聲音。

那是一個輕微之極的脚步聲，脚步聲來至屋前，忽然停住了。

「咕咕，咕咕咕！」前面忽然傳來這種不像人，又不像鳥的叫聲。

軒轅子被屋脊擋住，看不到那人的樣貌，偏生他又怕小不忍則亂大謀，未敢輕舉妄動，跳上屋頂。

那咕咕的聲音又響了一遍，接看又傳來一個開門的聲音，門聲極輕，若非是軒轅子耳力靈敏過人，斷斷聽不到！

開門聲過後，是脚步聲，接着又是輕得幾乎聽不到的關門聲，估計來人已進了屋。

軒轅子身子如紙張般飛起，輕輕地落在屋頂上，把耳伏在瓦上，只聽下面傳來開門的聲音。一個女子的話音傳來：「我已經叫你不要再來，你爲什麼又來了。」

軒轅子眼光發亮。只見一個沙啞低沉的男人聲音道：「我記掛着你嘛……嘻嘻，來吧！」

那女子聲音有點怒：「你答應我的事都做不到……今日休想再得到我！」

「和尚吃狗肉，一次穢，兩次也是穢，何況咱們已經不止十次！」

那女的啐了他一口。「狗嘴長不出象牙，你如果是眞的……眞的喜歡我的，便趕快派媒人來說親！」

那男的聲音有點不好聽。「咱自有打算，總之現在不行，將來自會來娶你！」

「爲什麼？」

「我早已告訴你，叫你不要問得太多，你就是囉嗦！嘻嘻，來吧！」

「不，你趕快走吧！」

「走？」男的笑道：「我不走你又能如何？你要叫便叫吧，最好叫醒你爹！」

「你……咱們今天來了幾位客人，他們本事都很大，你不怕麼？」

男的輕輕一笑。「我早已知道他們全部出了村子，你放心，他們也許已經自顧不暇了！」

「你，你怎會知道？」

「怎會不知道，咱們已捉到一個高大的漢子，正佈下其他陷阱，等他們三個去送死！」

軒轅子聽到此，雙目放光，心中暗暗地冷笑道：「幸而區區不是個容易上當的人！」

「美人兒來吧！」

那女的明顯是方小妞，男的則相信與黃亮楊標是一夥，小妞道：「不要，萬一，萬一肚子大了起來，教我如何做人？」

「不會的不會的，這又不是第一次！」那男的威脅地道：「你再推三推四，莫怪我惱將起來，上演霸王硬上弓！而且你不要忘記，第一次是你找我的！」

軒轅子微微一怔，只聽方小妞道：「那天，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什麼會不知道，那分明是你着了那個採花賊的道兒……儘管如何，第一次總是……」

「別再提這件事了！」

軒轅子抓起一塊瓦片，拋落地上，「噹」的一聲，瓦片碎了，房內登時沒了聲音，過了半晌，才聽方小妞道：「快走吧！我求求你！」

軒轅子再拋下一塊瓦片，只見窗子彈開，自裏面飛出一條黑影，那黑影略一環視，便飛上屋頂，再跳下去，軒轅子不想驚動方鐵牛，待他離開方家才長身追他。

兩個起落之後，前面的黑衣人已經有所發覺，轉過身來，大聲叫道：「强盜殺人哪！」

「你放什麼屁！」軒轅子再起，又迫近了一點，他人未至，掌先發，一股掌風直襲對方的後背。

那黑衣人十分機警，立即閃身匿在樹後！軒轅子一掌落空之後，立即再向其飛去。

黑衣人剛跑了幾丈，便被軒轅子攔住，軒轅子生怕他又會像楊標那樣，服毒自殺，是以不發一言，一開始便使了殺手，同時運上强勁的內力，迫使對方運功抵禦，而無法服食毒藥。

眨眼已過了十三招，軒轅子已一把扣住其腕脈，左手中指一戳，登時封住其麻穴，再在啞穴上戳了一指，直至此時，軒轅子才鬆了一口氣。

這人身材高瘦，五官清秀，只是眼光帶點淫邪，軒轅子把他抱起，回身躍進晏家，走到井邊，一手攔腰把其摟住，然後慢慢「走」下去，到了那石室，他把那漢子拋進去，自己才竄了入去。

石室黑得伸手不見五指，軒轅子摸出火摺子來，把其幌亮，見一切無恙，一顆心才鬆下來，他提着黑衣人向內走去。

到了那寢室外，他心頭忐忑，忍不住叫道：「霍丫頭！」

裏面立即傳來霍小青的聲音：「前輩，您回來了？」

軒轅子快步走前，歡笑道：「這裏沒發生事吧？」

霍小青與燕小燕同時出現，見到軒轅子手上那個黑衣人都禁不住「咦」地叫了一聲。「此人是誰？」

軒轅子把黑衣人抛在地上，笑道：「區區不是一早說過，希望有收獲麼？現在果然滿載而歸！」

霍小青道：「此人一直跟着咱們麼？爲何晚輩完全沒有感覺？」

軒轅子道：「這是區區從方小妞的面相上看出來的！」

燕小燕一怔。「方小妞與這人有何關連？」

「方鐵牛說他女兒眼角高，把說親的人都推掉，但區區却發覺她已非處子之身，所以暗暗奇怪……」

霍小青紅着面問道：「這也能看得出來麼？」

軒轅子點點道：「自然可以！處子與婦人的神態，肌膚都有異！」

燕小燕則道：「難怪昨日我到灶房去找她，她在發呆，也不知在想些什麼，想到出神！」

軒轅子道：「區區便懷疑她暗中與人有染，只是瞞住了家人，所以便去看看！此人若是尋常人家，也還罷了，偏生他脚步十分輕靈，一聽便知道是個練武的人，而且造詣不低，這種地方何來的高手？肯定有蹊蹺……」

燕小燕道：「他是什麼人？」

「區區正要問他！」軒轅子拍開那人的啞穴，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人不答，霍小青冷笑一聲：「肉在砧板上，你還逞什麼强？姑娘我便不相信你眞的不怕死！」

軒轅子運上內勁，手指一彈，一縷指風射在石壁上，石壁登時多了一個小洞。「區區用的手段更加奇特，相信常人很少有機會試過，也許他喜愛嚐嚐區區這一套吧！」

霍小青冰雪聰明，立即知道軒轅子的用意，道：「咱們水晶宮有一種刑法，專門對付叛徒，只要在他身上戳了幾指，全身經脈便似螞蟻爬行，又有冷氣上下游動，那滋味……」

霍小青尚未說畢，黑衣人已叫道：「我叫羅英揚！」

「羅小哥，你很識時務，區區很高興，只要你合作，你的前途還是光明的！」

羅英揚道：「只要你們給我一個痛快，我便已感激不盡！」

軒轅子雙眉一掀，連忙走到他身旁，把他身上摸了一遍，銀子、飛刀、藥丸倒也有好一些！

軒轅子再把他嘴裏的假牙掏了出來，羅英揚如傀儡一般任其施爲，被挖得嘴角流涎，狼狽不堪！

軒轅子抹了手上的涎沫，道：「現在你可以說了！」

羅英揚假裝不懂地道：「你要聽些什麼？」

「區區要知道些什麼，難道你不知道？丫頭，讓他清醒一下！」

羅英揚叫了起來：「我說我說，但你要我說些什麼？請你問吧！」

「區區相信你與黃亮楊標他們是同一夥……」

「我不認識什麼楊標！」

「好！區區且相信你！」軒轅子目光如刀刃，「這地方你總熟悉吧！」

「我曾經在這裏住過！」

「現在區區便是要知道眞相！」

「這裏是咱們大哥的一個『家』，他叫咱們在來這裏住，咱們便來，這樣的『家』，還有好幾個！不過都在隣村！」

「爲何要建這種『家』？地上不好住麼？」

「也許是吧！」羅英揚道：「因爲咱們老大都是喜歡潮濕的地方！」

燕小燕問道：「你們老大是誰？」

「他是一個蒙面人，咱們只知聽命於他，從未有人見過他的眞面目！」羅英揚可憐巴巴地道：「咱們都是被他捉回去的，每個人都服了毒藥，不聽命令的……」

霍小青道：「他便不給解藥你們？」

「不單止如此，臨死前還很慘……」

軒轅子問道：「他把你們捉回去有什麼作用？」

「我才被他們捉回去三個月，還不大清楚，只隱約知道老大在煉一種藥，這種藥若煉成功了，便很有可能雄霸天下！」

燕小燕聽了奇怪地問道：「那是什麼藥？」

「我也不知道！」

霍小青又問道：「你們是不是抓到一個人，那人長得很高大，約三十餘歲的模樣……」

羅英揚點點頭，道：「是是，我親眼看到，他是中了迷魂藥被捉去的！」

「他被你們藏在什麼地方？」

「我知道，就在這裏附近！」

霍小青大喜。「你帶咱們去救人，咱們便不殺你！」

羅英揚面有難色，軒轅子比較仔細，問道：「那裏共有多少人？老大在不在那裏？」

「那裏的人數不定，老大則經常更換

居所，所以……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那地方在括蒼山上？」

「在山下！」

「大約有多少人，你總知道吧？」

羅英揚想了一陣，道：「平時通常有二三十個！」

「好，你現在便帶路，區區保證你安全！」

羅英揚道：「但你就算不殺我，最後我還是得毒發身亡。」

「區區會替你追討解藥！」軒轅子冷冷地道：「但假如你不帶路，現在便得受盡痛苦而死！」

羅英揚身子一抖，乖乖地答應，軒轅子解了他的穴道，但仍扣住他的腕脈。

四人從床後那條通道出去，上面月淡星稀，夜風凜凜，樹木婆娑，倒是夜行人出動的好時光。

羅英揚道：「從這裏去！」他左手向前一指。

軒轅子拉着他向左轉去，忽覺他身子一抖，脚步沉重，頭部倚在他肩上！

鬥智鬥力

軒轅子十分奇怪，再用力一拉，問道：「羅英揚，你怎樣啦？」

他不動猶自可，一動之下，羅英揚反而撲倒在地上！

軒轅子吃了一驚，道：「丫頭，快亮火！」伸手在羅英揚鼻端一探，已經氣若游絲。

火光亮起，只見羅英揚臉泛青氣，喘着氣道：「小心……有人……暗算我……我不行了……」

軒轅子把他身子翻轉，果見肩側有一個傷口，黑色的血液正迅速地滲出，霍小青緊張地問：「快說，傅大俠被你們困在什麼地方？」

羅英揚以手指一指前方。「樹……三……樹……下面……呃！」話未說畢，他頭一歪，已經斷氣。

霍小青懊喪地道：「眞氣人，剛以爲找到有了綫索，不想一下子便斷了！」

軒轅子道：「你們小心一點，提防對方的暗箭！霍丫頭，你在後面，燕丫頭你過來！」燕小燕剛走近，他一翻掌便抓住她手背前行。

霍小青提着火摺子在後面。「前輩，剛才他的話您聽清楚沒有？」

「區區也不明白，三什麼樹的……哼，也不說清楚一點才斷氣！」

燕小燕不由「噗嗤」一笑。「前輩這樣說，好像他是故意跟咱們搗蛋似的！」

「說了等于不說！他不說還好！」

霍小青道：「咱們還是用心看看附近有沒有三什麼樹的！」

軒轅子苦笑一聲。「區區年紀雖登古稀，但却未曾聽過！」

霍小青焦急道：「如此如何找尋？」

軒轅子嘆息道：「盡力而爲便是！」

「宮主不用担心，軒轅前輩都說他有驚無險！」燕小燕道：「像傅大俠這種好人，怎會短命！」

三人走了一陣，只見附近的樹都是尋常的灌木，只有幾株屬於喬木，軒轅子嘆了一口氣：「咱們還是回去吧！」

霍小青沒好氣地問：「回去有什麼用？倒不如在這裏碰碰運氣！」

軒轅子道：「區區怕他們又會派人去殺方小妞，遲去便來不及了！」

霍小青芳心一跳，叫道：「不錯，快回去！」

軒轅子喝道：「區區先走，你帶着燕丫頭！」他幾個起落已先走，一直向方家馳去，他盡力展開身法，當眞疾如閃電，驚鴻一瞥之下，已進入村子！

再四個起落，已至方家附近，一眼望去，恰見有個綠衣人自窗外射入方家。

軒轅子雙脚連點，也飛進方家，只見那人竄入方小妞寢室，軒轅子心頭一急，大喝一聲，恍如半空响了一個霹靂，震得簷上的沙塵撲簌簌飛了下來。

餘音未了，軒轅子雙脚一頓，向窗子射去！左掌一吐，「蓬」的一聲，窗櫺經已碎裂，軒轅子的身子亦已落在房中！

也直至此刻，屋內才响起幾道「啊，啊」的驚呼！軒轅子目光一掠，只見方小妞坐在床上，後背斜靠在床架上，綠衣人立在床前，雙臂張開欲打。

與此同時，對面屋的方鐵牛也發出一道尖銳的叫聲，顯然是在夢中被驚醒。

綠衣人一呆之下，左掌一翻一揚，兩柄飛刀望方小妞射去！

軒轅子要想替方小妞擋開已來不及，匆急間發出一股凌厲的掌風，那兩柄飛刀吃掌風一激，在空中轉彎，變成橫飛，「篤篤」兩聲釘在牆上，刀柄顫個不休！

綠衣人見無法得手，立即轉身向房門跑去，同時回身再發兩柄飛刀，這次却是射向軒轅子！

軒轅子長笑一聲，左掌一吐，又一股掌風湧出，那兩柄飛刀好像受驚的小動物，反向來路飛去！

綠衣人不敢再向房門前進，連忙橫掠七尺閃開！

這一慢，軒轅子便已追上他，袖管一展，把其圈住！

綠衣人連變三個身法，都沒法脫出軒轅子的攻擊，驚怒之下，用力發出兩掌，堪堪把軒轅子的袖管震開，身子立即向旁躍去。

軒轅子上身不動，脚尖一旋，左袖掃向其後肩。

綠衣人上身向前一伏，左脚向軒轅子下盤掃去。

軒轅子冷笑一聲，手掌一落，五指如鈎，急抓綠衣人的足踝。

綠衣人反應甚快，左脚倏地落下，右脚踢起，單看他這幾招，便以知道其武功在羅英揚之上！可惜他遇到的是軒轅子。

只見軒轅子左手倏地反抓爲掌，再一翻，快如鬼魅地切在綠衣人的足踝上！

綠衣人只覺骨痛入心，連忙隨勢落地滾開！軒轅子輕輕躍前，左脚踏住他的衣袂，右脚放在其小腹上，微微用力，綠衣人立即張嘴吐氣！

軒轅子彎腰伸臂，一指戮在其暈穴上！就在此刻，外面又傳來兩個脚步聲，軒轅子自房門口飛出，原來這兩人是霍小青與燕小燕！

方鐵牛在對面房門口探頭探腦，直至

此時才敢出來，問道：「神仙……到底發生什麼事，剛才老漢聽見一聲巨响，好像是响雷，但又不太像，奇怪！」

軒轅子道：「是區區喊的，剛才有人欲對令嫒不利！」

方鐵牛吃了一驚，連忙跑進方小妞的房中，只見方小妞掩面飲泣。方鐵牛緊張地問道：「小妞，你，你沒事吧？那畜生他沒……」

方小妞點點頭，但隨即又用力地搖起頭來，方鐵牛道：「你沒事？」

方小妞邊飲泣邊點頭，方鐵牛鬆了一口氣，忙安慰她。「沒事就好，你還哭什麼？這次眞是不幸中之大幸！也許是遇到貴人吧？」他說罷轉頭過來，見到軒轅子與霍小青等人，忙跪了下去，還要叩頭，却讓軒轅子拉了起來。

「神仙爺爺，我方鐵牛也不知幾世修來，今日才叫我遇上您！若不是您大施法力，老漢閨女今生便算完了！」

軒轅子道：「舉手之勞而已！嗯，對啦，區區有話要問你女兒……」

方鐵牛忙道：「您隨便問！閨女你乖，都告訴神仙爺爺！」

軒轅子道：「燕丫頭，你陪方大叔出去一下！」

方鐵牛一怔。「神仙……好好，老漢出去……燒水！」

軒轅子見他離開之後，又叫霍小青把門關上。「小妞，這人你認識否？」他伸手指了一指地上的綠衣人，「你最好看清楚！」

方小妞放下雙手，挪挪身子，伸頭望了幾眼，用力搖搖頭。

「他是什麼人，你知道麼？」

方小妞又搖頭，軒轅子再問：「剛才來找你的那個黑衣人是誰？」

方小妞臉色一紅，一顆頭低得幾乎貼到胸膛，軒轅子道：「你還是說吧，區區告訴你，他已經死了！」

方小妞嬌軀一抖，呆了一下才顫聲問道：「他，他死了？」

「是的，剛死了不久！」

「他是怎樣死的？是……是……您殺死的？」

「不是區區殺的，是他的同伴！」軒轅子目光灼灼地望着她。「你認識他有多久？」

「兩個月左右……」方小妞聲如蚊吶地把認識羅英揚的經過說了一遍。原來有一次方小妞在山下檢枯枝，遇到一個採花賊，幸得羅英揚經過，把採花賊趕掉，後來却糊裏糊塗地跟他野合。

軒轅子點點頭：「他可曾告訴你，他住在那裏，是以何爲生的？」

「他只告訴我，說他住在附近，而他並非做賊……」

「他爲誰工作的？」

方小妞道：「我問他，他就是不答，還說答了他便得被處死！」

軒轅子道：「除此之外，他還告訴你什麼事？」

方小妞沉吟了一陣才道：「他說他要三年後才能跟我成親……因爲屆時他才是自由身……現在是身不由己！」

軒轅子見探不到綫索，不由嘆了一口氣，方小妞道：「神仙爺爺，請你不要把這些事告訴我爹，否則他一定打死我！」

軒轅子笑道：「你放心，區區不會洩漏半句！有一句話要提醒你，你住在這裏並不安全，他們不知道羅英揚有否對你洩露秘密，所以必定還會來殺你！」

方小妞吃了一驚，臉色更加蒼白。「我……那裏才安全？」

軒轅子把那綠衣人提了起來，先封了他的瘂穴，再解開他的暈穴，那綠衣人一醒來，軒轅子立即把他的下頦拉了下來，搜出嘴裏的假牙，再把他身上的東西全部倒了出來，然後托上他的下頦。

「小妞，你家有沒有筆墨？」

「沒有……咱家裏沒人識字！」

軒轅子道：「區區先給你吃一點苦頭，這樣可以省却不少唇舌！」言畢他指戮了他身上的幾個隱穴。不消兩盞熱茶工夫，綠衣人五官已扭在一起，額頭汗珠一顆顆沁下，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軒轅子哈哈一笑，再伸指在其身上戮了幾下。「現在相信你已知道該如何辦！」他聲音轉厲：「叫什麼名？」

「廖儀。」

「你跟羅英揚同事一主，這已不用多說，區區只想知道你們老大叫什麼名？」

「咱們都叫他老大！」

「他長得什麼模樣？」

「臉上戴着面具，穿紅衣裳，身材肥矮！」

「你住在什麼地方？」

「不一定！現在就住在『正宮』！」

「正宮是什麼地方？」

「是最大的地方，其他的分東南西北四宮！」

霍小青插口問：「晏家那是屬於什麼宮？」

「西宮。」

「你們把傅雨生捉去那一宮？」

「就在正宮！」

「你自然知道方位，帶咱們去！」

廖儀臉有難色，軒轅子道：「你自己掂一掂，不去現在便得死，當然區區不會讓你舒舒服服地死！」

廖儀臉色再一變，終於點點頭，軒轅子忽然又一指封住他的暈穴。霍小青問道：「前輩，您……」

「先安排了他倆父女再去，否則他倆生命難保！」

方小妞道：「不如到我大嫂娘家去避一避！」

軒轅子道：「你大嫂娘家在那裏？」

「就在隣村，不過離此地可有六七里地！」

軒轅子沉吟了一下，道：「區區現在便送你去……不過你爹……」

「我大嫂是個直性子的人，氣頭一消便沒事了！」

「你跟區區出去吧！」軒轅子轉頭對霍小青說道：「丫頭，這人便暫時交給你了！區區打算天亮後再去，免得又功虧一簣！」

霍小青道：「小燕，你一夜沒睡，去歇一下吧！」

燕小燕眞的躺到床上去，霍小青則坐

在地上運功調息。忽然他聽到一個脚步聲在外面响起，起初還以爲是軒轅子，但又覺得軒轅子不可能在這個時候回來。心念未了，又聞衣袂聲响，接着，脚步聲已在院子中！

霍小青拍一拍燕小燕。「有人來，你小心點！」她自己走到房門口向外偷窺，只見一個綠衣人正在方鐵牛的房外探頭探腦的。

霍小青心頭一動，忖道：「何不把他捉了，這樣就算廖儀騙了咱們，有這人對證，便知眞假！」想至此，她立即閃出房外。

那綠衣人一閃，閃進方鐵牛房內，霍小青立即飛出，也射進方鐵牛寢室！

這只是一瞬息間，可是霍小青目光一掃，已不見了那個綠衣人，她心頭一跳，忖道：「莫非此處也是他們的『行宮』之一？」

但此念一起，又爲她自己推翻，因爲若是如此羅英揚便不須由屋外進來，這樣便不虞會被人發現！因此綠衣人必定尙在屋內，因爲霍小青不相信他有此能力，能在極短的一瞬息，無聲沒息地離開。

那麼綠衣人躲在那裏呢？

霍小青目光再一掃，便對着床底道：「再不出來，便放火燒了……」

話音未落，「嘩啦」地一聲，床板彈起，連草蓆飛向霍小青！這一着雖然突然，但霍小青早有準備，因此後退一步，左臂一掃，那床板巳落在地上！可是草蓆仍望霍小玉飛去！

這是極端危險的事，因爲霍小青的視綫受阻，綠衣人的兵器很可能便在草蓆之後！是以她立即向横跳開！

與此同時，「蓬」的一道碎木聲起，一道綠影穿窗而出，霍小青匆匆一瞥，只見窗戶巳不知飛去何處，估計對方巳經出去！

她仗着藝高人胆大，雙肩一縮，也穿窗而出！人在半空，抬頭一望，只見綠衣人在牆上一閃即沒！

霍小青長身飛起，大聲喝道：「往那裏跑！」

但萬料不到她身子剛落在牆外，便聽到燕小燕的一道驚呼！霍小青這一驚非同小可，顧不得追敵，立即倒飛進牆！

「宮主……」燕小燕的聲音異常地焦急。

「小燕，什麼事！」霍小青一脚踢開房門，閃了進去。只見房內的窗子開着，燕小燕立在床邊，神態驚恐地指着地上。

霍小青循她的手指望去，問道：「小燕，你沒事吧？」

「我沒事，他，他……」

黑暗中看不淸楚，霍小青摸出火摺子來，把其晃亮，目光一落，只見那個廖儀後肩插着一柄飛刀，他一張臉都早巳變成青色！

燕小燕道：「剛才窗子突然開了，探進一顆腦袋來，我還以爲他……那知我只見一道白光飛了進來，我一驚便叫了……那顆腦袋便不見了！」

「唉，想不到我中了他們的調虎離山之計！」

「那人怎樣了？」

「錢索又讓他們斬斷了，傅……大哥眞是苦命！」霍小青抬起頭來，目光堅定地道：「我一定要救他，無論多困難！」

她忽然又低頭，呼的一聲把火吹熄，房內立即一片漆黑！

柳暗花明

由方家到方鐵牛媳婦娘家的那條紅屋村，雖然有六七里路，但方鐵牛是獵人，身體强壯，健步如飛，就連方小妞也因虎父無犬子，因此很快便巳至紅屋村。

軒轅子輕聲問：「這村子爲何叫紅屋村？」

方鐵牛道：「聽說最初在這裏的幾棟屋子都是用紅磚建的，所以外人便以紅屋村稱之！」

軒轅子再問：「你們住的那一條又叫什麼名？」

「叫十三戶村！」

「起初共有十三戶人家？」

方鐵牛點了點頭，道：「這附近的村子人口都不多，當時的十三戶還算是大村的哩！」

「現在有多少戶？」

「二十多戶！」

「你媳婦娘家姓什麼？」

「她爹姓游，她小名叫秀春！」方鐵牛指一指一棟土磚屋：「就是這家！閨女，你去叫門吧！」

方小妞有點猶疑。「爹！現在天還未亮……」

方鐵牛看一看天色，道：「也差不多啦！」

「但不知嫂嫂氣消了沒有，若在這時走去，游伯伯不知會不會生氣！」

方鐵牛不禁搓搓手，有點爲難的樣子。軒轅子道：「那就到村口的那邊大石上坐一下吧，反正再過一陣天色便亮了！」

三人到村口，坐在石上，軒轅子有點担心霍小青與燕小燕的安危，正想向方鐵牛告辭，却突然聽到一個衣袂的獵獵聲！

軒轅子微微一怔，輕聲道：「你倆小心，區區過去看看就來！」言畢飛身而起，穿入樹林，只見一個人影正迅速地向後掠去，當他出林閃入另一塊大岩石後時，軒轅子看出他身上穿的是黑綠色的衣褲！

軒轅子心頭一跳，吸氣飛前，越過岩石，却巳不見了那個綠衣人，軒轅子再度飄前，幾個起落，巳至村中心，四周都是土屋，却無那綠衣人的踪影！

軒轅子忖道：「那人是跟踪區區的，還是此處也是他們出入起居之地？」若照他的脾氣，必定再追查下去，奈何他又心懸方氏父女的安危，因此不敢多逗留，立即迫回村口，見方氏父女仍端坐在石上，才放下心頭大石！

方鐵牛道：「神仙爺爺沒事吧？」

軒轅子忙道：「連鬼也沒一隻！」

方鐵牛說道：「既然如此，您先回去吧！」

「好，你們小心一點，最好現在便進村吧！」

方鐵牛拉着女兒長身而起，向軒轅子行了一禮。軒轅子揮手立即往來路奔去！

他全力施爲，只幾個起落巳經馳出二千多

丈，當眞疾如奔馬！他回頭往後一望，見方氏父女巳進村，忽地心頭一跳：「剛才那個綠衣人若伏在村內等他倆，他們此刻進去，豈不是送羊入虎口？我要救他，反而害他……」

想到此，軒轅子立即轉身往來路馳去！這一次他去勢更疾，終於進了村，遠遠看見方鐵牛與小妞立在他媳婦娘家門外！

他本想上前跟他打個招呼，但心頭一動，臨時又改變了主意，躲在一旁暗中保護。

方小妞拍了一陣門，只聽裏面有個男人問道：「誰呀？」

「親家，是老漢！」

木門拉開，只見一個五十出頭的男人，精神抖擻地探頭往四周瞧了一下，嘴上却道：「親家怎地一早來寒舍？」

方鐵牛咳了一聲：「是這樣的……咳咳，秀春可好？老漢脾氣是硬一些，請親家勸勸她……」

游老頭嘿嘿笑了一下，道：「小弟還以爲親家不要咱女兒哩！」

方小妞忙道：「叔叔，我爹脾氣是壞一點，但他背後一直在讚大嫂是個又明理又勤快的好媳婦！」

游老頭又冷笑了一下。「你們一早來接她回去？」

方氏父女互望了一眼，都有難言之感。游老頭又問：「只你們兩個來？」

方小妞道：「我大哥還未回家！」

方鐵牛厚着臉皮道：「親家，老漢家內有點不便，想在你這裏住幾天，不知你意思如何？」

游老頭又轉頭向旁邊望了一下，然後才說道：「先進來再說吧，待小弟去叫他們！」

門關上後，軒轅子仍匿在暗處，過了一陣，他飛身躍上游家屋頂。這才知道游家的佔地從外面看來不大，其實很深。

軒轅子振衣越過院子，到後廳時，忽聽下面有人喝道：「誰？」

軒轅子心頭一跳，暗想自己雖然大意一點，以致讓衣袂在風中作响，但下面有人能聽出有夜行人至，這份耳力也眞够瞧的！

心念未了，只見屋內奔出一個只穿汗衣短袴的精壯漢子來，抬頭向上望，神情慓悍。

軒轅子大刺刺地問道：「你是誰？」

那漢子抓起一柄鋼叉，怒道：「你偷入民舍，還敢大呼小叫的？」

軒轅子索性跳了下去，恰見游老頭跟方氏父女來到，方鐵牛叫道：「神仙爺爺，你怎會在此？」

那漢子神情一變，笑道：「伯伯，你認得他？」

「他是個活神仙……嘿……昨夜若不是他……」

方小妞輕輕拉一拉父親的衣袖，方鐵牛忙改口道：「總之咱們欠這位神仙爺爺一筆人情！」

話音剛落，只見內屋走出一個少婦，雖不是國色天香，但也五官淸秀，體格剛健。「爹，妞妹，你們怎地這般便來？」

方小妞如春燕一般飛前，拉着她嫂嫂到一旁說話，方鐵牛則道：「這是羅漢小哥，是老漢媳婦的大哥！」

軒轅子向他點點頭，道：「方老哥，你既然沒事，區區便回去了！」

方鐵牛道：「若有什麼好消息，請……請神仙爺爺來通知一聲！」

軒轅子點點頭，一頓足便飛出屋外，往十三戶村馳去。

× × ×

當軒轅子回到方家時，天色經巳大亮，他見到霍小青與燕小燕垂頭喪氣，不由一呆。燕小燕搶着道：「前輩，晚輩無用，讓廖儀死了！」

軒轅子一驚，邊問邊走進房內。「他是怎樣死的？」

房內腥臭衝天，地上的那個廖儀只剩下半具屍體半具白骨！

軒轅子利那間全部明白了。「有人來偸屍？」

「是的！其實要怪的該怪晚輩，若不是晚輩中了人家的調虎離山之計，也不會如此！」霍小青簡單地把剛才的事說了一遍，「前輩，方家父女平安到達他媳婦家了吧？」

軒轅子突然想起那個綠衣人，忖道：「難道那個綠衣人便是來此殺害廖儀的人？他到紅屋村是爲了再殺第二個人，還是因爲他住在那裏？」

想到此，他心頭又猛地一跳，雙眼放光。燕小燕囁嚅地問道：「前輩，你還怪晚輩麼？」

軒轅子脫口道：「你們兩個快跟區區去！」

霍小青問道：「去那裏？」

「別問，快走！」軒轅子雙脚一頓，巳經飛出屋外。

霍小青與燕小燕也跟着出去，在後面拚命奔跑。此際天雖巳亮，但路上仍未有行人，是以還不致於驚世駭俗。六里多的路，眨眼便巳至，軒轅子雙脚一頓，身子便如木樁一般立定。

霍小青與燕小燕立定之後，不斷喘氣，軒轅子含笑帶她倆入林。「剛才區區在這裏見到一個綠衣人……」他把情況說了一次。

霍小青問道：「那人身材如何？」

軒轅子沉吟了一下。「身材粗壯，略高！」

霍小青雙眼一亮。「昨夜到方家的那個綠衣人身材也是如此！」

軒轅子大喜。「大家在這附近搜查一下，希望能抓到另一條綫索！」

三人分開在附近走了一遍，再度在樹林碰頭，軒轅子道：「你們兩個在這裏守着吧，區區去找些吃的！」

× × ×

軒轅子跑了十餘里路才買了幾斤熟地瓜。三人吃了地瓜，在樹林內守株待兔。

燕小燕忽然道：「前輩，假如那綠衣人換了一件衣服，咱們也未必認得出來，因爲這附近的人，身材大都很粗壯！」

軒轅子點點頭，忽然想起游羅漢來。「此人的耳力異於常人，除非是練過武，而且必習過內功！」他越想疑雲越盛，終於決定到游家去走一趟。

軒轅子沒有告訴霍小青去那裏，而是悄悄跳進游家。這次他十分小心，不讓衣

袂發出一絲聲音。

屋內不時傳來說話聲，軒轅子正在猶疑不決，要不要現身，忽見方小妞走了出來，他連忙現身一指封了她的啞穴，再把她拉在一邊。「小妞，你莫叫，區區有幾句話問你！」

方小妞點點頭，軒轅子解開她的啞穴，問道：「那個游羅漢在那裏？」

「游大哥已經出去了！」

「去那裏？」

「不知道，也許是去打獵吧！」

「他一個人睡？」

方小妞點點頭。「游大哥尚未成親，吶，他的寢室就在那裏！」

「隔隣那間是誰住的？」

「那一間是柴房！」方小妞詫異地道：「前輩，你問這個作甚？」

「區區沒法對你說，不過這件事，你不要告訴任何人，知道麼？」軒轅子見她點頭，又道：「現在請你到外面替我看看有沒有人來！」

方小妞出去一看，伸手向軒轅子一招，軒轅子便飛過院子，一閃到游羅漢寢室外門，一推門不動，原來鎖住，他心中更加奇怪，家內有人鎖什麼門？一抬頭，見旁邊有個窗子，便推開窗櫺，躍了進去，再把窗子關好。

光綫自天窗漏了下來，但見房內的佈置十分簡單，只有一張床，一隻几子，以及幾隻木箱。軒轅子把木箱打開，赫然見到一套綠色的衣服，色澤與楊標及廖儀的一樣！

游羅漢與廖儀等人是一夥！他現在去那裏？去通知他們的老大？他爲何不穿這套綠衣？是不是尚有一套？

軒轅子再想起游老頭今早開門時的言語及種種神態來，不由暗叫一聲：「看來這老頭完全知道兒子幹的好事，所以才賊頭賊相的四周張望！」

心念未了，忽聽外面傳來一個聲音：「小妞，你在此作甚？秀春呢？」

軒轅子認得這是游老頭的聲音，只聽小妞道：「大嫂在房內綉花，我……叔叔，我爹呢？」

「他說睏了歇一會兒，叫秀春淘米下鍋吧！」

方小妞離去之後，游老頭仍在嘮嘮叨叨，軒轅子在窗縫處望出去，只見他向前門走去。軒轅子當機立斷，悄悄推開窗子，跳了下去！脚尖再一點，已飛上屋頂，跳了出去！

他沿着牆繞過去，果見游老頭出前門，正好轉過身來，兩人幾乎撞了個滿懷，軒轅子反應快，手臂一抬，在他身上戮了幾指。

游老頭身上的痲穴及啞穴都被封住，任由軒轅子抱起奔到樹林裏去！

霍小青與燕小燕見軒轅子抱着一個人過來，都十分奇怪地自樹上躍下。前輩，此人是誰？」

「方鐵牛的親家！」軒轅子解開游老頭的穴道：「乖乖答我幾句話，便放你回去，否則教你吃盡苦頭。」

那老頭早被嚇得臉色發青。「你，你到底是什麼人？」

霍小青斥道：「現在是咱們問你，還是你問咱們？」

軒轅子問道：「你兒子去那裏？」

「我，我不知道！」

「區區已經查出他不是獵戶，而是秘密參加了一個什麼組織，而且這件事你也已經知道！」

游老頭說不出話來。

軒轅子問：「你兒子習過武？」

「是好，他十四歲那年獨個兒去打獵，被他師父收爲徒弟，帶他去了七八年，我還以爲他死了呢……後來他才回來，不過又經常出去，只是最近這一年多才經常在家……」

「爲什麼？」

游老頭結結巴巴地不肯說，軒轅子道：「實與你說了，區區若要殺你父子，實在比捏死一隻螞蟻還要容易，你最好老實一點。」

游老頭吃驚起來，臉色更青。「老漢眞的不知道他去那裏！」

「你知道什麼？」燕小燕在旁插腔：「你不老實，就別想回家！」

游老頭沉吟了一下，道：「老漢只知道他經常去一座山神廟……」

霍小青道：「在括蒼山上？」

「不是，由此向右走去，大約三四里左右！」游老頭道：「不過老漢却不知道他去那裏作甚！」

軒轅子沉聲道：「他沒告訴你？」

「他說這些事不能告訴任何人，否則後果不堪想像！」

「他今早出去有告訴你麼？」

游老頭點點頭。「他叫我小心門戶，還叫老漢……」

「叫你注意區區是不是？」

游老頭點點頭。霍小青心掛傅雨生的安危，忙不迭再問：「他去多久呢？什麼時候回來？」

「他去了好一陣子了，說可能會今日不回來……」

霍小青望着軒轅子，「前輩，你看如何？」

軒轅子道：「你帶咱們去山神廟，到了那裏便放你叵來！」

游老頭面色大變，軒轅子不管，抱起他便向右方馳去，霍小青與燕小燕急跟在後。

游老頭沿途指點路徑，不久便到了一座樹林裏，那樹林很密，前面有三棵楓樹，葉子都已變紅，十分特出，霍小青心頭一動，道：「前輩，那天羅英揚臨死前，說什麼三什麼樹的，莫非就是指這三棵楓樹？」

軒轅子道：「有此可能！」低頭問游老頭：「山神廟在樹林內？」

游老頭點頭應是，軒轅子一指戮住他的啞穴，再叵頭道：「兩位丫頭小心，提防林內有人！」

三人小心翼翼入林，忽聞一陣沙沙的脚步聲傳來，三人立即匿在樹後，軒轅子緩緩探頭出去，只見游羅漢身穿灰布衣，正快步走過來。

軒轅子向霍小青及燕小燕打了個手勢，霍小青會意，立即自旁邊走了過去，軒轅子待游羅漢走近，才突然在他的面前現身。

游羅漢一驚立即向後倒飛，軒轅子抱着游老頭追着。「你不要你父親了麼？」

「軒轅子，枉你是宇內有名的高人，用這種手段不怕讓人齒冷？」

軒轅子道：「你要跟區區放手一搏，好呀，區區可以立即放了父親。」

話音一落，霍小青在游羅漢背後出現，說道：「現在你根本就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游羅漢臉色一變，立時沉腰紮馬，擺了一個架式，道：「你們想幹什麼？」

軒轅子道：「很簡單，區區只要你帶咱們去見你們老大？」

游羅漢道：「你這問眞强人所難！」

軒轅子冷笑一聲：「不錯，正是要强你所難，你殺人時，難道你沒想過，你也是去强人所難？」

游羅漢臉色再一變，忽然抬頭問道：「你要如何才肯放我父親？」

軒轅子心頭一動，道：「見到你們老大，區區自會放他！」

游羅漢大笑。「屆時何須你放。」

燕小燕在後面問道：「爲什麼？」

「因爲放不放都是一樣，死！」

「你懷疑區區的能力？」

「不是懷疑，而是必是如此。」

軒轅子也不由大笑。「區區行走江湖數十年，却從未試過有人未曾交手，便認爲必定勝得了區區的。」

游羅漢神情冷然。「閣下年紀已不少，難道還不知道武力不足恃之話麼？能致人於死命的，絕不止武功一項！」

軒轅子不由語塞，他惱羞成怒地喝道：「區區就是不信邪，既然你認爲如此，何不帶區區去見他，說不定你還會受到嘉奬！」

「不行！老大不想見你。」

軒轅子大笑，「如此則證明是他，而不是區區怕的了！」

「任你怎樣說，也不會帶你去！」

「你不要你父親的生命？」

「假如你不愛惜自己的羽毛，而甘願殺死一個無辜者的，在下尚有何話可說！」

游羅漢言畢，索性坐在地上。

軒轅子低聲道：「你不帶區區去，可否指示一下途徑？」

游羅漢閉上雙眼，過了半晌伸手在地上寫字：「在此等下去，必有所得！」他寫畢立即把字抹掉。

再過半晌，軒轅子大聲道：「好，算區區敬你是一條硬漢，不難爲你，你帶你父親走吧！」他解開了游老頭的穴道。

游老頭跳了起來，叫道：「漢兒，快叵家去吧。」

游羅漢沉聲道：「姓軒轅的老不死，你別以爲這樣便可以在我身上釣到大魚，哼，你小心一點，就怕你過不了今夜。」

霍小青怒道：「你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待我給你一點教訓！」她倏地飛前，揚手往游羅漢臉上摑去！

游羅漢把父親一推，道：「爹，你先回去！」他把身一蹲，閃過霍小青來勢，順手回了一拳！

霍小青左臂一沉，把游羅漢的拳頭格開，不料他反應極快，順勢又踢來一脚！

這一脚毫無先兆，待霍小青發覺，已來不及招架，只得頓足躍起閃開，雖然她身在半空，但游羅漢並不乘機攻擊，反而拉着他父親，向後急退。

霍小青大叫一聲：「那裏逃！」飛身追上！

軒轅子道：「丫頭，算啦！」

豈知游羅漢回頭道：「賤人，今日若只是我與你，必跟你見個高低。」

霍小青聽了軒轅子的話，本來已有意放他一馬，奈何被他一聲賤人，罵得心頭火起，喝道：「今日不打你誓不爲人！」

游羅漢因爲拉着父親，讓霍小青幾個起落便已追上。

「看打！」

游羅漢推開父親，回身格開霍小青的拳，但霍小青一招未了，第二招又生，左掌一圈，橫掃而來了。

游羅漢身子一蹲，却料不到霍小青的右手化拳爲掌，倏地一沉一橫，「吧」的一聲，在他臉上摑了一巴。

游羅漢大叫一聲，右手一格，反抓霍小青的手臂，霍小青後退一步，游羅漢手指只沾及她的袖管，隨即一個後翻退開來。「賤人，錯過今日少爺必來報此一掌之恥！」

霍小青臉上神情甚是奇怪，擧步欲追，游羅漢回頭之際，目光一瞥間，飽含殷望之色，她不由呆了一呆，恰好軒轅子趕到，橫在她前面。「丫頭，我說過要放他走，你若要教訓他，改天吧！」

霍小青對着游羅漢的背影，大聲叫道：「下次再讓姑奶奶碰上你，教你再吃幾巴掌。」

游羅漢不敢再逞强，急步而去，軒轅子望着小青，突用「傳音入密」的功夫問道：「丫頭，他塞了什麼在你袖管內。」

霍小青輕聲道：「前輩，你好眼力，」她手掌一翻，只見上面有一團紙，軒轅子把其解開，却是幾顆黑忽忽的小藥丸，紙上有字：含在口中解百毒！

兩人對望一眼，都甚是詫異，軒轅子一怔之下，把紙放進懷內，霍小青問道：「他值得相信麼？」

軒轅子道：「咱們進入樹林再說吧！」他沉吟了一下，反問：「丫頭，你認爲如何？」

「晚輩不敢說……不過他剛才那目光好奇怪……似乎沒有惡意。」

「區區也有此感，而且他好像在提醒咱們，今夜此處有事發生，區區準備相信他！」軒轅子說罷，拋了一顆藥丸入嘴。

那藥丸入腔即有一股淸香，軒轅子運氣行了一周，說道：「藥丸沒毒！」他分了霍小青一顆，又分了燕小燕一顆，到樹林外，他忽道：「咱們在林外歇息吧！」

他不管霍小青與燕小燕便席地坐下。

怪物再現

太陽逐漸向西墜下，終於藏在山後，發出黯淡的紅光。

大地蒼茫，林內的鳥兒吱吱喳喳地叫着，軒轅子睜開眼來，精神煥發，他轉頭一望，只見霍小青與燕小燕也坐在他旁邊，燕小更要是倚樹睡着了。

「丫頭，醒來吧。」

霍小青經過休息，也是疲勞盡失。「前輩，下一步如何請您指示。」

軒轅子先傳音道：「把藥丸含在嘴內！」却故意大聲道：「進去看看再說。」

三人入了樹林，光綫有點暗，但這樹林雖然密，面積却不大，走了一陣，便看見一座小廟，他們走近，但見牌匾已不見，門上的漆都剝落。

軒轅子推開廟門，那廟不很大，一切都很殘舊，連神龕的神像也已倒塌，但神枱却仍能使用，地上也頗爲乾凈。

「嘿嘿，原來神像倒了，還有人來上香，今夜咱們便在這裏過夜吧！」軒轅子抬頭望向橫樑，樑上灰塵舉目皆是，但却肯定沒人藏在上面。

軒轅子把門關上之後，輕聲道：「此處很可能是他們出入之地，你倆可得小心一點，把藥含了沒有？」

霍小青與燕小燕都點點頭，軒轅子拾了一塊紅磚，在地上敲打，廟內的地也是紅磚的，「篤篤」的聲音，十分單調，但聽來却沒一絲空調，這證明下面沒有地下室或密室之類，除非地下室與地面的距離很大。

霍小青道：「也許機關是在廟外。」

燕小燕忽道：「咦，好奇怪，這裏的神像已經倒塌，但香爐上仍然有香，而且香爐放得很端正！」

「此處總之有問題，大家都小心！」軒轅子道：「由現在開始，不要說話！」

時間如水流逝，但等待却是最慢的，好不容易才挨到月至中天，她偏生又讓烏雲掩住，大地頓時一暗。

軒轅子盤膝運功調息，耳力特別靈敏，忽地聽到一個整齊而劃一的聲音，這聲音一下一下的，十分奇特，教人猜不出是什麼東西在攪鬼。

那個聲音向小廟接近，軒轅子緩緩散了功，傳音道：「那話兒來了？」

廟門本來已不大安穩，此刻更似在風中顫抖，軒轅子倏地長身而起：「有種的便自己進來吧。」

話音一落，廟門忽被人推開，只見外面黑壓壓的站了好些人，這些人的模樣與霍小青及燕小燕在括蒼山義莊所見的一模一樣！

剎那間，驟然見到這許多怪物，兩人都不約而同發出一道尖叫。

軒轅子自地上躍起，雙掌一引，發出兩股罡風，前面那兩個怪物也同時揚起掌來，可是軒轅子掌風一至，那兩個立即似喝醉酒似的後退，幸而背後的其他怪物，把他們擋住，否則將彈去更遠！

軒轅子喝問道：「你們這些怪物是什麼東西，快叫你們老大來！」

怪物不發一言，只是不斷地湧進廟內，燕小燕呻吟似的道：「快！快把牠們趕掉！」

霍小青閃身站在她前面，道：「不用怕！」

軒轅子大喝一聲：「站住！」

這一叫如同平地起了個焦雷，震得霍小青與小燕雙耳嗡嗡亂响，但那些怪物却恍似無聞，仍然慢吞吞地走進廟。

軒轅子運上七成眞力，雙掌推出，再度湧出兩股掌風！

「蓬蓬」兩聲，兩個怪物吃他掌風一激，立即向後拋飛，撞及其他同類，滾落地上。

殺鷄可以警猴，但對這個東西來說，却毫無作用，依然向廟內的人撲去。霍小青也動了手，軒轅子大怒，道：「你們既然不怕死，便休怪區區心狠手辣！」

這次他遽下殺手，掌翻脚踢，「砰砰」兩聲，兩個怪物未曾近他的身，便已倒地。

燕小燕忽然叫了起來：「看，他們又爬上來了。」

軒轅子目光一掠，果然見到剛才吃他掌風激到的那兩個怪物，正艱辛地自地上搖搖幌幌地站了起來，他心中也是一愣，須知武林中的高手吃他七成眞力的一掌，也沒法動彈分毫！

這些怪物到底是人是鬼，還是山魈妖怪。

霍小青也運上眞氣發掌，空氣中立即帶來一股寒意，那些怪物毫無所覺，被打倒的爬上來，被擊退的繼續戰鬥，前仆後繼，悍不畏死的精神眞令人吃驚，更有殺不勝殺之感。

到了後來，燕小燕自己也得動手了，可是那只是一種求生表現而已，軒轅子那等功力，尚且沒法奏功，何況是她。

「前輩，快離開這鬼地方吧，」燕小燕聲音似哭：「早知如此，我寧願留在水晶宮內了！」

霍小青則道：「前輩，咱們還是先出廟吧，在外面起碼進退由我！」

軒轅子道：「好，你們先由後窗出去吧，區區殿後。」他身子一移，跟霍小青一道禦敵。

霍小青道：「小燕，你先出去。」

燕小燕跳起，拍開窗子，雙手在窗台上一按，竄了上去，外面一片漆黑，好像藏了無數的妖怪，燕小燕咬緊牙關跳了下去。

軒轅子掌脚齊施，那些怪物都無法接近他，不過牠們倒地之後，又再度爬起來，若說貓有九命，而這些東西更加令人恐懼，因爲牠們根本沒有生命。

霍小青邊打邊問：「前輩，您遇過這種事否？」

軒轅子苦笑一聲：「聞未所聞！」

「你看他們是人還是鬼？」

軒轅子臉色一變，答不出話來，那些怪物皮膚黝黑，好像是被火燒焦，若平常人燒傷的程度如此嚴重，必死無疑，但牠們却好似反而得到永生！

由於皮膚黝黑，因此襯得眼白及牙齒，格外地明亮，也更添幾絲恐怖，而更令人難受的，是牠們自喉管中發出來的嘶嘶聲。

軒轅子奮力震飛兩個怪物，那兩個怪物把同伴撞得東歪西倒，軒轅子立道：「丫頭快走！」

「你呢？」

話音一落，外面忽然傳來燕小燕的尖叫聲：「宮主，快救我！」

「什麼事？」霍小青不及細想，雙足一頓，自窗子射了出去。

軒轅子忙問道：「丫頭，外面又有怪物？」

霍小青的聲音自窗子傳了進來：「不錯，有五六個！」

軒轅子猛吸一口氣，連發三招，把那羣怪物迫退，然後射出山神廟！

月兒尚在烏雲中，四周黑暗，只靠微弱的星光分辨景物，那些怪物雖然不怕死，但行動遲鈍，視力亦不甚佳，在面積狹窄的小廟內尚可發揮威力，一旦在空曠處，便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

霍小青道：「前輩，咱們走吧！」

軒轅子心頭一動，忽而想道：「這丫頭一直關心小傅的安全，怎地忽然提出離開的要求？」

他心念未了，霍小青已經拉着燕小燕的手走了，軒轅子沒辦法，只得邊戰邊退，跟着霍小青出了樹林。

「丫頭，你怎會改變主意？」

「打死那些怪物又有什麼作用？咱們不如躲在一旁，暗中跟踪他們？」

軒轅子在自己的大腿拍了一下，道：「對啦，區區爲何想不起呢！咦，他們好像沒有跟來！你們在此等等，區區進去看看！」

他幾個起落重回山神廟，可是却已不見了那些怪物！這件事着實令人感到意外，軒轅子立即認爲怪物似是由另一端出樹林，是故他直飛過去，再七個起落，又出了樹林，仍不見那些怪物！

軒轅子立即沿着樹林走動起來，走了半圈，已來至與霍小青分手的地方，可是這次軒轅子連面色都變了，霍小青與燕小燕在這瞬息不見了。

「丫頭，霍丫頭！」軒轅子有點狂亂，急飛幾丈，又倒飛了回來，向山神廟馳去。

廟內一切如常，只有一些打鬥過的痕跡，軒轅子取出火摺子來一照，什麼也沒有，更是急怒攻心，他從未試過這般窩囊的。

剎那間，只聽他長嘯一聲，在樹林中狂飛。「這樹林一定有地道！但地道在那裏？」

軒轅子終於逐漸平靜下來，仔細推敲起來，前後他又再來至與霍小青分手的地方，火摺子再度亮起，軒轅子看了一番，便發現泥地上有一個箭咀！箭咀向左，軒轅子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這個箭咀是不是霍小青留下的？

再看那「筆劃」的粗幼，跟一根手指頭差不多，軒轅子假設此乃霍小青留下的，那麼她爲何留下此箭咀？是否因爲發現敵踪？

她爲何不發聲通知自己？她發現的是人還是怪物？

這些問題他都沒法清楚，不過霍小青還能留下箭咀，證明她的情況必不太壞！

軒轅子目光灼灼地向四周圍掃一下，不見有其他人，便循着箭咀的方向走去。

他走了幾丈，都不再見到有第二個箭咀，而且此處地上的野草一叢叢，地上若有箭咀或其他圖案，都甚難發現。

夜風吹來，火光搖幌，軒轅子頗有不知何去何從之感，他忽有失敗的感覺。

箭咀不復見是自己找不到，還是霍小青來不及再劃？更或者是她已遭到不測？

極目望去，一片漆黑，軒轅子吸了一口氣，決定在這附近找尋一下，起碼他相信那些怪物的突然消失，必是因爲另有秘道！

霍小青被他們捉進秘道？所以她才沒有第二個箭咀？

一想至此，軒轅子又緊張起來，雙脚運勁，故意頓地，他邊走邊查看地上，又不斷用足頓地，不知不覺又走進樹林。

一陣夜風吹過，樹枝幌動，樹葉沙沙作响，軒轅子無意中抬起頭來，發現面前有一棵楓樹！這剎那間，他突然想起羅英揚臨死前的話來。

秘道出入口不是在山神廟，而是在三棵楓樹的範圍內！

軒轅子作了這個推測後，便開始打量那三棵楓樹的位置，這三棵楓樹距離差不多，略作三角形，左右兩旁的比較突出，中間那一棵則巳長在樹林內，不過因爲葉色不同，很容易辨認。

軒轅子略爲辨認了一下，便走近那三棵楓樹的中間，目光一落，便見地上又有一個箭咀！

身入虎穴

軒轅子心頭大喜，立即蹲下仔細觀察，原來這不是箭咀，而只是一個「一」字，換而言之，沒有固定的方向，很可能在前，亦可能在後。

雖然如此，但軒轅子仍然甚是高興，因爲總算有了一條綫索。

他舉起火摺子在附近找尋了一陣，又有所發現：地上有個×。

這是什麼意思？是表示那個一字的方向錯了？還有一個問題尚待解決，因爲由第一個箭咀，到第二個一字，再到這個×字，是不是同一個人所留下的？而此人是不是霍小青或燕小燕？

軒轅子先抬頭向四周看了一下，再低頭望着那個×字，他大胆假設霍小青留下這個符號的目的，是要向自己表明出口就在此！

軒轅子心念至此，立即低頭仔細檢視起來，只見×字附近有一叢野草，佔地約有三四尺見方，而草經巳枯黃。這個地方是最值得懷疑。

那叢野草生得很密，夜風又大，火光不停地搖幌着，視覺大受影响，軒轅子一怒之下，索性把火摺子湊近，把草燒着。

野草燒了一陣便成爲灰燼，可是却有幾根「草」屹立不倒！

軒轅子一怔，把火移近，這才發現這是用金屬做成的，由於色澤及形狀差不多，所以望之似草，這幾根「草」長在這裏當然有蹊蹺，因此軒轅子一顆心立即怦怦亂跳。他吸了口氣，把眞氣佈滿全身，然後伸出右手抓住那幾根「草」向上一拔！

一拔之下，一塊三尺半見方的「地」應聲而起，軒轅子探頭一瞥，只見下面是個黑忽忽的洞口，他心頭狂跳，把「地」放在一旁，火摺子移近，這才知道泥土之下，是一塊鐵板。

洞下有一道石級，約有十來級，離地丈餘，軒轅子藝高胆大，把雙脚伸了下去，再慢慢走下去，到了地底，才發現前面是一條通道，不渦通道極短便拐彎。

軒轅子想也不想便走了過去，拐彎後的通道只有丈餘，又向另一端急轉，軒轅子閉住呼吸前進，地道的通風設備頗佳，完全沒有氣悶的感覺。

到了盡頭，地道又再一個轉彎，不過這次却隱隱見到有火光透出。

軒轅子連忙吹熄了火摺子，再躡手躡脚前進。地道再經過兩個彎之後，不但寬濶了，而且長了很多，上下左右都是用麻石舖砌的，雖只有兩根松枝在燃燒，但已把地道映得一片光亮。

軒轅子這知道建造地道的人，爲何在入口那一段，故意將地道弄得彎來曲去，原來是怕光綫外洩。

由此可見地道主人的智慧，軒轅子不禁心生警惕之心。

放眼天下武林，可以與軒轅子頡頏的，只有鳳毛麟角的幾個，但誠如游羅漢所言，能殺人的，絕對不止武技一項！

此處主人不但聰明狡猾，而且佔盡天時地利人和，更何況那些怪物，根本殺之不死！

地道長約二十丈，到了盡頭，又有一條橫在前面，變成丁字形，軒轅子探頭一望，奇怪的是，地道仍有火把，却不見有人，他猶疑了一下，向左邊走去。

這一次，走到盡頭，並無其他岔道，軒轅子快步走回去，行向右邊那一條，這一條的盡處旁邊有一道只有丈餘的地道，其實更像是一個室。

軒轅子小心翼翼地走過去，伸手在牆上敲打，忽然「刷」地一聲，上面飛下一道鐵閘，把軒轅子困住！

軒轅子吃了一驚，下意識地轉身拍出一掌！

「蓬」的一聲，掌風擊在鐵閘上，發出一道震耳欲聾的响聲，那鐵閘絲毫無損，反而把軒轅子雙臂震得發麻！

這刹那間，軒轅子心情之沮喪，實在前所未有，他竟然一屁股坐在地上！

鐵閘嚴絲密縫，軒轅子用掌輕輕拍了幾下，鐵閘上的回音甚實，證明很厚，他仍不心息，雙掌按在閘上，用力推去，他把眞力提至八成，仍不見功效，不由頹然停止。

就在此刻，鐵閘忽然又「刷」的一响，一塊巴掌般大小的鐵板移開，露出一個小洞，軒轅子立即把眼睛湊前，可是那洞實在太小，可見的範圍甚爲有限，他什麼也看不到。

一個尖細的笑聲忽然响起：「大名鼎鼎的『儈道俗三神』之一的軒轅子，威鎮天下，想不到如此膿包，眞令人失望！」

軒轅子又愧又怒，立時問道：「你是誰？」

那人顯然就站在小洞附近，大概他貼近鐵閘，所以軒轅子看不到他。

「我爲何要告訴你？」

軒轅子一呆，隨即便大笑起來，那人顯然也是一怔，忍不住問道：「您在笑什麼？」

「你連姓名也不敢公開，大概對區區怕得要死！」

那人怒道：「就算你有通天的本領，把你困上十天八天，不把你餓死，也把你渴死，我怕什麼？」

「你若不是怕我，便是對自己沒信心，對這副鐵閘沒信心，生怕會讓我脫困出去，找你報仇！」

「找我報仇？」那人又是一陣大笑，「我會怕你報仇？簡直笑話！」

「你有什麼本領？」

「我起碼有十種八種足以令你死亡的本領，可以隨時施展出來。」

「何不現在試一試？」

「像你這種人，留着用處可大哩！」

軒轅子一怔，反聽那人又道：「殺死你，簡直是暴殄天物，我要把你改造，成爲一個只聽我命令的『活死人』！」

軒轅子心頭一跳，脫口道：「什麼是『活死人』？」

「你已見過！」

軒轅子立即想起山神廟內那些怪物，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那些是人？」

「不錯！正是我的傑作！」那人得意洋洋地道：「只須三個月的時間，你也會變成他們中間的一份子，嘿嘿，我有了傅傑雨生，再加上你，天下還有什麼令我害怕的！天下還有什麼事我辦不到的？」

軒轅子不知他有什麼霹靂手段，心頭有點忐忑，但想到他志在利用自己，便稍爲放心，又掏出一顆藥丸放在嘴中，心中立即忖道：「不知霍丫頭如何……」

心念未了，那人問道：「嘿嘿，你害怕了吧，爲何不作聲？」

「剛才你們是不是抓了兩個姑娘？」

「不錯！多謝你關注，她們將會陪我渡過寂寞的歲月！」

「你既然有這許多種手段對付我，那你還怕我什麼？爲何不敢把姓名公開？」

那人沉吟了好一陣才道：「告訴你，你也不知道！因爲我本是個無名小卒！」

軒轅子故意長嘆一聲，語氣充滿可憐的味道：「可惜我不是無名小卒，臨死還不知道敗在何人手中，教我如何心服！」

那人哈哈大笑。「你越是有名，我越是高興！好吧，念在你即將爲我立功，便破例告訴你吧！本洞主姓康，單名一個淵字！」

「康淵……」軒轅子輕聲唸着，覺得此名果然毫無印象。

「嘿嘿，你當然未聽過，因爲我只是少林寺的一個燒火頭陀！」

「哦！原來你出身少林寺！」軒轅子對此大感詫異。「大概犯了清規，所以才會……」

「錯了！」康淵冷冷地道：「我當頭陀只是爲了混進少林寺，混進少林寺，只是爲了學武！」

「那你武功必有所成！」軒轅子不斷拖延時間。

「並非如此！」康淵不知是否長期抑鬱的關係，一打開話盒子便滔滔不絕。他咬牙道：「少林寺的和尚自私得很，寺規又嚴，等級分明，我只是一個燒火頭陀，根本沒有機會學到上乘的武功，來來去去，不是羅漢拳，便是伏虎拳！」

「那是什麼原因迫使你離開少林寺，便是因爲學不到武功？」

「後來我終於學到少林的達摩內功心法，便悄悄下山，以爲有了內功心法，要練成絕世高手已不難，唉，豈知到後來才

知道這少林達摩內功心法，並不是甚麼了不起的絕世武功，但我又不肯再上少林，幸而後來我在無意中檢到一本草藥寶鑑，對藥物產了興趣，便改道鑽研藥物，後來知悉藥物殺人比以武功殺人更加乾淨俐落，輕鬆省事，練勁便更加大了！」

「那些怪物——你說的『活死人』吧，他們不是被燒傷的，而是因爲吸過你的藥？」

康淵大笑。「你若不是還有幾分聰明，我也不肯與你交談！」

「這些『活死人』有什麼奇特的地方呢？」

康淵笑得更歡，說道「我不相信你不知道！」

「那你有什麼目的？」

「我要建立另一座少林寺，成爲武林的新盟主！」

軒轅子笑道：「跟你有同樣的大志的人，區區知道的就已不少，可惜沒一個成功！」

康淵聲音一變。「你莫忘記你現在的處境，你今生根本已沒有希望和機會再『完整』地出去！」

「好好，算區區怕你……嗯，你們爲何要把無勇無謀的晏衞祖殺死？」

「因爲他是我所僱用的，他違反協定，自然得死！」

「他違了什麼規章？」

「哼，我會這般傻告訴你麼？」可是話剛出口，康淵又立即改口：「告訴你也行，他是我託游羅漢僱他到義莊看守的，那夜他讓兩個陌生人入住，犯了協定，所以便得徵戒他！」

軒轅子怒道：「你不認爲太過份？」

「過份？他家是我出錢建給他的，那義莊有一個重要的出入口……」

軒轅子脫口問道：「爲何咱們找不到呢？」

「出入口在棺材下面！」

「難怪！」軒轅子再問：「你們怎會看上晏衞祖？現在他家人是否都已遭到毒手？」

「我知道那姓霍的曾經來這裏找過晏衞祖的下代，生怕秘密外洩，所以限期要他們暫時離開！你不發覺他家的佔地及建屋材料都比別人好麼？」

「井內乾坤！你們拿他做擋箭牌，奇怪的是晏衞祖怎肯與你們合作！」

「因爲他不知道我的手段，而且我有好處給他，有什麼不肯的！」

「你有野心是閣下的事，但攪到那些無拳無勇的百姓頭上，便太過份了！」

「一將功成萬骨枯，你難道未聽見這句話？我手下的二十多個『活死人』，他們本來何嘗不是有生命的？」

軒轅子問：「現在他們已沒生命？」

「若無性命便不叫『活死人』了！」

康淵吃吃笑道：「將來你便知道！」

「你若是有種的便放區區出去，區區單臂讓你，你若能贏得了區區一招半式，便……」

「簡直是痴人說夢話！」康淵話音一落，只聽「啪」的一聲，鐵閘上的小洞已閉起，軒轅子心頭一寒，重新坐在地上，他耳朶靈敏，聽到一個輕微的脚步聲，正在迅速向遠處移動……

× × ×

軒轅子坐在地上，只過了一陣，他便覺得好像有三天三夜般長。他行走江湖數十年，早期曾經嚐過失敗，但從未遇到如今的景況，一籌莫展。

鐵閘上的一小洞又再打開，他只見到一條管子探了進來，管子噴出一股乳白色的烟。刹那間軒轅子便明白了，他們要用迷魂烟使自己暈倒，然後再施以其他手術，把自己製成「活死人」！

他嘴裏含着游羅漢所贈的藥丸，不知功效如何，只得閉住呼吸，裝作抵不住的樣子，蜷臥在地上。

一忽，室內已充滿白烟，鐵閘「啪」的一响，那小洞又再關上。由於四周圍的縫隙極小，是故那些白烟極難散去。

時間流逝，眨眼已過了兩三頓飯的工夫，但白烟仍然盈室，軒轅子心頭打鼓：「假如游羅漢的解藥無效，區區這次不得翻身矣！」

又過了一陣，他再忖道：「遲早都要換氣，如果這藥沒效，暈倒令人擺佈也是遲早間之事，罷罷，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他輕輕呼吸起來，只覺白烟入鼻，沒有一絲味道，他再閉住呼吸，那白烟已進入他體內好一陣，仍沒有反應，軒轅子大喜，不由生了一絲希望。

再過三盞茶工夫，鐵閘又「啪」的一响，一個人道：「洞主，那老不死的，好像已暈倒！」

康淵的聲音雖然較小，但軒轅子仍然聽得清楚：「提防他使詐！吃過午飯再放他出來！」

「是！」鐵閘又「啪」的一聲關上。

軒轅子暗叫一聲：「好狡猾的傢伙！」伸手入懷摸一摸藥丸，尙有兩顆，估計可以支持到中午，這才略爲定心。

由此至中午只有兩個時辰，但對軒轅子來說，實有渡日如年之感！但儘管他覺得難過，時間仍然依當地溜過，終於聽到「刷」地一聲，鐵閘升了上去。

白烟迅速散去，軒轅子仍然不動，假裝昏迷，他心中暗暗禱告，希望康淵也在旁邊。可惜他只聽到兩個呼吸聲，證明附近只有兩個人，而這兩個的一開腔，他便失望了。

「老丁，咱們把他抬進走『更生洞』去吧！」

另一個說道：「好吧，俺抬頭，你抬脚！」

那兩個漢子一個抬頭，一個抬脚，把軒轅子扛起，由地道走去。軒轅子生怕功虧一簣，不敢睜開眼睛，是以不知道情況。過了一忽，又聽到「刷刷」的聲音，他憑常識判斷是在開放機關。

又一陣，又聞「刷刷」的聲音一共是三次，才停了下來，軒轅子估計此地的範圍較大，而且設備也頗完善。

那兩個大漢把軒轅子放在一張石床上，喘了幾口氣，老丁便問：「要不要通知洞主？」

「不用了，洞主在午睡，他只吩咐咱們再給他敷上『五腑痲木』靈藥！」

老丁問：「敷在鼻上？」

「藥在櫃內，你去拿吧，敷上這種藥

，兩個時辰之內，用刀割他的肉，用針挑他的筋，他也不知道疼痛！洞主對他好像還不錯嘛！」

老丁道：「就是嘛，我也有點奇怪，乾脆只點住他的痳穴，用牛筋把他縛在石床上，還怕他反抗得了麼！」

軒轅子再也忍不住了，悄悄睜開一絲眼縫，只見此處乃一間石室，丈半見方，入鼻便是一股嗆人的藥味。石室內有幾隻櫃子，一張高几，再來便是自己躺着的石床，室內不見有窗有門，也只有那兩個漢子。

軒轅子悄悄運一運眞氣，悄悄戮出一指，一縷指風湧出，射在老丁的腰上，老丁便不能動彈了！

另一個不耐煩地道：「老丁，你作甚？操你娘的，誰跟你開玩笑，快把藥拿來，弄好之後，咱們去賭兩手！」他伸手去扳老丁的肩膊，老丁如滾地葫蘆般跌倒地上，那漢子不由驚呼一聲！

軒轅子在床上飛起，一把便抓住那漢子的肩膊，再一指戮了他的啞穴，那漢子做夢也想不到，軒轅子在這種情況下，還不暈迷，如木頭人一般，任由軒轅子擺佈，直至他被軒轅子封住啞穴，才抖了一抖，張口欲言，却已發不出聲音。

「不准你叫，否則便殺死你！哼，半天功夫便想迷倒區區，眞是做夢！告訴你三天三夜不呼吸，區區仍能活！」

那漢子一張眼睛睜得比鴿蛋還大，軒轅子索性再嚇他。「嗯，你不是要點住區區痳穴，然後施手術麼？不如讓區區試試你！」

那漢子身子猛抖，眼光露出乞憐之色，軒轅子沉聲道：「要我放過你也行，你得乖乖答我幾句話！」他見那漢子臉有猶疑之色，又道：「你不敢答話的原因是怕受到懲罰？」

那漢子拚命點頭，軒轅子又道：「但你可曾想過，如果你不答區區的話，你現在便得死！而且你大概不知道區區有一種刑罰是看不到的，但其難受之處，肯定更在康淵的之上！」他不再打話，就戮了他幾指！

那漢子起初還沒怎樣，但過了一陣便用力掙扎起來，軒轅子放了他，只見他喉管中啊啊作响，雙手不斷到身上撕抓！

軒轅子隨即又解了他的穴道，那漢子立即坐在地上，不斷地喘氣，這一瞬間，他好像跟人厮打了一年般，當他再抬起頭來時，雙眼流露的，已全是驚恐之色。

「如何？這滋味不好受吧？起來！」軒轅子一把把他拉起，「聽着，第一件，康淵的寢室離這裏多遠？」他把他的啞穴解開。

「他……他的寢室離此不遠，但他的門我不懂得開……」

「誰懂？」

「只有洞主他懂！」

「第二件，前天讓你們抓住的傅雨生呢？那個身材十分高大的，現在何處？」

漢子向左一指。「在隔壁的『更生洞』中！」

軒轅子身子一抖。「他已經接受了手術？」

「是的，是在昨日……」

軒轅子大怒，摑了他一巴掌，那漢子叫了一聲，却不敢回手，軒轅子心頭泛上一絲歉意。「第三件，昨夜被你們抓來的那兩個女子呢？」

「在右邊！」

「也做了手術？」軒轅子連聲音也變了。

「還沒有……她們還未醒來！」那漢子怕又要被打，答得很是詳細。「中了咱們的迷魂藥，最快也得要一日一夜才會醒來！」

「你們沒有解藥？」

「有有！不過後來您又來了，洞主說等料理了你之後，才去……反正那種迷藥，除了令人暈迷之外，對身體無害！」

軒轅子想了一下，再問：「那些『活死人』眞的打不死的麼？」

「聽說是如此，但洞主承認還未完全成功！」漢子道：「他們怕水怕火，其實也還有辦法……」

「快說！」

那漢子十分機警，立即問道：「我說了之後，你便放我？」

「等我殺了康淵，便會放你！」軒轅子道：「他在你們身上下了毒！」

那漢子點點頭。「假如咱們反叛他，他便會把咱們製成『活死人』！」

「活死人是如何製造的？」

「我們都不太清楚，不過我跟洞主較久，多少聽到一點口風，洞主對藥物極有研究，他前年成功地研製了一種藥，只要把這些藥直接輸入肌肉及筋內，身體便會起變化……」

「變成黑色的？」

漢子點了點頭，道：「不止如此，只要是被施法的人，再沒有疼痛的感覺，但反應便慢了，不過五臟的防禦功能會增强，這便是他們不死的原因！其實只要打中要害，比如胸膛、背心等部位，他還是會死的！」

「那麼做『活死人』便很痛苦麼？你們都這般害怕！」

那漢子臉上閃過一絲懼色。「當然囉，所謂活死人便是除了吃飯拉矢之外，什麼也不會想，也不會做，看他們的神情，也知道他們很是痛苦，大概喉管給藥物弄壞了，連話也說不出來，做人還有什麼意思？」

軒轅子冷笑一聲：「現在你們便活得很有意義麼？」

那漢子羞慚地低下頭，軒轅子續問：「康淵如何控制那些『活死人』？」

「他要使喚他們時，會先給他們吃一種藥，然後他身上又藏了另一種藥，那些『活死人』嗅到他身上的那股子藥味，便聽他的指揮！不過每次藥效只有兩個時辰！而三天才可以施一次！」

「爲什麼？」

「這個我便不知道了！」

軒轅子再問：「游羅漢跟你們洞主很久？」

「不，他才加入本洞三四年而已，他連洞主叫什麼名字也不知道哩！不過他的武功，除了洞主之外，算他最高！」那漢子嘆了一口氣。「武功高又如何，最後還不是栽在洞主手中！」

「第四件，此洞除了那些『活死人』之外，還有甚麼厲害的東西？」

那漢子搖搖頭。「少說活死人，咱們洞主滿身是藥，便已不好對付！」

「有沒有甚麼辦法可以對付他？」

那漢子想了一下，道：「除非一開始便能制住他，但這個談何容易！」

「如何不容易？」

「因爲他身上所穿的衣服，刀槍不入，聽說是用什麼天山雪蠶絲織的！而且衣服藏滿了毒藥！」

「何不用掌風對付！」

「已有人試過，但是掌風一起，康淵只受到輕傷，那個發掌的人已死在他毒藥之下！」

軒轅子想了一下，喃喃地道：「其實他並不太可怕！」抬頭問道：「你們之間武功最高的便是游羅漢？」

「不錯！」

軒轅子暗忖道：「游羅漢的武功看來與霍丫頭還有一段距離，唔，他爲何只找些武功低微之人充當手下？嘿嘿，一定是他本身的武功也不濟，却怕手下武功高制服不住……」

那漢子忽然道：「大爺，假如能夠使洞主不穿衣服，那麼他便不可怕了！」

「你既然知道，爲何不反抗？」

「一來我武功低微，二來身上還中了他的毒，三來根本很少見到他，再說我父母兄弟都受他控制！大爺，我也是沒可奈何的呀！」

「你們一共有多少人？」

「只有五六十個而已，不過在這裏的大約只有四十個左右！」那漢子道：「沒事他們都在房內！」

「你叫什麼名字？」

「小的叫蔡玉清。」

「好，你現在打開門，帶我出去！」

蔡玉清道：「沒有洞主的鎖匙，不能出去！」

軒轅子大吃一驚。「如此說來，咱們豈不是一直要在這裏等他？」

蔡玉清囁嚅地說道：「也可以到外面去……」

軒轅子盯了他一眼。「你不是說要有康淵的鑰匙麼？」

蔡玉清苦笑一聲：「我是指到上面去的？」

「他要睡多久才醒來？」

「大半個時辰！」

「帶我到隔壁去！」

蔡玉清在牆上撫摸了一陣，一道石門開了，他探頭到外面看了一下。「外面沒人！」

真相大白

軒轅子跟他走了出去，蔡玉清很快又又在地道的石壁上「推」出一道門來，軒轅子又跟在他後面閃了進去，那是一條地道。

這地道很短，蔡玉清得意地道：「能夠開這間石室門的人還不多哩！」他在牆上弄了一陣，又一道門被推開了。

軒轅子快步走進去，只見霍小青與燕小燕睡在床上，呼吸均匀，雖然不施脂粉又着男人的衣裳，但仍掩不住美人春睡的美態。

軒轅子見霍小青的睫毛動了一下，便笑罵道：「丫頭，還不給我起來！」

霍小青與燕小燕歡呼一聲，立即在床上跳了下來。「前輩，你爲何到現在才來？我還以爲你看不到我留下的箭咀哩！」

「丫頭，你很聰明！」軒轅子目光露出讚賞之色，「但區區也不蠢，不過一進來，便中了機關，幸虧區區機智……」他忽然想起這全是游羅漢幾顆藥丸的功勞，不由住口。「咳，你們怎會來此？」

燕小燕搶着道：「昨夜你剛進入樹林，便有一股白烟在咱們身後吹了過來，晚輩開口，宮主揑了我一下……」

霍小青接道：「我認爲這必是這干人的勾當，心想反正嘴裏含了藥丸，便冒險試一試，說不定可以混進賊窩，便可以救出傅大哥了，而當時又沒法通知你，便以一邊裝作被迷倒，一邊便以指劃地！」

「丫頭，你眞是又大胆又聰明，霍青龍有孫如此，他在九泉之下，該瞑目矣！」軒轅子道：「區區也幾乎尋不到，因爲那個箭咀所指的範圍極大，而你留下的暗記又太小！」

霍小青紅着臉道：「晚輩讓他們抱了起來，做不了手脚嘛！」她指一指蔡玉清，「前輩，你跟他……」

「他叫蔡玉清，是這裏的人！」

蔡玉清詫異地問道：「姑娘，你們怎會醒來？啊，你們有解藥？」

燕小燕剛想答他，軒轅子忙道：「咱們若沒有幾分把握，怎敢跟康淵作對！」

蔡玉清噓了一口氣，道：「如此小的便放心了！不過，大爺，咱們洞主快醒來了……」

霍小青道：「快先把傅大哥救出來再說！」

蔡玉清苦着臉道：「他那邊的門，小的不懂開！」

「你敢騙姑奶奶！」

「眞的！」蔡玉清叫起撞天屈，「我若有一句假的，便教我不得好死！」

軒轅子怕她知道傅雨生的情況而影响心情，便立即道：「那個康淵看上你倆，他一身都是毒，尤其是那件衣服，不但有毒，而且更加刀槍不入！你倆千萬要小心啊！」

燕小燕問道：「前輩，你要咱們怎麼辦？」

「睡在床上仍然假裝暈迷，希望他來時，能够一擧而制服他！不過千萬莫冒險！區區跟蔡玉清到隔壁去找他！」

霍小青問道：「有事時怎樣開門出去呢？」

蔡玉清立即教導她，霍小青冰雪聰明，一學即曉。蔡玉清與軒轅子返回『更生洞』，軒轅子便躺在石床上，他示意蔡玉清向老丁陳明利害，蔡玉清自然沒反對。

老丁表示願意跟蔡玉清一道，軒轅子便解了他的穴道，道：「待我制服了康淵，便迫他拿出解藥，以後你們也不用再受他脅迫！」

過了一陣，康淵仍然未來，三人都甚是焦慮，老丁問道：「會不會讓他看出破綻？」

蔡玉清道：「他又不是神仙，怎會知道？」話雖如此，他說話的聲音巳發抖，任何人都聽得出他心中驚恐之程度，絕不小於老丁！

軒轅子道：「眞沒用！怕什麼？有我在！天塌下來也不用担心！」

「但他爲什麼還不來？往常他午睡可不會這般久的！」

「也許他睡醒了，不過還不想來『收拾』區區！」

老丁道：「希望如此！」

再過了兩頓飯工夫，仍不見康淵來，這一次連軒轅子也沉不住氣了，說道：「蔡玉清，你給區區過去隔壁看看，速去速來！」

蔡玉清吸了一口氣，大着胆子把門打開，向外看了一下，便閃了出去，過了一陣，他便臉色蒼白的地回來，把門關上，：「他，他在那裏……」

軒轅子在床上坐了起來。「他在幹什麼？」

「我……我沒進去！」蔡玉清語氣肯定地道：「但他一定在裏面，因爲門有被開過的跡象！」

軒轅子緊張地問：「你怎知道？」

「因爲剛才我在門外放了一塊小石子，如今那塊小石子不見了，證明有人開過門！」

軒轅子問：「裏面沒有動靜？」

「石那麼厚，有動靜也聽不到！」老丁道：「咱們如今怎辦？」

軒轅子雙臂齊出，同時封住了他們的痳穴，道：「這是爲你們好！待區區收拾了他之後，再來放你們！」

蔡玉清眼光露出感激之色，道：「你記得開門的方法？」

「你再說一遍！」

× × ×

軒轅子與蔡玉清離開後，霍小青與燕小燕便躺回床上，蜷縮起來，霍小青睡在外面，燕小燕在裏面。

過了頓飯工夫，霍小青忽然聽到一個輕微的聲音，接着便是一個脚步聲，移到床前來。

「哦，美人兒！」

霍小青突然覺得臉蛋被人摸了一把，芳心大怒，却不敢移動。只聽得那人咦了一聲道：「剛才明明是這個小的睡在外面嘛……」

霍小青與燕小燕都暗中吃了一驚，剛才躺下時，忘記這一點，幸而那人並不懷疑：「哼，一定是蔡玉清那小子心懷不軌，他奶奶的，老子還未得手，若先讓他佔了便宜，豈不……哼，殺了他也洩不了恨……嘻嘻，等我收拾了軒轅子再來跟美人兒溫存！」

霍小青心頭砰砰亂跳，忽覺胸脯一緊，被一隻大手握住，她再也忍不住，一個轉身，右手食中兩指抵出，在那人的腰上戮了兩指！

那人被點個正着，身子不能動彈，霍小青與燕小燕坐了起來，只見那人中等身材，臉上戴着黑布袋，只露出雙眼及嘴巴，身上穿着一襲閃閃生光的黑衣。

霍小青忙叫道：「小燕，快去通知前輩！」

那人忽然張口叫了一聲，只見一股黃烟自他口中噴出，霍小青與燕小燕虞不及此，只吸了一絲進去，四肢便沒一絲力量，雙雙癱倒在床上。

雙方近在咫尺，但都沒奈對方何，也都拚命地運氣衝穴，及聚積力量。

× × ×

軒轅子打開石門，見到床上的燕小燕與霍小青除了眼珠子能動之後，四肢酥軟地攤開，不由吃了一驚，再見床前立着一個黑衣人更驚，急忙標前。

霍小青道：「慢……他巳被晚輩封住痳穴……」

軒轅子舒了一口氣，問道：「你們兩位怎樣？」

霍小青喘着氣道：「中了他的毒……全身乏力……」

軒轅子道：「快拿解藥來！」他想起他巳被霍小青封住痳穴，因此又改口道：「你把解藥放在那裏？」

黑衣人忽然用手指一指胸襟，燕小燕叫了起來：「他好了……」

剎那間，只見黑衣人把衣袖一揚，一股綠烟，隨即飛出！

軒轅子一呆之下，隨即醒悟，他反應夠快，一邊後退，一邊閉住了呼吸！

黑衣人左袖再揚，又一股紅烟湧出，軒轅子連忙把石門推開，讓毒烟散掉，同時發出兩縷指風，直奔黑衣人！

指風把紅烟激得翻翻滾滾，黑衣人急忙閃開，軒轅子雙掌齊出，猛烈的掌風，把紅綠烟攪亂了，變成暗褐色，再一齊湧向黑衣人！

黑衣人斜飛一步，翻手斜發一掌，褐烟又湧向軒轅子！

軒轅子雖然閉住呼吸，但發出的掌風仍叫人不能小覷。只見他雙脚一移，褐烟巳改向黑衣人迫去！

一掌未了，軒轅子巳飛身向前撲去，黑衣人張口一噴，一股黃粉飛出，軒轅子早有準備，掌風湧出，那些黃粉反向黑衣人飛去，只見黑衣人忙不迭後退，雙眼閉起，雙手亂揮一通！

軒轅子心頭一動，瞇着雙眼，劈空掌，彈指神通，不斷隔空使出，迫得黑衣人手忙脚亂，一直退至石牆前。

忽見那石牆打開，黑衣人閃了進去，軒轅子奔前時，石門又巳經閉起！

他無暇多思，飛出此室，再到「更生洞」前，把石門打開，只見那黑衣人正在張開嘴巴把一包藥散，傾入嘴裏！

軒轅子見機不可失，手指一彈，一縷指風嘶的射出，射在那人的腰上，黑衣人身上一抖，不能動彈，藥散傾倒在地上！

軒轅子把石門關上，把老丁身上的外衣解下，然後解開蔡玉清的穴道，示意他不要開口以防萬一。他再用老丁的外衣包住黑衣人，把他抱起，兩人開門出去，先到隣室檢視霍小青及燕小燕，一手扯住她們的衣襟提了出去。

蔡玉清連忙帶他們到另一個密室，石門一閉上，他便不斷地喘着氣道：「好危險！」

軒轅子也換了一口氣。低頭見霍小青與燕小燕緊閉牙關，不能言語，十分焦急，正想迫問黑衣人，蔡玉清連忙阻止。「

退後一點！」

軒轅子再淩空點了他幾指，然後叫他退開，他用老丁那件外衣裹着手，把他身上的衣服脫了下來，一直脫至赤裸裸的。

軒轅子把他的外衣上的藥物全部倒了下來，再解開那人的暈穴。「你便是康淵吧？」

黑衣人醒來一見自已光秃秃的，不由又羞又怒地道：「你要做什麼？」

軒轅子道：「解藥在那裏？」

「有她們陪我死，我還怕什麼？」

軒轅子沉吟了一下，道：「假如區區在你救了衆人之後，而饒你一條命呢？」

康淵道：「再加一個條件，我要那個女人嫁給我！」

軒轅子知道他是指霍小青，便道：「絕不可能！」

康淵閉口不言，軒轅子只得坐在他身上戮了幾指。「你最好識時務一點，這樣大家都好！」

蔡玉清不知道康淵會否屈服，十分緊張，幸而康淵嘴硬骨頭不硬，「我……我答應……」

軒轅子收了刑法，道：「你的藥全在地上，救醒她倆的用什麼藥？」

「用紫色的……軒轅子你不要……不要在現在救她們……」

「爲什麼？」

「我……」康淵目光落在自已的身上，軒轅子不由哈哈大笑起來。

蔡玉清道：「那咱們身上的毒呢？」

康淵怒盯了他一眼，軒轅子道：「你害人還害不够麼？」

「赤黃色的！」

軒轅子傾了一些，彈進康淵的嘴裏，見他夷然不懼，又不見他有不良的反應，便示意蔡玉清服食。

「傅雨生給你弄得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區區也不知該如何跟你算帳！」

康淵忽然叫了起來。「快去快去，遲了便來不及了！」

「什麼事？」

「現還來得及救他，快放我起來！」

軒轅子沉吟了一下，道：「好，區區放你，但你不要使詐，區區會在你身上下了禁制！」他在他身上戮了幾指。「你奇經八脈都被我截住，以後每逢打風下雨，你全身骨痛如刀剮，逆血攻心，使你生不如死！」

康淵臉色大變，軒轅子道：「只要你救了傅雨生，區區便替你解了它！」他用脚一踢，撞開康淵的痳穴，「起來吧！」

這種以脚撞穴的本領，康淵簡直聞未所聞！乖乖地帶軒轅子到「更生洞」。

傅雨生躺在石床上，身上紮滿紗布，康淵抓起剪刀，一下子便把紗布剪斷，又叫軒轅子用水冲洗傅雨生的軀體，他自己則灌了半碗藥進傅雨生嘴裏，最後又倒了一瓶藥散，敷在傅雨生身上……

× × ×

當康淵與軒轅子出來時，都十分疲倦，軒轅子拿了一條褲子讓康淵穿上，重新到那間石室，只見霍小青與燕小燕巳經醒來，只是神情極是疲乏。

大概蔡玉清巳把情況告訴霍小青，是以她立即問道：「傅大哥救得回來麼？」

康淵點點頭。「還好，只是要休息一兩個月才能恢復元氣！」

霍小青罵道：「都是你這害人精！」

燕小燕道：「那些『活死人』呢？」

康淵臉上有懊喪之色，道：「剛才我睡醒之後走去看過，牠們都巳死了！」

軒轅子等人全是一怔，問道：「爲何會死？」

「他們雖不易被人殺死，但我却料不到，他們會自殺！」

軒轅子拍手道：「活該！所以一個人絕不能爲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

霍小青問道：「咱們有次在龍泉溪發現有很多『活死人』，他們是作甚的？」

「那次藥力消失後，跑掉了幾個，所以咱們去找尋！」康淵道：「他們是由括蒼山的義莊跑掉的！」

軒轅子道：「假如區區放你出去，又怕你再作惡，你自己說要如何保證？」

康淵道：「讓我跟您一道吧！」

軒轅子道：「區區可不敢讓你跟着，嘿嘿，誰知道你會不會突然向我洒一把毒粉……啊，也罷，就讓你跟着吧，區區有辦法處置你！」

霍小青問直：「什麼辦法？」

「現在告訴你，你也不知道，康淵，你先讓你的手下服食解藥，並放他們離開吧！」

× × ×

七日之後，軒轅子、康淵、霍小青、燕小燕與蔡玉清才離開地室。軒轅子道：「先到游家，替游羅漢解毒吧！」

（全文完）

江湖奇聞錄

石頭娘娘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神前跪拜　禱告心願

倪老爹是一個篤實的窮苦農夫，爲了醫治妻子的宿疾，不但將僅有的三畝旱田賣掉，還揹了一筆不小的債。

結果，妻子還是悄悄地走了，他與唯一的女兒心蘭相依爲命，整日爲人打工洗衣，辛勤工作，所得的報酬，却連付利息的錢還不够。

所幸，債主金員外是有名的大善人，多年來，本金分文未還，利息錢也甚少派人催討，每一次都是倪老爹實在過意不去時，親自送去，而金員外往往不肯照數全收，嘴邊總是掛着一句老話：「人不死，債不爛，你留着好好的過日子吧，等心蘭長大成人後，有錢的時候再還也不遲。」

每一次都是同樣的話，每一次都令倪老爹父女感激涕零。

可是，最近的情形有變，鄉里間傳言，打從三個月前起，金員外突然開始催討舊欠，而且手段狠辣，十萬火急，不少人的土地被沒收了，不少人被掃地出門，更多人家的女兒、媳婦，被金員外家的鷹犬押去，充當奴婢、侍妾，供他們糟蹋、蹂躪。

有人說金員外父子得了色情狂症。

有人說金家全家的人都有魔鬼附身。

甚至有人說，金家的人早已死亡，現在全是魔鬼的化身。

爲此，倪老爹父女寢食難安，四處張羅，結果却連利息錢也張羅不出來。

「怎麼辦?」

「怎麼辦?」

父女二人互問着，皆無言以對，只有以淚洗面的份兒。

噩運終於來了，金員外家的帳房魏跛子，領着護院趙二狗、賀三虎，以及一條大黃狗找上了門。

人還沒有到，趙二狗就大聲嚷嚷道：「喂，倪老頭兒，在家就滾出來答話。」

說着，穿堂入室，直接走進屋裏去。

倪老爹急忙迎出來，滿面堆笑的道：「魏大爺，二狗哥，三虎哥，三位爺好，今天怎麼有空到舍下來?」

三虎子臉色陰沉沉的，從牙縫裏吐出幾個字：「無事不登三寶殿，咱家今天是奉員外之命，前來討帳的。」

倪老爹心裏早有一個譜兒，忙從屋內取出二兩多碎銀子，雙手捧上來，低聲下氣的道：「有，有，這些銀子請先拿去，等過些時有錢的時候，老漢再親自送到員外府上。」

二狗子接過來掂一掂，隨又扔在地上，破口大罵道：「他媽的，欠債一百多兩，這點錢塞牙縫還都不够，你在打發要飯的?」

倪老爹聞言臉色大變，道：「二狗哥，當初老漢只向員外借了二十兩銀子，如今怎麼變成一百多兩了?」

二狗子沒好氣的道：「他媽的，你沒有聽人家說，銀子長了八隻脚，跑的快，會生利息呀。魏帳房，算給他聽聽，讓這老小子開開竅。」

魏跛子扶一下老花眼鏡，拿出帳簿、算盤來，嘩啦嘩啦打了幾下，道：「本金二十兩，利上滾利，息上加息，一共是一百二十兩三錢七分正。」

倪老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道：「當初借錢的時候，金員外說利息只是意思意思，有沒有都沒有關係，現在怎麼一下子變成高利貸了?」

賀三虎冷言冷語的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我們家員外又沒有開救濟院，嫌貴當初就不該借。」

倪老爹哭喪着臉，道：「這簡直是吃人嘛，我一輩子也還不起。」

倪心蘭突然從裏面走了出來，大家陡覺眼睛一亮，趙二狗、賀三虎都是三十幾歲的人了，還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漂亮的姑娘，瓜子臉，柳葉眉，穿的雖然是粗布衣裳，論姿色，却一點不輸富家千金，二人眼睛都看直了，一臉傻相。

忽聞倪心蘭冷冰冰的說道：「金員外說過，人不死，債不爛，你們放心好了，只要我們父女不死，這一筆債遲早是會清償的。」

趙二狗跨前一步，說道：「不行，我們家員外，現在就要連本帶利一齊收回去了。」

倪老爹道：「這麼多錢，你打死我也拿不出來。」

賀三虎掄起大拳頭，在倪老爹面前一晃，惡狠狠的道：「老傢伙，你最好不要耍賴，否則，管保你吃不了兜着走!」

魏跛子將倪老爹拉到一邊去，小聲耳語道：「倪老爹，有錢就趕快拿出來，我們家員外最近突然變了，相信你已有個耳聞，絕對拖不過去的。」

倪老爹道：「金員外好好的一個大好人，大善人，怎麼會一下子變成這個樣子呢?」

魏跛子無可奈何的苦笑一下，道：「我也不曉得，你趕快想辦法吧。」

倪老爹略作遲疑，道：「好吧，老漢一無騾馬，二無田產，只有這三間破房子，我們爺兒倆收拾幾件衣服就走，全給你們了。」

話完，就要往裏面走，却被三虎子攔住了，道：「倪老頭兒，這三間破房子值不了幾文錢，我們家員外還看不上眼。」

「那你們要怎麼樣?」

「要人。」

「要人?要誰?」

「當然是你們家的心蘭姑娘。」

「不可以，我們家心蘭，絕對不能讓金家的人糟蹋，我去好了，作牛作馬，隨你們的便。」

「去你的，憑你這把老骨頭，拆散也賣不了三分錢，到一邊涼快去。」

賀三虎好大的力氣，將倪老爹提起來，扔到一邊去。

趙二狗動作也不慢，伸手就去抓倪心蘭。心蘭乃是心性剛烈的女子，就近操起一把剪刀來，對準自己的心窩，道：「你不要過來，再進一步我就死給你看!」

他們此來的目標就是倪心蘭，她要是一死，回去怎麼交代?二狗子愕然一驚，未敢輕舉妄動。

賀三虎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道：「小妞，比妳潑辣的貨色，老子也見多了，三爺就不信妳不上路，妳要是不乖乖的跟着走，我就把妳爹活活打死。」

說打眞打，一手抓住倪老爹的衣領，一手猛摑耳光，倪老爹乾瘦的臉龐上立時青筋暴現，嘴角血水如注，很快就打落好幾顆牙。

心蘭是個孝順的孩子，怎忍見老父挨揍，慌忙上來攔住賀三虎，道：「別再打了，我答應跟你們走就是。」

倪老爹却大不以爲然，將女兒拉到身後去，道：「不，現在員外府的人，都是禽獸不如的畜牲，爹就是死也不能讓妳掉進火炕去。」

二狗子臉色一沉，道：「你這是自找苦吃。」

通!通!衝着他的心窩就是兩拳，倪老爹吃不消，馬上栽坐下去。賀三虎又添了一脚，倪老爹馬上倒下了。

趙二狗一脚踩在倪老爹的胸脯上，另一隻手拔出一把刀，作勢欲砍，道：「倪心蘭，妳到底是答應?還是不答應?」

倪心蘭撲過來，抓住二狗子的刀，聲淚俱下的道：「姑奶奶早已答應了，快放開我爹。」

趙二狗移開脚，伸手抓住倪心蘭，道：「答應就走吧。」

倪心蘭雖僅十六七歲的年紀，懂得還眞不少，用力甩開二狗子的手，有板有眼的道：「且慢，就算是賣身，也有賣身的規矩，我們先把話說清楚。」

「妳還有什麼話說?」

「我先把話說在前面，到員外府，我作牛、作馬、作婢、作僕、作奴都可以，但絕對不作妾!」

「可以，只要你到員外府就行。」

「新欠舊帳，連本帶利，從此一筆勾銷。」

「那當然，黃花閨女，價值連城。」

「空口無憑，把我爹的借據拿來。」

「好，老魏，將借據還給她。」

魏跛子取出借據，還給她，倪心蘭三把二把的撕了個粉碎，猛的跪在父親面前，淚流滿面的道：「爹，從今以後，女兒不能再侍候你老人家，請爹多保重。」抹了一把淚，挺直腰幹，邁開步子就往外走。

「心蘭，心蘭！」

倪老爹追出來，抓住女兒不放，老淚滂沱如雨。

「爹！爹！」

倪心蘭也忍不住，痛哭出聲。

流淚眼對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

父女二人哭作一堆，令人不忍卒睹，賀三虎却無動於衷，猛一把將倪老爹拉到一邊去，道：「別他媽的婆婆媽媽了，咱們該上路了。」

立即押着倪心蘭，出門而去。

一口氣走出十數里地，路旁有一顆參天古柏，樹身之上掛滿了「有求必應」，「萬應神木」的木匾，布招。

再往裏走，就是名聞遐邇的石頭娘娘廟。

據說，神木公，石頭娘娘均已修煉成仙，只要心虔意誠，必然萬求萬靈，能上達天庭，下通九幽。

倪心蘭停下脚步，道：「請等一等，我要去拜拜神木公及石頭娘娘。」

賀三虎道：「一顆老樹，一塊石頭，有什麼好拜的。」

倪心蘭取出剪刀來，道：「賀三虎，你要是不准我去拜，就休想我走進金家的門。」

「好好好，算你狠，去拜吧，我就不信神木公，石頭娘娘有多大的本事，能幫助你，逃出我們家公子的手掌心。」

倪心蘭以至誠至虔之心，先在神木前跪拜默禱了良久，然後又走進石頭娘娘廟去。

石頭娘娘廟供奉的就是一塊石頭，大如西瓜，其狀如頭，不僅耳鼻清晰，尤其唇紅齒白，雙眸更是黑白分明，一頭長髮絲絲縷縷，栩栩如生。

倪心蘭雙膝跪地，磕了三個響頭，一字一句的禱告道：「石娘娘，小女子倪心蘭，家貧如洗，此去員外府，吉少凶多，娘娘果眞有靈，請助我一臂力，免遭金家欺侮。」言畢，又畢恭畢敬的磕了三個響頭，始悵然離去。

就在倪心蘭去後不久，石頭上驀然化出一位年輕貌美的姑娘來，原來傳言不假，石頭娘娘果巳修成正果。

石頭娘娘取名王石娘，又名石娘，摸摸背上的風火劍，走出廟門，衝着神木說道：「喂，高天木，倪心蘭處境堪憐，咱們不能平白無故的承受別人的**大**個響頭，該到金員外府去一趟。」

話剛落地，神木上果然化出一個翩翩佳公子來，神采奕奕，英氣勃發，肩頭掛着一個乾坤圈，挽着石娘娘的手就走。

這時，心蘭等人已去遠，僅剩下一團黑影子，高天木，王石娘互望一眼，立即化作兩縷白烟，乘風而去。

× × ×

員外府，金員外的獨子金大貴，日頭巳經晒到屁股了才起床，伸了一個懶腰，來至廳堂，大聲嚷嚷道：「二狗子，三虎子，你兩個都死到那兒去了。」

趙二狗，賀三虎忙不迭的從外面衝進來說道：「少爺，你在叫我們？」

金大貴道：「你們以前弄回來的那些娘們，老的老，醜的醜，早就玩膩了，有沒有新鮮的？」

趙二狗趨前逢迎道：「有，昨天晚上就弄回一個，叫倪心蘭的小妞來。」

金大貴色眼一翻，說道：「長的怎麼樣？」

賀三虎扮了一個鬼臉，豎起大拇指，神秘兮兮的道：「白白淨淨，清清秀秀，人見人愛，公子保證滿意。」

還沒有見到人呢，金大貴就覺得癢癢的，道：「別光說不練，快將倪心蘭那個小妞帶來給我瞧瞧。」

賀三虎舔了一下嘴唇，說道：「帶來可以，還是按老規矩，公子吃肉，咱們喝湯！」

「當然，咱們按次序，一個一個的來，不會叫你們吃虧的。」

賀三虎去沒多久，便領着倪心蘭返回來，金大貴馬上看的呆住了，讚不絕口的道：「好，好，果然是與衆不同，美若天仙。」

說着，便迎上前去，開始動手動脚，一副猴急相。

倪心蘭推開他的手，正經八百的說道：「請公子放尊重一點，倪心蘭賣人不賣身。」

金大貴色瞇瞇的望着她，道：「妳來到員外府，人要賣，身也要賣，這可由不得你！」

倪心蘭氣忿忿的道：「賣人不賣身，這是趙二狗親口答應我的，你們說話算不算話？」

金大貴好色成性，一見倪心蘭秀色可餐，早巳垂涎三尺，張開手臂就要抱，口中不乾不淨的道：「二狗子答應妳，公子我可沒有答應妳，來，先讓我親一親，其他的晚上再說。」

倪心蘭急忙躲開三四步，又掏出剪刀來，怒沖沖的道：「不要動，你要是再胡言亂語，我就跟你拚命。」

金大貴哈哈大笑道：「這個小妞不但標緻，而且還很够味，我就是最喜歡潑辣的女人，我先不動你，給公子搥搥背總可以吧？」

「這是我們做奴才的份內的事，當然可以。」

收起剪刀，走上前來，待金大貴坐好後，隨即開始爲他搥背。

詎料，金大貴以退爲進，倪心蘭一個不留神，被他抓住玉手，猛一用力，倪心蘭巳從金大貴的肩頭翻過，被他摟到懷裏去。

金大貴得寸進尺，低下頭來就要親，猛可間，窗外射進一道白光，石娘娘的元神巳化入倪心蘭的體內。

甥！甥！石娘娘借着倪心蘭的軀體，打了金大貴兩個耳光子，嬌軀一彈一縱，早巳從金大貴的懷抱中掙脫。

金大貴大吃一驚，道：「臭丫頭，妳敢打我！」

石娘娘道：「我不但要打你，要是再不老實，還要殺你。」

金大貴氣得暴跳如雷，大聲吆喝道：「給我拿下，如果連一個黃毛丫頭都制不住，你們以後就不必再混了。」

趙二狗、賀三虎恭身應是，雙雙虎撲而出。

二人都是練家子，身手矯捷，其勢如電，倪心蘭的眼波子才眨了一下，二人巳從左右兩側撲到，勢若搏兔老鷹。

可是，此刻的倪心蘭，心智軀體全由石娘娘主宰，却是大不相同，趙二狗、賀三虎明明十拿九穩，眼看就要將倪心蘭抓在手中，驀然，蓬！的一聲，竟失去了倪心蘭的踪影，二人撞個滿懷。

二人面面相覷，一臉驚色，互問對方：「人呢？」

石娘娘就站在廳門口，籠着一臉寒霜，道：「欠債還錢，我說過，作牛、作馬、爲婢、爲僕、爲奴我都幹，但絕不作妾，誰要是敢打姑奶奶的歪主意，我就叫誰死！」

王石娘不爲巳甚，話一說完，便自出門而去。

賀三虎滿面狐疑的說道：「眞他媽的邪門，一個黃口女娃，那兒來這麼大的本事？」

金大貴冷哼一聲，道：「什麼本事，主要是咱們沒摸清她的底，太輕率大意使然，今天晚上瞧我的，非要她服服貼貼不可。」

倪心蘭離開大廳後不久，頭頂上冒出一股白光，石娘娘的元神巳去，倪心蘭用力的搖搖頭，剛才所發生的事，她有個模糊的印象，但爲何自己一下子會身輕如燕？力大無窮？却不甚了了。

白光落在一棵大樹上，化出石娘娘的形象，高天木就坐在她一旁。

「石娘，怎麼樣，有沒有除掉那金大貴？」

「沒有，只是略施薄懲，以觀後效，我不想輕易開殺戒。」

「依我看，只怕非開殺戒不可。」

「爲什麼？」

「妳看，這整個員外府，盡被妖氣籠罩，我很懷疑，有妖魔潛伏在此作怪。」

石娘娘朝四下裏張望一下，道：「嗯，妖氣是很濃重，可惜咱們的道行尚淺，看不出是何妖魔鬼怪來。」

高天木朝西方天際一望，道：「師父無根大師西天雲遊未返，不然，憑他老人家八百年的修行，定可瞭然於胸。」

倪心蘭被派到厨房，洗滌碗盤，好不容易熬過漫長的一天，洗完最後一個碗，便跑回房裏睡覺去了。

剛關好房門，正要上床，石娘娘，高天木乍然穿窗而入，倪心蘭嚇了一跳，王石娘柔聲說道：「倪姑娘，不用怕，我是石頭娘娘，他就是神木公，是特地來帮助妳的。」

倪心蘭一聽神明顯靈了，高興得不得了，噗地就跪，道：「謝謝神木公、石頭娘娘的救命大恩。」

石娘娘急忙將她扶起來，道：「姑娘請勿多禮，我們此來的目的，是想告訴妳幾件事。」

倪心蘭道：「請娘娘示下。」

「首先，我想讓妳知道，剛才在對付金大貴他們的時候，我的元神曾化入妳的體內。」

「什麼叫元神？」

「在你們來說，元神就是靈魂。」

「啊，原來如此，我一直在納悶，自己怎麼可能打敗三個大男人。」

高天木彬彬有禮的道：「等一下可能會有更驚險的場面發生，但不論發生任何稀奇古怪的事，千萬不要驚慌，我們會或明或暗，設法帮助妳的。」

「我知道，謝謝神木公，謝謝石頭娘娘，我會將所有的門窗全部關死，讓他們進不來。」

石娘笑笑，道：「他們都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甚至於還懂得魔法妖術，門窗怎麼能攔得住。」

話畢，巳化作二縷白烟，消失不見。

倪心蘭又驚又喜，倒地膜拜不迭。

這是一段夢幻似的奇異遭遇，倪心蘭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與神明相遇，也因此而將恐懼的心緒大爲降低，含無着限的笑意，進入沉沉夢鄉。

不知過了多久，窗紙被人戳了一個洞，伸進一炷薰香來，很快便烟霧瀰漫，充塞全室，只聽倪心蘭咳嗽了兩聲，以後就再也沒有動靜了。

金大貴在外面，伸出舌頭舔舔嘴，立即撬門而入。

他一點也不浪費時間，一進門就撲上床去。

他先親了一下，掀開被子，開始脫衣服。

一件，二件……外衣，內衣……

隨着進度，金大貴的心狂跳不巳，慾火也升到了沸點。

猛一個「餓虎撲羊」，就……猛覺得全身透體冰涼，定目處，那有倪心蘭的影子，倒在自己下面的，明明是一具石雕的裸女。

石裸女非僅其寒如冰，而且奇臭無比，身上還爬滿無數不知名的小毛蟲。

金大貴偷香不成，弄得又涼，又臭、又癢、狼狽不堪。

拉上褲子，跳下床來，怒不可遏的道：「倪心蘭，妳好大的胆子，竟敢作弄本公子，有本事的就出來見個眞章。」

倪心蘭從床後姍姍而出，傲然言道：「出來就出來，難道姑奶奶還會怕了你不成？」

金大貴踏上二步，殺氣騰騰的道：「倪心蘭，我告訴妳，凡是踏進員外府大門的女人，沒有一個能够逃過我的手掌心，妳如果是個聰明人，就痛快點，免得皮肉受苦。」

倪心蘭根本不吃這一套，反唇大罵道：「金大貴，我早巳經說過了，你要是再打我的歪主意，我就要你的命！」

「丫頭，你休說大話，員外府可不是

妳撒野的地方。」

跨步欺身，左右開弓，一口氣連攻四掌三拳。

倪心蘭毫不畏縮，立時反手還擊，此時石娘娘的元神早已化入她體內，功力精純深厚，變化神鬼莫測，金大貴沾不到的她邊兒，却吃了王石娘的二拳一掌，胸中血氣翻騰不止。

這一驚非同小可，金大貴疑雲滿面的道：「野丫頭，妳到底是誰？」

「倪心蘭。」

「妳怎麼會妖術？」

「不是法術，是武技。」

「跟誰學的！」

「自然是我師父。」

「妳師父是誰？」

「你問的太多了。」

「倪心蘭，妳要是不說實話，小心本公子將妳碎屍萬段，挫骨揚灰。」

「金大貴，少吹牛，你那點雕蟲小技，姑奶奶已經領教過了。」

雙方舌劍唇槍，針鋒相對，不禁激起了金大貴的萬丈怒火，道：「妖女休出狂言，本公子馬上叫妳現出原形來。」

暗將功力提足十成十，掌如濤，勢如電，以雷霆萬鈞之勢攻上去。

金大貴原以爲自己早先輕敵大意，失之輕率，故而連連受挫，此番全力施展，定可一戰成功，他那裏知道，石娘娘法力無邊，遇弱則弱，遇强則强，總是高出他一點點，逞强的結果，挨了兩個耳光子不算，卒被石娘娘一掌震飛，摔到門外去。

這一次，金大貴可眞嚇壞了，大聲嚷嚷道：「二狗子，三虎子，你們死到那裏去了！」

一邊嚷嚷，一邊鼠竄，沒見到趙二狗，賀三虎，却見家裏養的那一條大黃狗撲上來，堵住去路。

金大貴道：「老黃，去把那個野女人給我咬死！」

這眞是天下奇聞，老狗居然張口說出人話：「金大貴，你喪心病狂，不知道糟蹋了多少良家婦女，我要咬死你！」

四爪騰空而起，張開血盆大口，猛咬金大貴的咽喉要害，金大貴全力阻擋，且戰且逃。

老黃有高天木元神附體，神勇無比，接連數次撲擊，雖然沒有咬下金大貴吃飯的傢伙來，却在他赤裸的胸脯上抓下無數傷痕。

一時，血流如注，哀嚎不已，當下二話不說，拔腿就逃。

「不要跑！」

高天木祭起「乾坤圈」，旋飛而出。

這「乾坤圈」乃是一件法器，不論何種妖魔鬼怪，一旦被它套住，馬上便會現出原形。

「乾坤圈」去勢極快，發出刺耳的嗡嗡之聲，金大貴退無可退，避無可避，眼看就要被套上去。

「住手……」「住手……」

二聲暴喝，三條人影，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金員外領着趙二狗、賀三虎，從天而降。

噹！的一聲，金員外好厲害的功夫，寶劍一揮，擋上乾坤圈，迸出無數火花，硬將乾坤圈撞歪三四尺，金大貴險險逃過一命。

就利用這一瞬之隔的機會，趙二狗、賀三虎已將金大貴救走了。

石娘娘睹狀大怒，拔出「風火劍」來就要往上衝，以爲一場惡戰已是無可避免，那知雷聲大，雨點小，金員外撂下幾句話：「倪心蘭，妳太不像話了，這筆帳老夫會找妳爹加倍討回來！」話一出口，便逕自走進屋裏去。

高天木，石娘娘弄不懂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亦未敢造次，只好任由他去，靜觀其變。

×　×　×

金員外說得出，做得到，當天下午便將倪老爹押至員外府。

父子二人高坐太師椅上，金員外的臉色陰沉沉的，顯然餘怒猶存，金大貴的胸膛上貼了好幾塊膏藥，衣服斜披在肩膀上，看來傷勢還眞不輕。

趙二狗、賀三虎分站兩側，一副狐假虎威的樣子。

倪老爹就站在金員外父子的對面，臉色陰晴不定，神色忐忑不安，很担心金員外又會變出什麼花樣來。

經過一陣可怕的沉默後，金員外終於開口了：「倪老爹，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居然敢送一個妖女來員外府。」

倪老爹不明究裏，困惑不解的道：「妖女？誰是妖女？」

「就是你的女兒倪心蘭。」

「心蘭好端端的怎麼會是妖女？」

「不是妖女，怎麼會妖術？」

「心蘭會妖術？這孩子一向規規矩矩的，很少和外界的人接觸，怎麼可能學會妖術？」

「不會妖術，怎麼可能打傷我的兒子呢？」

金員外的話步步緊迫，絲絲入扣，倪老爹越聽越糊塗，根本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低聲下氣的道：「員外爺，可否將心蘭那孩子叫出來，讓我親自問問她，如果眞的打傷大少爺，老漢一定教訓給你看。」

「不必教訓了，這樣的女人，我們不要，你帶回去吧！」

倪老爹一聽說可以將女兒帶走，大喜過望的道：「謝謝老爺，謝謝老爺。」

金員外從鼻孔裏冷哼一聲，道：「你不要高興的太早，不要人就要要銀子。」

倪老爹一個勁的點着頭，道：「我知道，我們會想辦法還你的。」

金員外臉色一沉，道：「我要你現在就還！」

「員外，你是知道的，我現在根本沒有錢，這……」

「沒有銀子就叫你閨女識相點，好好的侍候的我兒子，大貴看上她，那是她的福氣。」

金大貴看上了心蘭，倪心蘭打傷了金大貴，再笨的人也明白是怎麼回事，倪老爹大聲說道：「不，心蘭到員外府來是作奴作僕的，我不許任何人欺負她。」

「爹，這個傢伙是個老頑固，」金大貴插嘴說道：「不給他點顏色看看，他是不會就範的。」

一扭頭，又對趙二狗、賀三虎道：「先把他綑起來再說。」

趙、賀二人應聲而出，倪老爹那有反抗的餘地，當場被綑在一根柱子上。金大貴走過來，抬起倪老爹的下巴，一字一咬牙的道：「糟老頭，你說，是叫你女兒和本公子好？還是還錢？」

倪心蘭從門外大步而入，氣虎虎的道：「我們根本不欠你們的錢。」

金員外一楞，道：「好刁的丫頭，明明連本帶利，欠老夫一百多兩，妳賴也賴不掉。」

倪心蘭有板有眼的道：「我們人窮志不窮，你說欠你們的錢，請拿字據來。」

金員外氣得直發抖，命人將帳房老魏叫來，道：「老魏，把倪老爹的借據拿出來。」

魏跛子道：「回老爺的話，倪心蘭在答應來咱們員外府的時候，就已經將借據撕了。」

金員外責備一聲：「糊塗！」望着倪心蘭，沉聲說道：「現在不要妳來抵債，妳不能否認欠老夫錢吧？」

「眞對不起，生意既已成交，槪不退換。」

「不退換就得聽大貴的。」

「抱歉，我不做額外的服務。」

「不服務也就算了，妳不該打傷我的兒子。」

「是他自找的，話該！」

一句活該，惹惱了金員外，勃然大怒道：「倪心蘭，妳未免太囂張了，員外府可不是妳放肆的地方——二狗子、三虎子！給我掌嘴，然後再綑起來打！」

趙二、狗賀三虎拿着一條繩子衝出來，二人各出一掌，猛摑倪心蘭。

劈！啪！兩聲，不知怎麼樣的，該打的人沒打着，趙二狗打中賀三虎，賀三虎打中趙二狗，兩人的腮帮子都腫了，互相責怪對方。

更妙的是，繩子明明是要綑倪心蘭的，結果却綑在賀三虎、趙二狗的身上。

金大貴一把抓住倪老爹的脖子，殺氣騰騰的說道：「老傢伙，這可是你親眼看到的，說！你的女兒究竟是何方的妖魔鬼怪？」

倪老爹一輩子也沒有見過這種稀奇古怪的事，早已嚇傻了，連說：「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老子就宰了你。」

拔出一把匕首來，用力猛刺。

金大貴一再被倪心蘭戲耍，早已懷恨在心，是以用力極重，存心想要倪老爹的命，豈料，刀鋒過處，已失去倪老爹的踪影，格嘞！一聲，匕首竟插進木柱之內。

而倪老爹正與女兒站在一起，綑倪老爹的繩子則含在老黃的口中。

金大貴大吼大叫道：「妖怪！妖怪！倪心蘭和老黃可能都是妖怪。」

帳房老魏道：「少爺，說倪心蘭是妖怪，的確大有可能，老黃我們已經養了十幾年，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你不懂，一定是妖怪附身。」

「那怎麼辦呢？」

金員外道：「現在只有一個辦法，你趕快去請一個道士來收妖。」

「是，老爺，我馬上去辦！」

×　×　×

道士張半仙，是有名的術士，是收妖降魔的專家，當天晚上，就被金員外重金請到家裏來收妖。

院子裏，用十二張方桌，搭起一座高高的法壇，上面置有寶劍、符咒、香爐、以及專門盛裝妖怪的白色小磁瓶。

員外府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均聚集在法壇後面，包括倪心蘭，以及黃狗老黃。

倪老爹也是其中之一，他被金員外强迫留下來，要他親眼看看自己的女兒是甚麼妖怪。

張半仙已登上法壇，先上香燒紙，祭拜天地，焚化符咒，請來天兵天將，然後，拔出寶劍，一陣比劃，口中唸唸有詞的走下法壇來。

此時似已有神靈附身，張半仙雙目半睜半閉，神態如醉如痴，右手執劍，左手拿着收妖的小磁瓶，用劍尖指在每一個人的頭頂，劃一個圓圈，唸一遍咒語。

對倪老爹父女、老黃則另眼看待，劃三個圓圈，唸三遍咒語。

接着，又登上法壇，上香焚紙，祭拜天地……下壇來唸誦咒語，用劍尖在大家頭頂劃圈圈。

如是者，反覆三次始畢。

這時，帳房魏跛子走過來說道：「張半仙，我家老爺問，妖捉到沒有？」

張半仙道：「還沒有，不過快了。」

「那妖怪可是倪心蘭，或者老黃？」

「員外府的妖氣很重，在那裏現在還不知道。」

「一捉到妖怪，請馬上告訴我們家老爺，老爺重重有賞。」

「那當然，那當然！」

張半仙話畢，雙手握劍，又開始唸起咒語來。

高天木與石娘娘，就躱在附近的那棵老樹上，作壁上觀。

石娘娘道：「天木，你注意到沒有，金員外、金大貴、趙二狗、賀三虎都不在場！」

高天木道：「嗯，他們可能是有意廻避。」

「你是說，他們本身就是妖魔？」

「否則，他們沒有廻避的必要。」

「既然是這樣，爲何不與咱們正面交手，而要請這個道士來裝神扮鬼？」

「可能是怕邪不勝正，也可能是另有因由。」

「這張半仙聽說是火眼道人的傳人，咱們要不要廻避一下？」

石娘娘話剛出口，高天木還沒有決定是否要廻避，張半仙突然將寶劍斜擧而起，口中大喝一聲：「着！」

與此同時，小磁瓶也脫手飛出去。

隨着張半仙的喝聲，劍尖上爆出一道火花，直射石娘娘棲身的大樹，說時遲，那時快，火花變作一聲霹靂，轟隆隆！的一聲，一棵百年古樹，立被劈成兩半。

高天木，石娘娘化作二縷白光逃遁。

高天木動作飛快，險險避過，石娘娘差之毫釐，却被裝進瓶子裏。

張半仙收回磁瓶，用一張符咒封住瓶口，拿起一根銀針來，刺進瓶子裏。

瓶內，馬上發出石娘娘吱吱吱的尖叫聲。

「捉到了！」

「捉到了！」

除倪老爹父女外，場中立刻爆出一片歡呼聲。

金員外、金大貴、趙二狗、賀三虎，一聽到消息，便馬上來到現場。金員外興冲冲的道：「半仙，可知是什麼妖怪？」

張半仙道：「現在還不知道，三支銀針下去便可分曉了。」

說着，拿起第二根銀針來，就要往瓶子裏插。

倪心蘭大爲駭異，驚惶失色的喊叫道：「不要！不要！」

金大貴睹狀大怒，衝出來就要揍倪心蘭。

張半仙的銀針已穿破符咒，直往瓶裏刺。

石娘娘尖叫聲吱吱不絕，悽厲刺耳。驀在此刻，高天木的乾坤圈劃空而來，張半仙大喝一聲：「何方妖孽，竟敢偷襲法壇。」

立即揮劍阻擋，乾坤圈好妙的姿式，却從劍刃之下滑過，只聽清清脆脆一聲噹！小磁瓶立被撞歪，倒在桌子上。

高天木用力恰到好處，瓶子倒了，符咒脫落，銀針跳出來二三寸。

只見一道白光衝天而起，石娘娘已脫困而出。

張半仙好不氣惱，咬牙切齒的道：「好一個石頭精，就算妳逃到天涯海角，貧道也絕不放過妳。」

提着寶劍，走下法壇，在地上挖了一個洞，放下一粒西瓜子。

然後，將土攤平，命人提來半桶水，小心翼翼的洒上去。

說也奇怪，在張半仙的無邊法力下，瓜子很快吐出嫩芽，吐出莖葉，以驚人的速度成長，蔓延。

張半仙一邊用手搧着，一邊口中唸唸有詞，神態至爲嚴肅、認眞。

倪心蘭却弄不懂是怎麼回事，道：「爹，這個老道種西瓜幹嘛？」

「孩子，這是種瓜大法，厲害得很，張半仙正在和石頭娘娘鬥法呢。」

「種瓜與鬥法有什麼關係？」

「那些瓜莖瓜蔓，就是天羅地網，天兵天將正在到處搜尋石娘娘的下落。」

「張半仙如何曉得是否找到？」

「如果生出西瓜，就表示已經找到石娘娘的下落。」

「找到以後會怎樣？」

「張半仙會切瓜，假如瓜瓤是紅色的，石娘娘恐怕是凶多吉少。」

倪心蘭急得快要哭出來了，道：「爹，那我們該怎麼辦？能不能想辦法助娘娘一臂之力？」

倪老爹搖搖頭，慨然歎道：「我們都是凡人，根本帮不上忙，只有懇求蒼天保佑，玉帝垂憐。」

瓜蔓長得好快，四通八達，已結成一張網。

而且，已經開花，結出了一個小西瓜來。

這表示，石娘娘的行蹤，已在張半仙掌握之中。

果然，石娘娘正在百里外的一個山脚下，坐在一塊大青石上，手執寶劍，不停地向空中出招，顯然正在與張半仙鬥法。

天際飄來一朶祥雲，高天木翩然而下，說道：「石娘娘，張半仙已經追到妳了嗎？」

石娘娘道：「嗯，他正在施展種瓜大法。」

「憑張半仙的道行，不見得是咱們的對手，乾脆回去和他正面幹一場，何必在此鬥法。」

「不行，他有天兵天將助陣，我又不小心中了他的法術，有所不便。」

「那我就單獨一個人去，毀了他的法壇，他也就奈何不了咱們啦。」

「也不行，你不要忘了無根大師的話，非至萬不得已，不要招惹火眼道人，這個牛鼻子已修成正果，亦邪亦正，不邪不正，最是難惹難纏，傷了他的徒弟張半仙，火眼道人一定會找上門來的。」

「難道妳打算忍下這一口怨氣？」

「小不忍則亂大謀，先逃過他的種瓜大法再說吧。」

吧字甫出口，臉色忽然大變，驚呼一聲：「糟了！」身形彈飛而起，衝進附近的一座和尚廟。

事情似是十萬火急，石娘娘直奔大雄寶殿，縱身鑽進大鐘內。

剛剛藏好身形，一股劍氣擦脚而過，石娘娘靈機一動，丟下一雙綉花鞋。

原來張半仙的西瓜業已成熟，當場手起劍落，一劈爲二，隱約中傳來一聲金鐵交鳴之聲，那是劍刃擦過大鐘的聲音，定目處，瓜瓤白淨不紅，一旁落下一雙綉花鞋。

張半仙拿起綉花鞋來一看，亦毫無血色，不由大吃一驚，將鞋子斬成好幾截。

倪老爹父女却喜不自勝，雙掌合十，默默感謝上蒼。

金員外道：「半仙，有沒有斬掉石頭精？」

張半仙頹喪的道：「被她躲進大鐘裏，逃得一命。」

「石頭精現在何處？」

「上山下海，打算逃出本半仙法力之外。」

「半仙可有捉妖妙法？」

「貧道這就施展種樹大法，無論如何要將這個石頭精捉到手。」

「請半仙盡力，只要捉住石頭精，老夫願賞黃金百兩。」

張半仙又從頭開始，挖土、下種、澆水，土中不久便長出一棵小樹來。

小樹成長的速度極快，連肉眼都可以看出來，在一寸一寸的向上冒。

倪心蘭問道：「爹，張半仙種樹幹什麼？」

「爹也不懂，可能是要捉石娘娘。」

「怎麼捉？」

「伸長的枝葉，大概就是捉拿的網羅，一旦掌握住石娘娘的行踪，砍斷樹身，娘娘可能就無可遁形了。」

此刻，樹已長至一人多高，石娘娘正登上山巓，發現天兵天將追趕甚急，猛的化作一道白光，飛向大海，落在一艘雙桅

大船的桅桿上。

高天木的元神也跟着落下來，道：「石娘，我們至少已離開金員外家五百里，張半仙該不會再追來吧？」

王石娘憂心忡忡的道：「很難說，我們低估了這個惡道，他已經得到火眼道人的全部眞傳。」

「石娘，不管妳答不答應，只要姓張的再不放手，我就跟他拚！」

「好吧，他如逼人太甚，是該給他點顏色看看。」

這邊，張半仙的樹長至一人半高後，忽然停止了，却從一旁生出一個枝椏，横着發展。

金大貴道：「怎麼了？」

張半仙道：「石頭精很狡猾，下海上船了。」

「砍斷樹，把船弄翻。」

「那船上有人，殘害生靈是會折陽壽的。」

「沒有關係，我多付你錢。」

「有錢就好辦了，三十兩金子就可以了。」

金大貴立命魏跛子去取金子，張半仙是個老油條，直至將黃澄澄的金子揣入懷中，他才拿起寶劍砍下去。

「不要砍！」

「不要砍！」

倪心蘭父女不顧一切的衝出來，阻止張半仙砍樹。

趙二狗、賀三虎奉命撲出，手起掌落，就將倪老爹父女打倒在地。

刷！張半仙一劍斬下，却沒有斬斷横椏，噹！枝椏之上竟然冒出火花來，顯然石娘娘動了眞火，在以風火劍抗拒。

張半仙怒極，舉劍再度砍下，倪心蘭父女爬過來，抱住他的脚，金大貴拔刀而出，大聲道：「他媽的，想死老子就成全你！」

照準倪老爹的腦袋就是一刀。

同一時間，趙二狗挺劍刺向倪心蘭。猛可間，老黃騰空而起，四蹄翻飛，逼退張半仙，趙二狗、金大貴之餘，也將那棵樹連根拔起。

金員外又驚又急，大聲喊叫：「殺掉這個畜牲！殺掉這個畜牲！」

大家早已嚇破了胆，却沒有一個人敢上去。

餘威所及，老黃鑽進法壇之下，一陣瞎攪和，法壇馬上東倒西歪，破壞無遺。

法壇一毀，張半仙頓失憑依，像一隻鬥敗的公鷄，提着寶劍就跑。

老黃毫不放鬆，搖着尾巴猛追，才追出三數里地，便追上了，張半仙滿面驚惶的道：「你是誰？」

高天木從老黃體內化出人形來，道：「我是高天木。」

「你……你不是石頭精？」

「我石頭娘娘在此，有何見教？」

一縷白光，化出一個人形來，正是石娘娘。

張半仙沒想到，石頭精一下子變出一個大美人來，一時目爲之眩，用力甩甩頭，道：「石頭精，妳違抗法旨，壞了貧道的法術，這一筆賬妳遲早要付出代價的，再見。」

他色厲內荏，自找下台之階，話一出口，便自揚長而去。

石娘娘却不答應，横身一攔，道：「慢着，把話給我說清楚再走。」

張半仙一楞，道：「妳還有什麼話要說？」

「我想知道，我的娘娘廟與你玄元觀，一向井水不犯河水，你爲何請來天兵天將對付我？」

「受人錢財爲人消災，如此而已。」

「嗯……這倒是一句坦白話，可是，你有沒有想到，倪心蘭父女受了多大的委屈？」

「貧道拿了人家的錢財，不管人間是非。」

「難道船上幾十條人命的生死，你也不管？」

「在我來說，三十兩金子，比人命更實在。」

「張半仙，你只知利害，不問是非，簡直是個惡道，娘娘今天非要好好教訓你不可。」

拔出風火劍，飛身而上，一口氣連攻五劍三掌。張半仙也不是省油的燈，立時奮力迎戰。

兩個人都不是凡夫俗子，打來神鬼莫測，詭異絕倫，時而施術作法，時而呼風馭劍，打得天驚地動，慘烈無比。

王石娘好厲害，猛的一掌劈出，劈飛了張半仙的壽字帽，再加一劍，削下了一大片道袍，張半仙見勢不妙，走爲上策，虛晃一招，彈身就走。

「不要跑！」喝聲中，高天木就要追下去，却被石娘娘擋住了道：「算了，讓他去吧，得點教訓，也許會改過遷善。」

高天木道：「這個牛鼻子，見錢眼開，無惡不作，想要他改過從善，簡直是作白日夢。」

石娘娘鄭重其事的道：「師父說過，上天有好生之德，非十惡不赦之徒，切忌妄造殺孽。」

高天木笑道：「好吧，妳既然這樣想，就放他一馬，但願姓張的能迷途知返，不要再生事端。」

驅魔救人　法力無邊

倪老爹，倪心蘭被人五花大綁，囚禁在柴房裏，父女二人慈悲爲懷，關心石娘娘的吉凶禍福，遠超過自己的未來生死。

「爹，石娘娘爲了要救女兒，差點遭了張半仙的毒手，現在她也不曉得怎麼樣了？」

「心蘭，石頭娘娘已修成正果，又有神木公從旁協助，應可逢凶化吉才是。」

「石娘娘如果沒事，應該返回員外府來救咱們，現在一去不回，十九是遇上麻煩了。」

倪心蘭的推斷合情合理，父女二人不由皆爲石娘娘的安危担起心來。

門外傳來一陣輕微的步履聲，有人打開柴房的門，摸黑走進來，倪心蘭嚇了一跳，以爲又是金大貴來偷香，沉聲喝問：「誰？」

來人點燃一盞燈，原來是帳房魏跛子，小聲說道：「是我，魏跛子，來放你們

的。」

將二人的繩子解開，父道：「趁天還沒有亮，你們快走吧，若不是金大貴父子想利用你們，要脅石娘娘、神木公，可能早就沒命了。」

倪老爹道：「魏大爺，你放走我們，一旦被金員外父子發現怎麼辦？」

魏跛子深深的歎了一口氣，說道：「現在的員外父子，貪財好色，殘忍暴虐，與以前判若兩人，老夫屢勸無效，早就不想幹了，一旦被他們發現，我就捲舖蓋走路。」

倪老爹父女再三稱謝，方待走出柴房的門，石娘娘與高天木却適時從外面走進來。

魏跛子並沒有見過二人的面，神色大變，倪心蘭上前說道：「魏大爺，這兩位就是普渡衆生，救苦救難的神木公、石頭娘娘。」

一聽是神木公、石頭娘娘顯靈，魏跛子忙不迭的倒地膜拜道：「能够得兩位神仙相助，必是老東家積善有餘，回頭有望了。」

白娘娘忙將他扶了起來，道：「聽你的口氣，好像現在的金員外大有問題。」

「不錯，是大有問題。」

「你是指那一方面？」

「心性大變，與前完全不同。」

「外表有無不同？」

「外表沒有什麼兩樣，還是以前的老員外。」

高天木望了石娘娘一眼，道：「另外，還有沒有與老員外情形相同的人？」

「有，還有三個人。」

「那三個？」

「公子金大貴、護院趙二狗，以及賀三虎。」

「你仔細想想，還有沒有？」

「沒有了，四個人已經將員外府攪得烏烟瘴氣，鷄犬不寧，再多那還得了？」

「魏帳房，你聽清楚，此事關係重大，你必須照實作答，你的意思是說，這四個人，還是金員外、金大貴、趙二狗、賀三虎他們本人，只是心性行爲不相同，對不對？」

「對，事情就是這樣。」

話至此，石娘娘，高天木心裏已明白了七八分，二人互換一個眼色，王石娘問道：「還有一件事，我想冒昧請教，員外夫人是否健在？公子大貴成親沒有？」

魏跛子不假思索，立即據實答道：「員外夫人仍健在，公子尚未成親。」

倪心蘭道：「奇怪，怎麼一直沒有見到老夫人？」

魏跛子長歎一聲，道：「說來令人痛心，老員外不單單是對外行爲乖張，對老夫人也同樣大異往常，動輒惡語相向，拳脚交加，卒至不念夫妻之情，將老夫人禁錮起來。」

石娘娘一怔，道：「被關在那裏？」

「就在後院的一間空房內。」

「可否帶我們去一見？」

「當然可以，巴不得有人能搭救我們夫人。」

隨即領着大家，離開了柴房，到達後院。

後院有一間空房，員外夫人就倒臥在雜草堆中，衣裳襤褸，形容枯槁，不知道的人，一定會誤認爲是個乞食婆。

倪老爹受過夫人不少的恩惠，見此情狀，不由的老淚盈盈欲滴。魏跛子上前叫醒她，說明原委，石娘娘單刀直入的道：

「老夫人，我們想知道，員外父子、主僕，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下，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員外夫人沉思一下，道：「數月前，他們父子、主僕，出了一趟門，回來後就變了。」

「是一下子就完全改變？還是逐漸改變？」

「好像換了一個人一樣，一下子就變了。」

「人，還是他們原來的本人，是不是呢？」

「人是本人沒錯，但像是中了邪。」

「員外父子、主僕，他們以前會不會武功？」

「大貴他們爹兒倆，一竅不通，二狗子，三虎子也僅僅懂得一點皮毛而已。」

石娘娘的眸光從衆人臉上一掃而過，以肯定的語氣說道：「事實擺在眼前，金員外、金大貴、趙二狗、賀三虎，必有妖魔附身。」

員外夫人道：「可知是什麼妖魔？」

「現在還不知道，不過，有一點可認定，妖魔的道行不深，尚未煉成人形，故而必須託附人身。」

「爲什麼會選上我們家呢？」

「證諸種種事實，妖魔是一羣好色的傢伙，可能是看中了你們家的財富，以便盡情揮霍。」

「娘娘之言極是，妖魔的確是好色之徒，凡是被他們抓進府裏來的女人，沒有一個能逃出魔掌，心蘭算是最幸運的一個了。」

魏跛子插嘴說道：「夫人，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數月來被他們抓進府裏的女人數不在少，除了少數幾人，屈服於妖魔的淫威之下，仍留在府中之外，其餘的人呢？」

員外夫人猶豫了一下，道：「如非親目所見，我簡直不敢相信天下會有如此淫蕩的事，他們將所有的女人，集中在一起，任意戲弄糟蹋……」

夫人乃嫻淑長者，淫穢之事，實在羞於啓齒，是以打住沒有說下去。

魏跛子道：「這件事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也沒聽夫人提起？」

「老身就是因爲知道了這件事，才被他們禁錮在此，當時，一則爲了顧全金家的顏面，再則老魔曾揚言，如果走漏消息半點，就要殺人滅口，是以沒敢告知任何人。」

高天木笑道：「其實夫人是多慮了，對妖魔而言，員外府純粹是一個陌生的環境，必須藉夫人的認可，才能肯定他們的身份地位。而對外交通，催收積欠，調度銀兩，亦非魏帳房莫辦，非至萬不得已，他們應該不會對二位遽下毒手。」

倪心蘭秀外慧中，心細如絲，道：「神木公，有一件事我想不通，老員外既是妖魔的化身，爲何不正面與二位公開作對

，而要借助道士之力？」

高天木道：「如果我的判斷不錯，他們大概是想繼續冒充下去，所以不願現出原形來。」

員外夫人最關心兒子與丈夫的安危，道：「那現在該怎麼辦？」

倪老爹說道：「請夫人放寬心，有神木公、石頭娘娘在，定可逢凶化吉，轉危爲安。」

「可是，妖魔託附在人身上，如何驅魔救人？」

「神木公，石頭娘娘法力無邊，一定有辦法驅除妖孽，解救員外他們的。」

魏跛子早將夫人脚上的鍊子解開，一行六人，直向前院走去。

繞廻廊，入月門，過天井，進翠樓，直接來到金員外的臥房。

奇怪，員外房內空空如也，連半個人影也沒有。

金大貴的房內沒有人。

趙二狗，賀三虎的房內也沒有人。

石娘娘愕然一楞，道：「怪事，他們怎麼會一下子全失踪了？」

員外夫人道：「可能是又去糟蹋那一羣婦女了。」

「在那兒？」

「地窖裏。」

「地窖又在什麼地方？」

「不遠，就在那一排廂房的下面。」

爲了安全起見，倪老爹，倪心蘭，員外夫人，留在原地不動，由魏帳房領着高天木，石娘娘進入廂房，闖進地窖去。

展目望去，好一個猥褻場面，四個男人，追逐着一羣婦女，極盡蹂躪、摧殘、荒淫、暴虐之能事，狂野粗暴，狀似豺狼野獸……不堪入目。

石娘娘的肺都氣炸了，怒吼聲中，人已衝進去，招出如雨，猛攻不休。

高天木也是同一心意，當下一言不發，跨步飛身而入，連劈三掌之後，乾坤圈也脫手擲出，決心要他們現出原形來。

猝然受襲之下，金大貴等人好快的應變能力，虛晃一招，拔腿就逃，快如狼奔虎躍。

石娘娘，高天木沒料到他們會不戰而退，待要攔截時，已然慢了一步，急忙隨後追出去。

六條人影四前二後，如狂風過隙，如乳燕掠波，魏跛子的眼皮子才眨了半下，俱已消失不見。

高天木，石娘娘的身法妙極了，彈身而起，接連翻了三個觔斗，已將四人的去路堵住。

石娘娘籠着一臉寒霜，道：「說，你們究竟是何妖魔？」

金大貴怒冲冲的道：「大爺金大貴，你這是明知故問。」

「我是問你的元神是誰？」

「金大爺我沒有別人的元神。」

「胡說，你們明明是四個妖魔，託附在金大貴父子主僕身上，再不現出原形來，休怪娘娘我手下無情。」

趙二狗冷哼一聲，道：「石頭，妳他媽的別耀武揚威，以前是咱們不願意暴露身份，一再忍讓，逼急了眞要是打起來，加上那塊木頭也不一定能討得了好。」

高天木道：「只要你們肯現出原形來，不再騷擾金家的人，念爾等修行不易，或可網開一面，饒你們一個不死。」

金員外嘿嘿冷笑道：「假如老夫說不呢？」

「那就自作孽不可活，只好血染黃沙，命歸九幽。」

「木頭，你好大的口氣，就算你是一棵盤龍古樹，老子也要連根拔起來。」

一聲吆喝，四人蜂擁而上，立與高天木、石娘娘鬥在一起。

這四個人的武功路子十分怪異，或騰或躍，手脚並用，一味的近身撲擊，一味的用手抓扒，活像四頭兇猛的豺狼虎豹。

好在石娘娘、高天木功力精純，修爲有素，以一對二，仍然游刃有餘。六條人影，飛騰翻滾，纏鬥搏擊，站在場邊的倪老爹父女，以及員外夫人，魏跛子，根本分不清誰是誰，自然也看不出是誰勝誰敗來。

霍然，高天木大喝一聲，乾坤圈連番出手，已擊中金員外父子。

乾坤圈乃是一件法器，二人馬上現出原形來。

「狼！」

「狼！」

場邊響起一片驚呼，果然是兩頭黑色的狼。

趙二狗，賀三虎駭然大驚，攻勢爲之一滯，高天木乘虛而入，乾坤圈下，又現出一條灰狼，一頭花狼來。

適才，爲了顧及金員外父子主僕的安危，未敢全力施展，現在原形已現，顧慮全消，石娘娘與高天木馬上展開撲殺的行動。

四頭野狼自知不敵，放蹄疾竄，却始終無法突出重圍。

一忽兒倒下了一棵參天大樹。

一忽兒又洒下滿天的巨石。

風火劍幻出無數劍影，築起了重重阻礙。

乾坤圈更似一張天網，佈下層層的關卡。

直殺得四頭色狼，缺尾斷耳，一身血污。

猛可間，又倒下一棵大樹，壓住一頭黑色的狼，發出一陣吱吱慘嗥聲，石娘娘人劍一體，騰空飛到，一劍就將牠送上了鬼門關。

另外三頭黑，灰，花的狼，却跳出圍牆外，沒入繁茂的高粱田中，當高天木追上牆頭時，早已消失的無影無踪。

天亮了，員外府的廣場上，除了一具狼屍外，根本不見一株倒下來的樹，也看不到一塊巨石，顯然，適才的一切景象，純粹是石娘娘、高天木的法術使然。

金員外父子主僕，好像作了一場惡夢，更似再世爲人，正被員外夫人，倪老爹父女等人團團地圍住，噓寒問暖，關懷備至。

另一邊，囚禁在地窖內的婦女，也陸續的走出廂房，朝金員外這邊聚集，準備迎接高天木、石娘娘。

不料，石娘娘、高天木却似是不願意驚動大家，向衆人揮揮手，便自飄然而去了。

金員外夫婦等人睹狀，一齊跪倒在地，叩頭謝恩不迭。

× × ×

不知何時，石頭娘娘廟的四週，被人插了無數面三角形的黃色小旗。神木的週圍，也圍上了一圈相同的旗子。

廟前，搭起一座法壇，法壇上香烟繚繞，劍氣閃爍，張半仙口中唸唸有詞，正在上面作法。

這時，有四名小道士，扛來四捆乾柴，其中的一人說道：「師父，乾柴放在那裏？」

張半仙說道：「先放在那棵老樹旁邊吧，然後再去多運幾捆來，最好能再找一桶油，今天，無論如何要將這座破廟燒成灰。」

四名小道士恭身應諾，將乾柴堆在神木週遭後，隨即匆匆離去。

張半仙站在法壇之上，神情肅穆，長劍指天，口中的咒語急急如令，手中的符咒一再焚化，整個人全部沉浸在符灰烟霧中，比在員外府時尤爲壯盛、莊重。

約莫盞茶工夫後，劍尖挑了三張符咒，左手拿着一個白玉小瓶，走下法壇來。

立在神木之前，劍尖直指樹身，大喝一聲：「着！」

沒有火花！

沒有霹靂！

亦未見白光！

張半仙呆了一呆，嘟嘟喃喃的走進石頭娘娘廟。

如法泡製，劍尖直指石娘娘正身，喝一聲：「着！」同樣沒有火花，沒有霹靂，沒見白光。

「哼，一塊頑石，一株老樹，我就不信你們眞的已得道成仙，今天不捉到你們，絕不善罷甘休。」

自語中，張半仙又登上法壇，重新作法施術。

四個小道士已來回跑了三趟，石頭娘娘廟的四週已經堆滿柴火，上面還澆了一桶油。

早先發話的那個小道士上前說道：「師父，一切均已準備就緒，是否立即點火燒廟？」

張半仙道：「等一等，先捉住這兩個妖精，再燒他們的廟。」

步下法壇，再一次來至神木、石頭廟前，企圖收妖，却依然如故，毫無所獲。不禁勃然大怒道：「燒！立刻給我放火燒，燒成粉，燒成灰！」

「是，師父！」

四個小道士齊聲應命，一齊掏出火摺子，一齊打火。

奇怪的是，却沒有一個人能打得着火來。

張半仙氣急了，破口大罵道：「飯桶！飯桶！」

奪過火摺子來自己打，火打着了，也點燃了一把柴。

由於柴上澆了油的關係，一下子就冒出一團紅色火苗。

可是，火苗並未點燃柴火，單獨形成一個火球。

火球在移動，在跳躍，衝着張半仙師徒的眉毛繞過來。

「鬼火！」

「鬼火！」

小道士嚇得面無人色，掉頭就跑。

張半仙也急急轉身，向法壇跑去。

火球却如鬼魅附身一般，咬着大家的屁股燒上來。

張半仙登上法壇，大聲怒喝道：「石頭精，木頭精，別裝神扮鬼，速速俯首入瓶，接受天條懲處。」

三角黃色小旗外，白光一閃，石娘娘、高天木已挺身而現。

石娘娘氣虎虎的道：「張半仙，你未免欺人太甚，上一次娘娘我心存寬大，放你一馬，原以爲你會知所收歛，想不到給你三分顏色，居然開起染坊來，竟敢來燒我的娘娘廟，我看你是活的不耐煩了。」

張半仙二話不說，劍尖指着二人，口中唸唸有詞，猛然喝叫一聲：「着！」

劍尖突然冒出一團火花，響起一聲霹靂。

火花離開劍尖，直向石娘娘、高天木射去。

小玉瓶也脫手飛出，瓶口向前，勢如彈丸。

「放肆！」

石娘娘睹狀大怒，風火劍平直舉起，射出一縷紅光。

紅光極爲强猛銳利，立將玉瓶擊碎，火花吞噬。

張半仙大吃一驚，道：「大胆妖精，竟敢違抗本座法旨。」

高天木冷笑道：「惡老道，你別拿着鷄毛當令箭，就憑你那點本事，還不配和我們鬥法。」

張半仙又在法壇上唸唸有詞，不肯罷休，說道：「邪不勝正，魔不敵道，貧道已得正道，我就不信降不了你們這兩個妖精。」

石娘娘義正詞嚴的道：「道本無道，魔亦無魔，只要慈悲爲懷，廣結善緣，就是正道；居心叵測，一意孤行，即爲魔道，是魔是道，你自己心裏清楚得很。」

這話說來鞭辟入裏，入木三分，張半仙張口結舌，一時語爲之塞。

石娘娘又道：「張半仙，撥開乾柴，拔走黃旗，拆掉法壇，立刻夾着尾巴滾，娘娘我可以再放你一馬，否則，可別怪我心狠手辣，不給你自新的機會。」

張半仙臉色一沉，說道：「妳要怎麼樣？」

「把你砸扁砸爛！」

「妳敢！」

「我從來不說大話！」

「妳不妨試試看！」

「試就試，看打！」

說打眞打，一點也不裝腔作態，斗大的一塊巨石，兜頭蓋面的朝張半仙頭頂砸下來。

張半仙舉劍迎擊，巨石四分五裂，忽見一棵大樹倒下，忙又翻掌掃劈。

擊碎一塊巨石，又飛來兩塊。

劈歪一棵大樹，又倒下二棵。

早先的那一團火，仍熊熊烈烈，環繞未去，不是要燒着眉毛，就是要燒着屁股，弄得張半仙手忙脚亂，窮於應付，大聲吆喝道：「你們發什麼呆，還不給我滾上來。」

四個小道士怎敢怠慢，急忙登上法壇，各據一方。

高天木道：「人再多也救不了你的命，想活就趁早滾！」

張半仙道：「好狂的木頭，毀不掉你們的巢穴，絕不離此一步。」

「好，你想死我就成全你！」

高天木駢指如戟，法力凝聚指尖，立有四棵大樹朝法壇倒下去。

石娘娘也不稍慢，飛起四塊巨石，猛砸張半仙。

張半仙率衆頑抗，全力施展，依然毫不退讓。

巨石一塊接着一塊的砸來，如飛蝗，似冰雹，防不勝防，躲不勝躲，已將法壇砸壞，桌椅橫飛。

大樹一棵接一棵的倒下，如千軍，似萬馬，退無可退，避無可避，張半仙師徒全身是傷，極爲狼狽。

猛然，場中掀起一陣大風，所有的黃色三角小旗，全部被拔了起來，所有放置在神木，娘娘廟四週的柴火，均被狂風捲起。

所有的乾柴，均落在法壇附近，堆積如山。

石娘娘雙眉一挑，怒叱一聲，道：「燒！」

燒字一出口，火團如響斯應，馬上落在柴堆上。

柴堆上曾澆有燃油，立刻燃起一團熊熊烈火。

火勢猛烈，張半仙師徒的道袍均着火了，一時慘叫之聲不絕，驚呼之聲四起，爭先逃命，急急如喪家之犬。

張半仙死鴨子，硬嘴巴，口中仍自不停的咒罵道：「石頭精，木頭精，你們目無天律，胆大包天，總有一天貧道會叫你們付出血的代價來。」

高天木怒不可當的道：「惡道，你死到臨頭了，還說大話，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辰！」

手一揚，乾坤圈夾着一片呼嘯的風聲飛出去。

石娘娘也是同樣的心意，風火劍如箭一樣射出。

張半仙嘴巴硬，脚底却滑得緊，就在全身着火，劍圈將到，危如燃眉的一瞬間，噗通一聲，跳進一個大池塘去。

池塘極大，深不見底，久久沒見他露出頭來。

高天木道：「石娘，這個惡道可能餵王八了。」

石娘娘道：「不餵王八也會脫一層皮，看他下一次還敢不敢再張牙舞爪。」

一眼見四個小道士在地上打滾，却始終無法將身上的火完全熄滅，二人單手一指，異事立生，不單火勢全滅，而且道袍完整如故，廟前的大石巨木，均已消失不見，甚至連半點灰燼都不曾留下來。

四個小道士看傻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齊跪倒在地，同聲說道：「謝謝神木公、石娘娘不殺之恩。」

磕了三個響頭，抬起頭來，面前空空如也，那還有高天木、石頭娘娘的影子。

却見金員外夫婦、父子、倪老爹父女、魏跛子、趙二狗、賀三虎，以及數名員外府的家丁，挑着三牲大禮，浩浩蕩蕩的朝娘娘廟走來。

四個小道士一走，金員外等人便到了，在廟前設下香案，供上三牲。

金員外等人極爲虔恭誠敬，每一個人皆上了三炷香，磕了三個頭。金員外肅然言道：「神木公，石頭娘娘，兩位德澤廣被，功在桑梓，對我們全家，更是功德無量，恩同再造，特此先來叩謝宏恩，稍後並決定擴大庭院，重建廟宇。」

每個人皆趨前致謝，每個人皆許下不少心願，倪心蘭一字一句的說道：「大恩不敢言謝，如果不是神仙一再賜助，心蘭一定逃不過狼妖的魔掌，現在可好了，金員外已恢復原樣，免了我們的債務，我們父女，再也不必爲還不起銀子煩惱了。」

大家逗留了半個多時辰，始依依不捨的離開。

× × ×

金員外夫婦，本想留倪心蘭父女，多在府上盤桓數日，倪老爹多日未返，却急着要回家，領着女兒向北而去。其餘的人則逕往東行。

約莫行出十來里地，天色業已黯了下來，再行數里，便漆黑一片，伸手莫辨五指。

霍然，前面路上被一堆黑黝黝的物體所阻，有無數藍色的圈圈開合轉動，閃閃發光。

這種光圈，愈來愈多，也愈來愈亮，已將整條馬路堵死，而且成雙成對，好像無數雙閃亮的小燈。

這是什麼東西？大家都楞住了，趙二狗、賀三虎胆子大，走上前去一看，同時驚叫出聲：「狼！」

狼，本是吃人的猛獸，從古至今就爲人所懼怕，而金員外父子、主僕別有一番慘痛歷程，更是談狼色變，大家完全受潛意識所支配，連想都沒想，拔腿就跑。

狼羣更快，呼呼的一陣騰躍，已將大家圍起來。

爲首的一頭狼，也就是曾將元神託附在金員外身上的那頭大黑狼，居然開口說話了，道：「各位久違了，咱們曾經是一家人，沒有什麼好怕的。」

狼已經夠可怕，狼妖更是令人毛髮悚然，金員外以顫抖的聲音說道：「你們……你們想幹什麼？」

黑狼發出一聲怪嗥，聲音森冷刺耳：「小事，想跟各位回家去，共敍天倫。」

賀三虎道：「你已經把我們害慘了，不要！不要！」

灰狼的前蹄直豎起來，笑聲中充滿輕狂、猥褻，道：「賀三虎，別他媽的假惺惺，這一陣子你也跟着咱們找了不少樂子呢。」

趙二狗氣忿忿的道：「你們是一羣無耻的妖孽，我就是死也絕不再充當你們的工具。」

花狼望着金大貴，淫笑道：「你是年輕的公子，佔的便宜也最多，怎麼樣，還想不想左擁右抱，在女人堆中戲耍的好日子？」

金大貴聽怒聲喝道：「住口！你們惡

貫滿盈，罪深似海，將來一定會得到報應的。」

黑狠道：「各位，良宵苦短，要及時行樂，將春光耗在這裏多可惜，走，咱們該回家了。」

說着，從牠的身上，幻出一個光影，直朝金員外飄過來。

灰狠、花狠的元神也出竅了，金大貴、趙二狗、賀三虎嚇得面無人色，縮作一團。

驀在此刻，夜空中爆出一聲嬌叱：「大胆妖魔，還不快快俯首受死！」

話落人現，石娘娘一臉寒霜，照準狠妖的元神就是三記劈空掌。

高天木也接踵而至，乾坤圈挽起一團狂濤，猛打狠妖元神。

狠妖一見大駭，元神又退回狠身去，黑狠怒聲喝道：「你們陰魂不散，又想來瞎攪和。」

石娘娘說道：「不是攪和，是要你們死！」

「哼，上一次措手不及，被你們佔了便宜，今天老子要加倍討回來。」

「討回來？你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馬上便可見分曉。」

回過頭來，狂嗥數聲，數十條野狠，立從四面八方攻上來。

狠性凶暴，又仗着狠多勢衆，一頭頭張牙舞爪，血口大開，攻勢銳不可當。

不禁激起了高天木，石娘娘的萬丈怒火，高天木道：「石娘，給他們蓋一棟房子，燒！」

石娘娘以行動代替了答覆，玉手一指，在狠羣的四週，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築起一道石牆。

緊接着，牆內堆上乾柴，巨木權充屋頂，當狠妖弄明白是怎麼回事時，已被死死困住。

「燒！」

風火劍上射出一團火花，乾柴、巨木立被點燃。

登時，烈焰沖霄，慘嗥哀鳴之聲不絕，狠屍焦臭之氣四溢。金員外額手稱慶道：「謝天謝地，狠妖一死，就可以永絕後患，這附近百里以內的百姓，永遠不會忘記兩位的大恩大德。」

金員外似乎高興的早了點，話甫出口，烈焰之中突然竄出三頭狠來，正是黑、灰、花三頭狠妖。

狠妖好快的動作，一眨眼便沒入沉沉暮色中。

「追！」

「追！」

除惡務盡，石娘娘與高天木，化作二縷白烟追下去。

追，追，追了頓飯工夫，追到山脚下，始發現狠踪，高天木手一揮，倒下一棵大樹，石娘娘心念動處，巨石破空而下。

巨木壓住狠身，巨石砸中狠尾，石娘娘手起劍落，一劍斬下了狠腦袋。

就在將死未死的那一瞬間，花狠的元神竟然脫體飛出，高天木眼尖，立以乾坤圈套住，石娘娘再加一劍，立即烟消雲散，化爲烏有。

黑、灰二狠妖，却利用這個機會，早已逃的無影無踪。

「天木，這兩頭狠妖惡性重大，不除去一定還會爲害鄉里，塗炭生靈。」

「不錯，除惡務盡，絕對不能再給他們喘息的機會。」

眼前盡是連綿大山，極易隱藏躲避，好在二人道行甚深，可以察出妖焰妖氣，一直釘着妖踪追下去。

當然，黑、灰二狠妖已煉得元神，能通人語，最少已苦修千年，也不是易與之輩，察得出妖氣，却始終追不到狠妖。

尤其狠性多疑，最是狡詐百出，苦追三日，未出方圓三百里的範圍，偏偏就是找不到牠確切的所在。

這日，終於發現了狠踪，黑、灰二頭狠妖大模大樣的闖進了玄元觀。

玄元觀乃是張半仙的地盤，也是火眼道人修行的地方，二人不禁猶豫起來，未敢貿然闖入。

黑、灰二頭狠妖却長驅直入，走進張半仙的居處。

張半仙吃了一驚，道：「那來的兩頭畜牲？」

黑狠人立而起，前蹄作拱手狀，道：「我們在山中苦修千年，已煉得元神，能通人語，可惜仍未得人形，此來絕無惡意，請半仙明察。」

張半仙眉頭一皺，道：「你們大概就是大鬧員外府，力拚石頭精，大戰木頭精的那四頭狠妖吧？」

灰狠擠眉弄眼的道：「一點不錯，咱們曾經携手合作過。」

「你們今日此來，有何見教？」

「見敎不敢，這次我們是專程來投效的。」

「投效？怎麼說？」

「我們願投在半仙門下，合力對付那兩個妖精。」

張半仙的頭髮被燒去一半，眉毛也燒焦了，全身處處傷痕，恨透了石娘娘、高天木，聞言正中下懷，一拍即合，朗聲說道：「好，貧道答應了。」

黑、灰二狠聽得大喜，馬上伏下去，齊聲說道：「承師父不棄，請受弟子等一拜。」

當眞煞有介事，行了拜師大禮。

這時候，有一名道士進來，說道：「師父，適才有兩頭狼闖進本觀來，到處找不到，原來在這兒，容徒兒將牠們斃在此地。」

張半仙搖手阻止，道：「不可魯莽，從此刻起，牠們便是你的小師弟。」

道士不明究裏，楞在當場，外面又走進一位道士來，說道：「外面有人求見師祖。」

「你去直接稟報師祖就是，來找爲師作甚？」

「因師祖不在觀內，所以特來報告師父。」

「是誰？」

「來人自稱是石娘娘、高天木。」

「不見！」

「石娘娘說，今天一定要見到師祖或師父，否則，他們會打進來。」

黑狠媚笑一下，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既然來了，何妨放進來，咱們正可合力將他們除掉。」

張半仙亦知不見是不行的，心意三轉而決，道：「好吧，去叫他們進來，在此之前，你先去通知一下觀內高手，在此集結，今天一定叫他們來得去不得！」

道士應命而去，沒多久便湧來數十人，黑、灰二狠妖，於徵得張半仙同意後，立即託附於其中二人體內。

張半仙來至門外，才擺好陣勢，石娘娘、高天木便聯袂來到面前。張半仙沒好氣的道：「二位來此何事？可是想要放火燒我的玄元觀？」

石娘娘道：「半仙言重了，你雖然曾經企圖燒掉我的娘娘廟，我王石娘的心胸還不至於如此狹窄，以牙還牙，要燒玄元觀。」

「那你們此來目的何在？」

「是來找兩頭畜牲。」

「玄元觀沒有畜牲。」

「是兩匹狠。」

「沒有狠！」

高天木道：「張半仙，兩頭狠妖闖進貴觀，是我們親眼目睹，絕對錯不了。」

「玄元觀戒備森嚴，如鐵壁銅牆，連隻蚊子都飛不進來，這是不可能的事。」

「你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高某信不過。」

「信不過又怎樣？」

「要搜！」

「搜？你好大的狗胆，玄元觀可不是你們撒野的地方。」

石娘娘跨前一步，道：「張半仙，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如果答應我們搜，或者主動將狠妖交出，一切好商量，不然的話，咱們之間可能免不了又有一場生死之搏。」

黑狠化身的道士殺氣騰騰的道：「打就打，難道我們會怕妳不成！」

高天木眼見道士頭頂的妖氣甚重，乾坤圈猛的電砸而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道士栽倒在地，黑狠也被迫現出原形來。高天木沉聲說道：「張半仙，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張半仙道：「貧道已收牠爲徒，不許任何人傷害牠。」

石娘娘冷笑一聲，說道：「張半仙，你居然收狼妖爲徒，心目中可還有善惡正邪？」

「貧道只知道利害得失，不問正邪善惡。」

「好，你張半仙既然這樣說，我也就不必再顧忌什麼。天木，不管你同不同意，我王石娘今天要大開殺戒了！」

了字出口，人已彈起，風火劍直刺黑狠妖。

黑狠妖好狡猾，四蹄一縱，頓失踪影，顯然牠的元神又託附入別的道士體內。

張半仙神氣活現的道：「上，給我殺，別留活口，別留活命，最好碎屍萬段，骨化飛灰！」

他恨透了石娘娘、高天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衆道士如雲湧，如雨驟，刀劍齊揮，拳掌交加，以雷霆萬鈞之勢攻上去。

石娘娘、馬天木此來的目的，主要是黑、灰二狠妖，並不想濫殺無辜，但此刻狠妖混入人羣中，眞假莫辨，石娘娘乃宅心仁厚之人，說是要大開殺戒，事到臨頭，却實在下不了手。

她乃冰雪聰明之人，心念電轉，妙計忽生，給高天木使一個眼色，道：「咱們撤！」

立如奔馬瀉電一般騰空而起。

張半仙志在必得，怎肯就此罷手，立即率衆猛進，雙方便在玄元觀內，展開一場空前未有的追逐戰。石娘娘、高天木是何等身手，凡人如何能追得上，三追二追，能夠跟得上來的，僅僅還剩下張半仙，以及兩名道士，其餘的皆遠遠拋在後面。

兩名道士的頭頂妖氣甚重，無疑就是黑、灰二狠妖的化身。

「殺！」

高天木大吼一聲，乾坤圈兜頭就打，石娘娘的風火劍猛刺另一人，劍刄未到，劍風大作，劍尖上的火舌炙人欲灼。

乾坤圈、風火劍乃仙家神器，兩名道士如何能消受得了，當場皮開肉綻，萎縮在地。就在二道士千鈞一髮，氣若游絲之際，黑、灰二狠妖又不得已現出原形，竄上屋頂去。

石娘娘、高天木及時收回劍、圈，二道士總算留得一條殘命。當即運起法力，砸下一塊巨石，一棵大樹。

兩隻狠妖好滑溜，半尺之差逃脫，轟隆隆！轟隆隆！連聲大震，却砸垮了三間房子。

黑、灰二狠妖沒命的逃竄。

高、石二仙人一味的追趕。

大石似狂風暴雨！

巨木如倒瀉江河！

可是，砸毀了無數亭、閣、樓、殿，砸斷了一條狠尾，削下了一隻狠耳，却一直沒有逮住黑、灰二狠妖。

張半仙發瘋似的怒吼道：「住手！住手！你們這不是存心要搗毀玄元觀嗎？」

高天木道：「交出黑、灰二狠妖，我們立刻就走！」

「辦不到！」

「辦不到就砸爛你的玄元觀！」

張半仙聞言大怒，以十成十的功力攻上去，却被石娘娘一掌震退，而黑、灰二狠妖利用這個機會，已登上玄元觀內最大的建築物——玄元殿頂。

「上！」

石娘娘、高天木騰空而起，數以百計的大石、巨木，遮天蔽日，密集無隙，從四面八方飛向玄元殿，決心要制黑、灰二狠妖的死命。

木石太多，勢如泰山壓頂，二狠妖固然會被砸成肉泥，百死無生，玄元殿亦將慘遭池魚，毀於一旦。

「無量壽佛！」

雲端突然響起一聲佛號，聲若洪鐘，氣震屋宇，羣山嗡嗡廻響，顯見來人內力極爲充沛。

人尚未到，法力已顯，木石全部倒飛回來，反而向石娘娘，高天木砸過來，二人大吃一驚，急忙撤去法力，木石始告化爲烏有。

却已嚇出了一身冷汗。

雲頭落下一頭毛驢，驢背上騎着一位雙目赤紅如火，濃眉大耳，乾瘦矍鑠的老道，不是火眼眞人還會是誰。

張半仙急忙迎上去，叫了一聲：「師父！」

火眼道人環目四下一望，道：「這是怎麼回事？」

張半仙將始末添油加醋的說了個大概，道：「這兩個妖精一再逞强尋釁，搗毀本觀房舍無數，重傷門下弟子二人，請師父作主，嚴懲兇頑！」

火眼眞人的一雙火紅眼珠，直瞪瞪的盯着石娘娘、高天木，已將二人的原形看透，冷森森的道：「你們不在家裏潛心苦修，居然跑到我玄元觀來撒野滋事，心目中可還有我火眼眞人？」

石娘娘深施一禮，道：「請眞人息怒，我們是爲追殺黑、灰二狠妖而來，只要張半仙交出狠妖，晚輩立刻告辭。」

火眼眞人臉一沉，道：「黑、灰二狠現在是我老人家的徒孫，不會交給任何人的。」

狠性多疑，詭詐百出，黑、灰二狠妖一直潛伏暗中，待機而動，一旦情勢有變，準備隨時開溜，聞言大喜過望，當即挺身而出。

先人立而起，前蹄作拱手行禮狀，獻上一個媚笑，然後伏地而臥，同聲說道：「師祖，徒孫給您老人家磕頭了。」

通！通！通！不折不扣的各磕了三個響頭。

八百年前，火眼眞人就喜歡戴高帽子，二狠妖的馬屁算是拍對了，火眼眞人哈哈大笑道：「好，好，貧道收你們這兩個徒孫了，別怕，天大的事由我老人家一個人來扛。」

高天木振振有詞的道：「前輩，狠妖蹂躪婦女，殘害生靈，作惡多端，人神共憤，萬勿收歸門下。」

火眼道人怒聲說道：「我老人家很喜歡牠們，現在已經是貧道的徒孫了。」

石娘娘道：「狠性凶殘，二狼妖過去惡跡彰顯，望前輩三思。」

「貧道向來做事，只管未來，不問過去。」

「可是，鑑往知來，誰敢保證狠妖不會再爲害鄉里？」

「我保證！」

火眼眞人的名頭太大，師父又一再交代不可招惹他，今見他拍着胸脯担保，實在不便再多所計較，石娘娘、高天木互換一道眼神，同聲說道：「前輩既然願意保證狠妖的未來行爲，我們也不便再表示什麼，就此告辭了。」

方待轉身離去，火眼道人大叫一聲：「慢着！」

石娘娘道：「前輩還有什麼事要交代嗎？」

「將搗毀的房舍復原。」

這是小事，運起法力，房舍立即恢復原狀。

火眼道人指着重傷不起的兩位徒孫，怒容滿面的道：「人也給我恢復原樣。」

「這……」

這下可把石娘娘難住了，房舍損毀，還可藉活力復原，但是人體受傷却無能爲力。

火眼眞人陰惻惻的冷笑道：「怎麼，妳辦不到？」

「非不爲也，實不能！」

「不能妳當初就不該打傷人。」

「狠妖託附其身，這並非我們有意行兇。」

「有意也好，無意也罷，不能還我活蹦亂跳的徒孫來，你們兩個的命就必須留下來。」

「眞人，你……」

「我要你們死！」

「狠妖才是罪魁禍首，希望前輩不要顚倒黑白因果。」

「我老人家不懂因果，也不管黑白，只知道維護我玄元觀獨一無二，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

「前輩……」

「不要再嚕嗦，納命來！」

火眼道人正邪不分，脾氣火暴，話一出口，雙目之中便射出兩條火龍。

此人已有八百年的道行，火龍乃其功力精華，熱可熔金化石，力可洞鐵穿山，一旦撞上身來，只怕二人連原體都保不住了。

惹不起只好退避三舍，石娘娘、高天木互望一眼，化作兩縷白光，立時騰空而去。

火眼道人似已動了眞火，手一揮：「追！」

小毛驢立即四蹄離地飛起，張半仙、黑、灰二狠妖也跟着跳上了雲頭，結伴而去。

× × ×

不知飛了多久，也不知飛了多遠，這時已到達崑崙山。

石娘娘、馬天木那裏也不去，直奔天柱峯，來至峯腰無根洞時，現出人形，同聲說道：「師父，師父！」

洞內寂靜無聲，未聞無根大師作答。

走進洞內，四處尋找，亦未見師父其人。

二人不由皆心頭發毛，石娘娘道：「看來是在刦難逃，今天這一場災難是無法避免了。」

高天木道：「石娘，既然逃不過，咱們好歹也得跟他們拚一拚，免得壞了師父的名頭。」

走出洞外，極目遠眺，糟！火眼道人好快的速度，已近在百丈以內。

火眼眞人止住雲頭，冷聲喝道：「叫無根那個老禿驢出來。」

石娘娘道：「家師不在。」

「死到那兒去了？」

「西方雲遊未歸。」

「不在也好，免得碍手碍脚，先結果了你們這兩條狗命，等老禿驢回來以後再算總帳！」

言畢，兩條火龍立即電射而出。

二人也不再忍讓，立卽以漫天巨石抗拒。

火龍的確厲害，眞有化石熔金之熱，穿山洞鐵之力，所有的巨石，不是被擊碎成粉，就是熔爲岩漿。一時，天柱峯腰，震聲貫耳，粉漿四濺，熱浪翻滾，狂風大作，鳥禽爲之紛飛，百獸爲之走避。

眼見石攻無效，改以乾坤圈、風火劍迎戰，怎奈火眼眞人道行深厚，支持不到一盞熱茶的工夫，便敗下陣來。

風火劍、乾坤圈一撤，火龍長驅直入，一連串巨震之聲過處，天柱峯腰山崩樹倒，滿目瘡痍，無根洞更是千瘡百孔，面目全非。

萬般無奈，二人只好封住洞口，進入洞內，順着天穴往上飛。

黑、灰二狼看得好不開心，齊聲道：「師祖好功夫，好功夫，徒孫爲你老人家開路。」

跳下雲頭，用力猛扒，巨石如雪球一般滾下。

當石娘娘、高天木飛上山巓時，無根洞已被二狠妖扒開，在天穴的底部露出半個狠頭來。

「天殺的，找死！」

石娘娘單手一指，飛下一塊滾石，狠頭又縮回去。

但行藏已露，追兵很快就到，二人正感進退失據，不知何去何從時，天際落下一隻白鶴，鶴上之人袈裟一襲，唸珠一串，肚大如鼓，笑口常開，活像一尊彌勒佛，正是師父無根和尚。

二人剛剛叫了一聲：「師父！」無根大師跨下鶴背，慈祥可親的道：「崑崙天柱峯，乃老衲雲遊憇脚之處，你們跑來做什麼？是不是惹上麻煩了？」

石娘娘道：「是有點小麻煩。」

「什麼小麻煩？」

高天木將經過的情形，簡單扼要的說了一遍，無根和尚道：「爲師的一再交代你們，不要招惹那個老傢伙，這可不是小麻煩，而是大麻煩。」

石娘娘道：「都是狠妖惹的禍，否則我們絕對不會踏進玄元觀的。」

「闖進去也就算了，火眼老道一出現，你們就該火速抽身。」

「是這樣，火眼眞人一到，我們馬上就走，根本不曾與他正面交手，也沒再堅持要殺狠妖。」

「那他爲何還要苦苦追殺？」

「是爲了狼妖曾託附元神的兩名重傷弟子。」

「嗯，老衲明白了，你們爲民除害，並沒有錯，咱們先回洞去，再作計較。」

火眼道人的聲音，在山下接口說道：「不必鑽狗洞了，咱們的事就在天柱峯頂解決吧。」

山下升上來一團雲，火眼道人、張半仙、黑、灰二狠妖都在上面。

無根和尚雙掌合十，先「阿彌陀佛」唸了一聲佛號，正容說道：「很難得在崑崙與道兄相遇，何不下來一憇，貧僧也好略盡地主之誼。」

火眼眞人在雲頭上嘿嘿乾笑兩聲，道：「謝了，貧道在此自在得很，燬了這兩個妖精，馬上就走。」

無根大師道：「道兄之言差矣，王石娘、馬天木，爲民除害，功在桑梓，倒是你不該引狠爲徒，臂助妖邪。」

「哼，你可以收石頭、木頭爲徒，我爲什麼不可以收狠爲徒孫？」

「狠性兇殘詭詐，乃絕惡之物，道兄這也未免太不愛惜令譽，難道不怕授人口舌？」

「老禿驢，別把話題扯的太遠，貧道的事向來無須他人操心。」

「道兄請勿發火，如肯交出狠妖，老衲願親赴玄元觀，爲令徒孫療傷。」

「不必，貧道的醫術自信也不比你差多少。」

「如此甚善，交出狠妖來就天下太平了。」

「抱歉，貧道要你交出妖精來。」

「交出狠妖來！」

「交出妖精來！」

二人南轅北轍，針鋒相對，一個堅持要殺狠妖，一個堅持要除妖精，各持己見，互不相讓，不由皆動了肝火。

黑狠抓住機會，猛敲邊鼓：「師祖，別跟他們嚕七八嗦，殺掉這個老禿驢，石娘娘，高天木就是長了翅膀也飛不了。」

一句話激怒了無根和尚，怒喝一聲：「放肆，這裏那有畜牲說話的餘地，你找死！」

單手一指，射出二道白光，火眼道人沒料到他會這麼快動手，待要阻止時，已然不及，黑、灰二狠妖發出半聲慘嗥，立被打下雲頭，墜入天柱峯下。

直氣得火眼道人雙目發直，推動雲頭，逼近三丈，兩條火龍又告射出，目標對準石娘娘、高天木，速度同樣快如閃電一般。

然而，王石娘、高天木，怎可與狠妖相提並論，一振風火劍、乾坤圈，硬將兩條火龍接下來。

哈哈大笑聲中，無根和尚法力浩瀚，搬運來無數冰雪，在王石娘、高天木的四週，築起一道冰牆。

水火相尅，火龍立時火消焰散，難越冰牆一步。

火眼眞人怒吼道：「老禿驢，我們爭鬥八百年，可還記得今天是第幾回？」

「九十九回。」

「過去的勝負如何？」

「各勝四十九場，秋色平分。」

「好，我們且在第九十九回分個高下吧。」

「不必打了，事實上你已經輸了。」

「何以見得？」

「失掉狠妖，却奈何不了石娘、天木，這還不够嗎？」

「哼！當然不够，貧道要與你決一勝負。」

「對不起，狠妖已除，老衲不想與你再作無謂之爭。」

「哼，這可由不得你！」

兩條火龍再度射出，更熱！更猛！更快！

無根和尚不願作無謂之爭，索從在天柱峯頂築起一座冰城。

火眼道人死不認輸，飛上城頭，從空中進擊。

無根和尚運來更多的冰雪，乾脆就將峯頭封死，使整座天柱峯全部包在冰雪之中。

然後，騎上白鶴，領着王石娘、高天木，滑入天穴，進入無根洞。

遠處，傳來火眼道人憤怒的吼聲：「老禿驢，第九十九回我認輸了，第一百回貧道一定叫你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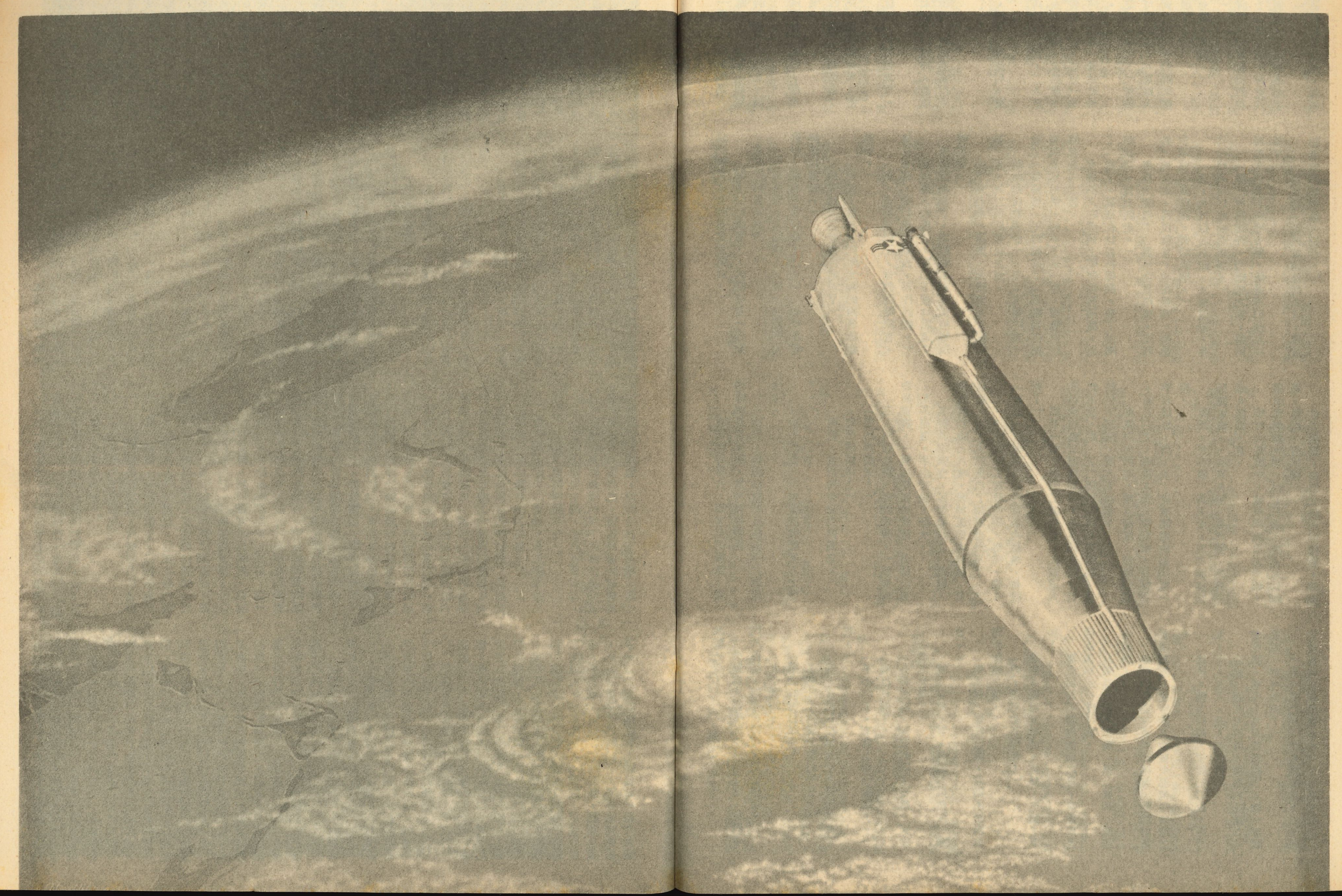
（僧、道鬥法，將會繼續寫下去，請注意筆者以後所著各書）——全文完——

太空科幻爭霸戰　勞力士・文

死亡之沙

轟動全世界之秘密武器"死亡之沙"，雖然是美國創造出來的，却因此發生一連串的血案，展開一場特務龍虎爭奪戰，使到全球爲之矚目，一場驚心動魄的戰鬥就是爲了死亡之沙……

↓圖爲死亡之沙的貯藏鋼管，飛上空中，用遙控器使它打開鋼蓋，自行洒落地面，溶解在空氣中，吸入的人必死。



死亡之沙的威力極强

美國第一次射月火箭升空的壯舉，很順利的完成，人類的足跡印在距離三萬七千里的月球土地上面，又再安然降落地球，喜訊傳來，舉世騰歡，即使是最尖銳的敵人「北極熊」也拍電報歌頌它，隨後升空的飛行物體，越來越多了，跟着一連串的「核爆」，比較原子彈威力强大二百倍的氫彈也製造出來，另一方面，越州飛彈可以從潛艇飛出海面，依照它的飛行路綫，在指定的地點射擊它的目標，跟這種戰術同時出現的還有激光炸彈，又有一種從坦克發射的激光炮，沒有炮彈，有的只是光。那種光接觸物體，即時變火，能够把鋼板燒熔，叫做地獄火，看來世界上再也沒有別的武器比較它更加可怖的了。可是，專家不斷的研究，終於發明更新奇更毒辣的武器，它就是「死亡之沙」。

有一晚，美國太空總署的署長，卡沙摩亞召見最高級的太空戰略顧問以及核彈專家等十多個人，聚在一起密談，說：「各位請看牆上的一幅掛圖，它看來平平無奇，只是一個鋼管，形如雪茄，在空中飛行，其實它是最新奇最毒辣的武器，只要它在空中降落到離地一千呎，鋼管的活塞自動彈開，藏在管內的銀色沙粒就會傾瀉出來，混和在空氣中，慢慢的降落，由於所有銀沙都吸收了大量的核爆輻射綫，它溶解在空氣裏面，住在那個地方的人，呼吸了它，便即發生急症，渾身發抖，肌肉抽縮，一個鐘頭之後，已經無法動彈，不到三個鐘頭，便即死亡，無藥可醫，雖然這種秘密武器太過殘酷，可是，戰爭根本上就是十分殘酷的，現時已經分不開前方與後方了，任何一個國家，只要三幾個大城在一夜之間，所有動物都死個清光，士無鬥志，它必然屈膝投降，我認爲它是最有威力的一種武器了，各位對它有甚麼特殊的見解呢？」

戰略顧問雷波博士說：「我想知道銀沙的輻射綫是怎樣獲得的，它是另外舉行核爆產生的？抑或是在多次核爆的廢料當中提煉出來？」

署長卡沙摩亞說：「問得好，我不妨對你說知，它並非特別爲了核爆製造出來的，也不是普通的核爆廢料，它純粹是地下核爆得來的，可以說多次地下核爆當中，有幾次是純然爲了製造死亡之沙而設的，它的特徵就是變成銀色，含有毒質。」

雷波博士說：「看來美國早有此心想製造死亡之沙了。」

「可以這樣說。」

「既然我們有了這種秘密武器，隨時可以控制大局，爲甚麼署長召見我們研究局勢呢？是否打算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署長卡沙摩亞微微一笑，說：「即使我沒有作出更深的解釋，你們也知道美國決不會首先發動攻勢的，我之所以召見各位，是只想研究當前一個特殊危機，把地下核爆得到的死亡之沙送進巨型的鉛桶，沉入海底，隨時取用，且不怕染污海水，這種措施已經不是秘密了，如何把它還原，從一桶沙泥變成殺人不見血的死亡之沙，却是一種秘密，負責保管海底核爆廢料貯藏倉庫的人，叫做馬亨巴，他同時是使廢料還原的專家，前天突然失踪，我十分担心他投進鐵幕背後。」

「爲甚麼你這樣想呢？」

「因爲他失踪之前，有幾個月沉迷酒色，且又豪賭，一時不愼欠下二百多萬元的債，放債的人催他還欵，他實在無力償還，對方露出眞面目，索性對他說知，假如他們把這件事情向聯邦統計調查局告密，他必然革職查辦，仍要償還債務，反之，他投靠蘇聯，便不追究他的債務，在這種情況之下，除非他想自殺，否則，他一定是接納他的要求，故此我初步的判斷認爲他遲早投進鐵幕那邊，倘有這種事情發生，對我們極端不利，故此我們決心制裁他，打算在他投靠鐵幕之前，把他殺掉，可惜事機不密，被他獲悉，暫時躲起來，我們必想辦法制裁他，更加重要的是在他沒有把死亡之沙的製造過程向蘇聯科學家灌輸之前，先要抓住他，必要時把他殺掉，照情形看，他現時仍然留在邁阿密，希望各位合作，盡量在自己控制的範圍之內發動攻勢，撒網捕魚，稍後，我就把馬亨巴的面貌體型及活動方式透過幻燈影片向各位報道，各位如果有甚麼問題，請即向我提出來，我必然會盡力回答。」

雷波博士說：「署長，你怎麼知道馬亨巴仍然留在邁阿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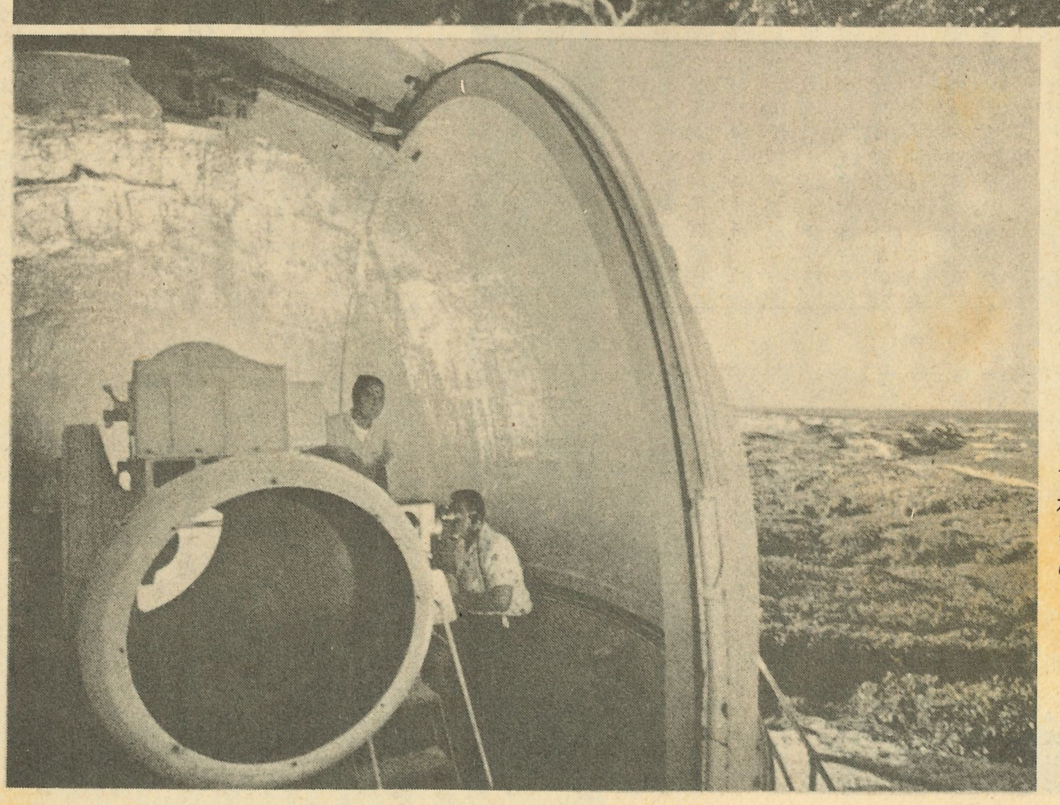
「這個問題很有用，我該逐項回答，收貯核爆廢料的銀桶所沉下的海底就是佛羅列達州的海底深處，因爲那邊的蝴蝶島是美國空軍基地，同時是海軍基地，萬一那些鉛桶發生變化，即時可以搶救，平時也可以利用潛艇保護它，由於邁阿密是佛羅列達州最大的城市，豪富的人多數到該處避暑也避寒，故此在該城的一座水族館內附設的一處叫做海洋動物生態研究院，就是核爆廢料保管處大小職員的辦公廳，馬亨巴作主任級的人，不單是在邁阿密辦公，還住在該城郊區的一座別墅，他經常到城內各處銷金窩遊玩，即使他忍心拋棄妻兒，他也不捨得拋開情婦和艷窟賭場一切享受，故此我認爲他失踪只有兩天，尚未離去，現時太空總署已經派出最有頭腦的殺手唐龍追踪刺殺他，這個人是太空總署貼身打鬥的教練，中國功夫一流，希望他能够大功告成，好吧，現時請各位看看馬亨巴的照片。」

他們看過馬亨巴的照片，又再看看唐龍的照片，便即散會。

在他們這方面說，只是聚在一起談談，至於唐龍，那就大不相同，他在當晚的深夜奉命走進太空總署的機密室，跟署長卡沙摩亞交談，由署長面授機宜。

署長卡沙摩亞先行解釋「死亡之沙」的威力，又再把馬亨巴失踪的情況對他說知，然後補加一句：「五十五歲的馬亨巴是這一宗驚人案件中最重要的一個人，你現時出動，把他追殺，不必理會別的事情，也不理會他的家人或情婦對他的死亡感到如何哀傷，總之見面就殺，馬亨巴的權力太過大，他的生活方式糜爛，以致引起敵人的覬覦，這是我們的疏忽，應該自責，不過這種事情已經發生，不必追究責任了，還是想辦法把可能爆發的一場大災禍





所有「死亡之沙」都貯在鉛桶，沉入海底，隨時取用，發射的時候改用鋼管貯放，圖爲海底放置鉛桶的情形。

加以撲滅，比較有利，你已經知道我講過關於海底核爆貯藏倉庫的秘密，你應該進一步獲悉管理它的人如何重要，馬亨巴不單是知道那個倉庫的準確地點，還知道怎樣可以在三分鐘之內引爆，要是一千萬噸死亡之沙突然爆炸，整個佛羅里達州的居民立刻死個清光，海上的魚死得更快。很多人懂得怎樣把核爆之後的死亡之沙收藏在鉛桶內，它的最外那一層仍是用鐵皮包裹，至於它放置的深海，由海豚不分晝夜巡視，有人下海，便即發出警告，如此種種，這兩個人都知道全部秘密，一個人是馬亨巴，另外一個人，叫做蘇朗，假如馬亨巴一去不返，他的工作，可以由蘇朗接替，問題在這裏，馬亨巴如果投入鐵幕工作，煽動蘇聯當局大量製造死亡之沙，便會危害美國，故此你必須毫不留情把他殺掉，現時你可以細心看清楚他的家人以及兩個情婦的臉貌，逐個查探，一個情婦是金剛夜總會的歌舞女郎，叫做嘉芙蓮，另外一個情婦是女巫梅蕾，你把這兩個人的

寓址寫下來，立刻採取行動，我們可以派人協助演戲。」

唐龍險些中伏喪生

嘉芙蓮剛剛跳完了最後一場艷舞，換過衣裳，從夜總會側門走出，快要走到停車場，突然有三條黑影竄出來，一個人用手掩口，另外兩個人打算抱她走開，她沒有機會呼救，仍然使勁掙扎，就在這時，唐龍一躍而出，三拳兩脚，就把纏着她的兩名大漢打翻，另外一個，寧願放棄她，騰空一雙手，探囊拔槍，可是，唐龍的一雙脚上下翻飛，先把他的手槍踢跌，然後一脚把他撞倒，三個人都在地上打滾，沒有受傷，那些人可能有槍在身，唐龍不敢怠慢，盡快衝過去，把她拖起來，說：「嘉芙蓮，讓我保護你，快些走向停放汽車的地方。」

一言驚醒夢中人，她趕快走向停車場。果然不出所料，背後槍聲卜卜，被他打翻的殺手已經拔槍追上來。

唐龍大聲：「我們沒法退縮了，索性把心一橫衝過去！」

嘉芙蓮眞的咬牙切齒開快車，幾個殺手分別讓路，她的汽車突圍而出，快得像一陣風。

唐龍說：「那些人恐怕是由一個集團派出來的，你是否跟甚麼人結怨？」

「我沒有仇家。」

「那麼，可能是你的男人有仇家了，這種事情經常發生，要是一個人借了貴利王的錢，沒法清償，貴利王就會派出爪牙擄他心愛的女人，逼他們還欵取贖，你必須反問自己一句，是否你的男人有這種苦衷，如果他眞是這樣，切勿駕車返家。」

「如果我不返家，到甚麼地方去？」

「假如你認爲我值得信賴，我可以指示你駕車的途徑，駛到我居住的地方。」

唐龍很冷靜的說。

「乘虛而入」是他最擅長的手法，他借此進攻她的芳心，果然得手。

她這樣快就十分信賴他了，可能因爲她是風塵女子的關係吧？

唐龍叫她把汽車停在林中小屋前面，聽到幾聲犬吠，有兩隻大狠狗撲出來。

唐龍大聲吆喝，狗不再吠了，她停車走出去，唐龍說：「前面只有一間紅磚屋，客廳微有燈光，那個地方就是我居住的地方了，我不妨對你說知，我是個畫家，孤伶伶的過活，這一座紅磚屋是我廉價租回來的，一向沒有嘉賓，難得你到訪，再好也沒有了，希望你喜歡這個地方，以後常常到來。」

他的話相當誠懇，嘉芙蓮嫣然一笑，點頭說：「你眞够朋友，我當然會經常拜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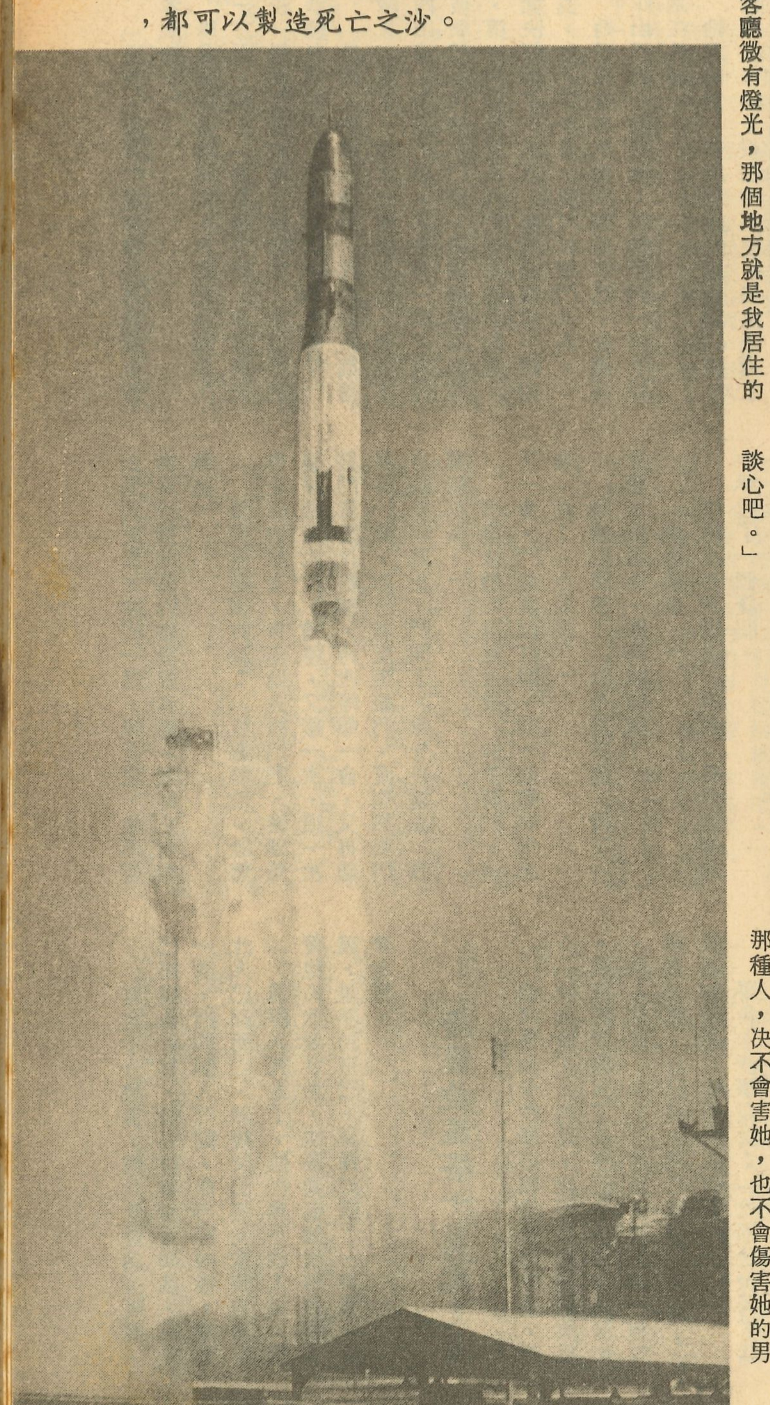
說完，她緩步給唐龍帶進屋裏，落坐後，唐龍對她說：「這個地方是很安全的，除了手槍，還有大狠狗，牠比較保鑣更加忠心，我想帶你去看看這座房屋，它有兩層，除了地面，有二樓，一共有八間房，三個廳，其中一個是喝酒的小花廳，我有些話想跟你談談，同到小花廳那邊喝酒談心吧。」

唐龍跟她在細廳密談，他忽然很鄭重的說：「嘉芙蓮小姐，我知道你跟馬亨巴來往很密，我在生意方面跟他有些地方合作得很好，他忽然失踪，令我十分煩惱，你可否帶我去見見他呢？馬先生經常在我的面前談及你，可見他對你有極深刻的印象，你千萬不要推辭。」

嘉芙蓮稍爲猶疑，說：「你們做甚麼生意呢？」

唐龍一本正經的說：「這是一種秘密，既然馬先生吩咐我對任何人都要守口如瓶，我只好不開口了，希望你想盡辦法帮忙我，正如我剛才帮忙你一樣。」

唐龍最擅長佈下這種局勢，使一個美女發生錯覺，以爲他見義勇爲，屬於俠士那種人，決不會傷害她，也不會傷害她的男



這是空中火箭，還有地面核爆，都可以製造死亡之沙。

友，看來他這一次施展這種絕招大概是生效的了，只見她低頭想想，忽又抬起頭來，說：「好的，唐先生，喝過這杯酒，我帶你去見他。」

唐龍喜出望外！

她講得出就做得到，眞的喝了一杯酒，然後就跟他一起走到外邊去，乘坐她的汽車，向公路那邊走。

在車廂裏面，他們二人偶然也談幾句，唐龍說：「我們所做的生意，有希望賺大錢，那是一批貨，並非毒品，我這樣說，大概你會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我太過蠢了，仍不明白。」她似乎說的是眞心話。

唐龍說：「好的，我再講得顯淺一點，相信你能夠更加明白我想說的是甚麼，我的意思是說銀色沙粒，你有沒有聽見過他提及銀色的沙呢？」

「沒有，我眞的沒有聽見過他說金沙或者銀沙。」

唐龍沒法逼她開口，只好把話題放在另一方面，問：「嘉芙蓮小姐，你說馬先生在一個很秘密的地方躲起來，你似乎把汽車駛向郊區了，難道他躲在郊外嗎？」

「是的，你眞是聰明，我們就快抵達他藏身之處了，你大概會看見的，前面不遠的山邊，有些平房，其中有一間平房是用玻璃門去代替木門的，屋裏隱隱有些燈光，第三座房屋就是我們想去的目的地，我就快停車了，不過，離開公路往小路走過去，走不了多遠，就可以敲門入內。」

她好像很有把握找到馬亨巴，唐龍沒有作出任何一種反應，給她帶到一座平房，站在外邊。

她說得對，那座房屋是用玻璃門的，可惜那些玻璃是很深的茶色，無法透過它去看到更深更遠的一處，換言之，他不能夠看清楚屋裏的寢室或客廳，覺得它有點神秘。

嘉芙蓮緩緩的說：「我有點怕，既然你是他的朋友，你走過去敲門吧，密碼是連續敲五六次，稍停，又敲一次，這一次敲門聲要比較响，再次停頓一會，又再敲另外一聲，如是者反覆敲門，直到那扇門自動拉開爲止，門開了，你先走進去，我緊隨在後。」

唐龍依她的說話去做，伸手敲門，過了一會，門從裏面打開，有一個聲响飛出來，說：「你是誰？」

她搶先回答：「我是嘉芙蓮，帶了一位朋友來看你，他叫做唐龍！」

「請他進來。」

唐龍正想走進去，突然，在他的腦海中浮起了一個疑問。

根本上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馬亨巴，如果馬亨巴眞的躲起來，不想見人，爲甚麼沒有向她問清楚姓唐的是甚麼人就讓他走進去呢？可能有詐。

這樣一想，他就把嘉芙蓮抓住，向前一推。他的意思就是把她當做擋箭牌，如果馬亨巴發槍射擊，只是打死她，他是不會受到傷害的，眞料不到，屋裏的危機並非躲着的人放冷槍，而是靠近門口的客廳有一個翻板造成的陷阱，一脚踏上去，那個人就會跌進地穴，穴裏有很多把刀，刀尖向上，碰着它就會弄到腸穿肚裂，因此之故，嘉芙蓮剛剛被人推進屋裏，還沒法站穩，巳經跌下翻板，尖叫一聲，整個人在地面消失。

唐龍十分機警，他只是聽到尖叫聲，巳經發槍射擊。他的槍法相當準確，只是一槍，把那個人打翻，他再補兩槍，證實此人巳經死亡，然後拔出强光電筒照射。

這個人死定了，他仍然不敢入屋，憑着他的敏銳目光，他發覺這傢伙的形態面貌，並非馬亨巴，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轉身走開。

唐龍被逼簽十萬元支票

他向署長卡沙摩亞報告此行經過，說：「我失敗了，可是，此行並非毫無所疑，最低限度證實了馬亨巴仍然留在邁阿密，被人刧持，失去了自由，他的第一個情婦嘉芙蓮，自己跌入死亡陷阱，死定了，我該如何進行追殺的工作呢？」

署長卡沙摩亞說：「我不是說過了嗎？他有兩個情婦，除了舞娘嘉芙蓮，還有女巫梅蕾，你該向她追踪，我立刻把她的住處告訴你，她住在佛羅里達州靠近邁阿密的山邊，那座山叫做黑峯，山石尖銳如劍，她經常在山邊的空曠地方擧行巫術大會，利用美色以及邪術吸引美國青年男女，詭計多端，你必須小心防範她。」

唐龍當晚就去找她。

他沒有甚麼奇異的武器，有的只是一柄强光電筒以及一柄手槍。

他對邁阿密的地形很是陌生，本來他可以向署長求助，不過，他認爲關於地方上的問題，只是小事，不必向高峯查問了，索性擺出遊客的姿態，跟旅遊社接洽，然後出動，只要他有錢，很快就得到「安

全導遊社」的協助，派人用汽車把他送到黑峯的山脚，司機還把汽車留下來，守候到天亮，讓他單刀赴會。

這種行程使他花了二千美元。

司機柯達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你是女巫梅蕾的朋友，那不要緊，即使你在殘夜到訪，她仍是歡迎你的，反之，你打算跟她作對，潛入她的巢穴，那就不容易活着走出來，我奉命在野外守候，仍是隨身携帶長射程來福槍自衞的，只要你向我這邊飛奔過來，我就盡力保護你，反之，陽光照射，你還沒有走出來，我就單獨把汽車駛回去了，祝你一切順利。」

唐龍向陰暗的山徑走，他必須繞過山嘴，然後抵達女巫梅蕾的巢穴。

他實在無法猜得透馬亨巴爲甚麼迷戀梅蕾，這個問題在他的腦海中忽起忽落，他苦苦的思索，仍是無法找到答案，不再想了，索性集中精神往前面走。

走了半個時辰，快要抵達山嘴，忽然有一個粗魯的話聲從樹林飛出來，問道：「今晚並非巫術大會，爲甚麼你單身走進來？」

「我想見仙姑梅蕾。」

「爲甚麼你要見她呢？」

「那是我自己的事，跟你無關，如果你想討好她，請你替我傳達一句話，就說是馬亨巴的朋友到來找她好了，此行絕對沒有惡意，你一切放心，如果她想加害於我，到時她自然會動手，你千萬不要加以阻攔。」

林中客哈哈大笑，說：「你分明是她的對頭人，决非她的朋友，你想到天宮找她，並不困難，闖過我們七星陣這一關就可以做得到。」

「好的，你們七個人一齊上吧，我只用中國功夫也可以把你們打發。」唐龍直覺到對方不多不少的是七個人，果然不出所料，這句話剛剛說完，林中竄出七條黑影，不約而同的向他撲攻。

由於他們身手敏捷，唐龍不易取勝，他此行只是想拜訪梅蕾，不是企圖把對方趕盡殺絕，當然不會發槍射擊，因此他只是緊守門戶，沒有拔槍，甚至沒有在拳脚方面展開攻勢。

他當然有力量這樣迎戰，可是，對方拚命死纏爛打，仍是很麻煩的，因此苦鬥了一會，他就大聲叫喊，先行叫對方停手，然後很鄭重的說：「我們這樣子搏鬥是完全沒有意義的，特別是我，即使帶槍在身，我也不忍發槍射擊，免得損害友誼，你們還是帶路把我引見仙姑梅蕾吧。」

七星陣爲首的彪形大漢，整個亮相，站在他的面前，說道：「你叫我們引路也可以，只要你伸出一對手來，讓我們套上手鐐，那就可以安然無恙的走到她的面前了。」

「好！」唐龍答應了他。

半個鐘頭之後，唐龍被他們帶到一座木屋前面，爲首的大漢先行走進屋裏，再走出來，打個手勢，其餘的人就把唐龍好像押解犯人似的送到大客廳，跟着解開手鐐，讓他恢復自由。

唐龍胡亂的伸手踢脚，鬆鬆筋骨。

忽然有一個少女走出來，貌美如花，渾身是勁，曲綫玲瓏，在他面前五呎之遙站定，問：「先生，你是那一個都不成問題，只要你自認是馬亨巴的朋友，帶了現欵到來取贖，我們就是朋友，除非這樣子，我們實在沒有甚麼可談。」

唐龍順着她的口氣說：「我的確帶錢取贖他的，你要多少？」

「十萬美元。」

「我立刻簽支票給你，我可以留下來，明天不是星期日，你叫人到銀行拿了鈔票回來，然後把我放走，那就等於我携帶現欵在身，我之所以如此轉折，因爲你派人到銀行拿鈔票，比較安全，免得你懷疑我是警方的人，用假鈔票或在鈔票上面做過記號的眞鈔，作爲事後追踪之用。」

「你不是警方的人？那麼，又到底是誰？」

「我沒有查問你怎樣扣留馬亨巴，你也不必查問我的身份。」

「好，我不向你查問了，看來你似乎是很誠意的，你還有甚麼要求呢？」

「我有一個要求，希望我簽支票之前，能夠看到馬亨巴本身，只是看了一眼，證實他仍然活着，我不是付出巨欵買一條屍體回來，那就够了，你可以讓我看看他嗎？」

「當然可以，你跟我一起走，很快你就看到他了，他很安靜的躺在床上。」

她很冷靜的說。

唐龍根本並不是馬亨巴的朋友，他只是從幻燈影片看見過馬亨巴的容貌，因此之故，他跟隨梅蕾走向更加深邃的地方，心裏仍是茫然無主。

他發覺她在前行走，越走越遠，似乎走進一個洞穴。

由於那座房屋依山而築，唐龍懷疑那一條通道眞的是伸展到山洞之內。

神秘飛針出現，以傾斜的弧度向海面襲擊，被雷達網發覺，通知瞭望塔，唐龍立刻把它擊落。

他的處境相當危險，可以說是完全受了別人的控制，唯一使他自信心增强的東西，不是手槍，而是那一張可以簽寫的支票。

太空署長給他那一本支票簿，隨時陡地可以簽上五十萬元的支票，眞眞正正可以提取現鈔，故此他想到了支票就臉露微笑。

他終於被她帶到一個洞穴了，唐龍嗅到一股泥土氣味，他不由自主的想到馬亨巴，照情形看，馬亨巴可能死了，甚至躺在泥土裏面，事實擺在面前，他覺得洞穴之內死氣沉沉，似乎不是活人居住，故此並不樂觀。

不過，轉念一想他又相當樂觀了，根本上他此行純然是爲了追殺馬亨巴而來。即使他看見僵硬的馬亨巴，仍是有利的，他可以向太空署的署長交代。

不管他怎樣想，脚步一順，他已經置身於一個巨型的鐵桶前面。

那個鐵桶是長條形的，很圓，燈光雖然很暗，可是，洞穴之內只有那個圓形的鐵桶，他直覺到馬亨巴並非躺在床上，他必然是躺在那個鐵桶之內，不自覺的有些緊張。

他既然走近鐵桶，梅蕾索性扭亮燈光，使他看得更加清楚。

不錯的，馬亨巴確是睡在鐵桶之內，但却有一塊透明的玻璃蓋住，至於他的臉孔，極度蒼白，沒有半點血色，使人看了心寒。

「他確是馬亨巴，正如你所說，他睡在鐵棺之內，我懷疑他已經喪生，你能否使他睜開一雙眼？」

「他當然可以睜開一雙眼睛來，甚至可以坐起來，走出鐵桶之外，跟普通人一般無異，不過，我要等到有了鈔票才肯放人。」

「你太過殘酷了，憑着你們的七星陣也不能够好好的看守他嗎？」

「你恐怕發生誤會了，他並非躺在鐵棺之內，只是躺在鐵桶之內而已，如果你曾經患過胃潰瘍，你就會知道那個鐵桶並非用來給他躺着嚇人的，凡是患了嚴重的胃潰瘍，却又不想開刀，只有採取這個方法醫治。」

「這是冷藏法，是也不是呢？」唐龍衝口而出的說。

「你說對了，你所看見的正是冷藏法必須使用的醫療器具，鐵桶裏面有空氣流通，他仍有呼吸，那個鐵桶之內的氣溫降到華氏表零下二百度。」

「照這樣想，他投靠於你的時候，恐怕患了急性的胃潰瘍。」

「是的，準確的說法就是他躲在我的巢穴時，胃病發作，我不能够把他送到醫院去，只有叫醫院裏面的人，從速到來，佈置這種醫療器具，最重要的一個器具就是製造冷氣及輸送冷氣的長管，它放在隣室。」

「爲甚麼你不敢把他送到醫院去醫治呢？」

她聽了，臉色一沉，冷然說：「你跟我有了協定，不查問對方的底細，希望你守約。」

唐龍沒法可想，只好點了點頭。

不過，他點了點頭之後，很快就沉住氣說：「我立刻簽支票給你，守候到天亮，你派人家到銀行提欵，鈔票到了手，馬亨巴是我的人了，到時我要怎樣把他弄醒來呢？」

「如果你是他的朋友，切勿胡亂的弄醒他，讓他安安靜靜的躺在鐵桶裏面，這樣做可能會比較安全，最好是把鐵桶的鐵蓋也蓋上去，從醫院裏面找一兩個對冷藏法這種醫術很有心得的醫生到來，把他帶走。」

「這個地方所有設備都是你的，包括製造超級冷氣的醫療器具在內。閒話休提，你還是立刻採取行動吧。」

唐龍聽了不覺愕然，說：「甚麼行動呢？」

「你的行動就是簽支票。」梅蕾很幽默的說。

最後一戰死裏逃生

唐龍沒法跟她搏鬥，此外，他本人只是想證實馬亨巴的死活，不想大開殺戒，索性認輸，簽了一張支票給她，在洞穴之內看守那個圓桶，直到天亮。

即使陽光普照，他仍是不能脫身的，直到梅蕾派人在銀行拿走了鈔票，他才有機會把圓桶帶走。

他從秘道走到平房那邊，已經靠近中午，出乎意外的他發覺平房裏面的傢俬雜物已搬走，杳無一人，他猛吃一驚，轉身走回鐵桶，希望揭開桶蓋，但却辦不到，他走進隣室看看，輸送冷氣的機器仍是活動如常。

他担心鐵桶之內的人沒法持久，趕快走到外邊，盡快找到有電話打出去的一戶人家，借電話打，先行講出他的身份，然後懇求醫院派一個懂得冷藏法的醫生，趕快乘坐救護車到來，設法把一個患了胃潰瘍的人送到醫院急救。

對方答應了，不過一會，醫生連同救護車一起到來，眞是失望，醫生弄開了作爲治療用具的圓桶鐵蓋，看看桶內，却是一片空白，到了那時，唐龍才知道他受到別人愚弄，非常沮喪，但却又無可奈何。

他向醫生解釋幾句，便即走開，趕快用長途電話跟太空總署的署長聯絡，除了報告這件事之外，加上一句：「我一時失愼，累到太空總署的公欵損失了十萬美元，眞是對不起，請你原諒。」

署長卡沙摩亞在電話的另外一邊說：「這種事情經常發生，不必自責，太空總署在銀行的存欵超過一億美元以上，損失了十萬元，算得甚麼？況且你這樣做，並非沒有收獲，最低限度，你看見過馬亨巴，知道他沒有離開邁阿密，多多少少有些好處，能够幫助我們比較深入的了解他。現時我想問你一句，是否你離開通到山洞的木屋之際，發覺屋內杳然無人呢？」

「是的，它不單是杳然無人，還把所有傢俬搬走。」

「對了，這種情況，反映出馬亨巴佈局騙你，並非想緩和局勢，而是想獲得十萬美元，你有沒有想過他爲甚麼急需十萬美元呢？」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對收藏核爆廢料的一個海灣，太過陌生，故此你很難想像得到他們獲得十萬美元有甚麼用，至於我，十分明瞭那邊的形勢，故此我可以比較深入的對你說知，他必然是透過女巫梅蕾的帮忙，召集拜月教信徒，集體進攻那個地方，企圖在短短的一夜之間，奪取核爆廢料，再把它賣給蘇聯。」

「爲甚麼他不掮動蘇聯科學家舉行地下核爆呢？」唐龍在電話的一邊問。

署長卡沙摩亞笑了笑，說：「唐龍，你以爲做出地下核爆是很容易的嗎？如果在這方面沒有眞正的認識，就算核爆也沒法得到死亡之沙，你已看見過，那種沙是銀色的，一定要有很巧妙的安排，還要使用一些化學藥品，然後可以達到目的，馬亨巴只是看守地下核爆的廢料而已，根本上他並非核爆的科學家，他兩手空空的投靠蘇聯，毫無作用，故此我認爲他必然是企圖奪取一桶桶的死沙。」

「那些死沙不會要他的命嗎？」

「當然不會要他的命，凡是貯滿了危險品的鐵桶，如果不是鐵桶裂開，也不是加熱，它不會爆炸，閒話休提，你立刻到海灣那邊制止他們的活動吧，我另外派出海軍陸戰隊以及空軍協助，你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拆除最大的機器所放置的信管，使它無法爆炸，至於潛伏在海底的魚雷，也要把它的信管拆掉，假如馬亨巴那帮人自知鬥不過我們，他可能把心一橫，把海底的魚雷發射，它對準死沙鉛桶，展開攻勢，可能隆然一聲爆炸，輻射綫射出海面，同歸於盡，甚至邁阿密的人也死個清光，你必須達成任務，如果有人要阻止你這樣做的話，把他殺掉。言盡於此了，現時我把進入警戒綫的密令告訴你，它是長春樹，還有一點，你出動之前，必須携帶太空槍。」

電話終止了，唐龍感到十分興奮，立刻到隱藏地方取出太空槍。

他懂得很清楚，假如他依照太空總署署長的吩咐去做，即可將功贖罪，事不宜遲，他還沒有進入邁阿密市區，截到一輛的士，叫司機駛向海岸，租了一艘電船，便即朝着沒有名的一個海灣駛過去，在指定的地點登陸。

小電船自行駛回去。

唐龍到了岸上，向前加緊脚步走過去，路上三次碰上了荷槍實彈的伏兵，他都用長春樹這個密碼過關，最後，他抵達控制室。

控制室裏的管理員奧艮杜爾，南美洲人，大聲喝問，叫他停步。

唐龍說：「我是太空總署派來的，立刻拆除信管！」

「密碼呢？」

「長春樹。」唐龍很冷靜的說。

對方哼了一聲，說：「你本來的身份是甚麼？」

「現任的職務是太空總署武術教練，教中國功夫。」

奧艮杜爾說：「你必須證明你的身份，我才聽從你的指揮。」

「好，怎樣證明呢？是否你想跟我打過？」

「不，另外有人跟你打！」

說完，他吹了一聲口哨，突然有兩隻大狼狗分別從左右撲出來，料不到唐龍就地一滾，跟住發槍射擊。

槍聲連續响了兩次，兩隻大狼狗立刻倒地打滾，奧艮杜爾看呆了一雙眼。

「你現時明白我的身份了吧？這是美國太空總署的最新發明的太空槍，只要扳動槍機，子彈對正目標發射，必然打中，不管那是活人抑或大狼狗。」

奧艮杜爾有些驚慌了，說：「我立刻拆卸各處的信管，務求海底的核爆廢料不會爆炸，不過，這樣做是違法的，後果如何，由你負責。」

「當然由我負責，亦可以說是由太空總署的署長卡沙摩亞負責。」

唐龍把手槍的槍嘴對準着，再問一句：「我出動之前，署長說過親自打長途電話給你們，有沒有這種事情呢？」

「有，可惜那個電話並非直接打給我，只是打給最高級的負責人，再由他轉知，那樣子就慢了一綫。」

唐龍不理會他，逼他拆除信管。

這種工作正在進行，突然聽到下邊人聲如沸。

奧艮杜爾盡快地拆除信管，同時說道：「我沒有武器，你可不可以保護我走開呢？」

「好的，我也想走到下邊看看。」唐龍說。

兩人先後走下去，唐龍仍是緊握手槍，跟隨在後。

到了下邊，才發覺那些人爲甚麼叫囂，源來海豚大部份喪生，浮出海面，就是被人毒死的，看來馬亨巴那些人已經到來，大概他們打算下毒毒死海豚就奪取海底的鉛桶。

唐龍臉色一沉，說：「這裏最高的瞭望塔在甚麼地方呢？」

「你打算霸佔瞭望塔？太過放肆了，塔上不單是有許多屬於天文台的太空器具，還有激光發射器，此外，有人看守，不見得你想單獨進攻吧？」

「你不要管，只要你帶我去，那就算了。」

唐龍大聲說。

奧艮杜爾馴若羔羊的走在前面，看來他十分合作。

走不了多遠，下邊已經發生戰鬥，三個人攔住去路。

由於奧艮杜爾發生畏懼，沒有跟對方打招呼，唐龍知道對方不是自己人，發槍射擊，即時解決了他們，奧艮杜爾很是興奮，說：「你的太空槍眞好！上邊一共有三個人，由蘇朗主管，另有兩人是槍法奇準的槍手，如果你想佔領瞭望塔，必須先下手爲强，明白嗎？」

奧艮杜爾忽然傾向於他的一邊。

唐龍由衷的感謝他。

兩人走到瞭望塔，上邊有人探頭出來，喝問：「你們是誰？」

「是我，我是奧艮杜爾，打算走上來和你們商量大計，這個地方似乎發生暴亂了。」

對方開門讓他走了進去，唐龍尾隨入內。

塔內的人果然有三個，看見唐龍手上

民間趣畫

千變萬化

王琦

1 從前，一個商人和一個石匠是鄰居，一天，石匠要出遠門，把一罐子錢讓商人保管，商人答應了。



2 石匠回來後，打開罐一看，錢全沒了，裏面裝滿了小石子。



3 石匠問是怎麼回事，商人說：「世上一切東西都是千變萬化的，錢變成石頭子有什麼稀奇？」

4 不久，商人出去做買賣，他請石匠替他照顧孩子，石匠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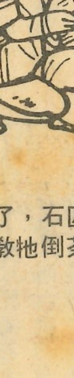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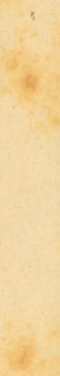
5 商人走了，石匠捉來一隻猴子，天天訓練，教牠倒茶，拿扇子。





6 商人回來時，石匠把孩子藏了起來，牽着猴子去見商人。





7 「你爸爸回來了，快去！」猴子把商人扯到屋裏，又倒茶又遞扇。

8 商人驚訝地道：「我的孩子呢？」石匠指着猴子說：「這不是嗎？」

9 商人急壞了：「這不明明是猴子嗎？」石匠說：「世上的東西是千變萬化的，孩子變成猴子有什麼奇怪？」

10 商人羞慚地說：「我把錢還給你，你把孩子也還給我吧。」

有槍，作戰鬥格的姿態，爲之愕然。

「我是蘇朗，接管馬亨巴的，你到底是誰？」

殺手正想拔槍，唐龍先發制人，扳動槍機，連續响了三响，三個人相繼倒地身亡。

奧艮杜爾說：「事情鬧大了，我担當不起，你放走我吧！」

「好，放你走也可以，激光槍在那一處？」

「右邊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好像長方形盒子的東西，它就是激光槍！小心發射，它不單是應付高空的敵人，還可以向地面掃射！」

說完，他飛奔而去。

唐龍一個人佔領了瞭望塔。

突然，他發覺陰暗的空中有一條長條形的物體，頭部有光，向他這邊飛射過來，比流星還要快，他十分機警，立刻用激光槍射擊，一條白光向空中射去，那件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立刻爆炸，照亮了整個天空。

憑着那些光亮，唐龍看見了幾十人携帶着武器衝向瞭望塔，爲首的人正是馬亨巴。

他趕快用激光槍掃射，對方打算奪取瞭望塔，失敗了，一條白光橫掃，對方幾十人立刻倒地喪生。

很快就有海軍陸戰隊到來協助，他們都是穿了綠色的制服，唐龍並沒有發槍射擊。

跟着機聲軋軋，美國空軍的蚊型戰機也到來協助，叛亂的人全部束手就擒。

獲勝之後，唐龍把瞭望塔交到海軍陸戰隊接管，悄然引退。

唐龍到華府報告，署長卡沙摩亞臉露微笑，說：「唐龍，這一次你眞是了不起，聽說蘇聯也派出最新的爆炸器，叫做飛針，那種飛行物體又細又長，幸而被你即時打落，使它在空中爆炸，如果它撞擊海上，可能在洋海爆炸，使海底的鉛桶全部炸毀，輻射幾大量飛到空中，那就不堪設想了，論功行賞，第一個獲奬的人應該就是你。」

唐龍有些不解，問：「如果飛機墜海爆炸，馬亨巴不是必死無疑嗎？」

「他遲早是必死的，蘇聯只是要利用他而已，現時也已經死在你的激光槍之下了。」

「奧艮杜爾這個機械師，他是否叛逆了呢？」

「也並非叛逆，只是接受了馬亨巴的賄賂而已，你還記得起他串同梅蕾佈局騙取十萬美元這一回事嗎？他把騙來的錢分別送到叛黨的手上，企圖內外夾攻，他打算奪取核爆資料整批賣給蘇聯，沒有成交之前，對方不肯付欵，故此他逼於自動失踪，料想我們一定派人查探，到時他就捉住那個人敲詐巨欵，其實嘉芙蓮不是死於刀坑的，只是跌下深坑而已，假如你先走一步，你也不會跌死，同樣的被逼簽支票而已。」

不論如何，這一宗奇案結束了，外間人完全不知道發生過死亡之沙爭奪戰這麼一回事。

（全文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崑崙三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從水榭躍出來的是黑衣純陽公孫權，他將仲飛瓊的七弦寶琴毀掉，救了徒兒黑孩子便走。仲飛瓊顧不得和岳少俊戀戰，遽忙追出，吩咐衆人不要放走岳少俊、宋文俊等人，接着滕仰高對岳少俊、涂金標對竺秋蘭，其餘四個使女纏住宋文俊、惲慧君等人搏鬥，竺秋蘭被涂金標的青煞掌打傷，岳少俊將她抱起，連忙離開宅院，宋文俊等也跟着離去。岳少俊抱着竺秋蘭來到土地廟，又遇到算命先生金鐵口，答應爲她療傷。此時仲飛瓊、滕仰高已追踪而至，金鐵口又代爲應敵，先將滕仰高點了穴道，拿桃木劍和仲飛瓊的寶劍對壘，岳少俊看呆了……

遵師囑傳技　爲老少療傷

岳少俊看得暗暗攢眉，忖道：「這不是把自己的性命當兒戲？」

他正想出聲阻止！

金鐵口忽然回過頭來，朝着他裂嘴一笑！

仲飛瓊看他和自己一樣，亮出來的是「飛鳳劍法」的起手式，一個人還在搖搖幌幌，心頭又好氣，又好笑，暗暗罵了聲：「該死的東西！」

一面冷聲道：「你準備好了？」

金鐵口連連點頭，陪笑道：「粗淺得很，見笑，見笑，姑娘你請吧！」

這話聽得仲飛瓊心頭大怒，他亮的是自己的起手式，還說「粗淺得很」，這不是說自己的「飛鳳劍法」粗淺麼？

哼，「飛鳳劍法」，天下無敵，你敢小覷了我！

仲飛瓊臉色一寒，冷喝道：「你小心了！」

喝聲甫出，右脚倏然欺進，左足隨着跟進，身如飛鳳離地，長劍「嘶」的一聲，由下而上，轉劍挽花，背面過堂，劃起一道圓輪般的劍光，直劈過去。

這就是「飛鳳劍法」其中的「飛鳳追風」。

金鐵口兩顆鬪鷄眼，一霎不霎的盯注着仲姑娘，對方連跨兩步，他也慌忙跟着跨進。

右手木劍，照着樣子由下而上，由後向前，劃了一個大圓輪，學着她的「飛鳳追風」。

兩人同樣朝前逼進，同樣揮劍直劈，面對面的迎過來，那自然是先發劍的人佔了便宜。

何况仲姑娘手上又是一柄寒光閃閃的鋒利寶劍，這一劍足可把金鐵口從頭到脚，劈成兩片。

那知劍勢劈到金鐵口面前之際，不知怎的，劍光忽然會向左一偏，劈到了金鐵口的左首。

金鐵口只是依樣葫蘆，學着仲姑娘的劍招，但他脚步浮動，跨出去就沒個準頭

，人家明明是側身欺進，他身子這一側，就走不直，朝仲姑娘右首擦身而過。

這一招，兩個人就像操兵一般，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誰也沒碰到誰。

姑娘一劍落空，立即一個飛旋，轉過身去。

金鐵口一直往前，走出去了三四步之多，才回頭看來，一眼看到仲姑娘已經轉過身來，也慌忙站住，急急轉了過來，朝岳少俊笑嘻嘻的道：「公證人，已經有一招了。」

仲飛瓊氣得柳眉挑動，冷哼一聲道：「好！」

突然雙足一點，雙手一開一展，人影翩然飛起，長劍凌空連劈三劍，化作品字形三道劍光，直射過來。

金鐵口也學着她雙足一點，雙手划動，木劍向空連劈了三劍。

劍術講究火候，發劍純熟自如，那就要辛勤苦練，像他這樣臨時學人家的招式，當然不會純熟。

人家雙足一點，就會翩然飛起，他雙足一點，只不過是足跟離地而已。

何况他是看人家發劍的姿勢，才學着出手的，自然比人家落後了一步。

不，仲飛瓊翩如飛鳳，來勢奇快，金鐵口落後了何止一步？

這個仲飛瓊飛撲過來，三道劍光，已到臨頭，金鐵口的木劍，才手忙脚亂的向空連劈。

岳少俊看得心頭一急，暗叫一聲：「要糟！」

任何一個在場觀戰的人，到了此時，都會替金鐵口担心。

但鐵口學她的劍招，出手雖然慢了許多，却也有慢的好處，他木劍向空連點，正好和仲飛瓊飛射過來的三道劍光，點個正着，只聽「叮」「叮」「叮」三聲輕響，寶劍劍尖和木劍的劍尖交接，居然被他一齊接了下來。

仲飛瓊翩然而來，就在「叮」「叮」聲中，嬌軀一個盤旋，又飛了回去。

岳少俊這下看得神采飛揚，已知金鐵口果然是一位奇人，劍術之奇，令人不可思議。

別的不說，光是他手中一柄木劍，居然和仲飛瓊百煉精鋼的寶劍，連接三劍，沒被削斷，這份功力，就非同小可了！

要知一個練劍的人，要把內力貫注在劍上，還不算太難，但要用木劍和人家鋒利的寶劍硬砸，絲毫無損，那就得以貫注在木劍上的內家眞氣，來保護木劍，這就不是一般內功能奏功了！

岳少俊正在思忖之際，只聽金鐵口尖沙的聲音叫道：「喂，公證人，你看清楚，現在已經是第二招了。」

仲飛瓊臉若寒冰，一雙鳳目射出兩道冷酷的光芒，殺機隱現，冷冷的道：「好，你就接我第三招吧！」

金鐵口橫着木劍，尖聲道：「咱們說好點到爲止，姑娘劍勢可得輕一點，這把木劍，是區區的吃飯傢伙，削斷了我就不能給人家做法事了。」

仲飛瓊突然冷笑一聲，身如彩鳳，又翩然飛起。

這回可不是離地數寸，平飛過來，而

是一飛沖天，掠起三丈多高，才在半空中一個盤旋，振腕發劍。

連人帶劍化作一道青芒，朝金鐵口當頭罩落。

這一下金鐵口看傻了眼，他沒有辦法再依樣葫蘆，學她的樣子，只是仰起頭望着仲飛瓊發楞！

仲飛瓊凌空撲落，來勢何等快速，人還未到，一道劍光突然間分散開來，像纓絡下垂！

初看時不過四五道劍光，但落到金鐵口頭上三尺光景，已經參差不齊，變成了七八道劍光！

金鐵口口中「啊喲」一聲，叫道：「乖乖，不得了啦！」

趕緊一縮頭，身子往下蹲去，手中木劍朝上亂劃一通。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仲飛瓊電掣雷奔的七八道劍光，參差下落，恰好被金鐵口蹲着身子在頭上亂劃亂揮的木劍，每一道劍光都被他擋了一下。劍劍相接，發出一陣連珠般的「搭」「搭」之聲！

七八道劍光，全數被他接了下來，仲飛瓊一個人也隨着落到地上，就在此時，她突然看到一柄劍影，緩緩的遞到她的面前。

這柄劍影，正是桃木削成的木劍，而且來勢極緩，她明明看到了，就是躲閃不開，一下被他劍尖拍在右肩肩頭「巨骨穴」上，半邊身子突然一麻。

右手五指一鬆，長劍「噹」的一聲，跌落地上。

金鐵口已經鬪着兩顆眼珠，笑嘻嘻的站在她面前，拱拱手，尖聲說道：「承讓，承讓，區區早就說過，咱們點到爲止，區區總算幸不辱命。」

「幸不辱命」，就是說他答應了仲飛瓊「點到爲止」，如今果然「點」到了她也。

仲飛瓊氣得粉臉通紅，但被金鐵口點到了穴道，口不能言，身不能動，索性連眼睛都閉上了。

岳少俊拱手道：「恭喜老丈，勝得太神奇了。」

金鐵口道：「喂，公證人，你快把她抱進去。」

岳少俊道：「這做什麼？」

金鐵口道：「去救人哪！」

岳少俊道：「她能救我妹子麼？」

金鐵口揮揮手道：「你不用多問，快把她抱進去就是。」

岳少俊只得伸手抱起仲姑娘嬌軀，往裏走去。

金鐵口走到噴霧豹滕仰高身邊，伸手拍拍他肩膀，低聲道：「你替咱們守在這裏，什麼人都不准進廟門一步，知道麼？你穴道雖解，功力已復，區區却制住了你兩處奇經，天亮之前，沒有區區替你活開，你就見不了日出。」

說完，自顧自往裏行去。

岳少俊抱着仲飛瓊進入大殿，金鐵口也跟着走入，說道：「時光不早，你去點她七處穴道。」

岳少俊問道：「老丈要在下點她那七處穴道。」

金鐵口道：「長強，秉風，天門，肩膠，脅門，乳根，日月七處。」

岳少俊聽他說出七處穴道，不禁躊躇起來。

要知「長强」屬督脈，在骶骨之端（在臀部之中）。

「秉風」屬手太陽經，在背上，「天門」屬手陽明經，在頸上，「肩膠」屬手少陽經，左肩頭，「脅門」屬足太陽經，在腰「乳根」屬足陽明經，在乳下「日月」屬足少陽經，在乳旁。

這些穴道，怎好對女子出手？

江湖上雖然沒有明白規定，男人不准點女子某些穴道，但黑白兩道中人，都懸爲忌諱之處。

岳少俊道：「老丈爲什麼要在下點她這七處穴道呢？」

金鐵口說道：「你不是要想救你妹子麼？」

岳少俊道：「這和救我妹子有關？」

「大大有關！」

金鐵口道：「方才區區不是告訴你救星來了麼？她就是你妹子的唯一救星。」

岳少俊道：「在下這就不懂了，老丈已把仲姑娘制住，她身上如有解藥，可以逼她交出來……」

金鐵口沒待他說下去，搖手道：「區區說過『青煞掌』沒有解藥。」

岳少俊道：「那點仲姑娘七處穴道，又有何用？」

金鐵口道：「我的相公，這是區區在沒辦法中想出來的救急辦法，你聽區區的，就沒有錯，唉，告訴你，天底下，也只有她可以救得了你妹子的傷，要救你妹子，非點她七處穴道不可。」

岳少俊聽得半信半疑，沉吟道：「這個……」

金鐵口說道：「這有什麼要緊，人命關天，事貴從權，你不肯點她穴道，令妹一條小命，就保不住，區區心意總算盡到了。」

岳少俊看他說得如此認眞，又怕他撒手不管，想到竺秋蘭非仲姑娘不能救，那也說不得只好點她穴道，一面抬目道：「老丈能否再說得明白些，在下點了仲姑娘這七處穴道，她如何能救妹子性命呢？」

金鐵口直是搖頭，說道：「區區說過，你點了她穴道，自會知道。」

岳少俊又問道：「那麼在下再問一句，不知在下點了仲姑娘七處穴道之後，仲姑娘又會如何呢？」

金鐵口道：「這不是問題，等她救好令妹的傷，那時她受制的穴道，早已逐一解開了矣。」

岳少俊道：「好，在下是否現在就要出手？」

「慢點！」

金鐵口隨着話聲，蹩了過來，說道：「你得聽我口令行事，區區叫你點，你就趕快出手，絲毫遲疑不得。」

岳少俊點頭道：「在下記住了。」

金鐵口突然右手一伸，五指用力，緊緊抓住了岳少俊左肩，左手一探，擄起岳少俊衣袖，一把握住了手肘關節。

岳少俊吃驚道：「老丈，你這是做什麼？」

金鐵口道：「你莫要掙動，區區左手

要把眞氣過給你，才能點她穴道，區區抓住你肩膀，是不讓過給你的眞氣，沿臂上行，你急什麼？」

岳少俊心中暗暗好奇，不知他要過給自己什麼眞氣，才能去點仲姑娘的穴道？

心念方動！

突覺金鐵口左掌心傳來一股炙熱氣流，竟然像沸水一般，奇燙無比，幾乎使人無法忍受！

耳中只聽金鐵口叫道：「快些握拳，單伸食指，準備點穴！」

岳少俊依言握住拳頭，單伸食指，但覺熱流迅快湧向伸直的食指，低頭一看，不由猛然一驚。

原來自己伸直的食指，轉眼之間，變化得赤紅如火，不知這是什麼功夫？

就在此時，只聽金鐵口忽然叫道：「快點！」

岳少俊只得依言點了仲飛瓊骶骨「長强」穴，再轉到前面，連着點了她秉風、天門、肩膠、脅門、乳根、日月等六處穴道。

仲姑娘穴道受制，口不能言，身不能動，但岳少俊手指點落在她什麼穴道上，她自然知道。

女孩兒家千金之軀，被人家點在這等隱私之處，心頭又羞又急，嬌軀發顫，緊閉着眼睛，連睜都不敢睜一下。

金鐵口喝了聲：「鬆開拳頭。」

左手一鬆，抓着他肩膀的右手，跟着往下掄落。

說也奇怪，隨着他手掌掄過，岳少俊只覺一陣清涼，火紅的手指，立時恢復了原狀，但就是如此，身上已經熱得汗流浹背！

不，連他俊臉也通紅如火！

這當然是半條手臂像火炙一般，全身自然跟着發熱，但另一半，是他從小沒碰過姑娘家的身子，這回點的穴道，都在仲姑娘嬌軀上，男人不該碰的地方，教他如何不心跳耳熱，面皮發燒？

岳少俊吁了口氣，紅着臉問道：「老丈這是什麼……」

他想問：「老丈這是什麼功夫？」

但話才到一半，金鐵口伸手一攔，不讓他問下去，一面摸着酒糟鼻，說道：「咱們辦正經事兒要緊，現在可以和這位姑娘談談條件了。」

隨着手掌在仲飛瓊肩上一拂，解開了方才用木劍點住她的穴道，笑嘻嘻的道：「仲姑娘，區區這位小兄弟，有件事兒想求妳相助，不知妳肯不肯帮這個忙？」

仲飛瓊滿臉通紅，俱是怒容，凜然道：「你喚使岳少俊以『火靈指』制我經穴，還有何說？」

岳少俊暗道：「原來金鐵口注入自己手腕的眞氣，是『火靈指』！」

金鐵口聳着肩，尖笑道：「這就是條件，姑娘只要點個頭，救人就是救己，包管妳兩不吃虧。」

仲飛瓊方才穴道受制，任由岳少俊點她穴道，她平日縱然一片冷峻，但女孩兒家總是女孩兒家。

羞澀之心，人皆有之，直到此時，她依然不敢回頭朝岳少俊看上一眼，只是低着頭道：「你要我救誰？」

「嘻嘻，仲姑娘這是答應了！」

金鐵口三個指頭摸摸酒糟鼻，說道：「這也不是別人，就是岳相公的妹子，負了重傷，只有妳仲姑娘的『金形掌』可救她……」

岳少俊突然想起中午金鐵口說過金尅木的話，不由暗暗稱奇，莫非他眞有未卜先知之能？

同時心中暗哦了一聲，原來他說的金尅木，敢情就是要以「金形掌」來治「青煞手」的傷了。

仲飛瓊臉上飛過驚奇之色，問道：「你怎知我會『金形掌』？」

金鐵口聳聳肩，右手五指掐動，低聲笑道：「區區算了幾十年的命，金木水火土，全在五行中，怎麼逃得出區區的手掌心。」

仲飛瓊冷笑一聲，沒有說話。

金鐵口道：「姑娘如是同意了，那就可以開始了。」

仲飛瓊冷冷問道：「岳少俊妹子受了什麼傷？」

岳少俊還沒開口，金鐵口搶着答道：「是被『青煞手』所傷，東方甲乙木，其色青，必須有西方庚辛金氣，才能尅制，所以要借重姑娘。」

仲飛瓊轉臉望了岳少俊一眼，冷聲道：「她是你妹子？」

她口氣說得很冷，但這一眼，看到岳少俊英俊的人品，她心頭小鹿，忍不住一陣跳動，臉頰驀地紅了起來。

岳少俊也臉上一紅，忙說道：「她是在下義妹，若蒙仲姑娘賜救，在下感激不盡。」

仲飛瓊沒有理他，却朝金鐵口道：「你要我如何施救？」

她顯然已經首肯。

金鐵口道：「金形掌終南奇學，乃是玄門劍炁的初步功夫，也是天下掌功中，最厲害的功夫了，擊中人身，有如利刄摧毀內腑，就得當場氣絕而死，姑娘年紀不大，大約最多也只有三成火候，就是三成火候，已經不得了啦，要尅住『青煞手』之勢，消除體內甲乙木之氣，大概只需姑娘使出五分之一的力道，就足够了。」

仲飛瓊道：「你說的不錯，『金形掌』我只是初學乍練，能發不能收，你要我只使五分之一的功力，我並無把握。」

「對了！」

金鐵口拍了下手，聳聳肩，笑道：「區區早就算準姑娘妳難以控制得準，所以我要岳相公先點了妳六處陽脈經穴，治傷之時，只須放開妳一處陽脈穴道，妳再出手，不就是只有五分之一的金氣了麼？」

岳少俊聽到這裏，才算明白過來，暗忖：「他要自己點她六處穴道，果然是早就算準了的！」

仲飛瓊心中暗道：「這老賊計算如此之精，我如不答應療傷，只怕不肯放我的了。」

心念一動，這就冷聲道：「好，我答應你。」

金鐵口笑了笑道：「多謝仲姑娘，給了區區這大一個面子，區區日後一定會報答妳的。」

仲飛瓊沉哼一聲，問道：「你要如何

報答我？」

金鐵口一手摸着酒糟鼻，嘻嘻笑道：「這個就難說了……」

一面却以「傳音入密」朝仲飛瓊道：「姑娘不用多問，今晚之事，諸多委屈，區區日後定當一力促成。」

仲飛瓊寒着臉，沒有作聲。

金鐵口趁機道：「時間匆促，那就請姑娘動手。」

仲飛瓊道：「你要我如何動手？」

金鐵口朝竺秋蘭身邊一指，說道：「仲姑娘請在此盤膝坐下，閉目勿動。」

仲飛瓊眼看事已至此，只得依言在竺秋蘭身旁，席地坐下，緩緩閉上雙目。

金鐵口又朝岳少俊招手，命他坐在仲飛瓊身邊，說道：「你也盤膝坐下，閉上雙目，區區自會指點你。」

岳少俊依言傍着仲飛瓊坐下。

金鐵口站在岳少俊背後伸出左手，五指抓緊岳少俊右肩，右手擄起他衣袖，一把握住手肘，又把一股滾熱的氣流，注入他手腕，口中喝道：「岳相公五指伸直，掌按仲姑娘任脈『關元』穴。」

他不待岳少俊開口，接着道：「仲姑娘，區區以少陽之火，助妳火生土，土生金，妳現在準備以金尅木，點竺姑娘任脈『關元』穴。」

要知任脈「關元」穴在臍下三寸處，要仲姑娘點竺姑娘「關元」穴，同是女兒之身，那倒並不要緊。

但要岳少俊以掌去按在仲姑娘的「關元穴」上，這可是不大方便之事。

但此時金鐵口已把「少陽眞氣」傳了過來，岳少俊手掌炙熱如火，這叫箭在弦上，已是不得不發，他只好咬着牙把掌朝仲姑娘小腹上按了過去。

說也奇怪，岳少俊手掌按上仲飛瓊「關元穴」，仲飛瓊但覺一股熱流由任而督，先前被「火靈指」點閉的「長强」穴，立時像水到渠成，迎刃而解，當下不敢怠慢，運起「金形掌」，中指朝竺秋蘭任脈「關元穴」上點去。

金鐵口立時叫道：「岳相公掌移足厥陰『陰簾』穴，仲姑娘以指點竺姑娘『陰簾』穴。」

岳少俊把手掌移到仲姑娘右大腿「陰簾」穴，仲飛瓊也以中指點竺秋蘭的「陰簾」穴。

金鐵口接着叫道：「岳相公掌移足少陰『肓兪』穴。仲姑娘點竺姑娘『肓兪』穴。」

岳少俊又把手掌移到仲姑娘胸口「肓兪」，仲飛瓊也點了竺秋蘭「肓兪」穴。

金鐵口又叫道：「岳相公掌移足太陰『巽門』穴，仲姑娘點竺姑娘的『巽門』穴。」

岳少俊又把手掌移到「巽門」，仲飛瓊也點了竺秋蘭「巽門」穴。

接着金鐵口要岳少俊手掌依次按仲姑娘手厥陰「天池」，手少陰「極泉」，手太陰「雲門」穴。

仲飛瓊也依次點竺秋蘭「天池」，「極泉」，「雲門」三穴。

金鐵口鬆開雙手，說道：「好了，二位可以起來。」

岳少俊依言站起，問道：「老丈，這樣就好了麼？」

仲飛瓊點完竺秋蘭七處穴道，她身上方才被「火靈指」所制的穴道，也已悉數解開。只覺一股羞意，襲上心頭，站起身，一語不發，頓頓脚，長身掠起，去勢如箭，朝廟外激射而去。

金鐵口望着她身形，聳聳肩，咧嘴一笑道：「仲姑娘慢走。」

一面回頭低笑道：「你別看她面冷，心倒挺熱的。」

岳少俊想起方才的情景，也不禁臉頰發熱，急忙拿話岔開，說道：「老丈，我妹子她……」

「別急！」

金鐵口拉着他坐下，說道：「你妹子只是傷在『青煞手』下，現在由仲姑娘以庚金眞氣替她打通手足六條陰脈，已可無慮，是區區點了她睡穴，明天早上一覺醒來，保管她痛苦若失，完全好了。」

岳少俊感激的連連拱手道：「多謝老丈，今晚若非……」

金鐵口一擺手，攔着他話頭，說道：「咱們不用說感激的說話，說了反而俗氣，再說，老哥哥我也只不過是奉命行事罷了。」

岳少俊奇道：「老丈奉誰的命？」

金鐵口聳聳肩，笑道：「除了師父，天底下還有誰能命令我？」

岳少俊肅然道：「不知老丈尊師，是那一位前輩高人？」

金鐵口嘻的笑道：「小兄弟，你別口口聲聲的叫我老丈好不？再叫下去，可眞把我老哥哥給越叫越老了。」

他三個指頭，又摸摸酒糟鼻，不知怎的一來，酒糟鼻忽然掉了下來，口中咦了一聲道：「糟了，我的鼻子掉了！」

岳少俊先前倒也沒去注意，因爲廟內天太黑了，但經他一嚷，凝目望去，原來他的酒糟鼻是僞裝的。

酒糟鼻掉了下來，裏面是一根筆挺的隆鼻，但金鐵口很快在地上找到了酒糟鼻，又很快的裝了上去。

岳少俊恍然道：「原來老丈易了容，只……」

金鐵口「噓」了一聲，低低的道：「外面還有一個人，我先去打發他走了，再談不遲。」

說罷，起身往外行去。

岳少俊心中暗道：「這位金鐵口，舉止奇特，不知他究竟是什麼人？」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間，金鐵口已走了進來，說道：「方才我要噴霧豹替咱們看着廟門，現在已經打發他走了。」

岳少俊道：「老丈……」

金鐵口沒待他說下去，攔着笑道：「又叫我老丈了，頂多你叫我一聲老哥哥，也就够了。」

岳少俊道：「恭敬不如從命，在下那就叫你老哥哥了。」

金鐵口得意的笑了笑，道：「這才差不多。」

岳少俊問道：「老哥哥方才曾說奉命行事，就是救我妹子來的了？」

金鐵口嘻的笑道：「救你妹子，只算是撞上的事兒，老哥哥是找你的。」

「找我？」岳少俊奇道：「老哥哥找

我有什麼事嗎？」

金鐵口道：「小兄弟，你從前認識我麼？」

岳少俊道：「不認識。」

金鐵口又道：「那麼老哥哥從前認識你麼？」

岳少俊說道：「你自然也不會認識我了。」

「這不就結了？」

金鐵口兩手一攤說道：「你從前既不認識老哥哥，老哥哥從前也不認識你，那找你幹嘛？」

岳少俊道：「不是老哥哥找我，那是什麼人找在下呢？」

金鐵口聳聳肩，笑了笑道：「當然是我師父，老哥哥不是告訴過你，是奉命來的。」

岳少俊問道：「老哥哥的令師到底是誰？」

「這你不用管，反正我師父認識你就是了。」金鐵口裂嘴一笑，說道：「你知我師父要找你，有什麼事麼？」

岳少俊道：「在下不知道。」

金鐵口湊過頭來，低聲說道：「師父要老哥哥我代他老人家傳你一招劍法。」

這話大出岳少俊意外，他師父要傳自己一招劍法，爲了什麼要傳自己一招劍法呢？

心中覺得奇怪，正待發問。

金鐵口好像早就料到他要問什麼，沒待他開口，接着低笑道：「小兄弟不是要想給你師父了却一件心願麼？」

岳少俊愕然，道：「老哥哥怎麼知道的？」

金鐵口笑道：「自然是老哥哥的師父說的了。」

岳少俊突然想到自己拜別師父，在雲台山麓遇到的一位老人，自己到武進找宋鎭山來，也是他指點的，心念一動，忍不住問道：「老哥哥的師父，可是一位看去紿莫七十左右，白髮披肩，顏如童子，頷下有一把小小白髯，身穿一件古銅長袍，手持竹篛的老人家？」

「對，對，對極了！」

金鐵口聳聳肩，說道：「我說你小兄弟一定熟悉，現在不是想起來了麼？」

岳少俊微微搖頭道：「在下和這位老人家見過一面，並不熟悉。」

金鐵口嘻嘻一笑道：「你和我區區，從前不是也不認識麼，這叫做一回生，兩回熟。」

岳少俊道：「令師爲什麼要傳我一招劍法呢？」

「嗨！」金鐵口道：「要了你師父的心願，只要宋鎭山一句話，要宋鎭山替你說話，就得贏他一招劍法對不？」

岳少俊點點頭。

金鐵口笑道：「這不就結了麼？我師父要我來代傳你一招劍法，你學會了，保管你可以贏得了他。」

岳少俊微微搖頭道：「沒用，宋老爺子如今中了毒……」

金鐵口道：「那是小事情，老哥哥身邊就有解毒藥丸……」

岳少俊依然搖搖頭道：「普通解毒藥沒用，宋老爺子中的是散功奇毒。」

金鐵口鬥着兩顆鬪鷄眼，說道：「老哥哥身邊就是專解散功奇毒的解藥。」

岳少俊聽得心中一喜，說道：「老哥哥，你眞的有散功奇毒的解藥？」

金鐵口聳聳肩，笑道：「區區跑了半輩子江湖，給人家拆字看相，那是完全騙人的玩意，但你是區區的小兄弟，你想，做老哥哥的，怎麼會騙小兄弟？」

說着，伸手從懷中摸出一個精巧的小瓷瓶，說道：「你看，這不是散功奇毒的解藥麼？」

岳少俊道：「老哥哥眞有解藥！」

「不是老哥哥的。」

金鐵口低笑道：「告訴你也不要緊，是老哥哥摸來的。」

岳少俊奇道：「摸來的？」

金鐵口嘻嘻一笑道：「這本是仲姑娘的，老哥哥方才從她革囊中偷偷摸來的，你現在明白了吧！」

岳少俊笑道：「這就是了，在下就想，老哥哥不會使毒，那來的解藥？」

金鐵口把那瓷瓶遞到岳少俊手中，說道：「小兄弟，你只要把解藥送去，替宋鎭山解了身受之毒，再和他比劍，只要贏他一招，你師傅的心願，不就可以了却了麼？」

岳少俊接過瓷瓶，感激的道：「多謝老哥哥。」

一面把瓷瓶收入懷中。金鐵口道：「來，現在老哥哥就把一招劍法教給你。」

隨着話聲，站起了身，一手拿着木劍，朝岳少俊說道：「你看清楚了，就是這樣。」

他手中木劍直指前方，劍光忽然一斜，作了一個曲折之狀，緩緩刺出，就收了劍。

岳少俊道：「就這麼簡單麼？」

金鐵口睜大兩顆鬪鷄眼，說道：「這還簡單麼？你也來使使看？」

說罷，把手中木劍，遞了過來。岳少俊有些不信，接劍在手，依着金鐵口方才比劃的模樣，作了個曲折之狀，朝前點出，一面問道：「是不是這樣？」

金鐵口聳聳肩嘻嘻直笑道：「差得遠，差得太遠了！」

岳少俊說道：「不知在下是那裏不對了？」

金鐵口道：「依樣畫葫蘆要有生氣，劍法也是一樣，你不明訣要，不知其精微之處，只是依樣使劍，沒有這一招的精神，也沒有這一招鋒藏不露，蘊而有餘的變化，那就沒奧秘可言了。」

岳少俊聽得大爲驚異，連忙棄劍拱手道：「老哥哥說得極是，在下膚淺，還望老哥哥指教。」

金鐵口朝他咧嘴一笑，點點頭道：「孺子可教，來，方才你已經看過劍式了，而且也學得很像，現在咱們可以坐下來說了。」

一手拉着岳少俊，席地坐下，然後湊着頭，用極低的聲音，給他解說這一招如何出手，如何運劍，如何曲打，如何變化，詳細講解了一遍。

岳少俊跟師傅練了十年劍，對各派劍法，都能純熟應用，自然是絕頂聰明的人，領悟能力極强。

但聽了金鐵口的述說，才發覺這一招動作十分簡單的招式，竟然奇奧無比，變化多端。

自己學了許多各大門派的招式，已是劍術中的精華，但沒有一招如此神妙無方之處。

自知縱然記下了訣要，也絕非短期內能夠練得純熟，心頭這份震驚，自不待言，因此也就專心一志的聆聽，把金鐵口說的每一句話，都牢記在心。

金鐵口講解完畢，道：「小兄弟，你記住了麼？」

岳少俊道：「在下記住了。」

金鐵口又道：「你都能領悟了麼？」

岳少俊道：「在下不敢說領悟，可以說老哥哥講解的，在下還聽得懂。」

「那很好。」

金鐵口打了個呵欠，說道：「小兄弟既然都記下了，那就自己去練吧，老哥哥有些睏了，想先休息了。」

他把木劍往地上一放，自顧自抱着頭，縮做一團，打起盹來。

岳少俊站起身，俯身取起木劍，走出大殿，一個人在天井中演練起來，他雖然把金鐵口講解的訣要，牢牢記住。

而且，在出劍之前，心中先默默的想了一遍，再依照口訣施爲，但任你心中如何默誦着口訣，出劍之時，不是劍稍有偏差，就是變化用老，總覺無法做到恰到好處。

尤其在自己出手劍勢，稍有不對，劍尖就會震動，每次都好像有一粒極細的石砂，擊在劍尖之上。

震動之力，極爲微弱，大概只有使劍的人，有此感應罷了！

回頭看去，金鐵口不是依然雙手抱頭，睡得很好？

不像是他出的手，岳少俊心知他故意裝睡，讓自己練劍其實這石砂不是他彈出來，還會是誰？

當下也不說破，只是專心一志，默誦口訣，用心揣摩劍勢，緩緩出手。

果然只要你劍勢中式，劍尖就不會震動，但如果稍不留意，略有走樣之處，又有石砂飛來，震動劍尖了。

岳少俊試出果然是金鐵口暗中指點，心頭極爲感動，更加用心練劍。

這樣直練了一個更次，才算稍稍摸出一點頭緒，從出手發劍，和中途幾個簡單的變化，也都能漸漸中式，劍尖也不再震動了。

但這只是僅僅中式而已，至於如何領悟這一劍的精奧之處，如何純熟變化，那還差得遠呢？

岳少俊愈練越覺驚異，他眞沒想到單是一式劍法，竟會有這麼難練，若要把它練到變化純熟，得心應手，不知要下多少苦功。

就在此時，只聽金鐵口呵呵一笑道：「小兄弟，够了，够了，時光不早，你可以休息啦。」

岳少俊收起木劍，拱手道：「多蒙老哥哥指點，在下慚愧得很，練了一個多更次，連一招劍法，都沒練熟。」

金鐵口雙手抱着膝蓋，嘿的笑道：「小兄弟，老哥哥正要說師父眼光不錯呢？這招劍法，你居然在短短一個更次，就學會了，想當年師父教給老哥哥的時候，老哥哥就足足練了三天，被師父罵得狗血淋頭，差點不要老哥哥練了，你只化了一個更次，就練會了，已經算是難能可貴了！來，快些坐下來休息吧！」

岳少俊確也感到有些累了，這就依言坐下，調息起來。

×　×　×

一宵易過，翌日清晨，岳少俊耳中聽到竺秋蘭輕聲咦道：「我怎麼會睡在這裏的呢？」

岳少俊睜開雙目，天色已經大亮，竺秋蘭就站在自己面前：

黑裏帶俏的一張臉上，紅馥馥的，還帶着惺忪，睜大着黑白分明的眼睛，流露出驚異和詢問神色道：「岳相公，這是什麼地方。」

岳少俊站起身，問道：「竺姑娘！妳傷勢已經好了麼？」

竺秋蘭奇道：「我負了傷？我仍很好呀！」

岳少俊道：「妳好了就好。」

這一回頭，不見金鐵口，不覺咦道：「老哥哥呢，他到那裏去了？」

正待舉步朝殿外走去。

竺秋蘭手中拿着他的長衫，是昨晚岳少俊替她蓋在身上的遞了過來，說道：「快穿上了，早晨天氣寒冷，別招了涼。」

岳少俊接過長衫，披到身上，匆匆走出大殿，舉目四顧，那裏還有金鐵口的踪影，自言自語的道：「他果然走了！」

竺秋蘭跟在他身後，問道：「岳相公說的是誰？」

岳少俊道：「妳還記不記得，昨天中午給我們測字的賽管輅金鐵口？」

竺秋蘭道：「自然記得咯，你提他則甚？」

岳少俊道：「昨晚差幸有他在這裏，截住仲姑娘，强迫着她替你療傷，不然，就糟了。」

「哦！」竺秋蘭道：「我想起來了，昨晚我和涂金標動手，中了他的『青煞手』，後來……後來我就記不得了。」

岳少俊道：「當時妳已昏迷不醒，雙目緊閉，臉色青得怕人，我抱着妳離開那裏，心裏也沒有了主張……」

竺秋蘭聽他說出「我抱着妳」四個字，臉上一陣臊熱，面首不自覺的低下去。

岳少俊續道：「後來想起中午金鐵口說過，如遇上危難，可朝西走，我那時眞是束手無策之際，就依着他的話，一路朝西奔來……」

竺秋蘭嫣然笑道：「後來呢？」

岳少俊接下去就把昨晚如何遇上了金鐵口，如何逼着仲飛瓊療傷，詳細說了一遍。

只是把金鐵口將「火靈指」度入自己手臂，點了仲飛瓊六處經脈，及後金鐵口又以「少陽眞氣」度給自己，由自己手掌按在仲飛瓊穴道上，再由仲飛瓊以「金形掌」替竺秋蘭打通穴道之事，輕輕略過。

只說金鐵口點了她穴道，逼她以「金形掌」替竺秋蘭打通六處陰脈，才行放她離去。

竺秋蘭自然深信不疑，偏着頭問道：

「這麼說，金鐵口武功高不可測，是一位遊戲風塵的異人，眞可惜，他這悄悄一走，我們失之交臂了。」

岳少俊道：「他是奉他師父的命命，找我來的。」

竺秋蘭道：「他師父是誰，找你什麼事呢？」

岳少俊道：「不知道。」

當下就把自己從雲台山下山之時，遇見一位手持竹簩的老者，指點自己去找武林大老宋鎮山，金鐵口就是這位老人家的門下。

他是奉乃師之命，傳自己一招劍法來的，這一段話，也一字不漏的告訴了竺秋蘭。

竺秋蘭喜得挑了挑眉毛，問道：「你已經把這一招劍法學會了麼？」

岳少俊點點頭道：「只能說剛學會，還生疏得很。」

竺秋蘭問道：「你可知道那位老人家是誰麼？」

岳少俊道：「不知道。」

竺秋蘭道：「那麼金鐵口呢？賽管輅金鐵口，自然只是他隨便取的化名罷了。你有沒有問他眞姓名是誰？」

岳少俊被他問得一呆，說道：「我沒有問他。」

竺秋蘭嬌嗔的白了他一眼，嗤的一聲笑道：「瞧你還叫人家老哥哥呢？竟然連人家姓甚名誰都不知道，你說你糊塗不糊塗？」

岳少俊頓頓足，失笑道：「唉，我眞糊塗，不是妳說，我還一直把金鐵口當他的名字哩，眞是糊塗透頂了！」

竺秋蘭道：「還不快去洗把臉，我們也該走了，你已經得到解藥，及早送去才是。」

岳少俊道：「只是在下那招劍法，還沒練熟了！」

竺秋蘭道：「你要多少時間，才能練熟？」

岳少俊道：「這很難說，也許一天，也許三天。」

竺秋蘭道：「半天行不行，那你趕快練吧，我出去看看，這裏附近，總有農家，我去跟他們買些吃的東西來。」

岳少俊道：「妳……」

竺秋蘭掠掠鬢髮，回頭笑道：「不要緊，我去去就來。」

岳少俊道：「妳可得小心。」

竺秋蘭嫣然一笑道：「我跟娘從小就走南闖北，還怕丢了？」

俏生生朝廟外行走。

岳少俊找到殿後有一口土井，打水洗了把臉，取出軟劍，就在天井中一心一意的練習那一招劍法。

他本人聰明，昨晚已經學會，今天只是重覆溫習而已，但練過幾遍之後，漸漸又有了新的發現，再練過幾遍，這新的發現，似乎意猶未盡，又有了新的變化。

總之，這一招劍法，竟然含蘊着無盡變化，只要你依照口訣，專心練劍，一個就像深入其中，劍招變化，就會在不知不覺中出現。

好像這招劍法，使你有永遠練不熟的感覺，因爲它隨時會把你引入新的境界。

岳少俊越練越有意思，漸漸進入了忘我之境。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忽然感到汗流滿面，用手拭了把汗，停下劍來，才看到竺秋蘭一手握着一隻竹籃，站在門口看自己練劍，不覺笑了笑道：「竺姑娘，妳這麼快就回來了。」

竺秋蘭輕柔一笑，遞過一塊羅帕，說道：「快把汗擦一擦，也該休息了。」

岳少俊用羅帕擦乾臉上汗水，鼻中聞到一縷淡淡幽香，不覺歉然道：「在下一臉臭汗，汚了姑娘的羅帕，眞不好意思，在下給妳去洗洗乾淨。」

竺秋蘭一把奪了過去，輕啐道：「誰要你洗，日頭都已偏啦，飯菜早就冷了，快坐下來吃吧！」

「日頭偏了。」

岳少俊驚奇的望望天色，誰說不是，敢情午牌已經過了一回，不覺奇道：「日頭直過了，我還以爲是早晨呢。」

竺秋蘭抿抿嘴，笑道：「我到三里外，才找到一家農家，跟他們買鷄，又借他們的鍋子做飯，回到這裏，已經快午時了，我看你練劍練得入神，不敢驚動，一直站在門口，足足又等了半個時辰，你說該什麼時候了。」

岳少俊道：「妳怎不叫我一聲呢？」

竺秋蘭柔順的道：「我雖然劍術不精，但我看得出來，你方才全神貫注，練得正在得心應手的時候，我怕擾亂了你的劍路。再說，解藥已經到手，應該快些送給宋老爺子去，到了天華山莊，你就不能再練了，所以你練劍的時光不多，自然愈熟練愈好了。」

口中說着，從竹籃中取出兩副碗筷，一隻肥鷄，十來個鷄蛋，和一鍋白飯，先替岳少俊裝好一碗飯，遞了過來。

岳少俊說道：「竺姑娘，眞要謝謝妳了。」

竺秋蘭自己也裝了一碗，甜笑說道：「我不是也要吃嗎？這也要謝我？快些吃吧！」

岳少俊肚子早就餓了，當下兩人匆匆吃畢，竺秋蘭收過碗筷，放入竹籃之中。

岳少俊問道：「妳還要去送還給農家嗎？」

竺秋蘭道：「不用啦，我給他們兩錢銀子買來的，你如果劍法還沒熟練，留下來的，足够晚上吃了。」

岳少俊道：「妳眞想得週到，這招劍法，大概再有半天，也就差不多了。」

竺秋蘭道：「那也不急在一時，宋老爺子劍術之精，八大門派，無出其右，你要接住他一招劍法，談何容易，這是你師父數十年來的一樁心願，你豈可掉以輕心，就是熟練了，也該多揣摩，多體會，才不致辜負了傳你劍法的那位老人家的一番心意，我看今天就再留一天，明天再走不遲。」

岳少俊肅然拱手道：「竺姑娘說得極是，妳眞是在下生平知己。」

竺秋蘭臉上一紅，幽幽的道：「我眞的是你的知己？你幹麼還一直叫着姑娘，在下的？」

岳少俊聽得一愕，說道：「在下那叫姑娘什麼？」

（未完・十）

胡姬（五）

齊雲飛傳奇　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齊雲飛在酒家裏見到一少女刁蠻地和一個漢子動武，便上前作和事老，平息了糾紛，原來這少女關笛就是黃龍帮的人，那漢子是鐵霸王的弟子高威，三人便聯袂上路，來到商丘城，高威便回師門去。二人改道北上梅園，在路上缺乏盤川，摸入一處小庭院，準備下手，在房中將一女子捉着，動驚了主人，關笛認得他是黃龍帮的刑堂堂主潘元濟，彼此都是認識的，很不好意思。潘元濟慨贈他們盤川，二人拜辭上路，在路上又遇見黃龍帮的堂主孟石根，據說帮主黃彪已死，接到消息趕回去看看，叫關笛一同回去，關笛不肯，她目的是去找崔顥……

梅園觀戰陣　比武定輸贏

孟石根沉聲說道：「愚叔幾時跟你說過笑呢？何況這是什麼事？也能開玩笑的麼？」

「他怎會突然死的？」關笛忙堆下笑容。

孟石根道：「愚叔還不太清楚，你要去便跟看來，否則便走吧！」

「既然他已死了，便去走一趟吧，反正姪女已有七年沒去過了！」關笛問道：「孟叔叔，我帶齊大哥同去，行不行？」

孟石根沉吟了一下，道：「也好！」隨即又道：「他待你如何？」

關笛落落大方地說道：「視姪女如同妹子！」

「那好吧，你與他跟在後面！」孟石根向手下打了個手勢，便「呀」地叫了一聲，再度催馬馳前，眨眼間，轟雷般的馬蹄聲又響了起來。

關笛轉身向齊雲飛揮手，齊雲飛策馬走前，道：「這條路可不是去梅園的！」

「現在要去黃龍帮！」

齊雲飛一怔，問道：「有此必要？」

「因為黃彪突然間死了！」

「黃龍帮在那裏？」

「在濮陽！」

「幸好濮陽離安陽不遠，而且都要過河！」

×　×　×

黃龍帮總舵設在濮陽城郊，那是一座極大的院子，牆高院深。

孟石根一到，裏面的人便發出歡呼：「孟堂主來了！」

黃龍帮內內外外共有六個堂主，外三堂以孟石根為主，內三堂則是以潘元濟為主了，帮衆也有上千個。就黃河兩岸的勢力來說，算得上是個大帮。

當下孟石根問道：「還有誰在？」

「安堂主！」

安堂主叫安容，是禮堂堂主，孟石根道：「安堂主一直在帮內？」

手下們點頭稱是。「其他堂主尚未回來，安堂主獨自一個不敢作主，正等您回來！」

說着安容已聞訊趕了出來，孟石根不想讓外人知道帮內的事，便吩咐手下帶關笛和齊雲飛去客房休息。

齊雲飛明知人家帮主剛死，來這種地方最是沒趣，不過是不想拂關笛的好意罷了，當下在房內枯坐了一陣，又不知那丫頭跑去那裏，也不來打個招呼。

過了半個時辰，才見關笛穿了一件鵝黃色的襖子，一條綠袴，披着髮，笑嘻嘻地走過來。「哎，你還不洗澡，臭死啦！你等等，我叫人送水給你！」

齊雲飛大喜，道：「洗澡倒是打發時間的好方法！」他洗了澡，却找不到關笛，忽聽見遠處有爭吵聲傳來，便忍不住走了過去。

只聽一個粗啞的聲音傳來：「所謂國不可一日無君，家不可一日無主，帮主既然死了，自然需要立即選一個新帮主！」

孟石根道：「小弟不是反對選帮主，而是認為應該等各地香主、副香主都到齊了，然後才公選！」

剛才那人道：「這樣可要等很久，萬一有敵人侵犯，如何統率……」

孟石根冷笑一聲：「第一，在此期間，未必就有敵人侵犯，第二，就算萬一有事，也可以由咱們六個堂主共同商量！」

「我就是不知道孟老弟你為何如此固執！」

孟石根道：「就算小弟的意見不對，但現在潘兄還未至，也該等他來了才決定，難道劉兄認為潘兄沒有候選的資格？」

那姓劉的悶哼了一聲，道：「就怕他不來！」

「劉兄，請你說話謹慎一點，沒有根據的話，最好少說幾句！」

「嘿嘿，他若要來的，早就應該到來了！」

齊雲飛正想回房，忽見院子裏有一棵大樹，樹上有人向他招手，原來關笛躲在樹上偷聽廳內的人的爭吵，齊雲飛斜躍過去，一拎衣褲，拔空飛落樹上。「想不到，你有興趣偷聽這種話！」

「怎會沒有！齊大哥，他們在爭吵，其實都是為了要做帮主而已！你說誰做最合適？」

齊雲飛笑道：「除了關笛之外，餘者皆不足取！」

不料關笛臉上竟有可惜之色。「我若早生幾年，就算當不上帮主，但要做個副帮主或者堂主的，絕不奇怪！」

齊雲飛一怔，剎那間才猛地發現身旁這個小姑娘，年少志氣極大，不由多看了她幾眼覺得有點難以置信，因為她無論是武功和閱歷都絕對不足以支持她的理想。

「齊大哥，終有一日，我會有機會的！你可不能食言！」

「助你當上帮主？」齊雲飛再也用取笑的口吻跟她說話，「愚兄怎敢忘記！」

關笛忽然又道：「齊大哥，不如你也去弄個什麼帮的帮主玩玩，等妹子也沾沾光，做個副帮主，那時才威風哩！」

齊雲飛道：「做帮主絕對不好玩，煩也被煩死啦，我才不會做！」

關笛用奇怪的目光瞪着他，問道：「你師父沒有期望你，你所成就？」

「做帮主並不代表成就，不當帮主也不等於毫無成就！」

「你眞笨！喂，說眞的，你認為誰做較適合？」

齊雲飛目光穿過花窗，望了進去，只見廳內坐着幾個漢子，除了孟石根與另一個圓臉的漢子外，其他三個都已年過半百！那五個人三個坐着，兩個則不斷負手在廳裏踱步，神態甚是鬱悶。

「孟石根似乎最年輕！」齊雲飛問道：「那臉有刀疤的是誰？」

「事務堂堂主劉應全。」關笛道：「孟叔叔年紀雖然是最小的，但他的人緣最好！我就希望他能當上帮主！你看他武功好一點，還是潘伯伯？」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說道：「孟石根雖然慓悍，但潘元濟的內功，似乎比他深厚！」

「那麼他們兩個誰做帮主比較適合？」關笛問道。

「孟石根也許比較能與下屬接近，是講義氣的血性漢子，會得到多數人的擁護，但潘元濟城府比較深，辦事也一定比較仔細周全……」

關笛白了他一眼：「你各打五十大板，說了等于沒說！」

齊雲飛輕輕一笑。「我只是以事論事，若由孟石根做帮主，假如沒有陰謀者滲在其中，那一定上下團結和睦，但若論對付異己份子，則潘元濟會勝他一籌！」

關笛想了一下，道：「如此，我則希望由孟叔叔當帮主了！」

「為什麼？」

「先不告訴你！」

兩人又等了一下，天色漸晚，暮色四合，但仍不見潘元濟趕來，廳內的劉應全又站起來，道：「潘老大還不回來，九成他早就跑到江南去了，咱們還等什麼？」

孟石根道：「今日等不到，明日也得等，趙老七！」他對外面大聲叫了起來：「帶兩個人，帶上乾糧，六匹快馬，火速趕去潘堂主家，無論如何請他來一趟！速速！」

外面有人高聲應是，只見安容眉頭深鎖，道：「潘老大的大老婆和孫兒在此，他不會不來，現在還未來，就怕是發生了意外！」

孟石根問道：「是誰去通知他的？」

「人是我派的！」安容道：「但那人還未回來！」

孟石根喃喃地道：「早知小弟繞道到他家邀他同行，又花不了多長的時間！」

另一個堂主卜仁清，素來以孟石根馬首是瞻，是以也道：「叫人把酒菜送上來吧！」

劉應全道：「帮主剛死，卜兄便要慶祝乎？」

卜仁清臉色一變，忙改口道：「小弟一時口快而已！這時候怎能喝酒？」

齊雲飛拉一拉關笛的衣袖，兩人躍下樹，悄悄回房，齊雲飛立問：「黃彪是如何死的？」

關笛輕聲道：「聽說是死于非命！」

「如何死於非命？」齊雲飛詫聲問道：「被人暗殺的？」

關笛點點頭。「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他是在房內被人殺死的，但一直到次日丫環去拍門才知道！」

齊雲飛心道：「我早就懷疑黃龍帮有內奸了！也許黃彪平時爲人太過囂張，使下屬沒法可忍，所以把他殺死洩恨！」

「齊大哥，你在想什麼？」

「這是個是非之地，我在想你會在何時離開！」

關笛咬着嘴唇，眼珠子一轉，道：「我想在這裏住幾天……」

齊雲飛眉頭一掀。「你到底打算住幾天？」

「起碼要等到他們選出帮主！」

「假如他們要等各地分舵的香主趕來之後，再推選帮主，你也要在此處等？」

關笛道：「齊大哥，你陪不陪我？你去梅園也不過是去湊湊熱鬧而已！」

「你在這裏又沒危險，我想今早便去梅園！」齊雲飛見她臉有不悅之色，又道：「不如咱們先去梅園，然後再來，這豈不兩全其美？」

關笛臉上才有了笑容。「我跟孟叔叔商量後再決定！齊大哥，你餓不餓？小妹替你找些吃的來，你喝不喝酒？」

「他們帮主剛死，那能喝？」

「他又不是咱們的帮主，何況就算是帮主又能怎地？人死了還能管咱們麼？」關笛雙眼放光，道：「我要教你明白一件事！」

齊雲飛詫異地問道：「明白何事？」

「什麼才是眞正的酒！」關笛雙眼神采更加璀璨。「這裏藏了很多我爺爺釀製的陳年汾酒！」

齊雲飛被她說得酒興大發，不由道：「那就眞要嚐一嚐，否則，怎有資格做酒鬼！」

關笛轉身而去，齊雲飛覺得這小妮子，有時像大人，有時又像個孩子，有時純眞可愛，有時又聰明狡黠，詭計多端，性子時硬時軟，頗難瞭解，他實在想不通，她小小的年紀，爲何便這麼複雜。

齊雲飛見房中有張書桌，便把它搬到床前，一回，關笛便由籃子把飯菜提了進來，齊雲飛見有四式小菜，便道：「想不到今晚還有口福！」

關笛鼻孔輕輕一哼。「他日有閑，待小妹親自入厨調羹，你才知道什麼才是口福！」

「那小兄便先謝了，就不知那天，要有多久！咦，酒呢？」

關笛道：「使錢給一個丫頭，看她去偷，萬一有事，孟叔叔也怪不得我！」她拉了一張櫈，坐在對面。「我家酒店雖不大，但除了賣酒之外，還得供應一些送酒的小菜，爺爺年紀大，這都是由我去負責的！」

齊雲飛道：「到你那裏去的，志在酒，不在乎食，焉知你菜燒得好不好？」

「若是不好的，怎會有那許多人肯教我武功！」

齊雲飛大笑。「小兄現在總算知道一件事，你內功雖然不大好，但廚功一定是第一流的！」

關笛正要發嗔，一個丫環閃了進來，從背後擲出一小罈酒來，道：「大罈的，奴婢不敢拿！」

「謝你啦！」齊雲飛抛了一塊碎銀給她。「這個給你買糖吃！」

那丫環假意推辭了一下，才收起銀子出去了，關笛把門關上，把油燈剔小了一點，先替齊雲飛倒了一碗酒，自己也倒了一碗，齊雲飛目光一亮，說道：「你也能喝？」

關笛得意地說道：「賣酒的自己不能喝，還有生意麼？大哥，菜快涼了，快快吃！」

「好香！」齊雲飛長長吸了一口氣。「果然是好酒！」

「可惜這一罈已開了封，跑掉了好些酒氣，否則更加……」關笛忽然想起爺爺來，眼光一黯，改口道：「現在還有得喝，以後要喝便再無機會啦！」

齊雲飛知道她的心事，忙道：「你爺爺若知道咱們如此欣賞他釀製的酒，他在黃泉路上，也一定自己浮一大白！」

關笛眼光一垂，道：「我爹娘會陪他喝。」

「現在你陪我喝一口可行？」

關苗露出一個笑容，道：「大哥，這酒後勁很大，你莫喝得太急！」

兩人舉碗虛碰了一下，關笛只喝了一口，便放下碗，吃起菜來，齊雲飛連喝幾口，只覺一股熱氣，自喉管直往下衝，腹中立即如裝了個小火爐般，烘迫得全身三萬六千個毛管，無一不舒暢！

關笛問道：「如何？」

齊南飛放下酒碗讚道：「辣而不嗆，勁頭大而醇，果是好酒，可惜可惜……」

「可惜什麼？」關笛側頭而問。

「可惜我竟無緣識你爺爺，此是一，

今後再無機會喝，此是二，還有一點，假如我有一個朋友在此，今夜，嘿嘿，一定不够癮！」

關笛詫異地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因爲這罈酒，根本不够咱們喝！」

「他酒量也很豪。」

「比我更豪！」齊雲飛嘿嘿一笑。「他把酒當作水，嚴格來說，他根本不配做劉伶的弟子，只能算作是醉酒鬼！」

「我也認識一個這樣的人！」

齊雲飛吃了幾口菜，道：「我知道，他便是崔顥！」

「那天咱們的話才說了一半……」

「我懷疑崔顥便是我那個最好酒的朋友！」

關笛挾了一塊鷄肉，放進齊雲飛的碗內，道：「大哥，這塊鷄脯嫩得很！」

「是是，嫩得很！」齊雲飛雙眼孕着笑的光輝。「他叫韓鐵衣，有個外號叫『風雷刀』！」

關笛臉色微微一變，問道：「他眞的便是那個名滿江湖，號稱未來第一高手的『風雷刀』？」

齊雲飛一怔，道：「想不到連你也聽過他的名頭，看來他不但酒量比我豪，名氣也比我大得多。」

關笛嗔道：「你在喝酒，還是在呷醋？你的名我也聽過，不過不是俠義的好名聲，而是風流的浪子！」

齊雲飛大笑。「知我者，唯柳三小姐而已！」

「柳擷紅眞的這般好？」關笛的語氣不無醋意。

「當然！人人均當我是風流浪子，唯恐女兒妹子讓我看見，獨有柳三小姐她知我風流而不下流！」

關笛喝了一口酒。「這便令你引爲知己？」

齊雲飛也喝了一口酒。「就這一點便使我甘願替她做事。」

「你替她做過什麼事？」關笛的目光大盛。

齊雲飛嘆了一口氣，道：「可惜到現在她還用不着我？」

「我也信任你？」

齊南飛一怔，瞪着她。「你是小孩子……咳咳，不要亂說，喝酒喝酒！」

關笛不悅地道：「你懷疑我的話？」她倏地長身而起，「你看淸楚，我眞的還是小孩子，」

齊雲飛只瞥了她一眼，便知道自己說錯了話，關笛道：「我若不是相信你，又怎會跟你同道而行！」

齊雲飛心頭忽然升起一陣難言的感受，他不知道該如何答她，只得仰頭把碗中的酒喝光，只聽關笛道：「不過這些天來，證明柳擷紅沒有看錯你，而我同樣也沒看錯！」

齊雲飛大笑一聲。「多謝，」他忽又覺得自己才是小孩子，關笛反而是大人！

× × ×

齊雲飛醉臥於床，關笛開門出去，她問了孟石根的住所，便直接走去找他，夜雖已深，但孟石根仍了無睡意，負手於背，在房內不停地踱着步。

關笛伏耳在房門上聽了一下，輕輕扣門。

「誰？」孟石根霍然一醒，快步走前，把門拉開，當他見到門外立着的是關笛，不由一怔，道：「姪女還不休息。」

「孟叔叔，姪女有話要跟你談談！」

孟石根看了她一眼，讓開給她進去。

「什麼事？」

關笛把房門關上，道：「孟叔叔，姪女想知道帮主是怎樣死的。」

孟石根眉頭深鎖，反問：「你眞的不知道？」

「姪女希望叔叔能親口告訴我。」

「小孩子別多管閑事。」

「好，這一點姪女不問，但他是被誰殺死的！」

孟石根淡淡地道：「愚叔是跟你一齊趕來的，怎會知道？」

「孟叔叔，」關笛走至孟石根面前，正容地道：「你有否想過，很可能是內奸殺死他的！」

孟石根臉色一變，忙道：「這種話豈可亂說。」

「難道姪女所說沒有一絲可能？」

孟石根沉下臉，道：「叔叔自有主張，不用你担心，你最好早點睡覺。」

關笛絲毫沒有離開的意思。「孟叔叔，你想不想做帮主？你不做，別人也會做，總要有一個人做！」

孟石根忽然拉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丫頭，你又要出什麼鬼主意？」

關笛反問：「孟叔叔，你認爲由誰做帮主最適合？」

孟石根沉吟半晌才道：「潘老大年紀較長，辦事也仔細，他似乎比較適合。」

「安堂主如何？」

「安堂主人緣不錯，說話得體，但他較缺乏主意。」孟石根道：「劉堂主爲人又太固執，而且十分偏激，至於卜堂主他武功最差……」

關笛道：「所以最佳人選便是孟叔叔你，因爲潘伯伯很計較個人的利益，加上愛擺架子，人緣不好，他當上帮主，一定有很多人不服。」

孟石根雙眼仍瞪着她，意思好像說，你認爲我最適合，又有何用？當下揮手道：「你不要再胡說，還是去睡吧！」

「孟叔叔，你準備何時選擧帮主，姪女想助你？」

孟石根心頭一動，忖道：「這丫頭素來詭計多端，她若肯助我，不無帮助。」於是便答應她：「等潘老大來了再選！」

關笛道：「他若來了，必是您的勁敵，但若他未至，便推選帮主，也難以服衆，嗯，這倒有點棘手！」

孟石根哈哈一笑，道：「愚叔只是不想讓帮主之位，落在庸人手上，假如由潘老大做帮主，愚叔完全放心。」

「哎，那豈不可惜！」

「關丫頭，我跟你爹娘感情不比一般，你希望愚叔當上帮主的心意，我很明白，不過這件事十分重大，不是你們小孩子懂得的，好啦，你再不去睡覺，愚叔可要打你的屁股了。」

關笛粉臉通紅，啐了他一口。「爲老不尊。」轉身去開門，忽又轉過身來，道

：「孟叔叔，你也早點睡吧，假如你命裏決定要做帮主的，那位子自然由你坐，若沒有那福份的，不睡覺也不一定能坐得上去；就算坐上去了，也坐不穩！」她言畢纖細的身形已消逝在黑暗中，但這幾句話却在孟石根的腦間迴盪。

× × ×

關老頭釀製的汾酒，勁頭的確大，齊雲飛一直睡至日上三竿才醒來，醒來時，頭仍有點暈，他睜開雙眼，見床前的書桌已擺囘原位，桌上却有一盆清水。

齊雲飛跳下床，胡亂洗了一個臉，一出門，便見外面立着一個丫頭。「關小姐叫你去房內等她！」

「哦，她在那裏？」

「她到灶堂煮麵給你吃。」

齊雲飛只得囘房，坐在床緣，只過了一會兒，便見關笛捧着一大碗麵湯進來。

「齊大哥，快趁熱吃吧！」

「一起吃吧。」

「我已吃過了！」關笛拉了一張椅子坐在他旁邊，看着他吃。

齊雲飛道：「小妹，你走不走。」

「你先吃了麵，再說。」

齊雲飛大笑起來。「看來你還未決定呢！」

可是那一碗麵尚未吃畢，外面忽然傳來一陣吵雜的聲音，關笛吃了一驚，跳了起來，道：「小妹去看看就來！」

關笛去了頓飯工夫才囘來，臉上却有喜色，叫道：「齊大哥，原來潘伯伯被人在路上殺死了，難怪他昨日趕不上來！」

齊雲飛心頭甚是詫異，忙問：「是誰殺死他的！」

「屍體有兩道傷痕，一道在腰上，另一道則在胸前！」關笛道：「屍體已被抬囘來了，齊大哥你去不去看看。」

齊雲飛心想也需向孟石根等告辭，便與關笛走去大廳，只見廳上圍了很多人，而庭院內的人更多，他們只是一般的帮徒，所以無事不敢上去。

關笛身份特殊，因爲幾個堂主都很疼愛她，所以當她拉着齊雲飛走上大廳時，沒人阻攔。

廳上的人見到齊雲飛，却暫停了交談，齊雲飛對他們含笑點頭，却輕輕分開衆人，目光落在地上的屍體，屍體共有三具，中間那一具正是潘元濟，另外兩具則是三十餘歲的壯漢。

屍體上的血跡早巳乾涸，齊雲飛蹲了下去，仔細檢視潘元濟的傷口，胸襟因流血的關係，都貼在肌肉上，使傷口完全呈露出來，傷口很狹很小，但看來極深，心房必定巳被刺破！至於腰上那一道傷痕，雖然拖得很長，但入肉很淺，看來不會致命。

齊雲飛立即得出一個結論，殺死潘元濟的兇手，是使劍的，而潘元濟是先受了腰傷，再被刺穿胸膛。

旁邊那兩具屍體，一眼望去，也知道是爲劍所創！

齊雲飛望着潘元濟，而且只望着腰上的傷！

半晌，孟石根忍不住問道：「齊少俠，你看出什麽？」

齊雲飛長身而起，道：「在下年少識淺，那能看得出什麽來？」

安容道：「齊少俠過謙了，誰不知齊少俠這兩年，闖下了不少名頭。」

「有名頭的人，未必便見多識廣？」齊雲飛道：「潘堂主是在何處遇害的？」

「在八里營附近！」

八里營離濮陽還不到一百里，換而言之潘元濟是在趕囘來奔喪時才被殺的，殺死他的是誰？第一個可疑的便是去迎接他的人，趙老七。

但趙老七是孟石根派去的，是不是因爲孟石根想登上帮主的寶座，所以派人殺死潘元濟。因爲最有希望接任帮主的，除了孟石根便是潘元濟，潘元濟一死，孟石根便無對手！

這念頭在齊雲飛腦海中一閃而過，關笛輕輕拉一拉他，他却忍不住問道：「孟堂主，這三具屍體是誰發現的？」

孟石根沉吟了一下，淡淡地道：「是本帮的人！」

「是趙老七！」

孟石根臉色大變，其他堂主也都聳然動容，只見一個漢子道：「不錯，是我發現他的！」

齊雲飛目光往他腰上一瞥，只見他懸着一柄長劍，他心頭立即泛上一個念頭：「趙老七有殺死潘元濟的能力麽？他可能沒有這個能力，但假如潘元濟在路上遇到他，知道是帮內跟他來接自己的，自然沒有防備，那麽潘元濟死在他劍下，便大有可能了。」

他心念未了，趙老七問道：「齊少俠，是誰請你來的？」

齊雲飛黯然一醒，忙說道：「在下來此，正是要向諸位告辭，諸位，後會有期了。」

孟石根也抱拳道：「敝帮正値多事之秋，怠慢了齊少俠，實乃事出沒奈！少俠既然另有事待辦，咱們也不敢挽留！只盼下次路過時，能再來盤桓幾天，則本帮上下均感榮幸！」

齊雲飛連聲不敢，心中却暗道：「你嘴上却說得好聽，其實，恨不得我早早離開！」

關笛道：「孟叔叔，姪女跟齊大哥去梅園走走，囘頭再來！」

孟石根目注齊雲飛，道：「如此便請少俠費心照顧一二了！」

齊雲飛知道他們不歡迎自己在此碍手碍脚，也不多說，拉着關笛出去。孟石根要叫人送他們，却被關笛拒絕了。

關笛走了下去，便叫人拉兩匹佳駟來，與齊雲飛並轡上道。「大哥，你爲何不說話？」

「那趙老七是孟石根的心腹？」

「是的，他們一齊到我爹爹酒家有幾趟！聽說趙老七武功很不錯，但這人脾氣不好……」

齊雲飛連忙問道：「他的脾氣如何不好？」

「小妹從未見過他笑一笑，老是粗聲粗氣，板着臉孔，討厭！」

齊雲飛一笑再問：「孟石根是不是很想做帮主？」

關笛略一沉吟，側着頭道：「他表面不大在乎，但我看得出，他心中是想做的

！齊大哥，你問這個作甚？」

齊雲飛道：「我順口問問而已！」

「不是，你一定有什麽心事瞞着我！」關笛噘着小嘴道：「我知道，你根本不是眞的把我當作妹子！」

「小鬼頭！告訴你，我懷疑潘元濟是趙老七殺死的！」

關笛淡淡地道：「我還以爲是什麽事，今早我便懷疑了！」

齊雲飛反而一怔，關笛轉過頭來。「要做帮主殺一兩個人，有什麽大不了的？以前不是有人說過，什麽一將……什麽萬骨的！」

齊雲飛瞪了她一眼，笑罵道：「不讀書！是一將功成萬骨枯！」

「對啦！一個人當上將軍，要死一萬個人，要做帮主才殺死三個人，有什麽稀奇！」

齊雲飛看了她一眼，想不到她小小年紀，心腸便這般硬。只聽她又道：「我本就希望孟叔叔做得成帮主！」

「爲什麽？」

「那幾個堂主之中，算數他最疼愛我呀！再說她女兒比我小，兩個兒子就更小啦！」

「這跟他做不做帮主有何關係？」齊雲飛更加奇怪。

「誰說跟他有關係呀？是跟我有關係！」關笛瞟了他一眼。「他若做了帮主，剛開始時，大事未定，總需要一些心腹的人，他兒女既然年紀還小，自然帮不上他，那就該由我這個姪女頂上了！你明白了沒有？」

齊雲飛心頭一動，忖道：「這小丫頭心思還多哩！」當下笑問道：「既然如此，你應該留下來，還跟我去梅園作甚，沒的失去機會！」

關笛得意地說道：「這跟賭博一樣！假如他一切順利，我在他的身邊作用也不大，他只會當我是小輩般，疼我憐我，假如波折良多，他也不會想起我，不會來問我……」

「說得有道理，但你離開又有什麽作用？」

「看不出你平日好像挺聰明的，但眞正辦起事來，却糊塗得很！」關笛把馬鞭輕輕在馬臀上一抽，續道：「我跟你去梅園，離開他十天八天，囘去時，如果他還在徬徨無計，見到任何人，都會把他當作救命菩薩，若是我有辦法替他解決，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便大大不同了，最少要找個香主或副堂主的當當，他可也不好意思推却！」

齊雲飛心頭猛地一沉，暗道：「這小妮子城府如此深沉，只怕她絕不會安心於一個香主或副堂主的職位！」當下又問：「黃龍帮有女香主或女堂主的麽？」

關笛一聽，忽然「啊」地一聲叫了起來，聲音充滿喜悅地道：「多謝你提醒我！黃龍帮有女帮衆，但還沒有女香主女堂主的，我可以要他增設一個堂，那我便順理成章地成爲第一個女堂主了！」

齊雲飛故意問道：「你不是想做帮主麽？」

「那是以後的事，現在就算有人叫我做，小妹也不敢坐上去！」

齊雲飛對她不由刮目相看，他含憂地道：「你要做帮主，我高興得很，不過我不贊成你在黃龍帮做！」

「我爺爺，爹爹和娘都把生命賣給黃龍帮，我若要做帮主的第一個自然會考慮它！」

「你能等麽？」

關笛一怔，反問：「齊大哥，你這話是什麽意思？」

「孟石根年紀還不到四十，你有耐心等他死麽？」

關笛粉臉一變，知道齊雲飛担心的是什麽，忙把話岔開。「齊大哥，咱們找個地方塡飽肚子再上路吧！」

「不，你還未答我這句話！」

「想不到你也這般迂腐！孟叔叔年紀雖不大，但江湖生涯，處處風險，誰敢保證能活到七十歲？我又沒說要殺死他，你緊張什麽！」

齊雲飛哈哈一笑，道：「不錯，我肚子也好像有點餓了！」

× × ×

由濮陽到安陽，約有兩百里路，到次日黃昏，已遠遠見到那座古城。

春寒料峭，路上行人並不多，背後忽然傳來一陣急促的馬蹄聲，齊雲飛轉過頭去，只見一個身裁高大壯實的漢子，弓着腰，低着頭，逆風急馳而來，由於角度問題，看不淸楚他的五官，只見到那人臉上滿是鬍鬚碴子，身上有股慓悍之氣。

齊雲飛覺得有點眼熟，一時之間又沒有印象，又見那人來勢極速，便把馬勒停，拉在路旁，貶眼間，那黑衣漢子便到了身旁。那漢子頭微微一抬，關笛忽然叫了起來：「崔顥！」

黑衣漢子倏地轉頭一瞥，這刹那，齊雲飛才認出他了，是韓鐵衣！

韓鐵衣爲何會來此處？他不跟柳擷紅在一起，他是不是要去梅園？

這幾個念頭依次泛上他腦海，雖只是一瞬息間的事，但韓鐵衣馬快，衝去了十數丈！

猛聽關笛「呀」地叫了一聲，催馬追了上去，齊雲飛一抬頭，只見前面那匹馬，人立而起，韓鐵衣離鞍站起，却仍穩穩當當地扣住馬蹬！

齊雲飛輕輕一挾馬腹，馬兒走前，那韓鐵衣已把馬拉停，轉頭問道：「齊兄，你怎會這時還在這裏磨蹭？」

齊雲飛哈哈笑道：「小弟不在這裏磨蹭，難道該留在揚州城不成？」

關笛叫道：「崔顥崔大哥，你認不認得我？」

韓鐵衣先看了她幾眼，再瞥了齊雲飛一眼，問道：「齊兄，你怎會跟她在一起的？」

齊雲飛又笑嘻嘻地道：「柳三小姐旣然不陪我，只好找她陪我！」

不料關笛臉有怒容地道：「齊雲飛，你說話正經一些，別不乾不淨的，讓人誤會！」

齊雲飛一愣，隨即道：「小妹，你生什麽氣！」

「生你的氣！」關笛轉頭過去。「崔大哥，你到底認出了我沒有？」

「你，你好像是邯鄲城外，那片關記

酒家的賣酒的小姑娘……」

關笛白了他一眼，道：「什麼好像，我就是關笛！」

韓鐵衣顯然有急事在身，轉頭問道：「齊兄，你是不是要去梅園？」

齊雲飛一怔，剛想開口，不料關笛已爭着道：「崔大哥，你怎知道？」

韓鐵衣一笑，道：「我不叫崔顥，叫韓鐵衣！」

關笛心中道：「我早知啦！」臉上却裝出驚喜的神色。「原來你便是名滿江湖的『風雪刀』韓鐵衣韓大俠呀？我家那爿小酒家蒙您光顧，實是莫大的榮幸！」

齊雲飛暗道：「這小妮子幹什麼，好像戲子一般！」

韓鐵衣道：「不敢！嗯，你還有幹那種沒本錢的勾當沒有！」

關笛又盯了他一眼。「我一個姑娘家，你在路上說這種話，不怕別人聽了誤會麼？」

韓鐵衣心想你們用蒙汗藥灌倒酒客，再奪人財物，難道不是沒本錢的勾當，我幾時有說錯！怕什麼人誤會的！

齊雲飛在旁聽得哈哈大笑。「韓兄行色匆匆，也是要去梅園乎？」

鐵韓衣瞿然一醒，撥轉馬首，道：「快走快走！」話音未落，那馬巳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齊雲飛與關笛在後急追，問道：「到底是什麼事這般急？」

「現在是什麼時候？」

齊雲飛抬頭望一望天色，道：「大概剛交酉時吧！」

韓鐵衣道：「希望能趕得及！」

關笛嗔道：「你又沒喝醉，為何說話這般糊塗！」

韓鐵衣頭也不回，幸而風把他的話送了過來：「難道你們不知道，梅北山與嶗山三鶴今日酉時決鬪？」

齊雲飛反問一句：「難道他們還未舉行決鬪？」

「聽說上次他們在嶗山決鬪，半途而停，再延至正月十五日才續未了之戰！」

齊雲飛這才知道今日不是元宵節，當下再問道：「他們因何半途而停？」

「這個小弟也不知道！」

齊雲飛也忍不住，續問：「韓兄，擷紅呢？她沒來麼？」

韓鐵衣道：「小弟還以為她跟你在一起哩！」

三人談話之間，巳馳了入城，韓鐵衣問道：「齊兄，你去過梅園沒有？」

齊雲飛道：「未曾去過。」

韓鐵衣跳下馬，攔住一個路人，向他問梅園的位置。原來梅園在西城門外。三人再度上馬，向西而進，出了西城門，便遠遠見到一座巍峨的莊院，估計必是梅園，三人催馬更急。

眨眼馬兒巳停在莊外，果見門匾上刻着兩個字：梅園，筆勢蒼勁，大門緊閉。三人互望了一眼，都料不到偌大的一座莊院，連一個門公都沒有。

關笛說道：「韓大哥，你還不上去敲門？」

韓鐵衣跳下馬，走上石階，抓住門環，用力敲打起來，過了一陣，仍不見有人應門，韓鐵衣忍不住道：「晚輩韓鐵衣與齊雲飛求見！」

他用內力把話迫出，估計一里之內，都聽得到，但過了兩盞茶工夫，仍不見有人應門，不由有點焦急，喃喃地道：「難道他們不在家內比武？」

齊雲飛道：「進去看看！」

韓鐵衣略一沉吟，也同意他的意見，三人來至牆前，振衣躍起，齊雲飛見牆高，恐關笛力有不逮，便拉着她的手臂，暗助她一臂之力，齊雲飛立在牆頭，抬眼望去，暮色蒼茫中，但見臘梅樹上，光光禿禿，一叢叢長在房舍之間，院子雖大，却不見有人。

一陣風吹來，風中似乎有一絲兵器碰撞聲，韓鐵衣道：「快走！」一式「雁落平沙」，飛了下去，齊雲飛亦拉着關笛跳了下去。三人沿牆旁的過道向內馳去。

兵器碰撞聲及叱喝聲，越來越清楚，終於見到一座庭院站着很多人，此刻，反而沒了打鬪之聲，韓鐵衣三人慢慢走前，排衆而入。

圍觀的人，看來都是梅園的家丁，他們在最前的那一圈，手臂互扣，形成了一道人牆，大概是不欲旁人影響場內決鬪的人。

韓鐵衣踮脚望去，只見場中挺立着四個人，中間那個身裁高大健壯，比之自己仍要高上幾分，其他三人都是身裁瘦削的漢子，年紀約在四五十間，一穿灰袍，一穿淡黃色的袍子，另一則是白袍。

身裁高大那人，顯然是梅北山，三個瘦削矮小的則的嶗山三鶴之夏雲鶴、夏黃鶴和夏白鶴。

四人挺立着，好像是一座座石像，北風吹來，只吹動衣袂，吹不動他們的眼神。梅北山手持一柄長而寬的劍，嶗山三鶴却是各持一柄只有二尺二三的短刀，刀刃略彎似鐮刀，刃窄而護手則頗寬。

庭院中的積雪消融，地上濕濕濡濡的！院子裏還有好幾株巨大的梅樹，落英紛紛。

韓鐵衣後衣領一緊，轉過頭來，却是一個壯年漢子，示意他出去，韓鐵衣見他如此無禮，本待發作，無奈此身是客，而且也不想影响梅北山與嶗山三鶴的決鬥，只得忍氣吞聲，跟他出去。

走出了人叢後，韓鐵衣才知道齊雲飛及關笛，比他更早被人「請」了出來。那壯年漢子問道：「三位是誰，來此有何貴幹？」

韓鐵衣道：「在下韓鐵衣，來此並無他意，只是欲一睹梅大俠的風采！」

「風雷刀韓鐵衣？」那壯年漢子眉頭一掀，道：「韓鐵衣巳失踪兩年，閣下不是假冒的吧？」

韓鐵衣臉上登時浮上不悅之色。「閣下要怎樣才能相信？」

那人道：「對不住，因為比武之前有個規定，任何人都不得插手干涉，所以希望閣下是抱着看比武的心情，不可另抱目的，否則都會得罪兩方面的人！」

「多謝兄台提醒，却未請敎高姓大名！」齊雲飛在旁插腔問道：「兩方比武是否非分出勝負不可？又是否一定要令到對方無力再戰才算勝利？」

那漢子抱拳道：「在下梅松堅！」

齊雲飛忙道：「原來是梅大公子，恕齊某眼拙！，失敬失敬！」須知梅家三兄弟在河北一帶，名頭亦極响，亦為年青一輩的高手，齊雲飛這幾句，絕非純粹是客套話。

「不敢！兩位的大名，在下亦久有所聞！」梅松堅抱拳道：「雙方規定，就算是惡鬥三日三夜，也要分出勝負，但倒不是令到對方無力再戰才可！」

齊雲飛再問：「公證人是杏園的柳舞風柳老爺？」

「雙方各推一位公證，寒家推出柳叔叔，對方則找來『陰陽扇』陸海生！」梅松堅道：「三位可以觀戰了，但希望不要擾及比武雙方！」

「這個目然！」

韓鐵衣本想問柳擷紅是否在此，但一來礙看齊雲飛在旁，二來與梅氏不熟，又是涉及兒女私事，開不了口。當下三人找了一個有利的位置觀戰。那場中四人仍然不言不動，不知道的只道是死了的殭屍。

關笛輕聲問：「齊大哥，他們還未開始麼？比武時間還未屆麼？」

韓鐵衣插腔道：「剛才巳拚過了，等下再鬥時，必是驚天動地的一擊！」

齊雲飛也道：「不錯，你看梅園主衣袖巳裂開一道口子，那穿白衣的胸襟也破了一個小洞，剛才必是平分秋色！」眼角無意中一瞥，忽然發覺假山之下，有一張長桌，桌後坐着兩個人，一個他認得是江南杏園主人柳舞風，另一個穿着一襲青布衣，面孔又青又白，但眼肚凸出，眼白佈滿紅絲，五官看來雖然還端正，但襯上那副臉色，却產生了一種詭異恐怖的味道，就像是傳說中的「一見發財」勾魂鬼，只是他舌頭沒吐出來罷了。

此人必是「陰陽扇」陸海生無疑，江湖上傳說此人亦正亦邪，雖然不是經常在江湖上走動，但却幹過好幾件轟動武林的事業，把正邪雙方的人都得罪了，他也不怕，依然故我。而他的成名兵器，便是一柄扇子，那扇子的骨是以鋼打造，扇面一邊是天山雪蠶絲織成的，另一面則是用烏金細絲織的，一面黑，一面白，加上他為人亦正亦邪，是以武林中人，均以「陰陽扇」稱之。

齊雲飛忽覺有人輕推其手肘，轉頭一望，只見韓鐵衣向他打了個眼色，然後嘟起嘴巴，向前一探，他循其去勢望過去，便發現假山後面，有位穿綠衣的少女，一顆心登時怦怦地跳了起來！

那可不正是柳三小姐柳擷紅！

也許是比武雙方的規定吧，柳擷紅今日並無掛上紗巾，那張只會在天上才能有的面龐，完全呈露出來，美得敎人不敢正眼視之！

齊雲飛又發現了一件事，兩三百個圍觀決鬥的觀衆，大多數都不時偷偷拿眼望向柳擷紅，人人目光掠過她的花容時，臉上都有迷惘之色，彷彿不相信世間有此美人！

這些人到底是來看梅北山與嶗山三鶴的決鬥，還是來看柳擷紅的？就是問他們，可能連他們也答不出來。

柳擷紅的目光忽然閃過一絲光采，落在齊雲飛面上，齊雲飛立即對她笑了一笑。忽然手臂一沉，原來關笛忽然倚在他臂上，

齊雲飛輕輕把她推開，道：「他們要動手了，快看！」

關笛側頭道：「你在看誰？」

「你不想大哥早日成親？」

「但是……」關笛道：「不許你這樣看她！」

話音一落，場中果然動了，只見梅北山暴喝一聲，長劍挾風，怒斬夏雲鶴！

他一動，嶗山三鶴也動了，夏雲鶴橫刀欲架，夏黃鶴和夏白鶴則搶前，一個砍梅北山的後背，一個劈其左脅！

由靜止到閃電似的攻擊，都是那麼扣人心弦，壓得旁觀者心頭鉛一般重！

齊雲飛與韓鐵衣都把眼光拉了回來，注在場中四個人身上！

梅北山那一劍只刺了一半，便擰腰閃身，讓開夏黃鶴那一刀，長劍迴旋，反削夏白鶴的肩膊！他這幾招沉穩兇狠之中，又帶着幾分輕靈，不愧是梅園主人！

夏氏兄弟以鶴為外號，輕身功夫自有過人之處，夏白鶴吸氣後退，夏雲鶴的刀，倏地化橫為直，望梅北山前胸劈去！

與此同時，夏黃鶴也踏前一步，彎刀仍然劈向梅北山的後背！

只見梅北山尖嘯一聲，如怪蟒翻身，手臂後甩，用劍鍔撞開夏雲鶴的彎刀，再借那一撞之力，劍尖飛刺夏黃鶴的胸膛！

劍長刀短，夏黃鶴不敢攖其鋒，提氣飄身，退了幾尺，梅北山半轉身子，長劍一引，劃了半個弧圈，剛好把一退即上的夏白鶴的彎刀盪開！左掌一吐，自劍底穿出，急拍夏白鶴腹部！

他以一敵三，有攻有守，毫不遜色，而且虎虎生威，頗有大將之風，旁觀者都暗暗讚歎！

只見夏白鶴身子如猿猴般彈退，而夏雲鶴與夏黃鶴又一前一後地撲了上來！四人立即鏖戰起來，羣豪見他們非數百招不能分出勝負，緊張的心情稍鬆，又拿眼偷望柳擷紅。

柳擷紅却專心一致地觀看場中的激鬥，關笛偷偷向旁瞥了一眼，只見韓鐵衣一對眼睛，也是直勾勾地望着柳擷紅，不由嗔道：「韓大哥，你騙人，騙了那個梅公子！」

韓鐵衣一怔，說道：「我幾時騙過他呀？」

「你不是說來此只是為了一睹梅園主的風采而巳麼？現在你看到那裏去？」

韓鐵衣臉上發熱，忙道：「小孩子別亂說！」

關笛其實巳十七歲，只是她生得小巧，是以讓人一種小的感覺，她最恨別人叫她小孩子的了，因此立即對他道：「你為老不尊！」

韓鐵衣一怔，心想我才多大，便要給人叫「老」？忽見旁邊的人都望看他們，眼光有怪責之意，連忙凝神轉頭望向場中去。

此刻梅北山與嶗山三鶴巳鬥至白熱化，每一招都充滿風險，梅北山束髮的方巾，被刀氣絞裂，散髮披肩，迎風而舞，如同一頭發怒的雄獅！

嶗山之鶴身裁雖然矮小，但自他們身上發出的殺氣和凜然之氣，却令人不敢小覷，此際三人的面色都十分肅穆和沉重，額角亦已沁出汗珠！

天早已全黑，但四周都掛着風燈，或在樹上，或在屋簷下，光如白晝。由于戰況越來越激烈，因此旁觀者都退開幾步！

激戰中，忽見梅北山如一頭大鳥般，冲天飛起！觀戰的人只有少數幾個人才看清楚，梅北山是被迫於無奈的情況下才飛起閃避對方的攻擊的！

只聽三道尖嘯響起，嶗山三鶴也飛了起來，分三個方向望梅北山迫去，人未至，刀勢已把梅北山籠罩住！

梅北山的兒子及朋友，心頭都突然揪緊，有幾個甚至「啊」地一聲呼了出來！

好個梅北山，只見他左脚尖在右脚面上一點，身子倏地再拔起幾尺，凌空一個大彎身，寬背劍當作大刀砍下，這一劍力蘊千鈞，如泰山壓頂一般，直奔夏雲鶴的頭頂！夏黃鶴與夏白鶴兄弟連心，都凌空斜飛，舉刀格去！

「噹」的一聲巨响，一劍三刀接觸之下，梅北山借力飛起足有六七丈高，而夏氏三兄弟則被其劍上的暗勁，迫落地上！

夏氏三兄弟一落地，又尖嘯一聲，再度飛起！

梅北山的兒子心弦幾乎被拉斷，緊張得直喘氣！須知梅北山雖然飛得高，但力道已盡，而夏氏三兄弟則是如離弦之矢！

梅北山形勢之險可想而知！連齊雲飛與韓鐵山心弦也都是一緊！

說時遲，那時快，梅北山凌空一個折腰，頭下脚上，雙臂平伸向旁斜飛過去！

「老二！」夏白鶴忽然大叫一聲，同時身子向下一沉！

夏黃鶴與他心意相通，左腿斜伸，在夏白鶴肩上一踩，身子如箭一般，向梅北山射去！

梅北山身在半空，聽得背後風聲，知道危險，但苦無却敵之計，只得拚力向一棵梅樹飛去。

他左手抓住一條樹枝，一發力斜翻過去，不料樹枝受不住他衝來之勢，「喀嗤」一聲斷了，梅北山虞不及此，如石塊一般向下墜去！

與此同時，夏黃鶴亦已飛至，他一刀劈出，亦料不到梅北山會跌下去，刀子劈空，眞氣一濁，身子也墜了下去。

梅北山剛落地，尚未站穩，夏雲鶴與夏白鶴已如兩枝毒箭射至！

他蹩住的一口氣，尚來不及換，不敢招架，乘勢倒在地上，擰腰滾開！

夏雲鶴與夏白鶴正想奔前乘機劈殺，那料不到夏黃鶴剛好跌下撲在他們面前！

梅北山與他的兒子心中齊叫了一聲僥倖，夏氏三兄弟則大呼可惜！

梅北山在地上爬了上來，雖然沒有受傷，但神態極是狼狽，夏雲鶴冷冷地問道：「梅北山，你還鬥不鬥？」

梅北山沉聲道：「勝負未分，夏兄便已打退堂鼓？」

夏黃鶴怒道：「你不知好歹，尚逞口舌之利，眞敎人齒冷！」

夏白鶴道：「上次在嶗山若非天氣驟變，你早已葬身異鄉了！不過這樣也好，咱們又沒有什麽深仇大恨，就讓你死在家裏，免得咱們事後要遺憾一番！」

這番話刻薄之至，梅北山再也忍不住，怒道：「梅北山向你們保證，若你們死在此處，梅園免費送三具棺材與你們，並負責送你們回老家，如此三位大概可以放心了吧！」

夏雲鶴大笑。「放心放心！」話音未落，已揮手指揮兩位弟弟站好方位，準備攻擊。

齊雲飛脫口道：「這是三才陣！」話剛出口四人又已鬥去一起，這次比上次更加激烈，而嶗山三鶴因爲人多，在體力方面佔了便宜，所以梅北山便採取速戰速決的戰術瘋狂地進攻，刹那間便佔了上風，

齊雲飛與韓鐵衣都是行家，都知道此乃一鼓作氣的結果，待至再三而竭的地步，便將一敗塗地！

夏氏兄弟的三才陣威力，直至此時才發揮得淋漓盡致，梅北山攻勢雖急較沉，但夏氏兄弟輪番防守，很快便能分出一部分力量反擊！

在一連串的刀劍碰撞聲中，梅北山的長劍與夏雲鶴的彎刀同時冲天飛起！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夏黃鶴與夏白鶴兩柄彎刀同時向梅北山砍去！

梅北山手上沒有兵器，不敢擋格，在千鈞一髮間，在他倆之間竄了出去！可是夏雲鶴早料到他有此一着，手起掌落，擊向其頭顱！（未完・五）



大帥夫人

民初俠情技擊小說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雲玉霞見白電說接管了賭場，見他油腔滑調有些不信，認爲他是個狂人，便自退出賭場，僱黃包車回去，在路上被黃包車夫持刀刦去所贏的錢，還想向她刦色。白電及時趕至將黃包車夫打死，又故意殷勤一番，邀她吃晚飯，雲玉霞當即拒絕，不理睬而去，這次却被仇家血獅帮派人將她擄上車，來的人是血獅帮邊老刀、蕭棒子，白電連忙迎上把他們打跑，自己也受了傷，但不期然向她狂吻起來，眞使雲玉霞難置信今晚的遭遇……另方面衛大帥召集一批殺手，其中有富家公子朱世恒、混血兒金狼，還有總管趙三爺趙仰亭商量對付血獅帮的人……

各出奇招　尋仇報復

但朱公子却不會這樣，最少，他即使是在拍馬屁，旁人也不會明顯地察覺得到，更絕不會有肉麻之感。

衛大帥在廳子裏踱了三四分鐘方步，才目注着朱公子說：「雲力行給那羣病獅幹掉了，你可知道這一件事？」

朱公子點點頭，道：「這件事，郭三吹已對我說過。」

衛大帥目中閃動着憤怒的光芒，道：「力行那小子雖然不知好歹，居然帶着劉一獅的妾侍私奔，但這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罪行，最大不了把他揍一頓也就算了，但那羣病獅却連老子也不賣帳，說宰就宰，眞是他奶奶的敎人氣結！」

朱公子長長嘆息一聲，道：「我早就知道，冼蓮是個狐狸精，遲早要害死雲少爺的。」

衛大帥臉色一寒：「你說的冼蓮，是不是劉一獅那個姨太太？」

朱公子道：「不是她又還會是誰？」

衛大帥道：「你早已知道，力行勾引冼蓮？」

朱公子道：「不是雲少爺勾引冼蓮，而是冼蓮用媚功把雲少爺迷住。」

衛大帥臉色又是一變：「你怎麽不勸勸力行？」

朱公子嘆了口氣，道：「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這種男女間的私情，又怎能勸阻得住。」

衛大帥瞪着眼，道：「但你最少也該向我報告這件事！」

朱公子道：「這是我的疏忽，但那時候，我還沒有想到，冼蓮迷惑雲少爺，原來竟然是要把他引進死亡陷阱裏。」

衛大帥一怔：「這婊子爲甚麼非殺力行不可？」

朱公子道：「原來血獅帮早有陰謀，要把雲少爺拉攏過去。」

衛大帥目光一寒：「你是說：那羣病獅要力行在老子這裏做臥底？」

朱公子點點頭，道：「正是這樣，但雲少爺怎麽說也不肯，還打傷了血獅帮裏

的一個打手。」

衛大帥緩緩地說道：「力行雖然笨直一點，但對我這個姐夫倒是忠心一片，他不肯做別人的奸細，這一點老子是深信不疑的。」

朱公子道：「但這却使他釀成了殺身之禍，劉一獅顯然在暗中指使洗蓮，叫她勾搭雲少爺，然後把他帶到另一個地方，讓他連死了也不知道這是一條美人計！」

「哼！」衛大帥眉毛一揚，咬牙道：「眞是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猶不毒，最毒婦人心！」他雖然識字不多，但這四句詩却唸得流俐順暢之極。

朱公子道：「洗蓮固然是個毒婦，但若不是劉一獅暗中唆擺，她也沒有必要幹出這種事來。」

衛大帥怒道：「劉一獅這傢毒婦計雖然殺得了力行，但他也得罩着一頂綠頭巾，眞是他奶奶的熊，人間賤丈夫。」

朱公子道：「雖說綠色恐怖，自古皆然，但還是有些連豬狗也不如的男人，並不在乎自己的頭頂是否變了顏色，劉一獅正就是這一種人。」

衛大帥左手一搖，哼聲道：「不要再提力行那笨蛋了，說來說去，罪魁禍首還是那條死不嚥氣的病獅子。」

朱公子道：「常言道，樹大招風，位高勢危，大帥這幾年來的成就，雖然是用血汗拚回來的，但在旁人的眼裏，却還是難免有着又羨慕又嫉忌的感覺，那大血獅顯然就是針對着您老人家而來的。」

衛大帥冷笑道：「這條病獅要取代老子的位置，只怕還沒有那麽容易。」

朱公子道：「但敵暗我明，這一仗若是全面火併起來，倒是萬萬不可大意。」

衛大帥道：「我把你叫回來，就是想聽你心裏怎麽想。」

朱公子道：「金狼的說話很對，用重賞來壓逼大血獅，這是一個可行之法。」

衛大帥道：「連你也認爲，這樣就可以把那條半死不活的病獅逼出來，甚至可以把他活活逼死？」

朱公子道：「那可未必。」

衛大帥道：「原因何在？」

朱公子道：「從這兩三年的情況看來，大血獅委實是個非凡人物。」

「這個自然，」衛大帥也不得不承認：「這婊子養大的病獅若沒有幾分本領，也不可能連老子都給他氣得團團亂轉。」

朱公子道：「但大血獅爲甚麽一直不敢露臉，這一點我們却非要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衛大帥點點頭，道：「這一點老子也已想過，其中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這廝害怕老子的報復，所以就一直藏頭露尾，不敢見人。」

朱公子道：「但還有另一種可能，我們也萬萬不能忽略。」

衛大帥瞪視看他：「你的意思，是說這條病獅可能會是老子已經認識的朋友，或者是親戚之類的人物？」

朱公子道：「不錯，而且可能會是大帥的手下，這當然也包括朱世恆在內。」

衛大帥哈哈笑道：「就算老子懷疑自己的兒子，也絕不會懷疑到你身上去。」

朱公子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在事情沒有明朗之前，大帥無論對誰都不能不有所防範，」

衛大帥道：「你却不同。」

朱公子道：「我又有何不同之處？」

衛大帥笑道：「老子懂得占卜星相之術，你雖然酒色財氣件件皆精，看來十足十是個花花公子，但老子却反而對你一千一萬個放心。」

朱公子微微一笑：「我還是不懂。」

衛大帥道：「道理簡單極了，因爲你腦後並無反骨，所以絕不會是個反叛老子的人。」

朱公子又笑了笑：「但如今科學昌明，說不定我會經動過手術，把腦後的反骨割掉了。」

衛大帥又是一陣大笑：「這個老子更不相信。」

朱公子道：「大帥是認爲現在的醫術還未能做到這個地步？」

衛大帥搖搖頭：「老子對醫術就像是對古玩一樣，完全是他奶奶的一竅不通，但老子却知道，就算醫術再進步，你也絕不肯去動這等撈什麽子手術的。」

朱公子道：「這又是甚麽道理？」

衛大帥笑說：「因爲你害怕流血。」

朱公子道：「我是大帥座前的殺手，又怎會害怕流血！」

衛大帥道：「別人流血，你當然無須害怕，但若要你自己流血，那就完全是兩回事了。」

朱公子嘆了口氣：「大帥果然精明，世恆佩服，佩服！」

衛大帥笑道：「不要說你，便連老子自己，也對衛天坤這個霹靂大帥佩服得五體投地。」

朱公子又嘆了口氣，道：「說句眞心話，若不是大帥多年以來眷顧於世恆，我這個敗家子早就死在街頭了，又怎能再有今時這般日子。」

衛大帥很是高興道：「你能夠飲水思源，那是十分難得的，只要老子能渡得過病獅這一關。老子絕對不會虧負了你。」

朱公子忙道：「大帥對待世恆已是恩義如山，您老人家若再說這些話，世恆可要慚愧得無地自容了。」

「好！老子不再滿嘴婆媽便是，」衛大帥又笑了笑，接看說道：「大血獅的事，咱們只要不急不亂，相信總有辦法可以解決的，但劉一獅和洗蓮這對狗男女，却是萬萬不可以放過。」

朱公子道：「大帥是不是要世恆去對付他們？」

衛大帥道：「劉一獅是主兇，這混球若還容許他活下去，老子這張臉實在掛不住。」

朱公子道：「這姓劉的嗜賭貪杯，殺之不難，還有洗蓮又怎樣。」

衛大帥忽然瞇起了眼睛，笑容曖昧地問：「這婊子的媚功眞的很厲害。」

朱公子也學他瞇着眼，同時壓低了嗓子說：「不瞞大帥，這姓洗的婆娘，的確是個罕見的人間尤物，要命的騷貨。」

衛大帥桀桀一笑：「這種騷娘子，你不怕她要了你的命？」

朱公子道：「只要她老公升了天，這騷貨就不會再害人，但世恆早已酒色過度，若再讓這尤物纏住，只怕很快就會消化不良。」說到最後幾個字，臉上的表情更是變得古怪之極。

衛大帥拍了他的肩膊，笑道：「你若怕弄出腸胃病，這騷貨不妨交給老子，讓本大帥用火炮把她轟個稀巴爛！」

朱公子躬身一笑道：「合該如此。」

衛大帥哈哈一笑：「老子今天整日都不高興，但跟你談了這十幾分鐘後，立刻就變得心情大佳，難怪在風月場中，你比胡總裁，馬大老闆和孫六少爺還更受人歡迎了！」

朱公子道：「世恆荒唐渡日，本該重打八十大板才對。」

「甚麽八十大板！」衛大帥用力地搖頭：「你是老子的手下大將，誰敢動你一根汗毛，老子也要了他的狗命。」

朱公子感激地說：「大帥對世恆眞是太好了。」

衛大帥又瞇着眼睛，笑道：「你若要報答老子，並不是甚麽難事，只要把那姓洗的騷貨帶來，讓本大帥爲力行一雪冤讎便是。」

朱公子一拍胸膛，道：「這件事世恆就算赴湯蹈火，也一定會好好辦妥的。」

衛大帥哈哈一笑：「如此甚好，老子等候你的佳音，同時祝君好運！」

然後，朱世恆就告退了。

三分鐘後，衛大帥臉上的笑意早已褪得乾乾淨淨。

他忽然輕輕拍了拍手，在一張天藍色沙發後面，立刻就鑽出了一個全身穿看黑色衣裳，還蒙住了臉孔的人。

在衛大帥的公館裏，居然會匿看一個這樣的人，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但衛大帥却一點也沒感到意外，顯然，他早已知道這蒙面人的存在。

這黑衣蒙面人身材很普通，正是不肥不瘦，也是不高不矮，但他的動作却很敏捷，一下子就躍過了那張沙發，來到了衛大帥的面前。

衛大帥沉看臉，道：「朱世恆的說話，你都聽見了？」

蒙面人點點頭，道：「都已聽得很清楚。」

衛大帥道：「他是個聰明人，而且聰明到了極點。」

蒙面人道：「你不信任他？」

衛大帥冷冷一笑：「到了這個時候，除了你之外，我還可以相信誰？」

蒙面人道：「但你不是說過，他腦後並無反骨嗎？」

衛大帥冷笑道：「他腦後雖無反骨，但却難保沒有包藏禍心。」

蒙面人道：「所以你要我注意他？」

衛大帥道：「爲了整個組織的安全，我不能不小心一點。」

蒙面人點點頭：「我明白。」

衛大帥道：「我知道你會明白怎樣幹的。」

蒙面人道：「時候不早了，你若沒有別的事情要說，我現在就要告辭。」

衛大帥揮了揮手，說道：「好，你走罷。」

蒙面人立刻又縱身跳回那張沙發的背後，然後就消失了蹤影。

只怕誰也沒想到，就在這沙發背後，居然有看一條暗道，可容一人進出。

當蒙面人離去後，衛大帥就看見了雲玉霞，她拖看疲憊的身子，一同來就坐在桃木圓桌旁的大椅上。

衛大帥的臉色又再沉下。

「現在是甚麽時候了？」

雲玉霞道：「牆上的掛鐘會很準確地告訴你知道、又何必來問我？」

衛大帥立刻衝上前，一手抓住她的衣襟，厲聲道：「力行福薄命短，干老子鳥事？妳整天拿老子來發作脾氣，算是甚麽意思。」

雲玉霞昂看臉，尖聲叫了起來：「我知道，力行該死，我也該死，你爲甚麽還不殺了我？」

衛大帥怒道：「老子是妳媽的好女婿，是妳唯一可以從一而終的好老公，咱們要同諧白首，一輩子也不分離！」

雲玉霞冷冷一笑：「我要從一而終，但你又怎樣？」

衛大帥道：「老子對你不好嗎？」

雲玉霞冷笑道：「當然很好，最少，和露絲、如意、翠媚、姍姍那些狐狸精比較，就還算是個可以站得出來見人的正宮娘娘！」

「甚麽正宮娘娘歪宮娘娘的，妳看戲太多啦！」衛大帥放開了她，聲音也低沉了不少。

雲玉霞却直視看他：「你還有甚麽話要我說。」

衛大帥吐了口氣：「這幾天，外面的形勢相當不妙，妳還是少逛路，多點管敎易羣好了。」

雲玉霞冷冷道：「我已受够了，以後，你也多點約束手下，別再讓他們到處惹事生非。」說完，腰肢一擰，登上二樓臥室，再也不望大帥一眼。

不久，樓上傳來「砰」然一聲巨響，那是雲玉霞用力關上房門的聲音。

衛大帥緊繃看臉，一跺脚，然後就搖了一個電話！

「紂王，老子是大帥。」

「大帥，有甚麽囑咐。」

「他奶奶的熊，你昨晚是不是跟西灣街那夥偷兒賭錢！」

「這……這……是的……」

「你眞是蠢精孵笨蛋爆出來的呆鳥，你怎賭得過那夥騙子。」

「是小的一時糊塗，喝多了酒，所以才跟他們賭了幾手的！」

「賭了幾手，老子快要給你一屁臭昏了，你要賭，大可以跑到老子的公館賭個天昏地暗，只要他奶奶的運氣來了，就算贏三幾萬塊出門，老子也保證沒有人敢向你敲詐一塊洋錢，那又何必把辛辛苦苦掙回來的血汗錢雙手奉送給人家？」

「小的賭本有限，怎配在大帥的公館裏賭博？」

「他奶奶個鳥，你要賭本，那是易如放屁之事，明天你到賭場帳房找馮先生，先拿三千塊去花用，不够還有商量。」

「這……這是眞的？」

「老子的說話，從來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馮濟村若少給你一塊錢，你就打掉他一枚牙齒好了。」

「小的恐怕……恐怕……」

「恐怕甚麼？」

「小的恐怕受之有愧，常言道，無功不受祿……」

「無功可變有功，你這種担心簡直多餘！」

「大帥有甚麼差遣，小的就算赴湯蹈火，一定在所不辭！」

「哈哈，你有種！老子若要你去幹掉一個人，你肯不肯？」

「當然肯，就算大帥要幹掉我的親生老子，小的也照樣是將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來。」

「你怎麼對自己的親生老子一點也不客氣？」

「哼！他是個賭鬼，小的自出娘胎，他連一塊錢也沒供養過小的，只捱苦了我的老媽子！」

「賭鬼老子生下一個賭鬼兒子，眞是他奶奶的遺傳十足，但本大帥要你幹掉的人，並不是你的賭鬼老子，而是一個大白臉！」

「大白臉？怎麼不是小白臉嗎？」

「聽說這白臉小子又高大又英俊，所以不妨叫他做大白臉。」

「這人是誰？」

「他姓白，叫白電。」

「白電！是不是剛買下一座賭場的那個白電？」

「不是這個龜兒子又是誰？」

「小的會記住了。」

「很好，但這件事情也不必太看急，總要覷準機會才下手，務求一擊即中！」

說到這裏，衛大帥輕輕地掛上了電話，臉上露出了冷酷的微笑。

× × ×

十一月四日上午六點三十七分，老鎭安麵館第一幢包子剛蒸熟，就有一個滿身酒臭的漢子搖搖擺擺地走了進來。

老鎭安麵館的老店在蘇州，這裏是分館，但這館子的修飾和麵點包子，都和蘇州東門大街的老店完全沒有半點分別。

在這大淸早時份，居然會有個醉漢闖進了館子，那是十分罕見的。

但醉漢也是顧客，所以館裏的小伙計阿潘還是匆匆擺好碗筷，又斟了一杯燙熱的清茶，放在這醉漢坐看的桌子上。

「這位大爺，要不要一籠蟹黃包子？」阿潘試探着問。

醉漢搖搖頭道：「不要包子，我要婊子！」

「婊子？」阿潘一怔，繼而陪笑說道：「這裏是麵館，可不是妓寨，大爺不要跟我開玩笑了。」

醉漢大怒，忽然抓起裝滿燙茶的杯子，不由分說地就向阿潘的臉上潑過去。

阿潘吃了一驚，但總算他早有防備，立刻縱身閃躲開去。

醉漢又用力一拍桌子，說道：「這裏不是有個很標緻的老闆娘嗎？快叫她滾出來，陪大爺喝酒，否則一把火把這鳥店燒了！」

他這麼一鬧，館子裏的厨師、伙計和掌櫃全都慌了手脚。

但就在這時，又有幾個漢子走了進來，阿潘忙道：「有人喝醉了在鬧事，幾位還是往別的館子光顧好了。」

一個臉色灰白的青衣漢子冷冷一笑：「我就是衝看這個混蛋才來的。」

醉漢一聽見這句話，立時怒叫起來，道：「你才是他奶奶的混蛋！」

青衣漢子冷冷道：「劉一獅，你昨晚是不是又輸得一敗塗地了？」

醉漢臉色一變，道：「你是誰？怎知道本大爺就是劉一獅？」

青衣漢子向前踏出了一步：「我是來帶你去見閻王的勾魂使者。」

「勾魂使者！」劉一獅陡地狂笑：「你以為可以幹掉本大爺嗎？……」

不等他說下去，青衣漢子的拳頭已閃電般打在他的小腹上。

劉一獅立刻被打得彎下了腰，然後就像隻大蝦米般蜷伏在地上。

劉一獅又驚又怒，勉強抬起了頭，但臉上立刻又再挨了一拳，登時鼻血長流，不省人事地昏倒過去。

× × ×

上午七點三十九分，一桶冰冷的水在劉一獅的頭上直淋而下。

劉一獅這才揉了揉眼睛，從地上慢慢地爬了起來。

但他才揉開眼睛，就有一道強烈的光芒直射而來。

這光芒刺痛了他的眼睛，却也使他又更清醒了一些。

他用手掌擋住那光芒，怒道：「你們是甚麼人？」

他不知道襲擊自己的是甚麼人，甚至不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等到他稍為定神後，他才發現自己已給人帶到一間寬濶而黑暗的房子裏。

現在，本來已經是陽光普照的時候，但在這房子裏，四周却是黑沉沉的，原來所有窗戶都被黑色的布窗簾遮擋着。

雖然四周都是黑沉沉的，但却有一盞罩着鐵罩的強燈，一直照射看劉一獅的面龐。

「你現在到底是個獅子，還是一條死狗？」那青衣漢子的聲音又在劉一獅的耳朵邊響起。

劉一獅咬了咬牙，說道：「是虎落平陽！」

青衣漢子淡淡一笑：「好倔強的傢伙，到了這時候居然還敢罵我們是狗！」

劉一獅道：「你連名字都不敢說出來，不是狗又是甚麼！」

青衣漢子嘿嘿一笑：「我姓郭，叫郭三吹。」

劉一獅矍然動容：「原來是衞天坤要對付我這個姓劉的！」

郭三吹道：「你自己曾經幹過甚麼事情，應該心裏有數罷？」

劉一獅道：「劉某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但你要害我，却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郭三吹冷冷一笑：「你以為自己眞的是個英雄人物？」

劉一獅道：「就算不是英雄，也決不會是狗熊！」

郭三吹道：「不管你是英雄還是狗熊，但來到了這裏，就得說老實話。」

劉一獅冷冷道：「我本來就是個老實

人。」

郭三吹把燈子又移近了幾寸，沉聲道：「洗蓮在甚麼地方？」

劉一獅一怔，隨即搖頭道：「不知道，我現在也很想找她！」

郭三吹臉色一寒：「她是你的姨太太，你怎會不知道她的下落？」

劉一獅道：「不要說是姨太太，就算是自己的女兒，也不能保證一定可以知道她跑到甚麼地方去鬼混！」

郭三吹冷冷道：「這麼說，洗蓮是挾帶私逃，做出對不起你的事情來了？」

劉一獅吸了口氣：「是又怎樣？」

郭三吹說道：「能夠說得詳細一點好嗎？」

劉一獅道：「郭兄，你也不是局外人了，聽說你曾陪看衞天坤到過長沙，也曾親眼看見雲力行的屍體。」

郭三吹道：「現在是我問你？還是你來問郭某？」

劉一獅道：「好！我說！是雲力行勾搭我的姨太太，他倆私奔跑到長沙去，但却給咱們帮會裏的弟兄逮看，本來，他若肯承認錯誤，事情也許還有轉圜的餘地，但他非但不肯認錯，還大言不慚，說衞天坤很快就會把咱們血獅帮所有的病獅一一宰殺，這才激怒了大衆，終於把他毒打至死！」

郭三吹冷冷一笑：「這樣說，來來去去，還是雲少爺的過失了？」

劉一獅道：「本來就是如此。」

郭三吹道：「奸夫已給你們活活打死了，那淫婦又怎樣？」

劉一獅道：「本來，她也難逃一死的，但她總算肯求饒認錯，所以血獅帮的弟兄們都願意放過她。」

郭三吹道：「當時你也在長沙？」

劉一獅道：「我沒有追往長沙，只是一直留在這裏等候消息。」

郭三吹道：「但洗蓮呢？她為甚麼還沒有回來？」

劉一獅道：「咱們兄弟放過了她，以為她馬上就會重回上海跟我團聚，誰知道那賤人一聲不响，居然南下廣東去了。」

郭三吹道：「剛才你還說不知道她的下落，怎麼忽然又說她去了廣東？」

劉一獅道：「因為後來有人告密，說看見洗蓮購買了南下廣東的火車票。」

郭三吹道：「廣東那麼遼闊，到底她去了那一縣？那一鎭？」

劉一獅道：「我若知道，早已往廣東去了。」

郭三吹「唔」的一聲，沉吟了很久，才說：「你講的都是老實話？」

劉一獅道：「當然都是千眞萬確的老實話，但信不信那又是閣下的事。」

忽聽一人冷冷地說：「我不信！」

劉一獅一直被強烈的燈光照射看，他無法看清楚這人的臉孔。

但他却曾經聽過這人的聲音。

他聽得出，這人就是在賭桌上特別神氣的富家公子朱世恆！

× × ×

這裏雖然不是賭場，但朱公子看來還是像個旣冷靜又兇狠的賭徒。

劉一獅也是個賭徒，但兩人的氣質和作風都是截然不同的。

劉一獅早已見識過朱公子的手段。

有一次，有個輸瘋了的賭徒，想在衞大帥的賭場裏弄鬼作弊，但最後却給朱公子的手下拖出賭場之外。

朱公子也沒有甚麼表示，只是說了一句：「這雙手太可惡了。」

於是，當那人離開賭場後，雙手已被齊肘斬了下來。

而且，當他臨走的時候，朱公子還加上幾句：「你現在還能有兩條腿，是我給你馬上滾離上海的機會，三天之後，你若還敢留下去不走，這兩條腿就會和你分家了。」

結果，不到半天，這人已離開了上海，以後再也沒有回來。

那一天，劉一獅也輸得很焦躁，而且也曾經有過想作弊的念頭，但前車可鑑，他也只得一聲不响馬上走了。

想不到到了今天，他還是要落在朱公子的手裏。

× × ×

朱公子穿的皮鞋旣新且亮，而且每走一步，鞋跟就會「閣」聲作响。

現在，房子裏就只有他走路時所發出的聲音。

這種聲音雖然單調，却彷彿充滿了可怕的殺機。

劉一獅又再想起那個倒楣的騙子，冷汗不禁慢慢地從額角間沁出來。

但他的態度還是很倔強，一點也沒有屈服的樣子。

朱公子慢慢地來到了劉一獅的面前，然後做了一個手勢。

立刻有人拖着一張高背椅進入這房子裏，朱公子才施施然地坐下。

四周還是很靜寂，過了一會，朱公子忽然把左邊的一隻皮鞋脫了下來。

劉一獅微微一怔，他怎樣也想不出，朱公子何以會把鞋子脫下。

朱公子把鞋子捧看，看了半天才說：「你可知道自己像甚麼東西？」

劉一獅冷笑，沒有回答。

朱公子又沉默了一會，才又接看說道：「你這個人甚麼都不像，就只像是一堆狗屎！」

他最後四個字一出口，房子裏立刻就响起了一陣哄笑之聲。

劉一獅的臉色立刻變得比泥土還更難看。

朱公子接看又問郭三吹：「你可知道世間上最喜歡狗屎的是甚麼東西？」

郭三吹馬上回答：「蒼蠅，是討厭的蒼蠅。」

朱公子點點頭：「不錯，是蒼蠅。」他又望看劉一獅的臉，半晌才接看說：「這房子裏有沒有蒼蠅？」

劉一獅已給他氣得連話也說不出來，當然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朱公子冷冷一笑：「你也許看不見，因為你是一堆狗屎，而你的眼睛也就是不折不扣的狗屎眼！」

郭三吹接看說：「這裏旣有狗屎，自然也會有蒼蠅！」

朱公子道：「蒼蠅在那裏？」

郭三吹道：「就在狗屎之上。」

朱公子嘿嘿一笑，說：「蒼蠅討厭，非打不可。」他說完這句話後，就用鞋跟「巴」一聲拍在劉一獅的臉龐上。

這一拍之力非同小可，劉一獅的面頰上登時腫起了一大塊。

劉一獅怒叫道：「有種的你就把我殺了！」

朱公子淡淡道：「殺你本來不難，但這裏是刑房，所以我們在這裏通常只會折磨犯人，而不會把犯人殺掉。」

「我不是甚麽犯人！」

「但在我的法律裏，凡是不肯跟我老實合作的都是罪犯，」朱公子說到這裏，忽然喝道：「把這混蛋縛起了再說！」

三分鐘後，劉一獅已被縛在一張椅子上。

他現在看來再也不像是一條獅子，倒像是一隻螃蟹。

然後，朱公子又做了一件令他莫名其妙的怪事。

朱公子用一支醮滿了墨的毛筆，在劉一獅的右眼上劃了一個圈子。

接着，朱公子就開始另一項表演了。

在房子的一角，掛着一塊靶子，朱公子用三支飛鏢先後擲出，結果都是命中紅心。

郭三吹把飛鏢摘回來，交給朱公子，同時問：「這靶子怎樣？」

朱公子搖搖頭：「不好。」

郭三吹道：「爲甚麽不好？」

朱公子道：「我喜歡用活靶子，因爲擲中紅心，絕對不如擲中別人的眼睛那麽刺激有趣。」

郭三吹道：「但這玩意未免太殘忍了些。」

朱公子說道：「所以我每次幹過這種事之後，都一定會上教堂在天主的面前懺悔。」

郭三吹點點頭：「只要你誠心懺悔，天主是一定會原諒你的。」

朱公子道：「這一點你不必替我憂慮，我次次在天主面前懺悔，都是絕對誠心的。」

郭三吹沒話說了，只見朱公子已慢慢地揚起了右手，而似乎在全神貫注地瞄準着目標。

劉一獅的面色已如死灰，他終於叫道：「不！我不想做你的靶子！」

朱公子的嘴角有了笑意：「那麽，你告訴我，洗蓮在甚麽地方？」

劉一獅吸了口氣，才說：「她在雷將軍的家裏，雷朋天是她的姨丈。」

朱公子這才把飛鏢放下，微笑道：「我相信你這次講的是老實話。」

郭三吹淡淡一笑，目注看劉一獅說：「所以朱公子一定會遵守諾言，不再用你來做活靶子。」

朱公子道：「這個自然，否則他心裏一定會很不服氣。」

郭三吹道：「但擲鏢的人不是你，而是郭某，那又怎樣？」

朱公子道：「那當然和我沒有半點相干。」

劉一獅大驚，叫道：「不，這樣太早鄙了——」話猶未了，一支飛鏢已插入了他的左眼。

他痛極掙扎，但却給兩個大漢用力捺住。

朱公子搖搖頭，對郭三吹說道：「我劃的圈子是右眼，但他的左眼却給你打瞎了。」

郭三吹笑了笑，說：「我的鏢法向來不如公子，只希望第二鏢不再出錯。」

「錯」字出口，另一支飛鏢也已用力擲出。

這一次，他擲中了，朱公子立刻鼓掌叫好。

但劉一獅却已疼得昏倒過去。

約莫三小時後，在一條陰暗的巷子裏，有人發現了一口蔴袋。

發現這蔴袋的是個拾荒老人，但他一點也沒有高興，因爲憑他的經驗判斷，這口蔴袋裏裝着的絕不會是甚麽值錢的東西，却很有可能會是一條屍體。

因爲他已遭遇過兩次同樣的情況。

何況這口蔴袋上還染着血漬，這當然更加不會是甚麽好東西了。

但這拾荒老人還是把這口蔴袋解開。

他只希望蔴袋裏的死屍還沒有發臭。

但出乎意料地，蔴袋裏居然有一個皮袋，上面寫看兩行小字：「錢送給你，混蛋送給醫院。」

拾荒老人喃喃地罵道：「這算是開甚麽玩笑？」

但他還是把皮袋打開，裏面赫然有五十塊錢！

拾荒老人傻住了，雙手突然抖個不停起來。

「錢送給我？混蛋送給醫院？」拾荒老人驚喜交集地自言自語。

接看，他又再往蔴袋裏望去。

這一望之下，他的手抖得更厲害了。

因爲不管蔴袋裏的人是死是活，那情況都是極度令人震駭的。

他從來沒有見過那樣的一個人——只見那人滿臉鮮血，兩顆眼球都給飛鏢牢牢地插入！

× × ×

下午兩點正，兩排最少有丈八長的鞭炮同時被燃看了火引，然後就「劈歷啪勒」的響個不停。

這一天，是大朋木材行新張大吉的日子，身爲老闆的雷將軍自然是喜氣洋洋，面上堆滿了笑容。

他甚至已忘記了自己的右腿。

自從八年前，他在一場戰役裏給炮火轟中，結果要整條右腿割下來之後，這位雷將軍就沒有一天是活得開心的。

有人以爲雷將軍也和衞大帥一樣，那「將軍」兩個字只是他的綽號，但那是不對的。

衞大帥並不是一個眞正的大帥，從前不是，現在也不是。

但雷將軍却不同，在他的右腿還沒有斷掉之前，他的確是個將軍。

他自幼就渴望成爲一個軍人，而且希望像三國裏的黃忠一樣，到了六七十歲的時候還能衝鋒陷陣，在烟沙浩蕩的戰場上揮刀殺敵。

可是，他還沒有四十歲就已斷了一條腿，結束了他這一輩子的軍人生涯。

他休養了八年，也痛苦了八年，直至

今日，才爲自己的人生揭開了新的一頁。

連在觀音廟門前爲人算命的吳瞎子，都推算他在今年秋後會交上好運，現在看來似乎眞的靈驗了。

× × ×

鞭炮已燃盡，在木材行的門前圍聚看的人都大力鼓掌喝采，慶祝一間店舖的成立。

雷將軍拄看拐杖，不斷微笑點頭作爲答謝。

就在這時候，街角裏忽然傳來陣陣鼓樂之聲。

初時，人們還以爲這是慶祝的樂聲，但漸漸地，大家就發覺到不對勁了。

這不是喜慶的鼓樂，而是出喪才用得着的「死人鼓樂儀仗隊」！

雷將軍的臉色立刻變得極其難看，他從前是絕不迷信的，但自從八年前斷了一條右腿後，他的性格就有點改變了。

他還沒有忘記，在那一天黎明，他剛睜開眼，從戰區裏的一個山洞爬出來，想看看外邊的情況怎樣，但他首先看見的，就是洞外有一株枯樹，而枯樹上正有十幾隻烏鴉在刮刮地亂叫。

烏鴉是不祥之鳥，而且他背後的勤務兵還說：「總共是十三隻。」

「十三」這個數字，在洋人的眼中也是不吉利的。

但雷將軍只是淡然一笑，完全沒有把遇見這十三隻烏鴉的事情放在心上。

中國人的迷信，他置之不理，外國鬼子的洋迷信，他更是嗤之以鼻。

誰知道就在這一天，他的右腿就給炮火炸斷了。

到了今天，他雖然沒有看見十三隻烏鴉，但却看見了十三個人，正踏看滿地鞭炮紅衣向自己走了過來。

這十三個人都一律穿看黑衣褲，頭上也全都紮着一條黑色的布巾。

雷將軍的臉色變得更難看。

這十三個人，豈非也和八年前十三隻烏鴉一樣？

就在這時候，已有兩個人衝了上前，伸手把那十三個人攔住。

這兩個人一老一少，一高一矮，那個又老又矮的穿看一套短褂，雖然衣裳很新淨，但看來還是一臉土氣，似乎是個鄉下人。

跟在他身後的，是個二十來歲的年青人，他最少比那老人高出兩尺，樣子雖然並不怎麽英俊，但却也五官端正，身體強健，所以他才迎了出來，街上已最少有七八雙水淋淋的眼睛正在偷偷地瞟望着他。

而雷將軍一看見這兩個人肯出手，已自放心了一半。

這兩人不錯是剛從鄉下裏出來的，他們是一對師徒。

那老人姓談，名賜宗，是湘北青梅鎭神宗武館的館主，現在一般人都叫他談師傅。

而他的徒弟則姓尹，叫尹秦揚，從八歲那年開始，就一直跟看談賜宗，幾乎可說是半步不離。

在青梅鎭，這對師徒當然是無人不識的。

但在這一個大都市裏，認識他們的人只怕還不够十個。

約莫在九年前，雷將軍曾經帶着七八千軍隊經過青梅鎭，那時候尹秦揚個子還很細小，但却已嚷着說要參軍。

雷將軍立刻就答應了，但却說：「俺這支軍隊，每一個士兵都是大人，可沒有小孩子當軍這個規矩。」

尹秦揚道：「但我很快就會長大了，瞧，我現在跟師傅已差不多高啦。」

談師傅說道：「那是爲師長得矮小之故。」

雷將軍把尹秦揚抱起，笑道：「你現在每天吃多少碗飯？」

尹秦揚伸出了六根手指，說：「上午兩碗，中午兩碗，晚飯也吃兩碗。」

雷將軍呵呵一笑：「你現在開始，你每次多吃一碗，每天共吃九碗飯，就會更快高長大啦。」

尹秦揚立刻點頭如搗蒜：「好，我以後就每天吃九碗飯，等我長到差不多高了，就到你的軍隊裏去當小兵。」

雷將軍搖搖頭，道：「你將來不會是個小兵。」

尹秦揚怔怔地望着他，忽然伸手摸了摸他顎下的鬍子：「不做小兵，是不是做護士？」

雷將軍格格一笑：「你可知道護士是怎樣的？」

尹秦揚搖搖頭：「不知道，但說書先生常說，軍隊裏應該有護士的。」

雷將軍笑道：「護士是救人的，而且當護士的都是女人。」

尹秦揚說道：「男人不是可以當護士嗎？」

雷將軍道：「男人也可以當護士，但做醫生較好一點。」

尹秦揚道：「那麽，我將來長大了就到軍隊裏做醫生。」

雷將軍笑了笑：「這也不錯，但俺還是希望你跟俺一樣，做個威風凜凜的大將軍？」

尹秦揚想了想，說：「好，我在軍隊裏身兼兩職，既做軍隊裏的醫生，也做軍隊裏的大將軍，帶着軍隊到處打仗！」

雷將軍却搖搖頭，道：「做醫生和做將軍都不妨，但最好不要打仗。」

「爲甚麽不要打仗？打仗有甚麽不好呢？」

「打仗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只有毫無血性的狂人才會喜歡打仗。」

尹秦揚望着他，臉上的神情奇怪極了，道：「既然連你都認爲打仗不好，爲甚麽還要做將軍？你現在不是帶着軍隊開往前綫嗎？」

雷將軍又笑了，但這一次却笑得有點無奈：「雖然打仗不好，俺也不喜歡打仗，但這一仗我們若不打，百姓的生活將來就會變得更艱苦。」

尹秦揚眨了眨眼睛，惑然地問：「這又是甚麽道理？」

雷將軍道：「在我們的北方，有個大軍閥，他的軍隊很厲害，爲人更是十分殘暴，倘若我們不抵抗他的侵略，任由他的軍隊一直往南方殺下，說不定將來連青梅鎭也會給他們夷爲平地了。」

（未完・三）

俠義傳奇故事

封神劫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荅至趙光義接納陳摶的建議，在府上擺和事酒，假意爲陳摶和天絕地滅釋嫌，天絕地滅發覺酒內有毒，便和陳摶拚鬥，他雖是扶桑異族，武功高強，但絕非陳摶敵手，雙雙被殺，趙光義既然得陳摶歸附，恐防內部內鬨，故借陳摶之手，將二人除去，免生後患。又借陳摶是國師地位，統領宮廷侍衞，故率領趙普、陳摶直抵宮闈，要脅趙匡胤讓位，趙匡胤知德昭太子變成白痴，陳摶歸附趙光義，心更氣憤，病情加劇，再加上趙光義灌飲慢性毒酒，神志昏迷。太子府內，李浪、香菱、花虎還未知外面發生的情況，但德昭醒來，神情有異，預兆不佳……

要政客手段　合作成幻影

不管怎樣，德昭是醒來了，掙扎着在榻上爬起身子。守衛在房間內的四個侍衞連忙上前。

德昭坐在榻上，捧着腦袋，好像在想着什麼，完全沒有理會走近來的侍衞。

那四個侍衞走到他面前，一齊施禮。「恭喜殿下。」

德昭一些反應也沒有，那四個侍衞雖然有些奇怪，但只以爲是藥力影响，德昭一時間還未能夠適應。

他們正要通知其他人，德昭突然笑起來，笑聲怪異非常，那四個侍衞侍候他多年，還是第一次聽到他這樣笑，再細看，不由都打了一個寒噤。

德昭的眼中赫然一些笑意也沒有，甚至沒有任何的情感，看上去，那雙眼珠子就像是冰石般，彷彿已凝結，再細看，却令人有一種空洞的感覺。

德昭怪笑着爬到地上，搖搖擺擺的，好像隨時都會倒下去，四個侍衞慌忙上前摻扶，才接觸，德昭便叫起來，倒嚇了他們一跳。

在德昭的面上却沒有絲毫感情變化，叫着又笑起來，搖搖幌幌的往外走去。

爲首的侍衞知道不妥，三步並作兩步，急急搶在德昭前面奔出去。

李浪香菱他們亦已聽到德昭的叫聲，急急奔進來一看究竟，兩下遇着，那個侍衞還未開口，德昭已出現，仍然那樣子。

「殿下他——」那個侍衞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如何說話。

李浪揮手截住，上前衝着德昭一聲：「殿下。」

德昭又怪叫一聲，隨即又回復那種笑態，香菱看在眼內，心頭一懍，急問：「殿下是什麼時候變成這樣子?」

一個侍衞道：「醒來已經是這樣子的了。」

香菱再問：「之前可有人驚擾他?」

「我們沒有，一直只是守候在附近，也沒有其他人進來，殿下醒來的時候，也沒有受襲擊或者什麼的表示，表面看來與平日不同的是呆坐榻上。」

香菱身形欲展，却被李浪截下。「你要去看看是否有敵人進過去?」

「雖然沒有這個可能，還是去看一看好些……」

李浪搖頭道：「若是受襲醒來，怎會這樣子，他現在簡直就像個白痴。」

香菱一呆，花虎在旁亦是這樣道：「我見過的白痴都差不多是這樣子。」

李浪伸出五指在德昭眼前一揚，德昭笑起來，眼珠子却一動也都不動。

花虎看着嘟喃着道：「這個小子簡直就像個白痴，却千萬不要眞的變成白痴才好。」

李浪道：「若是眞的，我們是前功盡廢，相信誰也不會贊成由一個白痴來繼承王位。」

花虎脫口道：「那我豈不是好夢成空了?」

李浪沒有作聲，花虎隨即上前，伸手一拍德昭的胸膛。「老弟，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德昭只是笑，花虎嘟喃道：「我可是不覺得有什麼好笑。」

香菱一旁忍不住插口。「這好像不是假的。」

花虎道：「但既然有人闖進來，怎會變成這樣子，難道這屋子裏有鬼?」

香菱搖頭。「那有這種事?」

花虎繞着德昭打了一個轉。「這可就奇怪了，好好的一個人居然變成這樣。」

香菱點頭，道：「不錯，本來是好好的……」

李浪突然截口道：「本來就不是好好的，所以我們才把他送回這裏。」

香菱道：「你是說他中了天絕地滅的碧靈針……」

李浪道：「但我們並沒有躭誤時間，在時限之前已然將人送到來。」

香菱道：「我師父也立即趕來施術下藥，不是也告訴我們，絕沒有問題?」

李浪緩緩道：「他是這樣說。」

香菱聽出他的語氣有異，緩緩道：「之前師父也曾救過傷在碧靈針下的，可是藥到病除，你若是不相信，我可以找他們到來……」

李浪搖頭道：「我不是不相信，但他們傷在什麼地方?是不是腦袋?」

香菱沉默了下去，李浪指着自己的腦袋接道：「這地方其實非常脆弱，此前我曾經見過不少人在這地方受重擊之後失去常性或者失去記憶。」

香菱道：「這我也見過不少，可是，師父若是沒有把握醫得好，爲什麼不跟我們說清楚?」

花虎道：「是面子問題。」

香菱道：「不是，若是沒有把握醫得好，師父在醫治同時，必然會擬好下一步的行動。」

「那是沒有把握醫得好。」李浪接上口。「但仍然有希望醫得好，並不是完全沒有希望。」

「那師父更加不會欺騙我們。」香菱這句話出口便自一怔，隨即苦笑了一下。「師父爲什麼要欺騙我們?」

李浪道：「我也想知道。」

香菱接問道：「會不會判斷錯誤?」

李浪搖頭道：「應該不會的，他留在寢室一段頗長的時間，就是錯誤也不會這麼厲害。」

香菱瞪着他，道：「你是肯定他欺騙我們?」

「我應該怎樣說?」李浪苦笑。「也許他是出於一番善意，但不想我們知道眞相則無可懷疑。」

香菱道：「其實你一直就不相信我師父……」

「錯了——」李浪歎息。「我若是不相信，又怎會呆到現在?」

香菱沉默了下去，李浪接道：「我們其實早就已看出太子有些不妥，但我們仍然相信最後他還是能夠痊癒。」

香菱道：「因爲我師父曾經救活過傷在碧靈針下的人。」

「還因爲令師有活神仙之稱，我們相信他還能夠藥到病除，也所以才日以繼夜，將太子送回來。」李浪歎息：「這也是因爲當時我們實在沒有其他辦法，只有這一個希望。」

香菱又沉默下去，李浪目注德昭繼續道：「到現在我才懷疑根本無可救藥。」

花虎突然道：「你現在這樣說起來，其實我早就有些懷疑，那什麼天絕地滅怎會這麼容易將人留下。」

李浪仰首道：「當局者迷，我們全都沒有考慮到那許多。」

香菱一跺足，道：「師父沒理由欺騙我們，我們怎麼盡向不好的方面想?」

李浪道：「其實我們已是向好的方面想。」

香菱道：「你說話是否可以清楚一些的。」

李浪道：「如果能夠確定當然可以，我現在只是胡亂推測。」

香菱道：「你其實在懷疑我師父另有打算，不想我們這麼快知道……」

花虎猛地打了一個「哈哈」，才笑截道：「我可是不管這許多，只担心功名富貴。」

李浪目光一轉，沒有作聲，香菱目光亦是從花虎轉到李浪面上，道：「要知道事實眞相還不容易，找我師父一問不就清楚了。」

李浪沉吟着道：「現在也該是時候的了。」

香菱目光一閃，道：「你是說我師父無論打的是什麼主意，現在也已有一個決定?」

李浪道：「也應已付諸行動。」

香菱突然歎了一口氣。「什麼你總是

將事情想到這麼壞?」

李浪道：「也許就因爲類似的事情我看得已實在太多，很抱歉，也因而影响你的信心。」

香菱苦笑道：「我也不知道思想怎麼會逐漸偏向你那邊，或者正如你所說的一樣……」

她沒有說下去，花虎看看她，看看李浪，搖頭道：「你兩個這是心靈相通，話只說一截便明白了。」

香菱白了他一眼，花虎只當作沒有看見，打了一個「哈哈」，接道：「我可是要說得很清楚才明白。」

香菱道：「誰有空跟你說了。」

「她沒有你怎樣?」花虎轉問李浪。

「也沒有——」李浪上下打量着德昭殿下。

德昭站在那兒只是笑，花虎向德昭作了一個怪臉，才向李浪道：「我早知你一定會這樣回答，老弟，還未過門你已是這樣子盲從附會，以後我實在不敢想像，一場兄弟，我奉勸你一句，千萬不要這樣遷就，否則保管後悔。」

李浪苦笑道：「這個時候虧你還有心情說這種廢話。」

「這是廢話。」花虎大搖其頭。「我以爲你是一個識貨的，原來不是。」轉問香菱。「你又是怎樣說?」

香菱道：「我現在只想趕快去找師父，問淸楚到底是什麼回事。」

花虎大笑道：「好極了，我也正想跟他好好的談談，父債子償，徒弟債當然是師父來打點，是不是。」

香菱一掠秀髮，搖頭道：「那你跟我們一起走好了。」

她隨即吩咐各人保護德昭的安全，與李浪往外走，花虎果然亦步亦趨。

到他們離開，德昭仍然是那樣子，無論怎樣看也不像是偽裝。

× × ×

出了外堂，李浪才問：「我們到那兒去?」

香菱道：「師父說過回禁宮，我們當然是往禁宮走一趟。」

李浪道：「禁宮禁衛森嚴……」

香菱截口說道：「以我們的身子要偷進去也沒有多大的困難，只是花大哥的輕功……」

花虎大笑截道：「以我的輕功，也一樣是沒有什麼地方阻止得住，但你那個師父統領大內禁衛，你這個徒弟要見他，還不是簡單?」

香菱說道：「我就是想不要驚動其他人。」

李浪插口道：「驚動與否相信都沒有分別，方才我倒是忘記了你師父在禁宮的地位。」

香菱輕歎。「冷靜一些。」

李浪道：「這些日子，我已經學會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需要冷靜的了。」

「無論如何，有一個人保持冷靜總是好的。」香菱垂下頭。

李浪輕擁着她的肩膀，他完全明白她的心情，也希望陳摶眞的只是判斷錯誤。

來到了正門，香菱揮手示意將門打開，却在門打開那會子，他們三人都不由怔住。

陳摶正立在門外。

看他的樣子，顯然已立在那兒多時，門大開，也仍然那個姿勢立看。

風吹起了他的鬢髮衣衫，他看來就像是孤松上的仙鶴，高嶺上的冰雲，是那麼孤高，不染一絲塵俗之氣，彷彿隨時都會飛飄天外。

李浪三人不由又生出那種高不可攀，神聖不可侵犯的感覺，亦皆倒退了一步。

陳摶看着他們，突然一笑，那刹那，香菱都完全沒有他在笑的感覺，她追隨陳摶學藝多年，也還是第一次有這種感覺出現，之前陳摶無論喜怒哀樂，只要看見她都立即有那種感覺，但現在——

她看得很淸楚，陳摶是在笑，那爲什麼她完全沒有笑的感覺?

是虛偽！她終於想到「虛偽」，這之前，她怎會將陳摶與「虛偽」這種字眼聯想在一起。

花虎第一個開口。「啊哈，我們正要找你老人家，你老人家便回來了，難道你老人家眞的是一個活神仙，能够知道過去未來?」

陳摶淡應道：「只有眞正的神仙才能够知道過去未來，我這個時候回來正好遇上你們出去只是巧合。」

花虎大笑道：「好像你老人家這種身份居然還這樣謙虛，實在少見。」

陳摶道：「好像你這麼豪爽的英雄好漢居然會繞圈子說話也實在少有。」

花虎一怔，陳摶接問：「你們準備到那兒找我?」

「他們建議進禁宮去。」香菱目光一轉。

李浪隨即道：「事情最後還是要在禁宮之內解決的。」

陳摶有些驚訝的道：「你怎會想到這麼遠?」

李浪道：「也許類似的事情，我知道得已實在太多，當然我是希望這一次是例外。」

陳摶沉吟着沒有作聲，花虎看着他們，大笑道：「你們又在打什麼機鋒，男子漢大丈夫，何不爽爽快快的說個淸楚明白了。」

陳摶說道：「一件事要說得淸楚明白並不難，要說得令人聽來舒服可就不容易了。」

花虎搖頭，說道：「若是好事無論怎樣說聽來也是舒服，相反，怎樣說也沒有用的。」

陳摶目光陡亮。「不錯，我是看相了，看來反璞歸眞的確不容易。」

花虎道：「我可不懂得那許多道理，只知道越爽快越乾脆越好，拖泥帶水的，最是要不得。」

陳摶道：「說得好，我也喜歡爽快乾脆的人，我們進去坐下好好說淸楚。」

花虎道：「這裏也是一樣，我是急性的，但這個時候，那一個不想快些知道眞相?」

陳摶轉過半身，仰首向天，忽然問：「殿下是不是已經醒轉?」

李浪道：「不錯，也所以我們才知道他到底變成了怎樣子。」

陳摶嘟喃道：「他應該不會這麼快醒轉的，但他與正常人有分別，反應當然未必會正常人一樣，我的判斷也所以未必準確。」

李浪道：「即使他的反應與正常人一樣，你的判斷也未必完全準確。」

陳摶微笑。「你的意思是我只是一個活神仙，不是一個眞神仙。」

李浪道：「你若是一個眞神仙，能够知道過去未來，根本就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陳摶點頭。「即使有，要將人救活也不是難事，藥到病不除，叫什麼神仙?」

李浪道：「你終於承認，德昭太子藥石無靈，根本無藥可救，難免變成白痴的厄運。」

陳摶道：「你們其實應該知道，之前我曾經救過幾個傷在碧靈針下的人。」

香菱插口道：「這難道不是事實。」

「當然是事實，那些傷在碧靈針下又被我救活的人現在仍在府中，隨時可以找他們到來一問。」陳摶笑接道：「否則你們也不會將德昭殿下急急送回來。」

香菱歎息道：「我們應該考慮到他的情形有異，碧靈針深入腦袋，雖然很快拔出來，但針上的毒藥已留在腦袋中，就是以藥物驅得出，亦已開始了破壞作用，以腦袋構造的軟弱與重要，已足以令一個人變成白痴。」

陳摶道：「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你們應該早已考慮到的。」

香菱搖頭。「我們沒有——」

李浪接道：「殿下的受傷已令我們心神大亂，但最主要是你在我們的眼中已與神仙沒有分別，任何事情到了你手中也可以解決得來。」

香菱道：「這不能說是我們的錯誤，你不是一直以這種形像，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陳摶道：「事實我不是一直也做得很不錯?」

香菱說道：「所以我們才會有那種錯覺。」

陳摶道：「我只是以活神仙的形像出現，從來沒有這樣說，也沒有強迫你們相信。」

香菱不能不同意：「我們承認由於對你的錯誤觀感，將德昭殿下送到來，而事實，無論我們怎樣做，德昭殿下的情形也是一樣，不會有任何奇蹟出現，所以你就是醫不好，我們也不能怪責你。」

陳摶微笑。「你能够明白這一點就最好。」

香菱接道：「就是你欺騙我們德昭殿下已康復，無論動機怎樣我們也只能怪責自己見識少。」

陳摶沒有作聲，香菱目光轉向李浪。

「這件事你以爲怎樣?」

李浪目注香菱道：「我完全同意這件事完全是因爲我們的見識少，現在我也只是想知道，事情到底已變成怎樣，當然，無論變成怎樣也是與我們無關。」

香菱接對陳摶道：「你喜歡說便說，不喜歡說我們也無話可說。」

花虎却插口道：「非說不可，我們若是不淸楚事情變化，如何決定行止?」

陳摶頷首道：「不管怎樣，這件事都應該讓你們有一個淸楚明白。」

花虎接問：「德昭太子現在到底是怎樣?」

陳摶道：「他與白痴無異，沒有人會在乎他，現在他反而更安全。」

李浪道：「當然，沒有人會贊成由一個白痴繼承王位，也當然，沒有人會在乎一個白痴的存在。」

香菱追問：「那是由什麼人繼承王位呢?」

「金匱之盟，兄終弟及，除了晉王，還有什麼人有這個資格?」陳摶反問。

香菱一怔又問道：「晉王謀害德昭太子，皇帝難道沒有考慮到取消他繼承的資格?」

陳摶道：「本來已考慮到，但德昭殿下根本沒有死亡，晉王謀害的嫌疑當然亦已洗脫！」

李浪道：「皇帝已經知道這件事?」

陳摶道：「晉王方才入宮見皇帝，已經解釋得很淸楚，可惜皇帝未能等到見德昭殿下最後一面。」

李浪面色驟變，香菱吃驚的望看陳摶，花虎脫口道：「他死了?」

陳摶若無其事的道：「人總要死的，皇帝的身體一直非常虛弱，受不住大的刺激。」

李浪突然笑起來，說道：「你其實用不着花這許多唇舌解釋，我們都不是太笨的人。」

陳摶點頭。「跟聰明人說話，就是有這種好處。」

李浪却道：「跟一個大宗師說話，却是如此的不爽快。」

陳摶道：「你可以隨便問，用你的方式。」

李浪立即問道：「你其實一看便已知道德昭太子無藥可救，將我們請出寢室，只是要冷靜下來，以決定行止。」

「不錯，我是需要很冷靜的考慮淸楚，這關係華山一派的將來……」

李浪截道：「考慮淸楚之後你便去找趙光義?」

「是先去找惠王——」

「秦康惠王德芳?」

「我是希望他能够代之而起，可惜他胆子既小，又沒有那份興趣。」

「最後你只有找趙光義。」

陳摶道：「晉王的確是一塊做皇帝的材料，立即便能够權衡輕重，當機立斷，知所取捨。」

李浪冷笑道：「聽你這樣說，天絕地滅相信是凶多吉少的了。」

陳摶淡然道：「江湖上已再沒有天絕地滅的一派的存在，他們認爲一山不能藏二虎。」

李浪又是一聲冷笑。「是他們認爲也好，怎樣也好，沒有分別。」一頓接問：「然後你與趙光義往見皇帝?」

「事情早一些解決總是好的。」

「皇帝應該不是一個這麼容易被騙信的人，看見你改投趙光義那邊，當然會想到德昭太子已遭不測。」

「我們已解釋淸楚，絕不會有生命危險，可是他仍然要追究。」

「於是你們唯有下毒手？」

「不能這樣說，皇上是壽終正寢。」

陳摶又仰首問天。

李浪只是冷笑，香菱忍不住插口問：「那個趙光義到底給師父什麼好處？」

「晉王賜華山給我們華山派，並封爲師爲神仙。」陳摶難免有些洋洋得意。

香菱點頭道：「趙光義果然是有帝王氣派，出手實在很闊綽。」

陳摶拈鬚微笑道：「華山派到爲師這一代才叫吐氣揚眉，自此爲天下武林各門各派之首。」

香菱歎了一口氣。「師父有沒有考慮到天下武林怎樣看我們華山派？」

陳摶道：「他們又能够看到什麼？」

李浪笑起來，香菱却怔在那裏，陳摶接道：「千秋萬世，也只會知道有一個陳摶被皇帝封爲神仙，並賜西嶽華山。」

香菱歎息着問：「師父又難道能够活到千秋萬世？」

陳摶道：「一個人能够留名千秋萬世，並不是一件易事，難得有這個機會」

香菱還要說什麼，李浪突然截道：「要淸楚明白的都已經淸楚明白的了，」

香菱回顧李浪，「我還是不明白，師父怎麼會變成這樣。」

李浪道：「他本來就是這樣，只是我們一直都錯覺，到現在才看出來。」

香菱搖頭，李浪接道：「他其實是一個政客，只是我們一直都只是留意他武功方面的成就。」

「我知道什麼是政客。」香菱突然打了一個寒噤，她是明白李浪爲什麼會將陳摶看做一兩政客。

陳摶微笑道：「這是我一天之內第三次聽到別人將我當政客看待。」

李浪道：「只有政客才漠視一切，非要做官不可，那怕只有一綫做官的希望也會掙扎到底。」

陳摶說道：「我以爲你會說我不擇手段。」

李浪冷冷道：「德昭太子不是你，絕不會跟趙光義衝突，也許你們的出發點基於正義，但最終還是要在朝廷得到一官半職。」

陳摶微笑，李浪接道：「以你的武功要殺趙光義何等容易，天絕地滅現在保不住性命，之前應該也一樣，可是你一直都沒有動手，主要你是害怕萬一給別人知道，便難以在朝廷立足。」

陳摶道：「趙光義到底是未來的一國之君，無論我站在什麼立場，殺他都難免遭人非議。」

李浪目注香菱。「可是你們一直都沒有留意這一點，我也沒有例外……」

陳摶截道：「我這個一代宗師到底並不是浪得虛名，非獨教得他們一身本領，還教得他們知道一些忍讓，以大事爲重的道理。」

李浪道：「你當然是要他們小心謹愼，避免損壞德昭太子的形像。」

陳摶說道：「一切循正途解決總是好的。」

「這是表面。」

「也就是所謂政治。」陳摶又微笑。

「這種表面工夫並不容易做得好。」

李浪道：「我現在總算明白，幸好我還有命在。」

「這不容易，你還年輕，要珍惜你的命。」陳摶目光一遠。「天空海闊，你可以去的地方很多，我也敢保證，絕不會再有人找你麻煩。」

「只要我不再找趙光義算賬？」

「這是唯一的條件，我不想皇城再有任何麻煩，你也該明白，一國絕不能一日無君。天下方定，實在需要一個像晉王那樣的好人來管理。」

李浪冷冷道：「我答應跟你合作，主要是爲了對付趙光義，現在你背棄道義，轉投趙光義，合作便到此爲止，我也沒有需要跟你談什麼條件。」

陳摶沉聲道：「你是說賬一定要算的了。」

李浪冷笑道：「這與你沒有關係。」

陳摶揚眉道：「好，好漢子，今日我也不與你爲難，以後我也不想在禁宮之內見到你。」

「各爲其主，非見不可的情形下，還是要見的。」李浪的目光漸遠。

陳摶道：「以你的武功，不容易接近晉王。」

李浪沒有理會他，目光轉向香菱。「我要走了……」

「等一等——」香菱深深的吸一口氣。「我說完幾句話也要走。」一頓接一笑。「江湖上我沒有多少經驗，你當然不放你這個朋友獨個兒到處闖。」

李浪正覺得奇怪，香菱已然跪倒在陳摶面前，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响頭。

陳摶顯得很意外，正要問，香菱已然道：「師父多年的敎導，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報答，這柄劍是師父贈給我的，現在我還給師父了。」她接將配劍取下，放在地上。

陳摶沉聲道：「你要與我脫離師徒關係？」

「我是怎樣的性子師父應該明白。」香菱仰首道：「師父若是認爲之前我的出生入死不足以抵消，可以將我的武功追回去。」

陳摶又是一怔，道：「有你這番話，我已知道你是下定了決心的了。」他忽然笑起來，道：「你堅決要走，我絕不會阻止你。」

香菱一聲「多謝」站起來，一掠秀髮對李浪道：「可以走了。」

李浪看看她，道：「我到底沒有看錯你。」轉向花虎一搖頭。「走——」

花虎反問：「走去那兒？」

李浪道：「你當然是回寨去。」

花虎道：「我還未說淸楚呢？」

「什麼？」李浪詫異。「你要說淸楚什麼？」

花虎說道：「當然是我做官方面的問題。」

李浪脫口一聲：「做官？」

花虎「哈哈」一笑，轉向陳摶。「我跟太子的約定你是知道也同意的了。」

陳摶點頭。「以我們知道還有玉龍珮做信物！」

「不錯，那塊玉龍珮天下無雙，人所共知，太子也就是担心口說無憑，所以才

交給我保管作證。」

陳摶道：「有那塊玉龍珮作證，任何人都不會懷疑你的說話的。」

花虎道：「太子現在變成這樣，你老人家改投晉王趙光義，繼續做你的國師，我若是也要改投晉王，是不是也跟你老人家一樣？」

陳摶沉吟着道：「當然一樣。」

李浪笑截道：「花虎——」

花虎轉過頭來。「我所以插手這件事目的主要是做官，只要有官做便成，管他那許多。」

李浪還要說什麼，花虎已接道：「我們一會再詳談，現在我先跟這位老前輩老人家弄一個淸楚明白。」

李浪歎了一口氣道：「我們在街口等你。」

花虎連聲叫好，轉向陳摶。「我們要不要坐下來好好的談談？」

陳摶道：「無論太子答應你什麼條件，我也會替你主持一下公道，不會讓你吃虧的——」

李浪香菱沒有聽下去，轉身離開，在轉身那剎那香菱仍然抱着萬一的希望，希望陳摶改變初衷。

當然，她最後還是失望，陳摶仰首向天，彷彿根本不知道她離開。

當然，她最後還是失望，陳摶仰首向天，彷彿根本不知道她離開。

× × ×

長街寂靜，冷風呼嘯，香菱有些不堪寒意的偎着李浪，李浪也顯然發覺，擁着她。

她走着忽然道：「我實在難以忍受，或者我太衝動，但無論如何我都絕不以爲這樣做是錯的。」

李浪道：「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做人的原則，我也絕不以爲一個人堅持原則有什麼不對。」

香菱搖頭道：「師父竟然是一個這樣的人，我實在怎也想不到。」

李浪道：「一方面是由於他平日的孤高，另一方面是我們的意志都集中趙光義，認爲這是一個大壞蛋，對付這個大壞蛋的都是大好人。」

香菱道：「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現在連我也糊塗了。」

李浪苦笑道：「你師父這樣做，說不定眞的還爲了天下蒼生設想，趙光義將來說不定眞的是一個明君。」

香菱詫異望着李浪，奇怪他竟然會說出這種話來，李浪苦笑着接道：「令師既然是一個政客，應該就不會胡亂選擇對像投靠，尤其是他不惜幫助趙光義謀害趙匡胤，趙光義若是一個庸材他又怎會不惜孤注一擲？」

香菱不由點頭。「以他的武功，若是要殺趙光義根本輕而易擧……」

「對，不說楓林渡驚天動地的一擊，就說這一次他只是一個人便殺掉天絕地滅，可見他的武功高到什麼地步，天絕地滅面臨生死存亡，當然會拚盡全力，仍然不是他的對手，之前更不用說，如何保得住趙光義的性命，他却始終都不肯親身出手，除了德昭太子還不是做皇帝的材料？他提不起孤注一擲的興趣之外，沒有其他原因的了。」

「德昭太子的確顧慮太多，在他本人也拿不定主意的情形下，其他人的確不知道如何是好，到後來他雖然已拿定了主意，趙光義也已開始了報復行動。」

李浪說道：「作爲一個政客在這種情形下當然按兵不動，看淸楚優劣再作選擇。楓林渡的一擊我看令師已下了頗大的決心。」

香菱道：「他其實可以乘天絕地滅離開趙光義的時候全力襲擊趙光義。」

李浪道：「我們都沒有留意這些，你知道是什麼原因？」

香菱搖頭。「你說呢？」

李浪道：「因爲我們並不是眞正的江湖人，也習慣了政治的黑暗。」

香菱歎息道：「所以我們都認爲這件事應該是這樣做。」

李浪道：「否則我們早已爽爽快快的直接去對付趙光義而不是跟他捉迷藏。」

香菱看看他，又一歎聲息。「你本來已經放下一切，全力去對付趙光義的了，只是因爲我將你引進德昭太子那邊，令你改變了主意。」

李浪道：「要放下一切實在不容易，我原是有意模仿那些江湖上的英雄豪傑，快意恩仇，到底根深蒂固，一聽令師那麼說，便認爲那麼做最合適，改變初衷。」

香菱接問：「你現在打算怎樣？」

「不知道，現在我的心很亂。」李浪搖搖頭。

香菱說道：「你担心眞的如我師父所說的，殺了趙光義會天下再大亂，生靈塗炭。」

李浪道：「也許，爲了對付趙光義，死的人已經够多，而完全沒有甚麼意義，怎能令人不心灰。」

香菱道：「我明白你的心情。」

李浪接苦笑，道：「也許我認爲原來的主人實在該死，爲他報仇並沒有多大意義，若是因此令平定的天下再動亂，更說不過去。」

香菱道：「尤其是現在，趙光義若是也死了，唯一有資格繼承的便只得一個秦康惠王，這個人……」她突然一笑。「又來了，這個人我們認識不多，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怎能够亂下判斷？」

李浪知道她爲什麼有這種感慨，她侍候陳摶多年，尚且看不透陳摶是怎樣的一個人，何況一個根本不認識的秦康惠王？

香菱歎息着接道：「我也不該說這許多來影响你的決定。」

李浪道：「現在我只担心一個人。」

「花虎？」香菱黛眉輕蹙。

「他一心要做官光宗耀祖，以他的出身做官的機會只怕眞的只此一趟，難怪他怎也不肯就此罷休。」

「你担心師父會對他不利？」香菱搖頭。「不會的，一來師父沒有殺他的必要，二來師父一直都想鞏固自己的勢力。」

李浪沉吟着道：「花虎對他應該就只是有利無害，趙光義現在也應該是用人之際……」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花虎已然帶着他的人從後面追了上來，一面大呼道：「小李——」

（未完・八）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趙府戰雲籠罩，白羽令門的人已來臨，白龍、侯玄跟着一個中年文士文天魁，文雀跟着一個白衣女子白玉仙，還有二十四個黑衣人魚貫而入，佈成一個半圓形，羅列身後，落入花園內，首先由文天魁叫陣明戰，譚三姑、蕭寒月出來答話，侯玄趁機動手向王守義偷襲，却被蕭寒月出劍斬掉了右手，制住了文天魁，白玉仙上前發話，希望蕭寒月退出這場紛爭，以往傷了白羽令門的人可以一筆勾銷不追究，蕭寒月提出條件是要放走趙大夫，雙方坐下來再談判。初步對話決裂，白玉仙出手向蕭寒月點過去，蕭寒月以爲用擒拿法可以將她捉住，不料却被她點中……

中毒針全身僵凍　灌丹丸妙手回春

蕭寒月感覺一股寒氣，循臂而上，已知身中暗算，受了大傷，一面運氣閉住穴道，右手劈出一掌。

這一掌急怒而發，用了他全身的勁力，雖然凌厲絕倫，却完全是柔陰之勁，表面上看去，只是平平淡淡的推出一掌。

白玉仙的右手已逼上蕭寒月的前胸數寸之處。

這時候，譚三姑、張嵐，都已經看出不對了，蕭寒月似乎已無自保之能，譚三姑直衝而上，準備攻敵必救，以解蕭寒月之危。

却不料佔盡優勢的白玉仙，身子突然倒飛而起，一退八尺開外，蒼白的臉上，泛現出一股紅暈，落着實地之後，張口吐出了一口鮮血來。

白龍呆了一呆，急行到白玉仙的身側，道：「白姑娘！」

白玉仙冷冷說道：「退出去！」轉身向外行了出去。

白龍一揮手，喝：「走！」緊隨白玉仙身後而去。

盤坐調息的侯玄，也匆匆站起，數十條人影，飛躍而去。

一場即將展開的羣毆慘殺，竟然在蕭寒月和白玉仙的兩招互拚中化於無形。

王守義正要喝令放箭時，却被蕭寒月阻止，道：「讓他們退出去！」

說完一句話，突然向地上倒去。

譚三姑站的最近，一伸手抓住了蕭寒月的右臂，立刻駭了一跳。

原來，蕭寒月的右臂，似是在雪水寒冰中浸泡了很久一般，竟然是涼透肌膚。

張嵐、常九連忙疾行而至，說道：「蕭兄弟……」

譚三姑接道：「快，熄去燈火，抱他回到房中。」

張嵐一把抱起蕭寒月，張傑、羅鏢也同時熄去了燈火。

蕭寒月沒有被送回臥室，却被帶入了賞花軒。

花軒中原本有一張休息的軟榻。

蕭寒月被放到軟榻上時，一張臉已變成了青白的顏色，雙目緊閉，人也似暈了過去。

常九伸手一按蕭寒月的前額，只覺如觸鐵石，一片冰涼，大吃一驚，道：「譚前輩見識廣博，可知他中的什麼毒功？」

譚三姑道：「就老身所知，北海寒陰叟，有一種玄冰掌，中人之後，全身冰寒，但發作也沒有這麼一個快法！」

常九道：「不是玄冰掌，以蕭兄弟內功之精深，就算中了一記寒冰掌，決不會這麼快的就暈迷過去。」

張嵐道：「請趙姑娘來看看，她家學源淵，聽說已得趙大夫七成眞傳。」

常九道：「那就快去請啊！」

張嵐應了一聲，奔出花軒。

譚三姑沉吟了一陣，道：「那一位看清楚了蕭公子和白玉仙動手的情形？」

常九道：「我看他們似乎拚了一掌！」

譚三姑說道：「難道就傷在那互拚一掌之下？」

常九道：「但蕭兄弟傷後反擊，白玉仙似乎也受了重創！」

譚三姑道：「蕭公子硬撑着沒有倒下去，才使白玉仙震驚而退。如果……」

長歎一聲，却未說下去。其實，用不着說下去了，如若蕭寒月也受傷倒下，趙府中人，誰還能是白玉仙的敵手？

常九吁一口氣，道：「常某多年在江湖上走動，自信江湖上有點名氣的人，我就算沒見過，也該聽過，但那白玉仙，却是一點印象也沒有！」

譚三姑道：「老身也想不出，天下有白家這麼一門人物！」

常九似乎突然間想起了一件事，道：「老前輩是不是覺得有些奇怪？」

譚三姑道：「什麼事？」

常九道：「白龍一向都自視極高，但是，他對那白玉仙似乎極爲恭順，似乎那白玉仙的身份，尤在白龍之上呢！」

譚三姑沉吟了一陣，道：「兩個人都姓白，會不會是一家人呢？」

談話之間，張嵐帶着了趙幽蘭匆匆行了過來。

趙幽蘭臉色蒼白，但精神很好，舉止間，也表現出了對蕭寒月的極度關心，人一入賞花軒，立刻奔到軟榻之前，仔細查看起來。

常九端起了燭台，使趙幽蘭能看得更爲清楚一些。

仔細的查看蕭寒月之後，趙幽蘭嚴肅的神情，變得有些茫然，道：「中了寒毒，但他傷在什麼地方呢？」

張嵐心中暗道：看來，女兒究竟是不如父親，趙百年如在此地，定有解救之法！

常九道：「蕭公子和人對掌受傷，應該傷在右手。」

趙幽蘭又抓起了蕭寒月的右手瞧了一陣，搖搖頭，道：「右手無傷……」

心中突然一動，捲起了蕭寒月的右手衣袖一看。

只見蕭寒月右小臂上，果然有兩個細小的黑點，只有針孔大小，假如不留心的話，是很難看得出來。

幸好，趙幽蘭很留心。

伸出纖纖玉手，在兩點小黑點之上按了又按，趙幽蘭才歎口氣，說道：「是這裏了，只不知他用的什麼暗器，射入了蕭公子的右臂之中。」

譚三姑微微一怔，道：「怎麼？是暗器，不是掌力？」

趙幽蘭道：「晚輩不會武功，不過，我知蕭公子的內力很精深，只是寒毒掌力，他不會傷得如此之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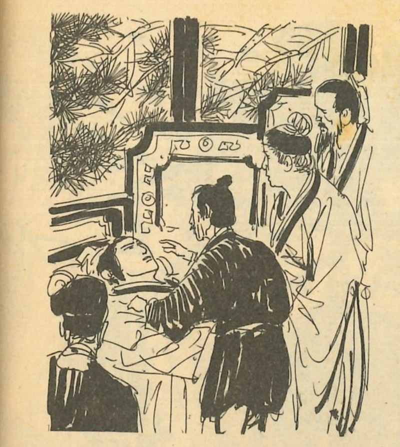
常九道：「有沒有救治的辦法？」

趙幽蘭點點頭，道：「有，不過，我希望先瞭解他傷在什麼歹毒暗器之中，才能對症下藥，使他早些復元，否則，就算退了他的寒毒，也是無濟於事。」

譚三姑道：「就老身所見，他們是對了一掌，那丫頭並未打出暗器。」

「應該是一種非常細小的暗器……」趙幽蘭說：「那種細小如髮絲一般，暗器上有極為强烈的寒毒，或是先為暗器所傷，後遭寒毒侵入。」

常九道：「趙姑娘，常某走了數十年的江湖，還從未遇過這麼厲害的寒毒奇功，不管蕭兄弟是怎麼傷的，在下覺着應該先想辦法救醒他，再作道理。」



趙幽蘭沉吟了一陣，點點頭，道：「我先去準備一下。」

轉身向外行去。

望着趙幽蘭的背影消失，譚三姑歎息了一聲，說道：「張兄、常兄，請仔細想想看，當今武林之上，有什麼暗器，帶着如此沉重的寒毒？」

張嵐搖搖頭，常九凝目沉思了一陣，道：「想不出來！」

一直未開口的王守義道：「在下想到了一種暗器，不知道是不是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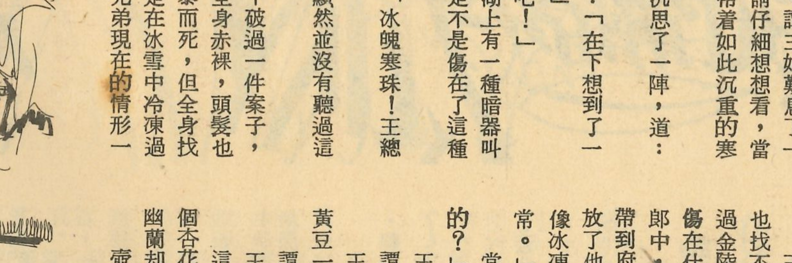
張嵐道：「說出來聽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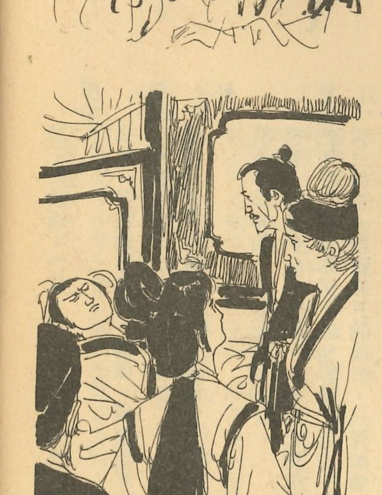
王守義道：「我聽說江湖上有一種暗器叫冰魄寒珠，不知道蕭兄弟，是不是傷在了這種暗器之下？」

譚三姑一皺眉頭，道：「冰魄寒珠！王總捕頭在那裏聽到的？」

以她譚三姑見識之廣，顯然並沒有聽過這種暗器。

王守義道：「三年前在下破過一件案子，死者是一位年輕的大姑娘，全身赤裸，頭髮也被人扯斷了很多，似是遭强暴而死，但全身找不出致命傷痕，整個人，似是在冰雪中冷凍過一般，僵硬，冷白，就像蕭兄弟現在的情形一





樣……」

常九接道：「你又怎知是傷在冰魄寒珠之下呢？」

王守義道：「本來不知道，找不到兇手，也找不到致死傷痕，只好把屍體暫厝，我請教過金陵各家大鏢局中的鏢師，都說不出那姑娘傷在什麼毒功之下，直到半年後，來了個走方郎中，為人診病，因診金不合，鬧翻了起來，帶到府衙，案子不大，只是幾句口角之爭，我放了他，他告訴我冰魄寒珠傷人之後，屍體會像冰凍一般，要七天之後，冷毒消退，才會復常。」

常九問道：「那時受傷的人，是死還是活的？」

王守義道：「自然是死的了。」

譚三姑道：「那暗器有多大？」

王守義道：「小如小米的米粒，大也不過黃豆一般。」

譚三姑道：「王總捕頭看到過？」

王守義搖搖頭，道：「沒有。」

這時，趙幽蘭正行入花軒，身後，多了一個杏花，杏花提着一個水壺，和一個瓷盆，趙幽蘭却提了一個藥箱子。

壺中水倒入瓷盆，仍然冒着騰騰熱氣，趙



幽蘭打開了藥箱，取出一塊白布，浸入水中，先在蕭寒月右肘上，刺入兩枚銀針，才用熱巾洗拭小臂上兩個黑點。

三次之後，熱水拂拭的肌膚變回正常，已可清晰的看出來，那是兩個小小的傷口。

趙幽蘭移近燭火，仔細的看傷口，沉思不語。

常九忍不住，低聲道：「姑娘，還不下藥，在猶豫什麼？」

趙幽蘭道：「我的經驗不足，請諸位仔細看一下，這兩個傷口，是不是針傷？」

常九、張嵐，都低頭看去，那傷口也只有一個針孔大小，但張嵐、常九、竟然不能決定是不是細針所傷？

王守義說道：「姑娘，妳心中可有什麼疑惑？」

趙幽蘭道：「有一種細髮如絲的小針，長不足分，射入人身之後，能隨行血移動，十二個時辰之內，小針移入心臟，那時，縱然華陀重生，也無法救治了。」

常九道：「如若小針細如髮絲，那這傷口就稍顯大一些了。」

趙幽蘭道：「晚輩也覺着不似小針所傷，只是心中顧忌太多，生恐造成大恨，不敢決定，常前輩一語解惑，晚輩就放手下藥了。」

只見她先後從藥箱之中，取出一種藥丸，交給張嵐，道：「讓他服下這一種藥物。」

張嵐捏開蕭寒月的牙關，投下藥丸，觸手處，只覺他肌膚冰冷，有如觸在雪上一般，心中大是驚駭，忖道：天下竟有這種武功，看來，我張某人數十年苦練的武功，只不過螢火之光，微不足道了。

趙幽蘭倒下一杯溫水，但藥丸仍然停在口中，無法流入咽喉。

原來，他口中的舌頭已凍僵，無法運轉。

趙幽蘭苦笑一下，目光掠轉，道：「救人要緊，晚輩只好不計世俗的看法了！」伏下身子，把櫻唇投入蕭寒月的口中，一面用舌尖攪動蕭寒月口中的藥物，一面渡水入口。這時，張嵐仍然捏着蕭寒月的牙關。譚三姑突然出掌，按在蕭寒月前胸之上，一股熱流，攻入內腑。足足化一盞熱茶工夫之久，蕭寒月口中之藥，終被攪化，趙幽蘭相渡，把藥物催入咽喉。

趙幽蘭抬起頭來，已是嬌喘吁吁，香汗淋漓了。

取出絹帕，拭去臉上汗水，趙幽蘭並無羞怯之感，神情一片莊嚴，道：「晚輩小息一下，遲則半個時辰，藥力發揮，蕭公子可以醒來，請立刻叫醒晚輩，記着，不可讓他取下右臂上的銀針。」

退後幾步，依壁而坐，片刻工夫，竟然沉沉睡去。

張嵐歎息一聲，道：「這幾個月來，也眞把趙姑娘給累壞了。」

王守義道：「一個嬌弱女子，經此大變，竟然能撐了下來，這份意志，堅强，也實在叫人佩服。」

杏花口唇啓動，欲言又止，緩步行到趙姑娘身側坐了下去。



常九心中一動，暗道：看她們主婢如此隨便就席地坐下，而且態度自然，定是經常如此，才能有此旁若無人的習慣，這主婢二人，躲在一座跨院之中，整天作些什麼？竟使一個知書達禮的少女，會變成這樣的怪異。

其實，王守義、張嵐，却發覺了這數月之間趙幽蘭有了很大的改變，只是說不出那裏不對，還道她思念父親，强忍悲痛，心神有些恍惚。

「好冷啊！」蕭寒月突然睜開了雙目，挺身欲起。

張嵐一把按住了蕭寒月的身子，常九按住了蕭寒月的右臂。

譚三姑噓了一口氣，道：「蕭公子，現在感覺如何？」

蕭寒月說道：「很冷，全身都像在冰寒之中。」

王守義正想招呼趙幽蘭，趙姑娘已醒了過來。

片刻小睡，趙幽蘭精神已恢復了不少，挺身站起，行近蕭寒月，微微一笑，道：「蕭兄醒來了？」

蕭寒月人已清醒，神志似是完全恢復，點頭一笑，道：「妳救了我？」





趙幽蘭伸出纖纖玉手，拔下刺在蕭寒月右肘間的銀針，道：「你不能運氣！」

蕭寒月點點頭。

趙幽蘭道：「試試看，右臂行血中是不是有一枚細小之物在移動？」

蕭寒月運氣試了一陣，道：「沒有。」

趙幽蘭微微一笑，道：「好，休息一夜，明天一早，我要杏花給你送藥來，中午之後，我再來看你。」

闔上藥箱，帶着杏花而去。

譚三姑低聲道：「諸位請回去休息，這花軒之中，有我一人守候就可以了。」

常九道：「蕭公子曾在花園中陪我藏了一夜，守護蕭公子的事，在下責無旁貸。」

張嵐道：「對！前輩指揮大局，最好能保持充分的體能。」

譚三姑道：「既是如此，我去休息了。」

轉身行出花軒。

蕭寒月道：「張兄、王兄、也去休息吧！由常兄一人照顧在下足矣！」

張嵐、王守義對望一眼，點點頭，離開花軒。

蕭寒月低聲道：「常兄，什麼辰光了？」

常九道：「大約四更左右了吧！」



蕭寒月低聲道：「熄去火燭。」

常九先吹熄燭火後，道：「為什麼？」

蕭寒月說道：「請扶我下床，我要運氣調息。」

常九道：「不太方便吧！你傷勢未癒，萬一寒毒未盡，運氣調息，豈不是有害無益！」

蕭寒月掙扎下床，常九無可奈何，只好伸手扶住他下了木榻，蕭寒月就在榻後盤膝而坐，一面低聲說道：「常兄的精神如何？」

常九道：「還支持得住。」

蕭寒月道：「好！常兄地聽之術，能及細微，請施展一下，不論聽到什麼聲音，千萬不可出去查看。」

常九心中奇怪，但却未有再多問。

原來，蕭寒月已閉上雙目，開始調息。

常九感覺到他的身子在微微抖動，直到了頓飯之久，才恢復平靜。

常九暗暗吁一口氣，伏地靜聽。

他不瞭解蕭寒月的用心何在，但細聽之下，確實聽到了一些十分輕微的聲息。

似是有一些細小的昆虫，繞着花在輕舞飛動。

但是花園之中，花木茂盛，總有昆虫飛動，自是平常的事。

忽然間，一種花木拂動的輕微聲息，傳入耳際，常九立刻心頭一震，以他的江湖經驗而論，這可能是人拂動花草的聲音。

難道是白玉仙那一批人去而復返？

想一想，又覺着不太可能，敵人雖然撤走了，但張傑、羅鑣和那六位鏢師仍帶着數十位捕快，在趙府中巡邏防守，防守的佈署相當嚴密，如若有人侵入到花軒附近，應該是早已有警訊傳出了。

這花軒是趙府中防護的重點之一，接近花軒，至少要經過兩道暗卡。（未完．廿七）

司馬洛傳奇故事

吸血蛇人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薛永將蝴蝶主使他的事情都告訴司馬洛和嘉詩，不接受她去治療蛇人咬傷的病，和他們分別之後，先去救麗娜，將蝴蝶派來的人打死，然後不等病菌發作，向海中游去，了却殘生……司馬洛和嘉詩採取誘敵之計，乘火車離開這座城市，蝴蝶派人想將他們行刺，司馬洛跳車先折回去，留嘉詩將蝴蝶的人捉着，問出派來的人是木星帮史高靈接受蝴蝶的委托派來的。嘉詩也折回去，莫先生又派黃鬍子來協助她，司馬洛和她分道揚鑣去追查蝴蝶的行踪。蝴蝶果然仍留在此地，亦查到司馬洛和嘉詩將他們的人處置了，正和一個外國人史勿夫商量對付他們……

反戈投誠

「你可以把他逼出來，然後把他消滅！」史勿夫說。

「消滅了他之後還會有其他的人來，」蝴蝶說：「他們是殺不完的！」

「但司馬洛是其中威脅性最強的一個，」史勿夫說：「消滅了他，別的人來就容易對付了！」

「把他逼出來？」蝴蝶沉吟着。

「這種事情，也不必我教你了，」史勿夫說：「把他逼出來，把他引出來，這種事情，你是優為之的！」

「好吧！」蝴蝶說：「我幹好了！」

「有什麼初步的主意嗎？」史勿夫問道。

秘書中毒

「司馬洛是一個正義感很重的人，」蝴蝶說：「也講良心的。今日世界上，這種人是很少了！」

「你是——」史勿夫側着頭看看蝴蝶：「喜歡他？」

「不，」蝴蝶搖搖頭：「我不喜歡傻瓜。我祇是覺得，這乃是他最可以利用的弱點。這個死去了的阿芳，她留下了家人，我可以在她的家人的身上着手！」

× × ×

司馬洛的弱點，就造成了阿芳的家人的不幸。

阿芳的母親是還不知道阿芳已經死去了的，她與孩子們還以為阿芳終於會回來，而由於他們得到了不少意外之財，還活得很開心，他們吃得好得多，孩子們亦得到了新的玩具。

但是樂極生悲，這天早上，不速之客忽然找上門來。那是兩個大漢，一個的一邊臉頰上有一塊黑印，是與生俱來的胎記，另外一個則是一條腿略為短一些的，因此走起路來也是一跛一跛的，這兩個人推開門闖入屋中。

他們是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的那一類人，孩子們立即躲到老婦人的身後去，而老婦人也慌張地問：「你們——找誰？」

「前兩天！」那個臉有黑印的人說：「不是有兩個人來找過你們嗎？」

「什麼人？」老婦人問：「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她的處世經驗使她相信，還是否認這件事情為妙。

「把那兩個人交出來！」那人說：「他們放下的錢也交出來！不然你就是自討苦吃！」

「我眞的不知道你在講什麼！」老婦人堅持。

腿子較短的那一個的行動却還是相當快捷的，他一衝前去就執住老婦人的衣服，把她提了起來，咬着牙道：「媽的！你不說，我就把你丢出窗外！」

孩子們大聲叫救命，臉上有黑胎印的那個人給了他們每人兩巴掌，使他們呆住了。

「怎麼樣？」長短脚的一個問道。

「你……你們殺了我也沒用呀！」老婦人說。

其中一個較大的孩子說：「你們找的人，我們是不認識的，他們到什麼地方去

我們也不知道，他們交下來的錢我們也放進了銀行，你們拿不出來的。」

這也是多看電視的好處，電視有警匪片集，他們看過相同的情形，就知道用這辦法也許可以使這二個兇漢收手。人又不知去向，錢又拿不到，他們能怎樣？

黑臉的人揮揮手，長短脚把老婦人放了下來，黑臉人指着那個孩子說：「很好，你的咀巴够利，你跟我講吧。你講淸楚那兩個人來時是怎樣的！」

孩子也很勇敢，對他把經過情形詳細講出來了，他們的確不知道司馬洛與嘉詩的去向，亦不知道他們姓什名誰，用不着說謊。

「為什麼你不問他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了？」那人說。

他們都覺得這兩個人實在野蠻，不過也不敢指出來。那孩子說：「我們沒有想到，他們又不是欠我們錢，我們沒有想到要問那許多！」

「蠢材！」那人在孩子的臉上擊了一掌。

這一掌使孩子跌到遠遠的，幾乎暈了過去，一邊臉頰也腫了起來，伏在地上哭泣。

這二個人把餘下一個孩子也摑了兩掌，跟着把老婦人也拳打脚踢了一頓，才悻悻而去。

事後，隣人報警，把他們送進醫院，敷藥之後又回家了。警方對這件事情並沒有什麼辦法，事實上亦不很重視，因為在這個地方，同樣的事情是常有發生的。

他們也以為給打了一頓之後就算了。

但是在黃昏時份，又另有一個人來了，這個人向他們詳細問話。

這個來人，他們相信不是警探，而他們亦沒有自稱是警探。他們不相信這個人是警探的理由就是這個人的態度相當斯文，而在他們的經驗及印象中，此地的警探的態度都是惡劣的。而且，在警方而言，這件事情是已打算不了了之，怎麼還會有人來詢問呢？

不過，他們對這位來客却又是很歡迎的，因為受了委屈，也總算能够有一個訴苦的對象。而這個人相信亦不是那二個兇漢派來的，因為這個人並沒有問關於司馬洛與嘉詩的事，主要問的是那二個行兇的人的樣子，以及當時的情形。似乎這個來調查的人的目的乃是要找到那個兇漢。

老婦人與二個孩子都很合作。後來，這個人問完了，就回到他開來的汽車上，開車走了。

這個人開車走了一段路程後，就在路邊停車。一個人從樹林裏出來，打開車門上了車，這個人就是司馬洛。

車子開動了，司馬洛問：「如何？」

「兩個兇徒都是有很強的特徵的，」那人說：「一個一邊臉是花的，另一個則是一條腿短了一些。派他們來的人似乎是沒有腦子，這兩個兇徒，要找是容易之至了。」

「你知道他們是誰嗎？」司馬洛問。

那人點頭：「兩個職業打手，而且不是級數很高的。」

「我當然會另外給你費用！」司馬洛說：「你告訴我怎樣找得他們好了！」

這人是一個私家偵探，司馬洛是聘他來代為出面的，由於司馬洛認為自己不宜出現。這私家偵探把司馬洛要知道的事情說了出來，司馬洛給了他錢，然後他說：「朋友，我贈送你一點點忠告，你最好小心一些。這兩個人來，似乎是故意搗亂，而他們又是那麼容易找的人，似乎怕你找不到他們，所以，雖然我不知你是在幹什麼，但你要提防這是個陷阱！」

「多謝你！」司馬洛說：「我是心裏有數的，也因此，我亦要送你一個忠告：你替我辦了這件事情，你也可能被人尋仇，有生命危險，你最好小心些！」

「我會的了，」那人說：「我們這一口飯，一向都是用性命來換取的，你還有什麼要我做的吧？」

「我不想你再做更危險的工作，」司馬洛說，「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再找你好了！」

他們分了手。司馬洛也不浪費時間，馬上就去找那二個打手。

然而司馬洛還是去得遲了一些，當他去到的時候，警車已經圍住了那個地方。

那個私家偵探叫張慎之，他與司馬洛分手之後，就回到他的寫字間，當司馬洛再打電話去時，他亦是正在寫字間裏，雖然已經是晚間了。

司馬洛說：「我還以為不容易找到你了，我先打電話到你的家，你却不在。」

「我有些工作還沒有做好，」張慎之說：「要在這裏做完，找我有事情嗎？」

「那兩個人，」司馬洛說：「他們住的地方給警察圍住了。好像是出了事，我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你是地頭虫，也許你有辦法查出來？」

「不成問題，」張慎之說：「這種事情，我打兩個電話就可以查出來了，但是你最好到我這裏來一趟，我也有些話要跟你講的。」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說：「好吧！」

司馬洛在半小時之後就到達了張慎之的辦公室。張慎之說：「那兩個人在家中給槍殺了，不是你幹的吧？」

「我還沒有機會！」司馬洛說：「我去到時已有警察把那個地方圍住了！」

「唔，」張慎之說：「我看，你也的確是不够時間做這件事的，正如我也是不够時間做這件事，我們是一齊分手的。」

「我沒有說我懷疑這件事情是你幹的！」司馬洛說。

張慎之聳聳肩：「眞奇怪，怎會如此呢？我幾乎肯定這必然是一個陷阱，然而你還沒有機會踏進這個陷阱，看情形，這兩個人似乎是給殺掉滅口的，難道對方知道了你懷疑這是一個陷阱了？」

「我猜在這裏，」司馬洛說：「發生了命案，找到兇手的機會是不高的了？」

「這就是為什麼此地常常有人殺人。」張慎之說。

「你找我來幹什麼呢？」司馬洛問，「與我研究這件事情？難道你不怕惹禍上身？你又不像是那種不擇手段，為自己製造生意的人。」

「你的朋友託我交給你一些東西。」張慎之說。

「什麼朋友？」司馬洛詫異地問。

「我不知道，」張愼之說：「你的朋友，我是不認識的，這個人派人交下了這包東西，託我轉交給你，我也是回來時才知道。」他從抽屜中取出一隻薄薄的鷄皮紙袋交給司馬洛。

司馬洛接了過來，皺眉搖搖頭：「我不明白，我在這裏沒有朋友呀！」

「沒有朋友？」張愼之聳聳肩：「那也許是敵人了，說不定這是另外一個陷阱，不過你自己去弄淸楚吧，總之我代你交了這一包東西，我也是要收費的。」他也遞出一張收據，司馬洛付了錢給他。

司馬洛問道：「這裏面有些什麽，你看過嗎？」

「沒有，」張愼之說：「你也可以看到，這紙袋的封口是沒有打開過的！」

司馬洛把那隻鷄皮紙袋打開來，看看裏面裝着的東西，一時呆住了。

張愼之說：「你有什麽工作要我做的嗎？」

「暫時沒有，」司馬洛說：「我先走了，有的時候我再通知你！」

「王先生，」張愼之說（因爲司馬洛告訴他自己是姓王的，並沒有透露眞正的身份）：「我相當喜歡你，你看來是一位英雄好漢，我願意爲了興趣而和你合作，費用方面用不着太計較！」

「謝謝你，」司點洛苦笑着，「但是——你不知道這件事情是多麽危險，我實在不想把無辜的人捲入漩渦。而你，也最好不要亂來，自作主張去調查什麽，這不是好玩的！」

張愼之聳聳肩：「我也不知道什麽，如何調查呢？」

× × ×

司馬洛離開了之後就到一間酒店去開了一間房間，作爲臨時過夜之所，他是每夜都換一個過夜的地方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下一個過夜的地方是在何處，如此，就是要伏擊他，也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情了。

他在酒店中打了一個長途電話出去，是打給嘉詩的。嘉詩與黃鬍子還是在酒店中等他的消息，而他們這方面的調查，還是未有音訊。

司馬洛把自己這邊的情形說出來了。

嘉詩說：「那鷄皮紙袋裏的是什麽東西？」

「一份沒有用的舊報紙，弄成好像裏面有很多文件似的，其實是祇有一張字條，字條告訴我，有一個男人，可能是蝴蝶的洩慾工具，我可以在這一個人的身上調查。」

「是誰留下這字條的呢？」嘉詩問。

「就是奇怪，」司馬洛說：「我在這裏沒有朋友呀！」

「會不會這又是一個什麽詭計呢？」嘉詩問。

「這也是很有可能的，」司馬洛說：「不過，假如這是詭計，對我來說亦是一條綫索，他們用詭計對我，我亦是可以反轉過來和用他們的詭計來對付他們的！」

「你得小心一點！」嘉詩說。

「我是一直在小心的。」司馬洛說：「這一點，你大可以不必爲我担心。」

「我在想，」嘉詩說：「這個私家偵探張愼之，你還是把他也牽進來好一些，多一個人辦事。」

「但是我不想也有危險，」司馬洛說道：「他不知道他可能面對的是一件怎樣的事情，而我亦是不想對他解釋得太過淸楚。」

「我明白，」嘉詩說：「但是你也要知道，他是已經牽涉進這件事情中了，假如這字條是詭計，那麽他已經被人利用，他也是難逃一死的，這樣，最好還是讓他明白，他要提防的乃是什麽？」

「也許這是對的，」司馬洛說：「讓我考慮一下吧！」

× × ×

後來，嘉詩與黃鬍子也討論這件事情，黃鬍子說：「這送字條的事情實在太古怪，這令我很担心！」

「我也是呀！」嘉詩說：「總部那邊的研究如何呢？我是指這種可怕的病，有沒有研究出治療的方法，有沒有希望。」

黃鬍子搖搖頭。

「假如，我們能夠研究出治療的方法，那就少了很多担心了，」嘉詩說：「也許對方是有一個大陰謀的，也許他們是要利用這種病作爲一種武器，但是我們有治療的辨法那就不怕了。」

「就是很難看手研究治療的方法！」黃鬍子說。

這的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雖然莫先生的組織也有的是人才，可以作許多種類的科學研究，但是研究一種病，是需要實驗的，而這種病可以使人在兩天之內死，如何可以用人做實驗呢？不能夠做實驗，研究就很難有什麽進展了。

黃鬍子又說：「他們在老鼠和猴子的身上試驗過，却似乎並無作用。」

「那即是說這種菌是祇會侵襲人類的了去？」嘉詩問。

「看來是這樣了，」黃鬍子說：「但是不能夠用人去試。他們還是在細細檢驗洛奇的屍體，然而，洛奇雖然是被這種菌所殺的，他到底不是活看。」

「眞氣呀。」嘉詩用拳頭一搥自己的手掌。

「但是對方則是可能知道治法的，」黃鬍子說：「祇要捉到此事的始作俑者——也許，假如史高靈投奔我們，他亦能夠提供一些綫索。」

「我在想，」嘉詩說：「也許我再回去帮帮司馬洛。」

「不！」黃鬍子堅決地說。

「我去關你什麽事？」嘉詩說。

「太危險了。」黃鬍子說。

「你小看我？」嘉詩說：「我去過了，我還是能夠活看回來，而要殺我的人也殺不成功。」

「你要去，我就把你縛起來！」黃鬍子說。

「你試一試，」嘉詩瞪着他。

黃鬍子嘆一口氣：「算了吧，嘉詩，你理智一點好不好，你能去，假如司馬洛需要你，他會叫你去，假如他不想你冒險而又需要帮手，他亦是會出聲的。而且，你也知道，假如莫先生知道，他也未必會贊成。」

「好，」嘉詩聳聳肩：「算了吧。」

黃鬍子點點頭：「這才是做事的態度，你不能太任性？」

「你少担心吧！」嘉詩說。

「現在，」黃鬍子說：「讓我們等待史高靈來向我們投奔吧，在強大的壓力之下，他似乎是沒有別的路可走了。」

× × ×

這一點，他們倒是猜得沒有錯的。

史高靈是正在受看很大的壓力，他雖然亦是有一個他自己的組織，但是人却不多，也不大，雖然也頗有名氣，却不是那種做大事的名氣，而主要是受顧於人，作價高者得而已，現在，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史高靈就變得相當孤立了，他連自己的手下也不信任了，他已經躲了起來，與一個他最信任的助手在一起、一個女的，年輕美麗的金髮女郎伊桃。伊桃是與他合作得最好的，假如需要用美人計，就是由伊桃出馬。

史高靈正躲在那座偏僻的屋子，煩躁地飲着酒，而伊桃則忙看在那裏打長途電話。

後來她放下電話，對史高靈說：「那東西，你少喝一點好嗎？」

「你別管我，」史高靈說：「我是不會喝醉的，你打你的電話吧。」

「沒有電話可打了？」伊桃說：「沒有人願意跟我講話，也聯絡不到蝴蝶。」

「蝴蝶也放棄我們了，」史高靈咬着牙說：「我爲她出力，損失了兩個人，她却一些感激都沒有。」

「我們的世界是祇有利益而沒有感激的，」伊桃說：「而且，很可能蝴蝶也是自身難保，不過，就是聯絡到她，亦未必就是一件好事，怎麽知道她會不會出賣我們呢？」

史高靈又倒了一杯酒。

伊桃說：「豈有此理，這件事情，使我很不服氣。我們沒有利益，然而損失却是那麽大。」

「我們做的生意乃是賭博的生意，」史高靈說：「賭博是很容易輸的，這一次，我們就輸了，」他把酒一飲而盡，站起來，說：「我們上樓睡覺吧！」

「這不是睡覺的時間，」伊桃說：「我也不累。」

「你跟我來吧。」史高靈走向梯口。

「跟你一起睡覺，」伊桃說：「我們的合作不是床上的合作，我從來沒有興趣跟你一起睡覺，你也是從來沒有興趣跟我一起睡覺的。」

「你跟我來吧，」史高靈說：「我們認識了這樣久，你也知道我是不會佔你的便宜的，熄燈吧！」

他拿了酒瓶，上樓而去，伊桃祇好熄燈了，也跟看他上樓，史高靈說：「到我的房間來！」

伊桃到他的房間，他已經把房中的燈也熄掉了。

伊桃說：「你究竟在攪什麽鬼？」

「我們要逃走了，」史高靈說道：「你從這裏打過電話出去，這裏就是不安全的了，我們不能再留在這裏，說不定會有人在追尋電話的來源，就追尋到這個地方來。」

「那我們上來幹什麽呢？」伊桃說：「我們應該出門口，開車離開呀！」

「我們不能開車離開，」史高靈說：「假如有人在監視看的話，我們的車子就是一個死亡的目標了，他們看見車子還在，就以爲我們還是在屋裏。」

「你的意思是，」伊桃說：「我們步行看離開。」

「你還有更好的主意嗎？」史靈高問道。

「沒有，」伊桃搖搖頭：「我沒有更好的主意。」

於是他們匆匆在黑暗中收入了一些重要的東西，悄悄下樓，從後門離開了。

他們在黑暗中步行，身上穿的是黑色的衣服，果然是全不惹人注目的，而史高靈的預測也是並無錯誤。

在他們走了兩小時之後，就有三部汽車飛馳而至。

這三部汽車載看的乃是如狼似虎的兇徒，而他們亦是行動迅速，毫不遲疑的，從車上跳了下來。

三部車分三個方向把車子圍住，而他們就用車子作爲護身盾，而用輕機槍向屋子的每一隻窗子瘋狂掃射。

假如人不是在窗前或站起身，這樣掃射是未必能夠射中的，但是却也使屋中的人不能行動，或者作任何還擊的行動了——假如屋中有人的話。

而這也祇是第一步而已，跟着，這些人之中有一半就停止了射擊，而向屋子投擲手榴彈。一隻又一隻手榴彈飛過去，有些是擊中牆壁而彈開，跌在地上，有些則是飛進了窗內。

跌在地上的也一樣爆炸，對屋中人沒有什麽傷害，但是投進了窗的那一些就不同了，屋裏的人怎樣躲藏，都是難免會受到傷害的，而且爆炸會引火，在屋內爆炸的手榴彈不少，不久，屋子就看起火來，火舌躍出破爛的窗子外面。那些人此時就停止了射擊，等看看有沒有人逃出來，假如有人逃出來的話，他們的輕機槍亦是會無情地掃射過去的。

但是當然沒有逃出來。

後來，當整座屋子都已陷入了火海之後，他們認爲他們是不必再等下去了。

其中一人叫道：「都死掉了，不死也要給火燒死了，我們走吧。」

他們登上車子，開走了，他們的行動是迅速而乾淨俐落的，就可惜史高靈有先見之明，早已逃了。

史高靈與伊桃雖然已逃走了相當久，但是他們是步行而走的，所以仍然並不是走了很遠，從山上，他們可以看到屋子起火。

「你看，」史高靈說：「我有沒有講錯。」

「假如你不是早料到，」伊桃說：「我們現在可能已經死掉了。」

「是的，」史高靈說：「我們的對方心狠手辣，看來，我們是沒有其他路可走了。」

於是第二天，伊桃就與黃鬍子聯絡。

黃鬍子正在酒店樓下的客堂坐看看報紙時，侍者過來叫他去接聽那裏的公衆電話，黃鬍子雖然感到詫異，但沒有表示出來。

他過去拿起聽筒，那邊一把女人的聲

音說：「黃先生，我是伊桃，我是史高靈的副手。」

「唔，久仰大名，」黃鬍子說：「有什麼指教嗎？」

「我覺得打這個電話會安全一些。」伊桃說。

「這裏的電話都是安全的，」黃鬍子說：「我們在總機上裝了電子儀器，假如有人搭綫偷聽，我們立刻就可以測出來，所以你有話就講吧。」

「我和史高靈都認爲，我們祇有投奔你們一條路了。」伊桃說。

「我們也是這樣想的，」黃鬍子說：「歡迎！」

「但是，」伊桃說：「這樣做當然是也有附帶條件的，我們必須保護自己。」

「這些事情我不能作主，」黃鬍子說道：「因此我不能保證什麼？不過你大概亦是可以猜得到我們的尺度大約是如何的了，起碼我們不會還未見到你們就把你們殺掉了，事實上，我們不會殺死有誠意的人！」

「那很好，」伊桃說：「我們現在就來。」

「現在——」黃鬍子不禁慌張起來：「我們這裏，未必够人力保護你。」

「不要緊，」伊桃說：「我們這裏更加沒有人，就是多了你一個人，也是安全一些的，對不對？」

「唔，很好，」黃鬍子說：「我等你，你什麼時候會到呢？」

伊桃哈哈笑起來：「別問我，總之我是會到的。」

說完，她就收了綫，黃鬍子也是明白的，因爲在這種情形之下，她是不方便透露她的行踪和時間，使人能够預測的。而黃鬍子接到了這個電話之後，就立即與莫先生聯絡，他用的乃是無綫電。

莫先生當然不反對史高靈和伊桃來投的，因爲這本來就是他們意料中的事，亦是他們希望發生的事情，他亦答應盡早多派人手，到這裏來做保護的工作。

黃鬍子剛剛做好了聯絡工作，就有人敲他的房門了，他還以爲來者一定是嘉詩，便走過去開門，然而，門外的却是一個美麗的女郎，就是伊桃。

她說：「黃先生，我就是伊桃！」

「你——，這麼快就到了？」黃鬍子詫異地說。

「我不過是在街口打電話給你吧了，」伊桃說：「我認爲來到了之後再聯絡，比較聯絡之後才來好些，這樣，就很難有人來得及截擊我們了！」

「很聰明，」黃鬍子看看門外，「史高靈呢？」

「他還沒有來，」伊桃說：「我認爲還是讓我們先談淸楚好一些。」

「還要講條件？」黃鬍子說。

「讓我先進來，我們詳細地談談好嗎？」伊桃說。

「很好，」黃鬍子無可不可地說，他把她延進了房中並且找來了嘉詩。

嘉詩打量着伊桃，伊桃是一個美麗的女郎，不輸於她。

女人有時是如此奇怪的，看見別些美麗的女人，就自然地會有了競爭妒忌的心理。伊桃也是差不多如此。

黃鬍子乾咳一聲，說：「現在，我們可以談了嗎？」

伊桃說：「對了，關於史高靈，史高靈沒有跟我一起來，他不會來了。」

「你不是在開玩笑吧？」黃鬍子問。

「我是不重要的，」伊桃說：「史高靈才是最重要的，假如有人追到這裏來的話，也不能殺死他，祇能殺死我而已。」

「那麼他呢？」黃鬍子問。

「他在另一個地方，距離很遠。」伊桃說：「但是，你們是有無綫電與總部聯絡的吧，你們可以通知總部，派人到他那裏接他，我在這裏等，對方不會知道你們已經得到了他，還以爲我是正在這裏等他，這就是我們的安排。」

「這是一個好辦法。」嘉詩說。

「那麼我們別再等了，」黃鬍子說：「馬上就聯絡。」

× × ×

史高靈果然是在一個很遠的地方，他走的方向是與伊桃相反的，而與他伊桃亦失去了聯絡，祇是還有固定的計劃。

他所去的那個地方，莫先生手下人員是很容易接到他的。一部黑色的和一部黃色的汽車駛到了指定的地點，車牌號碼亦是依伊桃所指定的，這車牌號碼祇是臨時換上去用一用而已，眞要找到這車牌號碼而又顏色及格的車子並不容易，這暗號別人是不可能知道的，祇有他們知道，因此是可靠的。

一個滿面長鬍子、彎腰曲背的老人從林中踏出來登上了其中一部車子，開車的人詫異地說：「你不是我們要等人的。」

「我就是！」這個人說。

他把臉上的鬍子扯了下來，又脫下上裝，露出背上負着的那個使他顯得曲背的海綿軟墊。

他就是史高靈。

車子開動，把他載走了。

三個小時之後，史高靈已經與莫先生會面。

史高靈說：「伊桃是比我知道得少的，所以用不着叫她來，而且，她在那邊還有用。」

「你這個逃生的計劃很巧妙，」莫先生說：「假如不是你有這樣的頭腦，你可能已經死了，幸而，你對付司馬洛和嘉詩的時候，手法却沒有這樣高明。」

史高靈苦笑聳聳肩：「也許，一個人爲了自己的生死存亡，是會有超水準的表現的，自然，司馬洛先生他們這一次，我祇是把人借給蝴蝶，由蝴蝶去指揮而已，假如是由我自己策劃，結果可能會有不同，不過，這些都已經是過去了的事情，現在亦無謂再談了。」

「不錯，」莫先生說：「現在我們要談的是蛇人的事情，你知道多少呢？」

「也許，」史高靈說：「你先告訴我你們知道多少，讓我來補充一下。」

莫先生點點頭，開了電視機，電腦就把有關的資料在電視上顯現出來，文字加上拍得到的活動電影或是幻燈片看了一遍，史高靈就很明白了。

史高靈說：「這件事情的幕後主持人是一個有三重國籍的人，自稱史勿夫，三

重國籍，因此他有三種護照，不過我相信，祇是利用護照而不會忠於任何一種國籍的。」

「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到此人呢？」莫先生說：「世界上，姓史勿夫的西方人是最多的。」

「我沒有看過他的護照，」史高靈說：「我也不相信他眞是姓史勿夫！」

「你不過是借兩個人給蝴蝶而已，」莫先生說：「然而你對這件事情却似乎知道得相當多，怎麼會呢？這件事，應該是與你沒有其他關係的呀！」

「史勿夫可能亦不知道我知道得這麼多，」史高靈說：「而我知道也是很偶然的事，兩年之前，我有一個朋友從中南半島回來，他告訴我這件事情，一個女人咬了他……情形與這個辭永一樣，他說他要死了，他說這是史勿夫主持的陰謀，史勿夫在那邊有一個試驗場，我當時不相信；誰肯相信這種事情呢？但是第二天他就死了，放火燒自己的屋子，跟着吞槍自殺，當時我仍以爲他是發狂了，但是現在想起來……」他搖搖頭。

「你沒有見過史勿夫的人，」莫先生問：「假如能够知道他的樣子。」

「我沒有見過，」史高靈說：「祇是我這位朋友見過。他對我講了不少關於史勿夫的事情，當時我是完全不相信的，但是現在想起來……這些也許是可以用的綫索。當然，現在，中南半島的形勢已經完全不同，許多人都死掉了，沒有死的也逃出來了，但逃出來的人，還是可以查出他們的下落的。我沒有時間查，但是你們有的。」

「不錯，」莫先生說：「我們有時間，而且有人手，你講吧，你知道的一切，你全部都講出來。」

「但是你給我一些什麼優待呢？」史高靈問。

「你可以自己提出來，」莫先生說：「你也明白你自己目前的處境的，你也會明白什麼條件是可以接受，什麼是不可以接受的。總之是公平就行，你也知道我們做事是公平的。」

「不錯，」史高靈點點頭：「這一點我可以相信你。」

於是，史高靈就立刻開始講出他所知道的事情，以便莫先生的組織着手調查。

× × ×

伊桃則是仍然留在那酒店中，與黃鬍子及嘉詩在一起。她是仍在這裏作等史高靈來之狀，以便分散對方的注意力——假如對方是正在注意看她的話。

伊桃在午夜的時候聽見敲門聲，說：「進來！」

黃鬍子推門進來了。

在他能够開口解釋他來的理由之前，伊桃已經替他講了。伊桃說：「天氣太熱，睡不着是嗎？像我一樣？」

「對了！」黃鬍子說。

「坐下來喝一杯吧，」伊桃說：「薄荷酒加冰，要不要？喝下去會涼快一些，要就自己來！」

黃鬍子自己過去斟了一杯，又嘆一口氣說：「守在這裏，眞悶！」

「我也是，」伊桃說道：「又要作狀，不能够離開，你們那邊，問出了什麼來嗎？」

「不知道，」黃鬍子說：「除非我們需要知道，或者上頭要我們進行什麼特別的任務，否則是不會告訴我們的！」

「可惜我也是知道得不多，」伊桃說：「我不知道史高靈知道一些什麼。」

「也許我們也不必知道得太多，」黃鬍子說：「將來，我們反正也是會澈底知道的了。」

他呷了一口酒，看着伊桃。伊桃現在身上的打扮是很動人的，身上一件半透明的露臂尼龍質短睡衣，下身一條三角褲，而可以看得出她沒有穿乳罩，她這樣的打扮而讓他進來，進來以後又不再披上一件衣服，這本身也等於是一種暗示了。

而且，伊桃還作再進一步方便他的暗示。

伊桃說：「爲什麼你不跟你的嘉詩在一起呢？」

「不是這樣的，」黃鬍子說：「我跟她——她從來就不對我感興趣，我們之間是沒有這種關係的。但是，你與史高靈分開了，你不是也很寂寞嗎？」

伊桃看着黃鬍子，神秘地微笑着：「我跟他也不是這樣的關係，假如你是指那個的話，我對他從來不感興趣，他對我也是從來不感興趣。事實上，在女人的方面，史高靈的興趣根本就是很淡的。我們的合作，祇是在工作上的合作。」

「這樣講起來，」黃鬍子說道：「那豈不是浪費了嗎？你是一個這樣美麗的女人。」

「我現在放在這裏，就是正在浪費！」伊桃說。

黃鬍子是一個風流的人，他到伊桃的房間來，就是不想浪費了她，而他也知道，到了這個地步，他就不宜說話太多了。他的要求，是不好用說話提出來的，即使伊桃很願意（看情形她現在就是很願意的），她也不方便說一句好的！

於是黃鬍子繞到伊桃的背後，輕撫她的頭髮。伊桃把頭側着，却不是要避開他，而是表示欣賞。

黃鬍子的手落到了她的肩上，她閉上眼睛，呻吟一聲。

黃鬍子放下了酒杯，低下頭來吻她的頸子。伊桃又呻吟一聲。她說：「門，門還沒有鎖。」

黃鬍子走過去，輕輕把門鎖好了，再轉回來。伊桃還是在沙發上，不過已經閉上了眼睛，挨在那裏。

黃鬍子又走回來，把她抱起要抱到床邊去，但是伊桃說：「不，在地毡上！」

也許，在地毡上是情調浪漫得多了，而黃鬍子也並不反對，他是一個會享受的人，他把伊桃放在地毡上，吻她的咀唇，她熱烈地反應，兩個人的咀唇緊吸。

他們身上的衣服由於天氣熱的關係，穿得並不多，解除亦是很方便了。很快，他們的衣服便都棄在一旁。黃鬍子果然是一個風流人物，懂得享受這件事情。一個懂得享受的人，不會把對方當作一件發洩的工具，而是要雙方都一齊享受，才認爲是最高度的享受的。

黃鬍子就是在伊桃的身上盡量施展調

情的手段，伊桃本來就巳經很熱情，現在就更加熱情了。

後來，黃翳子終於佔有她，她就美滿地呻吟起來。

黃翳子做這件事情的本領很高強，而伊桃亦是很會做，一做起來就是不顧一切，盡情享受，他們可以說是旗鼓相當，成爲最佳配搭。

他們從容不逼地享受着，有時溫柔，有時強暴，直至後來，兩個人都登上極樂的最高峯而結束了。跟着，兩個人就喘着氣，軟在那裏，好像連骨頭都沒有了。

「地毡都濕了！」伊桃幽幽地說。

「不要緊，」黃翳子說：「這又不是我們的家，用不看我們洗的。」

「現在，」伊桃說：「我又想回到床上去睡了！」

「對不起，」黃翳子說：「現在，我可暫時沒有氣力把你抱上去了。」

「我明白，」伊桃說：「我也是很想洗一個澡的，我却是一動也不願意動！」

他們就這樣依偎在地毡上睡着了。

黃翳子顯然是已經空虛了很久，現在得到了滿足的機會，就像整個身子都輕了似的，睡得很舒服。

伊桃的頭枕在他的胸膛上，也是閉上了眼睛，過了一陣，她又慢慢張開眼睛，而且張開咀巴，本來，整齊而潔白的牙齒，現在也變了，現出幾隻蛇似的尖牙！

黃翳子已經睡着了，沒有看到。

事實上，黃翳子的確做夢都沒有想到，伊桃會是一個女蛇人。這怎麽可能呢？

伊桃的頭抬起來，看着黃翳子的小腹，舌頭伸出來，在咀唇間舐着，然後她的頭忽然閃電般低下去，牙齒就在黃翳子的小腹上一咬。

黃翳子在夢中感到小腹刺痛，驚醒過來，看見伊桃正在他的小腹上把頭抬起，不禁大爲吃驚，一閃之間，腦海裏就把一切有關的細節接連起來了。而在燈光之下，他亦可以看到小腹上的牙洞。

他的反應是自然的，他大叫一聲，一拳揮過去，擊中了伊桃的顴骨，伊桃整個人翻了一個觔斗飛開了，他們不是在床上，否則她是還會重重地一跌的。

不過這一拳也很夠了，她的眼睛猛的張大，吃驚地看着黃翳子。黃翳子正在撲過來，一手執住她的下頷，要把她的咀巴扳開來看看。

「你——瘋了！」伊桃說。她在黃翳子的肋骨上擊了一拳，跟着把他一摔就摔開了，幾乎使他飛出露台。

伊桃一跳站起來，說：「你怎麽了？你是心理變態的嗎？有虐待嗎？我沒有這個興趣！」

「你看！」黃翳子指着自己身上的牙洞，「你看你幹了什麽？」

「我？」伊桃說：「我沒有——」

「那麽是誰？」黃翳子叫道：「我看着你抬起頭來的，這房中可沒有別人！」

伊桃呆在那裏，慢慢地也明白了，這事不可能是別人幹的。一個蛇人，自己做了也不知道，而且總是在歡好之後做的。阿芳在薛永身上做了之後也是自己完全不知道，祇是覺得自己做過一些奇怪的夢。

她吶吶着說：「我——的確是做過一些靈夢！」

兩個人都呆呆地在那裏相對着。

這件事情，他們都知道得不少，發生過在薛永身上的事情他們知道，而同樣情形，又發生在他們的身上了。

終於，伊桃張開咀巴，露出牙齒，說：「你看淸楚！」

黃翳子說：「看不出來的，咬完了之後，牙齒就會變回原樣，看不出有什麽不妥了。」不過，他還是去看看伊桃的咀巴有沒有！

伊桃的牙齒果然是看不出有異狀的，與她張口咬牙的時候並不同，跟着他們又一起檢驗一下黃翳子的肚子上的牙洞。他們當然不能肯定，但是這些牙洞與薛永所講的一模一樣。事實上，這件事情是沒有辦法肯定的，因爲他們還未曾有方法檢驗證實，

伊桃雖然是一個堅強的人，也流起淚來了。

「別哭！」黃翳子心煩地說：「我會比你死得更早的！我根本沒有時間了！」

「我——我並不是來害你的，」伊桃嗚咽着說：「我眞是自己也不知道！」

「這當然了，」黃翳子說：「你會付出生命做這樣的事情嗎？而且，把我弄死也沒有用處！」

「他們的目的是要對付史高靈！」伊桃說：「他們還以爲我是與史高靈上床的！他們設法弄了我。」

「對了，」黃翳子說：「一定是這樣，但是怎樣傳染你的呢？由誰下手？」

「這怎可能知道？」伊桃說。

「你聽我講，」黃翳子搖着她：「他們不會無故要消滅你和史高靈的，他們的理由祇是你們的人行刺司馬洛與嘉詩失手，之後我們找得你們太緊……」

「你們……害了我！」伊桃哭着用手掌向他亂摑，「這是你們逼成的！」

一個人，尤其是一個女人，當知道自己是有了如此悲慘的遭遇時，是免難慌張起來的。

黃翳子擋格着她的手掌，後來實在擋不勝擋，就在她的臉上還以兩掌，伊桃給他摑得呆了一陣，然後掩着臉，淒酸地哭泣起來。

「你聽我講！」黃翳子說：「我們得研究一下，是誰弄你的！」

「現在還有什麽關係？」伊桃說：「我巳死定了！這病沒有人能够醫治！」

「我們就是死，也不放過他們，是不是？」黃翳子說：「而且盡快捉到他們的話，也許有醫治的方法！」

「你等得到嗎？」伊桃說：「你祇有兩天時間！」

「但你比我時間更多。」黃翳子說：「記得嗎？咬人者和被咬者是不同的，咬人者會死得快過被咬者！」

「我知道……」伊桃說：「但是……但是……」

「你聽我講！」黃翳子說：「正如我剛才所說的，這件事是因你們的人刺殺司馬洛和嘉詩不遂而起的。因此，弄你的人一定是在這件事情發生了之後才下手的。你當然不會被人注射了一針之後也不知道，因此一定是在食物或者飲品裏下了什麽

藥之類。在這段時間之內，你接觸過而可能如此做的人一定不會很多，你試想一想着，可以想得出來嗎？」

「我不知道，」伊桃說：「讓我想一想！」

「這件事情，」黃翳子說：「現在，我也祇好向莫先生報告了！」

× × ×

史高靈雖然一直都很鎭定，但是當莫先生把伊桃和那黃翳子這件事情告訴他時，他也暴跳如雷，他用拳頭猛擊桌子，後來又跳起身去擊打牆壁。

「你靜下來好不好，」莫先生說：「打牆壁是於事無補的！」

史高靈祇好再在椅子上坐了下來，仍然是不斷地捏着自己的拳頭，就像想把指節骨捏碎似的。他咬牙切齒着說：「這是一件最卑鄙的事情，我自己也不是好人，但我不會做這樣卑鄙的事情！」

「是的，」莫先生說：「這的確是很卑鄙的事情，因此我們就更加要落力一些查出這件事情究竟是誰做的！」

「這是干提做的！」史高靈用左拳搥着右手的手掌說：「一定是干提！想不到他也倒轉槍頭針對我。我因爲情形不妙，叫他先行離開我，自己去發展，我這樣對他還不够好嗎？我又不欠他什麽！」

「你肯定是這個人？」莫先生問。

「祇有他有機會如此做！」史高靈說道。

「但是聽你地講，」莫先生說：「這個干提似乎是你的親信之一，那麽他應該知道，你是不會和伊桃睡覺的！」

「他不知道，」史高靈說：「這事除了我和伊桃之外沒有別人知道。一個男人——在這方面總是虛榮心重的，我常常誇口伊桃是我的！」

「爲什麽你要誇口而又不跟她睡覺呢？」莫先生問：「伊桃也不見得是一個十分貞節的女人呀！」

「我是不能人道的，」史高靈慚愧地低下頭，「這一點，連伊桃也不知道！」

「很好！」莫先生說：「現在我們又多了一條綫索了，我們找這個干提！」

「讓我去找他！」史高靈說。

「你不要去，」莫先生說：「讓我們派人去，干提認得你，但是不認得我派去的人。你去找他，是沒有那麽方便的！」

史高靈說：「我一定要親手——」

「假如可以讓你親手做的事，」莫先生說：「我是可以方便你的，但是這一件不能！」

「好吧。」史高靈無可奈何地說。

× × ×

黃翳子與伊桃都給盡快運回莫先生的總部，接受專家的檢驗。這一次是他們第一次找到一個咬人者和一個被咬者，都是活的。

兩個人都盡快地接受了各種複雜的檢驗，專家可以從他們的血液中驗出有特殊的細菌，兩種是類似的，但是並不完全相同。咬人者與被咬者帶的菌是不同的，所以咬人者會咬人而不會那麽快死，被咬者不會咬人，但是很快就會死。

但是，他們却研究不出一個治療的方法。他們不能够工作得那麽快。他們也不明白伊桃的牙齒何以會變形。

黃翳子與伊桃被安頓在總部裏，等着，而這似乎是沒有希望的等待，他們祇是在等死。

半夜，黃翳子進入伊桃的房間。

伊桃顯得很抑鬱，她問：「他們有什麽成績嗎？」

「沒有，」黃翳子說：「對於我來說，時間是一定不够的了。」

「我眞抱歉！」伊桃說。

「人是總有一死的，」黃翳子說：「做我們這種工作，隨時都可能會爲了任務而死，所以，實在也沒有什麽所謂了！」

他擁住伊桃，輕輕吻她。

「不要！」伊桃猛的把他推開，「我有毒！我是危險的！」

「對我還有什麽所謂呢？」黃翳子說：「在死之前，我希望享受一下——假如你不反對！」

伊桃看看他，她自己也是一個自知行將死亡的人，因此，她對黃翳子的心情是最能瞭解的。黃翳子祇能够再活一天，而他又不能再去做什麽工作了，在剩下來的一天裏，一個人當然希望做做自己最喜歡做的事情，除非沒有能力，那就難講，而他是還有能力的。

伊桃出手拉看黃翳子的手，把他抱看：「來吧，我們到房裏去！」

他們到了房中去，伊桃這樣做，雖然本來是出於同情，但是漸漸，她亦有濃厚的興趣了，也許這是那些細菌的影响？或者，她也是因爲自知不久人世，也希望爭取機會享受一下人生，而除了黃翳子之外，她找不到其他的對手？她不知道？總之他們是進行得很激烈而美滿。

在雨驟風狂中，他們渾忘一切地享受着。

後來，事情完結了，他們便又躺下來，睡着了。

那是說，伊桃睡着了。

黃翳子則是沒有睡着，他躺在那裏，眼皮張開一綫，看着她。

他看着事情發生了。

伊桃抬起頭，移到他的腹部，張開咀巴，黃翳子可以看到她露出尖尖的，蛇樣的牙齒。

跟着，她就向他的腹部一咬，咬了下去。

就在此時，幾個穿白袍的人衝進來，把伊桃捉住，其中一人把一件東西向她的咀巴一塞，使她不能閉咀，就用電筒向她的咀裏照。

伊桃好像從夢中醒過來似的，尖叫着掙扎起來。那些人把她緊捉。伊桃是一個有戰鬥力的女人，她很快就把那些人摔開了，其中一個還撞在牆壁上，撞得鼻血迸流。不過，他們總算巳成功地抽到了她一些血。

「你們在幹什麽？」伊桃叫道。

「對不起，」黃翳子說，「我們祇能用這方法研究。」

「我——」伊桃說道：「我剛才又做了？」

「是的，」黃翳子說：「你自己不知道？」

（未完・四）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

新無字天書

諸葛青雲・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葛嘯羣和華冰來到井天坪，見到「山左鬼駝」巴三午、「三手夜叉」焦九奶奶，「鐵臂飛鰲」巴一冲和「五刀派」女門徒徐赤玉搏鬥，她將巴一冲砍殺化成一灘血水，焦九奶奶也死在她的刀下，巴三午雖然將她殺死，因氣惱過甚自戕而死。葛嘯羣、華冰知道無字天書被巴三午藏在井天坪的池底內，他臨死前又將徐赤玉的赤芒化血刀拋落池裏，二人決定潛水取寶，却被「陰山蛇叟」呼延光阻攔，要和他們賭鬥，勝則奉送無字天書和赤芒化血刀，敗則收他們爲徒。此時他的蛇羣已將一隻小小晶匣，封簽寫上無字天書，蛇口啣着那柄赤芒化血刀……

身懷毒胎　遁跡苗疆

呼延光昔年爲了一本假的『無字天書』，不知吃了多少苦頭，幾乎送掉性命，如今好不容易尋獲眞書，却又作爲賭注輸掉，心中自然百緒如潮，惱恨悔怒交集。

葛嘯羣伸手笑道：「呼延前輩不必看了，依照賭約規定，這本『無字天書』，在一個月中，應該屬我所有，你若想參考研究，不妨在一個月限期滿後，再施展手段奪去。」

呼延光見他伸手索書，心中那裏肯捨？遂自然而然地，抱着那內盛「無字天書」的晶匣，往後退了半步。

葛嘯羣見狀，劍眉雙剔，厲聲叫道：「呼延老前輩，你敢違背誓言？你難道不怕冥冥中威靈不爽的顯赫神明，甘受天雷之殛？」說也湊巧，葛嘯羣發話之際，空中居然眞起了隱隱雷聲。

這一陣雷聲，無非是適逢其會，但常言道：「爲人若作虧心事，最怕三更鬼叫門。」

呼延光因確曾起意違誓，故而一聽雷聲入耳，不禁心胆生寒，祇好頓足長嘆地，把那隻晶匣向葛嘯羣咬牙遞去。

葛嘯羣剛用右手接過內盛「無字天書」晶匣，却又伸出左手，向呼延光微笑道：「呼延老前輩，以你名居『八大高手』身份，對於我們這些武林末學，應該爽快一些。」

呼延光怒道：「我怎麼還不爽快？我不是已把那本『無字天書』給了你麼？」

葛嘯羣指着那柄「赤芒化血刀」含笑說道：「一本『無字天書』不够，我還要這柄刀兒。」

呼延光勃然大怒地厲聲叫道：「你怎麼這樣貪得無厭？」

葛嘯羣笑道：「我並非貪得無厭，祇是在索取所贏賭注，因爲呼延老前輩曾經稱以水中所取寶物，作爲打賭標的，自然應該把這柄『赤芒化血刀』包括在內。」

呼延光伸手取刀，赤芒一閃，眉間又騰起森森殺氣。

葛嘯羣莊容叫道：「呼延老前輩，我們要鬥，且等一個月後再門，如今却請釋矜息怒，莫起凶心，務須尊重誓言，愼防天雷擊頂。」

呼延光抬頭一看天空，空中雷聲仍自時隱時作。他畢竟怯於應誓，不敢妄攖天威！遂猛咬鋼牙揚手拋起那柄「赤芒化血刀」，向葛嘯羣叫道：「拿去！拿去！你如今總該告訴我是怎樣知曉我的來歷了吧？」葛嘯羣接過「赤芒化血刀」，隨手交給華冰，便自懷中把那具紫色小棺取出。

呼延光一見這紫色小棺，方始恍然大悟地，目注葛嘯羣，怒聲狂笑道：「老夫今日眞所謂八十老娘倒綳在孩兒之手，上了個莫大惡當，小娃兒，你姓葛麼？」

葛嘯羣開啓紫色小棺，從棺中尋出「陰山蛇叟」呼延光親書名帖，並含笑叫道：「呼延老前輩猜得不錯，在『太湖葛家堡』內朝夕精研，十年藝就，奉父、師之命，游俠江湖，今日旣蒙厚贈，且將名帖奉還，免得老前輩的『陰山蛇叟呼延光』七字長眠棺中，祇能隱却威風，自稱『無名蛇叟』。」

呼延光把名帖接在手中，又慚又怒地，向葛嘯羣、華冰狠狠盯了幾眼，獰笑厲聲說道：「兩個小狗聽眞，我今日雖然上了惡當，但武林人物，講究一諾千金，遂仍把這『無字天書，』及『赤芒化血刀』，暫時送給你們，不過話兒無妨言明，你們從目前開始，不論行踪如何詭秘，都在我所豢靈蛇的監視之下，換句話說，就是呼延光如影隨形，已成了你們的附骨之蛆，祇消限期一滿，我便立即現身，不僅奪回二寶，並使你們這兩個小狗，身受萬蛇分屍之慘！」說完，怒嘯一聲便自騰身縱到那隻巨蟒頭上，率同蛇羣，迅卽渡水隱去。

華冰見呼延光走後，向葛嘯羣微笑說道：「葛兄，我們今夜所經，委實熱鬧已極，你看那呼延光所帶來的蛇兒，却有多少，大大小小，可能上千條呢！」

葛嘯羣揚眉笑道：「他號稱『陰山蛇叟』，生平以蛇成名，不僅善豢各種毒蛇，一身武功，亦莫不與蛇有關，心機更是毒如蛇蝎。」

華冰笑道：「葛兄說這呼延光毒如蛇蝎，但他居然還能尊重諾言，把『赤芒化血刀』，及『無字天書』……」

葛嘯羣不等華冰話完，冷笑道：「他那裏是尊重諾言？不過一來發了重誓，生恐天威不測，立遭雷殛慘禍，二來自詡『武林八大高手』身份，不好意思對我們這等年輕後輩食言，以防一旦訊息洩漏，貽笑後江湖而已。」說到此處，又把那「無字天書」晶匣取出，向華冰含笑遞去。

華冰訝然笑道：「葛兄此舉何意？今日所得寶物，共是兩件，我已拿了『赤芒化江血刀』，這本『無字天書』應是葛兄的了。」

葛嘯羣道：「倘若這樣分配，華兄未免太以吃虧，因爲那柄『赤芒化血刀』的價值，實無法和這『無字天書』相比。」

華冰向葛嘯羣手中那隻晶匣看了一眼，微笑搖頭說道：「我不相信『無字天書』會有任何價值，它不過祇是一本沒有字跡的薄薄白紙而已。」

葛嘯羣「哦！」了一聲，目注華冰問道：「華兄莫非曾經見過這種『無字天書』麼？」

華冰知道自己一時失口，無法隱瞞，祇好點頭笑道：「我曾在一位武林前輩之處，見過一本。」

葛嘯羣本想詢問這位武林前輩是誰？但又覺得不便出口，遂向華冰搖了搖頭，微笑說道：「華兄，你所見的那本『無字天書』係屬僞造贋品，如今這晶匣以內的才是眞書。」

華冰秀眉微揚，含笑問道：「葛兄，同是一本無字書兒，你怎能這樣確定地，指出此眞彼假？」

葛嘯羣因覺三言二語，不便解釋，遂微笑說道：「華兄，小弟講述一樁十餘年前的武林妙事，給你聽聽。」

華冰點頭道：「葛兄請講，小弟最愛講這種足以增長見識的江湖奇聞。」

葛嘯羣遂把師傅葛文欽，師母石珠娘，根據武林傳聞，僞造了一百二十八本「無字天書」，愚弄羣豪，召開百棺大會之事，向華冰詳詳細細地講述一遍。

華冰聽完後，微笑說道：「這樁故事，委實妙趣無窮，令小弟聽得大增見識，但我總覺這本『無字天書』，縱是眞貨，也不知還要費上多少心力，才能使書上顯出字跡，從而參究神功，那裏有『赤芒化血刀』的一刀在手，足添百丈豪情地，來得現成爽快？」

葛嘯羣笑道：「這樣說來，華兄是執意要刀不要書了？」

華冰含笑道：「刀在我手，可以縱橫捭闔，傲視羣雄，書在我手，可能反會惹出無窮煩惱，兩者利害相權，我寧願得點現成便宜，不作痴心妄想。」

葛嘯羣聽了華冰幾句話兒，不禁手持「無字天書」晶匣，茫然似有所思地，出神呆立。

華冰道：「葛兄，你在想些甚麼？」

葛嘯羣悚然驚覺，囁嚅答道：「我……我是在想，我……我們應該走了。」

華冰雖看出他有點言不由衷，但也未怎樣在意地，便自點頭笑道：「葛兄說得對，我們應該走了，且離開這『井天坪』，去觀賞觀賞其他的『泰山』勝景。」話完，粉紅色的儒衫一飄，便首先自坪上騰身，縱向來時水洞。

葛嘯羣隨同飄身，但却劍眉微剔，牙關一咬，好似下了極大決心般地，又把手中「無字天書」晶匣，擲向那水勢最急最深的黑色漩渦以內。華冰聽得池水中「噗通」一聲，不禁凌空回頭，向葛嘯羣問道：「葛兄，你把甚麼東西，拋向水內？」

葛嘯羣不肯高聲回答，却以「蟻語傳聲」的功力，向華冰耳邊說道：「華兄莫要再問，我拋的是『無字天書』。」這種答話，大出華冰意外，不禁目中射出無限驚訝神色，向葛嘯羣皺眉看去。

這時，兩人業已落身水洞口外，葛嘯羣一面挽着華冰的手，走進水洞，一面向他耳邊低聲說道：「華兄，小弟被你一言提起，深覺這本『無字天書』，眼前尚難參詳，留在身邊，不僅一無用處，反會招來無限是非災禍！尤其若被呼延光那等窮凶極惡的魔頭奪去，則貽禍武林，更不知伊於胡底？故而不如仍舊神不知鬼不覺地

把它抛在鵝毛沉底的寒潭深漩之中，他日江湖有暇，再復前來撈取，細加研究。」

華冰點了點頭笑道：「葛兄的胸襟思慮，實邁俗超凡，高人一等，但却這等小心翼翼地，運用『蟻語傳音』功力發話則甚？」

葛嘯羣依然低聲答道：「華兄有所不知，我是怕那『陰山蛇叟』呼延光，未曾去遠，尚在暗中窺伺，此舉決不能被他知曉。」

華冰聞言，連連點頭，遂不再提及這「無字天書」之事，祇與葛嘯羣挽手同行，向前走去。兩人來時，這水洞中除了迂迴轉折，極爲深邃以外，並無其他異狀，但如今華冰却邊行邊自用鼻連嗅，彷彿有甚發現。

葛嘯羣見狀，詫然地問道：「華兄，你……」

華冰接口笑道：「小弟生長苗疆，習見怪異，並天賦極靈嗅覺，我彷彿聞得這水洞之中，有種異乎尋常淡淡腥味。」

葛嘯羣因自己嗅不出甚麽腥味，想了一想，恍然笑道：「我明白了，定是呼延光派遣毒蛇，對我們暗地追踪，遂被華兄……」他話猶未了，身後水中，突然響起了「颼」地一聲。葛嘯羣與華冰分往左右微一閃身，果見一條長約七八尺，色呈灰白，身軀扁平的帶狀奇蛇，宛若急箭離弦般，貼着水面，向前疾駛而去。

華冰「咦」了一聲，皺眉似有所思。

葛嘯羣含笑說道：「華兄想些什麽？這條奇形蛇兒，定是呼延光所豢毒物，但牠爲何不在水中隱藏，却現身使人發覺則甚？而適才經過我們身邊之際，也未作絲毫滋擾。」

華冰面色沉重地，緩緩答道：「葛兄，倘依小弟在苗疆所習的自然怪異判斷，前途恐怕出了甚麽比那帶狀毒蛇，還要厲害百倍罕見怪物。」

葛嘯羣劍眉微揚，方待表示不信，鼻中忽然嗅出腥味，並聽得遙遙傳來「呱」地一聲慘啼。這慘啼以後，跟着便起了一種聽來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美味聲息。

華冰却步卓立，向葛嘯羣含笑說道：「葛兄，我說如何？前途不僅果有怪物，並從這咀嚼之上，可以判斷出適才那匆匆趕去送死的帶狀毒蛇，業已被那怪物當了點心。」

葛嘯羣倚仗一身上乘功力，頗想見識見識這怪物是何形狀？遂故意發話刺激華冰說道：「華兄，你是不是懼怕怪物？我們且返回『井天坪』如何？」

話方至此，華冰秀眉已挑，冷冷接口說道：「葛兄怎的輕視小弟？那呼延光雖有豢蛇之能，華冰又何嘗不具降蛇之力？我囊中有粒『押忽大珠』專尅各種毒物，加上新得那柄極爲厲害的『赤芒化血刀』，便是再凶惡的怪物當前，也要爲世除害。」他一面說話，一面却豪氣淩雲地，向前大步趕去。再一轉折，果有所見。水洞至此，地勢稍稍高起，成了前後有水的一片小小陸地，中央赫然有兩隻怪物。

這兩隻怪物看來像壁虎却非壁虎，像鱷魚又非鱷魚，長約五尺有餘，通身均隱泛暗藍色澤。最妙的是兩隻怪物，疊作一堆，彷彿是正在交尾情狀。葛嘯羣在距離怪物的一丈左右停步，向華冰問道：「華兄旣在苗疆之中，習見怪異，知不知道這兩隻大壁虎似的怪物叫甚麽名稱？」

華冰笑道：「這是『四足藍蜃』，雖然凶毒異常，但我有『押忽大珠』及『赤芒化血刀』二寶，除牠却易如反掌。」誰知他們方在問答之際，那被壓在下面的一隻「四足藍蜃」，却突然血口箕張，向葛嘯羣噴出一大片宛如牛毛似的液汁。

葛嘯羣一來未曾防到這「四足藍蜃」，能在丈許以外發難。二來又聽華冰誇言，除怪易如反掌，遂略爲疏神，不及閃避，竟被那蓬白色液汁，噴了個淋漓盡致。

華冰見狀，怒叱一聲，左手自腰間摸出一粒光華閃閃的「押忽大珠」，右手則掣出「赤芒化血刀」，飛身撲過，向那兩隻「四足藍蜃」惡狠狠地掄刀剁下。那兩隻「四足藍蜃」，一來因交尾未畢不便逃竄，二來被「押忽大珠」的珠光所照，受了天生尅制，遍體皆酥，果然毫不費力地，便爲華冰齊腰一刀，劈成四截。

華冰斬了兩隻「四足藍蜃」以後，緩緩轉過身來，用一種奇異眼光，凝望着葛嘯羣，牙關微咬下唇，秀眉深鎖，似乎有甚重大疑難，無法決斷。

葛嘯羣却毫未在意地，撫掌讚道：「華兄這一刀剁得好乾淨爽快，委實是易如反掌，未費吹灰之力。」

華冰長嘆一聲，手指葛嘯羣，苦笑說道：「葛兄，你……」

葛嘯羣以爲他是關懷自己，微笑道：「華兄放心，小弟祇是冷不防地被那怪物，噴了一身污穢，少時洗滌洗滌……」

華冰聽到此處，頓足嘆道：「葛兄，你已經死到臨頭，難道還懵然無覺？」

葛嘯羣聽得大吃一驚，皺眉問道：「華兄此話怎講？莫非我已身中奇毒？」

華冰搖頭苦笑道：「葛兄已被『四足藍蜃』的奇淫之氣噴中，展眼間便將毒發，丹田如焚地燒乾骨髓而死。」

葛嘯羣知道華冰決不會對自己僞言恫嚇，遂愁皺雙眉問道：「這種毒物，難道就沒有解藥的麽？」

華冰苦笑道：「解藥極易，祇要尋一女子，立即與之交合，便可使蜃毒移注女子腹中結成怪胎。」

葛嘯羣聽得軒眉狂笑說道：「大丈夫生而何喜？死而何懼？怎能因一己安危，貽禍女子，有虧道德，葛嘯羣今日拚着一死，我要以本身定力，朗徹靈明，與那『四足藍蜃』的奇淫毒氣相抗。」說完，立即盤膝端坐，調氣凝神，準備乘着蜃毒尚未發作之前，先以內家定力，靜守天君，把一切痛苦感受，視如幻相地，來個無聞無睹。

他這份視死如歸的豪氣英風，委實使華冰看得極爲心折地，含笑說道：「葛兄這種襟懷，雖極高超洒脫，但在理論上，却有商榷餘地，因爲那女子若是甘願爲葛兄獻身受胎，則對『道德』二字，所無虧損。」

葛嘯羣此時業已覺得有一絲奇異熱力，漸起丹田，知道蜃毒將發，遂咬牙苦笑說道：「華兄，你不必對我故意安慰，一來古洞秘穴，何來女子？二來縱有女子，對方怎肯爲一陌生男子，獻身受胎？三來

即令對方甘心，葛嘯羣也不願……」

華冰見他一張冠玉似的俊臉，竟在刹那間燒成通紅，深知葛嘯羣的體內蜃毒，業以開始發作，遂不等他話完，便接口含笑柔聲說道：「葛兄放心，你這『井天坪』之行，是受我之勸而來，如今旣身攖奇禍，我豈能坐視不理？」

葛嘯羣一面強以定力靈明，丹制丹田慾火，一面連連搖頭，向華冰接口苦笑說道：「多謝華兄盛情，但這蜃毒旣無解藥，你又那裏來的回天之力？」

話方至此，華冰業已滿面神光地，正色道：「我雖無回天之力，但却甘願獻身，並甘心爲你受孕，生產怪胎，豈不是照樣能使你死裏逃生，安然無恙？」

這幾句話兒，聽得葛嘯羣驚魂欲絕地，顫聲叫道：「華兄，你……」

華冰突然語聲一變，以嬌滴滴的女聲笑道：「葛兄，你應該改稱呼了，叫我華妹如何？」說到此處，華冰伸手除去頭上青巾，青絲秀髮，立告垂腰，變成一位美擬天人的嬌柔少女。

可憐葛嘯羣此時業已爲蜃毒侵襲，慾火如煎，那裏還禁得起華冰現出女兒本相，加以撩擾？祇得緊咬鋼牙，顫聲叫道：「華……華……華妹，請你離我遠點，葛嘯羣一死無妨，我……我……我……我不願誤人誤己。」

華冰那裏肯聽他的說兒，妙目中神光烱烱地，嫣然一笑，曼聲吟道：「欲成比翼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男女好合，原屬人之大倫，祇要其中有個『情』字，及情中有個『眞』字，便不算是甚麽莫大罪惡。葛兄毒力已發，若以靈明強制，徒自傷身，你不必再復猶疑，小妹把這清白之軀，交給你了。」語聲了處，果即柔情無限地，縱體投懷，向葛嘯羣飛身撲了過去。

葛嘯羣頭腦中「嗡」的一聲，靈明定力，蕩然無存，祇得雙臂驀張，把這團軟玉溫香抱在懷內。

這時，他驀然想起那位相士陳鐵口來，想起陳鐵口斷定自己命犯桃花，並想起陳鐵口叮囑自己的「遠避紅花，謹防白水」八字。身穿粉紅儒衫的華冰，旣是女兒打扮，豈非是「紅花」？而「四足藍蜃」所噴毒汁，也恰好是「白水」。旣然緣係前定，葛嘯羣遂也祇好把一切歸諸命運地，不再拚命矜持，聽其自然發展。

這一遂然發展，自使古洞秘穴之中，充滿了妾意郎情的無邊春色。巫山露雨濃於酒，醉得英雄入夢鄉。等到葛嘯羣睡得神充氣足地，從酣然一夢之中，醒了過來，時光已不知溜走了多少？古洞內一片沉寂，他想起自己這段荒唐遭遇，不禁對華冰感激到了萬分，也歉疚到了萬分，俊臉通紅地顫聲叫道：「華……妹……」遠近回音如潮，但其中却沒有華冰那種銀宛若鈴迸響，珠落玉盤的嬌脆語音。

葛嘯羣大驚失色，急忙跳起身來，目光四掃之下，頗有所見，首先入目的是兩灘黃色膿血，這些膿血無疑便是那兩隻中了「赤芒化血刀」的「四足藍蜃」所化。

其次便見石上鐫了一首七言絕句，這首詩兒，語意纏綿，顯然是華冰所留，她寫的是：

「愛煞英雄絕世才，不辭孕毒苦懷胎。苗疆嚼盡相思味，但盼郎君早日來。」

葛嘯羣原是性情中人，他看了華冰所留下詩句之後，體會出她的幽怨心情，不禁胸懷激動，鼻中一酸，垂落兩行英雄珠淚。

詩句之旁，還留有兩件武林至寶。一件是「五刀派」之中的「赤芒化血刀」。另一件便是那粒功能尅制各種毒物的「押忽大珠」。在這兩件武林至寶之旁，華冰又留有一些字跡，她寫的是：

「今日之緣，殆係天定，妾心甘情願，毫無怨言，君亦無需爲此有所歉疚，妾腹孕毒胎，苗疆待產，期內難於武林爭雄，故將『赤芒化血刀』及『押忽大珠』留贈，供君遊俠江湖，防身祛毒之用，妾無他願，惟望臨盆之際，君能在妾身傍，倘所產係人，互相撫育，倘所產係怪，則應由君親手誅却，前贈指環，切勿遺失，入苗疆後，必有大用，妾眞姓名，暫不相告，但君之足跡，進人『野人山』時，或可恍然悟也。」

這些話兒之內，雖無甚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語，但却流露出華冰對葛嘯羣的一片深情，直看得這位初涉情場，新逃大刦的少年英俠，悵然呆立，心中充滿了難以形容的奇異滋味。葛嘯羣第一個念頭是恨不能立即趕赴「苗疆野人山」，與華冰相見，向她致謝救命之恩，並向她表示自己決不始亂終棄，從此兩心如一，永世不分，設法稟知雙方尊長，光明正大地，結爲連理。第二個念頭則是「華冰」二字，竟係化名，她的眞實身份，何不及早明言？使自己已與她有了合體之親，却尚不知對方的姓名來歷，豈非天大笑話。

葛嘯羣拾起「赤芒化血刀」，及「押忽大珠」，便在這兩種念頭，不斷盤繞之下，茫茫然地，走出水洞。這水洞出口，本在「南天門」附近，因葛嘯羣心中煩鬱頗甚，遂信步上到「南天門」絕頂，準備縱目蒼茫，藉着壯景奇觀，使胸頭略爲舒暢舒暢，再作冷靜打算。他臨風振袂，長嘯三聲，果然覺得心頭煩鬱稍除，舒暢不少。

葛嘯羣靜攝心神，想來想去，終仍覺得自己絕不能辜負華冰，必需對古洞秘穴中的荒唐行爲負責，遂劍眉雙揚地，自言自語叫道：「我絕不規避，我要負責，我要立赴苗疆。」誰知他語音才落，便聽得身後數丈以外，有人哈哈大笑說道：「葛相公，你才到東魯，怎的又要立赴『苗疆』？這等僕僕風塵，豈非辛苦了？」葛嘯羣聽這語音甚熟，不禁好生詫異地，回頭看去。

祇見身後五六丈外的一塊大石上，有兩人對坐飲酒，祇因自己心中有事，神思惘然，才未曾發覺而已。

這兩人，一個是神采飄逸，相貌英挺，年齡與自己差不許多的青衣少年，另一個則是曾替自己直言論相判斷有「桃花煞」煩惱的東魯相士陳鐵口。

葛嘯羣因陳鐵口所說「桃花煞」，及「遠避紅花，謹防白水」等語，均極靈驗，目然對這位東魯相士，欽佩異常，忙自一抱雙拳，含笑說道：「想不到在這『泰山』之上，居然兩遇先生，眞是幸會。」

陳鐵口尚未答話，那位青衣少年却已含笑道：「葛兄，你既有『幸會』之語，何不與我弟兄，在這『南天門』上，以酒訂交，彼此飲幾杯？」

葛嘯羣正感寂寞，何況又對這個儻英挺的青衣少年，頗有惺惺相惜之意，遂含笑點頭緩步走過。

葛嘯羣看出對方的神情氣宇，委實超邁常流，絕非俗子，遂驀然想起「仙掌崑崙」藍太岳所告知自己幾位武林奇客來。

他念頭一動，便向青衣少年抱拳笑道：「葛嘯羣冒昧請教，仁兄可是姓諸？」

青衣少年「咦」了一聲，向陳鐵口揚眉笑道：「二哥，你雖具相當神通，却是卜而後知，這位葛兄則不卜先知，似乎又比你強一些了。」

陳鐵口聞言，一陣哈哈大笑。葛嘯羣却借花獻佛地，取起酒葫蘆來，替他把面前酒杯倒滿。陳鐵口笑聲一收，訝言問道：「葛相公，你此舉却是何意？世上祇有主人敬客，那有客敬主人之理？」

葛嘯羣劍眉雙挑，朗聽笑道：「誰是主人誰是客？相交意氣總如雲，葛嘯羣不避借花獻佛之嫌，先敬陳兄一杯，便表示對你的神奇卜相之術，深深敬佩。」

青衣少年目光電閃地，哈哈笑道：「好個『誰是主人誰是客？相交意氣總如雲』，小弟願為葛兄這兩句壯語，浮一大白。」話完，果把面前酒杯舉起一傾而盡。

陳鐵口也目注葛嘯羣，微笑說道：「葛老弟，你既然叫我陳兄，我也就脫俗一些，不再稱你為葛相公了。」

葛嘯羣點頭笑道：「老弟二字，比那『相公』之稱，聽起來舒服多了，葛嘯羣一向認為江湖人物的可貴之處，便在於有一種豪爽可愛的江湖本色。」

青衣少年狂笑說道：「葛兄豪情高緻，妙語如珠，『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始風流』，小弟又要為你這『江湖本色』四字，乾上一杯。」

陳鐵口眉頭微皺，目注青衣少年，失聲說道：「三弟莫要祇管藉詞喝酒，彼此既已訂交，我們先應該自己把自己向葛老弟介紹一下。」

葛嘯羣搖手笑道：「不必，不必，倘若葛嘯羣所料不錯，則兩位仁兄來歷，業已不必介紹，你們定是『北海三怪』之二，『北海神相』陳靖宇，及『北海神醫』諸軼凡了。」

陳靖宇目光微轉，向葛嘯羣怪笑問道：「葛老弟，你左一句『神相』右一句『神奇卜相之術』，好像對我這點小玩意，頗為重視，莫非我為你所作『桃花煞』之謂，及『遠避紅花，謹防白水』八字，業已應驗了麼？」

葛嘯羣俊臉通紅，劍眉深蹙地，愧然長嘆答道：「豈但業已應驗，並可能把葛嘯羣整個一生，都毀在陳兄所說的『白水紅花』之下。」

諸軼凡聽得雙眉略揚，向葛嘯羣緩緩問道：「葛兄，交淺可否言深？」

葛嘯羣體會出這位「北海神醫」話意，點頭嘆道：「江湖入物，祇要氣味相投，惺惺相惜，則一面之交，何異於多年深契？葛嘯羣願把這段荒唐遭遇，向兩位仁兄直陳，以求明教。」說完，便把巧遇華冰，及「井天坪」水洞中荒唐艷夢，向陳靖宇，諸軼凡二人，詳述一遍，但却隱去自己將「無字天書」重又投入鵝毛沉底的寒潭深漩一節。

諸軼凡聽完葛嘯羣所說，便自搖頭笑道：「葛兄，我覺得你根本無需為了此事煩惱，因男兒終必成家，那華冰姑娘，容貌武功，兩稱絕代，正是一般人魂夢難求的理想伴侶，葛兄祇要莫再貧心別戀，則『井天坪』旖旎風光，便等於是與你未來愛妻，舉行一次先行交易而已，這種行為，雖與世俗禮教略悖，但因身中邪毒，人屬迷神，也就對於良知道德方面，無所歉疚的了。」

葛嘯羣雖覺諸軼凡說得頗有道理，但仍滿面愧色，口中期期艾艾地欲言又止。

陳靖宇目注諸軼凡，含笑說道：「三弟，你所說雖然不錯，但却尚未體會出葛老弟內心的真正憂慮所在。」

諸軼凡揚眉笑道：「二哥，關於未來情事的必須卜算方面，自然要推你獨擅勝場，但像這等猜料葛兄內心真正憂慮之舉，小弟却未必輸於你呢？」

陳靖宇怪笑道：「三弟既然自詡，你不妨便猜猜葛老弟的真正憂慮何在？」

諸軼凡看了葛嘯羣一眼，微笑答道：「這事並不難猜，葛兄並不定是因尚不知那位華冰姑娘的真正來歷，而担憂她萬一竟是甚麼凶邪門下，將來便因薰蕕難共器，冰炭不同爐，而無法結為終身伴侶。」

陳靖宇點頭笑道：「三弟果然聰明，我認為你猜得絲毫不錯，但究竟是否正確？却還是請當事人葛老弟證實一下。」

葛嘯羣見自己心事，完全被人猜透，祇得紅着臉兒點了點頭，陳靖宇伸手笑道：「葛老弟，你且把那位華冰姑娘，所送給你的定情之物，拿出來給我看看，或許我能猜出她幾分來歷？」

葛嘯羣聞言，遂把華冰送給自己的一枚指環，及一粒「押忽大珠」，遞交陳靖宇，諸軼凡等視看。

陳靖宇看完這一珠一環，便還給葛嘯羣，目視諸軼凡，微笑說道：「三弟，由這一珠一環，及那位姑娘自稱久居『野人山』中，在苗疆名望頗大看來，猜測範圍便小得多了。」

諸軼凡搖頭笑道：「範圍雖小，決斷却難，我們對於苗疆各情，均嫌不太熟悉，以致無法從那兩位可能人物之中，下一定斷。」

葛嘯羣急問道：「諸兄，你所說的兩位人物是誰？」

諸軼凡笑道：「這兩位姑娘，都了不起，均是新近崛起武林，叱咤風雲，威震八荒的紅粧女傑，一位『苗疆毒龍洞』的『毒龍公主』姬玉花，一位是『落魂教』中的『冰心天女』花如夢。」

葛嘯羣聽得這兩位紅粉魔頭名號，不禁劍眉深蹙，倒抽了一口冷氣。

陳靖宇笑道：「葛老弟，你笑都嫌來不及，却發甚麼愁？這兩位姑娘都美得很，並且本領大得很呢！」

葛嘯羣不由苦笑道：「她……她……她們……」

「北海神醫」諸軼凡縱聲狂笑地接口說道：「她們怎樣？『毒龍公主』姬如花

雖屬苗女，却冰清玉潔，品格頗高，『冰心天女』花如夢則不僅是『落魂教』中的『一枝花』，更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亭亭的一朵聖潔青蓮。葛兄所遇，無論是那一位，也均值得為她間關赴約，遠下苗疆的呢！」

葛嘯羣聽他這樣說法，心中愁悶方自略開，目注諸軼凡，赧然說道：「這段荒唐遭遇之中，最令人頭痛的，便屬華冰究竟是否孕有毒怪胎？否則，葛嘯羣便可暫緩『苗疆』之行，等把其餘兩件要緊事兒辦完再去。」

諸軼凡想了一想，含笑說道：「小弟雖未見過那『四足藍蜃』，但根據其他類似事情，略作推斷，那位華冰姑娘，極可能業已丁香結子，荳蔻含胎。」

「丁香結子，荳蔻含胎」之語，把這位初經人道的小俠葛嘯羣，直聽得俊臉通紅，心頭亂跳。諸軼凡又復笑道：「小弟認為華冰姑娘不僅業已懷胎，這種怪胎並異於常人，未必十月蒂熟，不是超前在六七月誕生，便是要落後上個百日光景，故而葛兄最好還是間關萬里，即赴『苗疆』，方免辜負了佳人情意。」

葛嘯羣道：「我要參與『勾漏獨夫』歐陽彝所創『五刀派』的開派大會。」

諸軼凡笑道：「五刀派開派大會之期，是在明年九九重陽，距今為時尚遠，葛兄大可先去『野人山』，再轉赴『勾漏』，決不致於耽誤了這場武林盛會。」

葛嘯羣愁眉未開地，方自嘆息一聲，那位「北海神相」陳靖宇便在一旁微笑問道：「葛老弟，你方才曾說另有兩件要緊事兒，一件說是『五刀派』開派大會，另一件又是什麼？」

葛嘯羣俊臉現出一種尷尬神色，忽然微整衣裳，向「北海神相」陳靖宇，及「北海神醫」諸軼凡，深深一揖。

陳靖宇愕然問道：「葛老兄，你為何不答我所問，却突然施起禮來？」

葛嘯羣囁囁嚅嚅，彷彿有些不便出口的窘然說道：「我……我……我另一件事兒，與二位略有關聯，我此來『東魯』是……是要尋找你們老大。」

陳靖宇「呀」了一聲失驚問道：「葛老老弟，你要找我們老大則甚？」

葛嘯羣頗為委婉地，含笑答道：「我要向他取回一點東西。」

陳靖宇雙眉微揚，正待發言，諸軼凡已在一旁問道：「葛兄你弄錯沒有？你所要找尋之人，是何名號？」

葛嘯羣認為「北海三怪」既然齊名，「北海神相」陳靖宇又與「北海神醫」諸軼凡，有二哥三弟之稱，則「北海神偷」蓋方朔，自然是他們的結盟老大，遂毫未考慮的應聲答道：「小弟要找尋之人，住在『嶗山鬼斧峪』中，名叫蓋方朔，外號人稱『北海神偷』……」誰知他話還未了，諸軼凡便搖頭笑道：「我猜出葛兄必有誤會，那位『北海神偷』蓋方朔，雖然與我們齊名江湖，被列為『北海三怪』，但却並不是我們結盟老大。」

葛嘯羣這才知道自己把事料錯，遂紅着一張俊臉，向陳靖宇，諸軼凡二人，連連謝罪。

諸軼凡微笑問道：「葛兄既是來找『北海神偷』蓋方朔，又稱要向他取回一點東西，莫非曾與他江湖巧遇，中了他的空空妙手麼？」

葛嘯羣赧顏一笑，便把自己在「析城山」中，與蓋方朔巧遇，被這位「北海神偷」大展空空妙手，把自己偷得精光之事，向陳靖宇，諸軼凡，細說一遍，說完便朗聲笑道：「小弟此來，祇為索回那柄關係甚重，準備仗以掃蕩『五刀派』的『靈龍劍』，至於那些金銀珠寶，却不屑再提，根本便打算送與蓋方朔，作為他『賊不空手』的彩頭便算了。」

陳靖宇聞言，想了一想，便向諸軼凡笑道：「三弟，我奉大哥之召，要去『鰲磯』參謁，無法分身，你且陪同葛老弟，走趟『嶗山鬼斧峪』吧！」

葛嘯羣聽得慌忙辭謝說道：「這點小事，不敢勞動諸兄……」

陳靖宇接笑說道：「葛老兄不必太謙，因為一來蓋方朔並非惡人，我不願使你們因此成仇。二來我們又和他頗為厮熟，祇要有諸三弟陪你同去『鬼斧峪』，無論是『靈龍劍』，或所失金銀珠寶，均立可完璧歸趙，何況諸三弟身無要事，嘯傲風塵，你們又年貌相若，由他與你同去『嶗山』，既可以免除老弟的孤行寂寞，彼此更可把朋友交得深些，委實一舉兩得，葛老弟還要再推托麼？」

對方既然這等說法，葛嘯羣自然不好再推托，遂向陳靖宇，諸軼凡深致謝意。

陳靖宇話完，又從懷中取出那卦盒兒來，向空默禱，然後連搖幾搖，把盒中的三枚金錢，輕輕倒在石上，這樣接連做了三次以後，陳靖宇便陷入一種沉思狀態。

葛嘯羣不敢對他驚動，遂向諸軼凡低聲問道：「諸兄！陳二哥為何好端端的又自己卜起卦來？」

諸軼凡低聲笑道：「他奉我大哥的靈鳥傳書之召，要趕去『鰲磯』相會，彼此即將暫別，這金錢卜卦之舉，可能是為你……」諸軼凡話方至此，陳靖宇業已目閃神光，看看葛嘯羣微笑說道：「葛老弟，我因你『苗疆』之行，事頗複雜，加上彼此即將暫別，遂以『管輅神數』，為你虔卜一卦。」

葛嘯羣對他神相、神卜之術，已極欽佩，聞言之下，遂即連聲稱謝。陳靖宇揚眉笑道：「星卜之學，無非略參氣數，便於趨吉避凶，故而祇要懂得秘訣，虔誠施為之下，輒能談言微中，但有時禍福機運，也往往由於當時人所行善惡的積德造孽，變化轉移，未可完全定斷，我如今且贈送葛老弟四句話兒，望你謹記心頭，作為參考便了。」

葛嘯羣肅立恭身，虔誠受教。陳靖宇面色一正，朗聲吟道：「逢光莫懼，過木須防，花開連理，苗山之陽。」

葛嘯羣正把陳靖宇所贈四句卦語，緊記心中，諸軼凡却在一旁笑道：「二哥，你這『花開連理』之語，可能是說那位華冰姑娘。」

陳靖宇大笑說道：「三弟怎的找我麻煩？星卜之徒，誰不是專說這種模稜兩可的滑頭之語，我所送這四句話兒，全是根據卦象，演繹而得，提供葛老弟作為參考，至於究竟何指？如今連我自己也自茫然

，必須等葛老弟親身經歷，才會恍然大悟的呢！」

諸軼凡笑道：「二哥你好江湖……」

陳靖宇縱聲狂笑說道：「三弟，你不要罵我江湖，我已送葛老弟一卜，如今再送你一相如何？」

諸軼凡笑道：「二哥送我一相無妨，祇不要送我一命就好。」

陳靖宇臉上浮現一種神秘笑容，目光緊盯在諸軼凡的臉上說道：「三弟，你有貴人相助，喜氣騰眉，恐怕會沾上葛老弟的福澤，也因此而獲得一位紅粧知己。」

諸軼凡搖頭大聲笑說道：「二哥簡直胡說，若不是看在同盟兄弟份上，我眞要砸碎你這塊『相天下士』的招牌，我陪葛兄往『嶗山鬼斧峪』，向『北海神偷』蓋方朔手中取囘『靈龍劍』後，他赴苗疆，我留東魯，彼此天南地北，要等『五刀派』開派大會之際，才可重逢，故而二哥這『我會沾他福澤』之語，豈非胡說八道的江湖麽？」

陳靖宇狂笑叫道：「三弟，我們兄弟之間，打個賭兒。」

諸軼凡點頭笑道：「怎麽賭法？」

陳靖宇眼珠微轉，含笑說道：「假如我所相不驗，明秋我請你同赴『西湖』，吃上十日專羹。假如我所相應驗，則你便在明秋請我前往『太湖』吃上十日『石家巴肺』，好嗎？」

諸軼凡應諾道：「好，一言爲定。」

陳靖宇一陣哈哈大笑，立由石上飄身，向葛嘯羣微一揮手，作歌而去，他唱的是：「法眼觀人世少變，喜君知己獲紅粧。太湖妙饌酬神相，飽啖石家巴肺湯。」

葛嘯羣目注陳靖宇的飄飄背影，向諸軼凡微笑說道：「諸兄，陳二哥相卜通神，你這場東道，大概算是輸定了。」

諸軼凡劍眉微揚，含笑說道：「這種東道，輸贏都無所謂，等於是陳二哥邀我於明秋同遊江南，大快朵頤而已。」說到這裏，目注葛嘯羣笑道：「葛兄如今是人在『東魯』；心在『苗疆』，『野人山』之行，似乎是越早越好。我們且趕緊前往『嶗山鬼斧峪』，去找那位把你輸得精光的老偷兒，向他索還『靈龍劍』吧。」

話完以後，兩位年貌相當，惺惺相惜的少年英俠，便即提氣飛身；展足脚程的趕奔「嶗山」而去。一路之間，毫無岔事，但到了「嶗山」，進入「鬼斧峪」，抵達「北海神偷」蓋方朔所居山洞之前，却發現出人意料的重大變故。

原來，洞外土拱數尺，一墳觸目，墳前石碑赫然寫的是：「北海神偷蓋方朔之墓」。葛嘯羣「呀」了一聲，皺眉道：「眞想不到這位蓋世神偷，業已謝世，他那雙空空妙手，能偷人間各物，却偷不了『閻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有關壽元長短的尺寸光陰，正所謂『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的了。」

諸軼凡目注墓碑，忽然揚眉說道：「葛兄，蓋方朔雖已死去，但那柄『靈龍劍』却不能不要。」

葛嘯羣苦笑說道：「人存物在，人死物亡，却是如何要法？向誰去要？」

諸軼凡手指石洞說道：「也許劍在洞內，我們們且進洞一搜。」

葛嘯羣微一點頭，兩人便相偕入洞，空目搜索一番，仍告毫無所得。

諸軼凡一面思忖，一面緩步出洞，走到蓋方朔墳前，突似有了決定的，狂笑看叫道：「葛兄，我還有辦法。」

葛嘯羣苦笑道：「諸兄有何妙策？我們難道追到『酆都城』內，『鬼門關』頭，去向那位業已死去的北海神偷索劍？」

諸軼凡冷笑道：「世人有椿惡習，便是至死不肯撒手，要把心愛的寶物殉葬，『靈龍劍』旣係前古神物，或許正在蓋方朔的棺中？我們何妨挖墓開棺……」

葛嘯羣不等「北海神醫」話完，便立即連連搖手道：「諸兄，此事千萬不可，一柄『靈龍劍』能値幾何？決不能爲此區區，而使『北海神偷』蓋方朔，死後難安的再把他翻屍動骨。」說到此處，轉過身來向『北海神偷』蓋方朔的墳頭，肅立抱拳，劍眉雙挑，朗聲發語說道：「蓋朋友泉下有靈，請聽葛嘯羣一語，那柄『靈龍劍』，若是已入旁人手內，自作別論，即令當眞如諸兄所料，成了你的殉葬之物，葛嘯羣也願把『析城』舊事一筆勾銷，但望你抱劍長眠，九泉安穩。」

諸軼凡一旁聽得由衷欽佩，撫掌讚道：「葛兄，你這份氣宇胸襟，眞是諸軼凡交遊之中的第一人物！」

葛嘯羣目注諸軼凡微笑說道：「諸兄，小弟代替這位『北海神偷』蓋方朔，向你求情……」

諸軼凡搖手微笑，截斷葛嘯羣的話頭說道：「葛兄你怎麽竟代蓋方朔向我求情，小弟雖薄負岐黃之技，謬獲『北海神醫』之名，但也無法使墓土已拱的泉下枯骨，再復重生血肉。」

葛嘯羣失笑說道：「諸兄錯會意了，小弟不是請你替他追魂奪魄，續命重生，而是請你莫再替他招災惹禍。」

諸軼凡「哦」了一聲，恍然說道：「葛兄，你是不是叫我莫再把懷疑蓋方朔以劍殉葬之事，向其他方面洩漏？」

葛嘯羣點頭笑道：「對了，茫茫人海，滑濁殊途，我縱有贈劍慰靈之心，旁人却或許有開棺盜寶之念。」

諸軼凡點頭嘆道：「小弟敬遵台命，葛兄能有如此俠骨仁心，定然天降福澤，逢凶化吉的，無往不利。」

葛嘯羣笑道：「多謝諸兄謬讚，小弟苗疆之行，急於星火，頗想就此告別。」

諸軼凡知他既關懷華冰孕胎待產之事，又急於揭破她的本來面目，遂不再挽留說道：「小弟知道葛兄心中焦急，故而不再強留，好在我們於『勾漏獨夫』歐陽彝所創『五刀派』的開派大會之上，定可重逢，也就不必以眼前小別爲念。」

葛嘯羣聞言，便向諸軼凡抱拳道別。

諸軼凡一面送他走向「鬼斧峪」外，一面神情眞摯的，叮嚀說道：「苗疆不僅毒蛇、惡禽、奇虫、猛獸極多，並還遍地瘴癘，又有習俗難改的食人凶苗之屬，葛兄雖然藝出名師，一身絕學，但却仍應步步警惕的，善目小心才好。」

葛嘯羣含笑受敎，並堅請諸軼凡留步，長嘯一聲，電疾馳去。他心急趕路，根本忘了時日，以致有一夜在深山中靠石小睡，一覺醒來，竟發現身在大大小小，上

千條異種毒蛇的包圍之內。身前身後，身左身右，無不被蛇羣困住，連上空的峭壁之間，也蟠有三四條皮骨堅逾精鋼的「七星鈎蛇」。葛嘯羣駭然欲絕之下，才驀然想起今夜正是「陰山蛇叟」呼延光與自己所定限期的屆滿之日。他方自恍然大悟，耳邊却又響起了呼延光那種陰森無比，懾人心魂的「嘿嘿」怪笑！

葛嘯羣循聲注目，祇見這位雖然名列「八大高手」，但却被江湖人物稱做「魔中小人」的「陰山蛇叟」呼延光，正從一大排樹末之內，緩步走出。呼延光走到距離葛嘯羣七八呎處，站定身形，桀桀狂笑道：「葛嘯羣，你知不知道今日何日？」

葛顯羣鎭攝心神，傲然笑道：「我怎會不記得，我們在『泰山井天坪』上，所訂約期，剛好到此時屆滿。」

呼延光點了點頭，臉上的獰厲神色，忽然和緩下來，浮現起一絲獰笑問道：「你旣然記得約會已滿，却有甚麽打算？」

葛嘯羣本就陰骨絕世，胆大包天，何況如今又想起「北海神相」陳靖宇，所贈送自己的「逢光莫懼，遇木須防，花開連理，苗山之陽」等四句卦語，越發心雄胆壯地，揚眉笑道：「約期屆滿與否，與我何干？我好端端地，何必要作甚打算？」

呼延光冷笑說道：「怎會無關？約期未滿之時，我遵守諾言，對你毫髮不侵，但如今約期旣滿，你再不乖乖聽話，便將死無葬身之地。」

呼延光伸手一指圍繞在葛嘯羣四外的無數毒蛇，陰森森地說道：「我讓你被羣蛇分屍，皮骨血肉，盡入蛇腹，請問你的葬身之地何在？」

葛嘯羣大笑說道：「這祇是你一厢情願想法，你所豢的幾條毒蛇，雖還略異尋常，但要使我葛嘯羣，被啃吸全身皮骨血肉，却恐是痴人說夢話。」

呼延光厲聲說道：「是不是痴人說夢？你少時便知，我如今給你一個最後機會，希望你能識得利害，善加選擇，免得又使我手下，多了一筆血債！」

葛嘯羣神凝氣穩，不嗔不怒含笑問道：「你打算給我一個甚麽的最後機會？」

呼延光頗爲簡單地應聲答道：「獻寶便留命，不獻寶不留人！」

葛嘯羣故意嘔他地，向他問道：「你這獻寶一語中的所謂『寶』字，是指『無字天書』？還是指『赤芒化血刀』呢？」

呼延光以爲葛嘯羣單獨一人，已決非自己對手，何況更身困「羣蛇大陣」之中，必然心胆懾懼，意欲獻寶留命，遂又復把神色放得略爲和緩地，含笑答道：「自然是指『無字天書』，那『赤芒化血刀』便送你算了。」

葛嘯羣笑了笑道：「你相信不相信我生平不說謊？」

呼延光點頭答道：「我相信，因爲你是軒轅老鵰義子，老鵰兒有椿美德，就是生平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葛嘯羣雙眉一挑，傲然笑道：「你旣肯相信我的話兒，事便好辦，因爲你若想要『赤芒化血刀』，我還可以考慮考慮，若要『無字天書』，則毫無考慮餘地。」

呼延光聽出語氣不對，厲聲道：「你這『毫無考慮餘地』之話，却是怎講？」

葛嘯羣拍拍腰間，笑道：「這理由極爲簡單，就因『赤芒化血刀』現在我的腰間，『無字天書』却不在我的身上。」

呼延光目射光芒皺眉問道：「你此話當眞？」

葛嘯羣冷笑答道：「你方才已相信『大漠金鵰』軒轅亮的義子，生平決無謊話，如今却怎又對我的話兒，發生懷疑？」

呼延光咬牙問道：「那『無字天書』，旣不在你的身邊，却在何處？難道是在華冰……」

葛嘯羣聽到此，搖手笑道：「你不必扯到不相干的華冰身上，那『無字天書』，不在任何人身邊，是被我藏放於一個沒人知曉的隱秘所在。」

呼延光冷笑幾聲，搖頭說道：「我不相信。」

葛嘯羣微怒叱道：「我說的句句實言，你爲什麽不相信呢？」

呼延光厲聲說道：「那本『無字天書』，價値何等重大，任何武林人物均對其視如瑰寶，你怎會放心藏放別處而不隨身携帶？」

葛嘯羣笑道：「我藏在別處，才會放心，帶在身邊，便無法放心。」

呼延光愕然不解說道：「葛嘯羣，這是什麽理由？」

葛嘯羣揚眉笑道：「這理由也極簡單，就是我深知你對這本『無字天書』，志在必得，念念不忘，祇要約期一滿，必會尋來，而我所行所止，也必被你暗遣靈蛇，緊密監視，無法避免一戰。」

呼延光哦了一聲，目注葛嘯羣冷笑道：「你這傲慢小鬼，居然也會怕我？」

葛嘯羣神光滿面地，搖手笑道：「我不是怕你，而是怕貽禍於整個武林。」

呼延光方一詫然注目，葛嘯羣繼續笑道：「武家對敵，必須知己知彼，我雖然目負是年輕一輩中的出類拔萃好手，但若與你這等久負盛名的罕世高人相拚，總還要差上一些江湖經驗，及鍛鍊火候。」

呼延光點頭說道：「不錯，你這娃兒，總算還有點目知之明。」

葛嘯羣心情平靜，神凝氣穩說道：「何況，你善豢各種毒蛇，久而久之，便人與毒蛇同心，甚至於人的心腸，比蛇還毒！表面上雖說『獻寶便留命，不獻不留人』，其實我若把『無字天書』獻出，也決難逃得了今夜之刼！」

呼延光怪笑問道：「你這種推斷，有根據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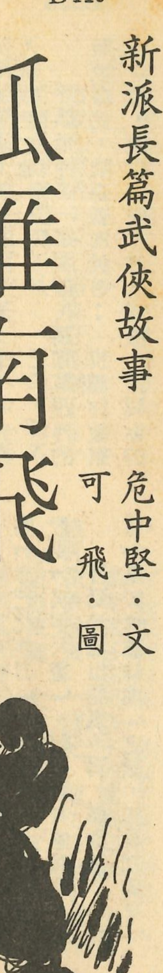
葛嘯羣微笑答道：「這是常識，無須根據，譬如你捉到一條如今因氣候未成，你尚能制，但一旦飛騰變化以後，便反能制你的小小神龍尾巴，肯不肯放龍歸海，而不把龍頭砸碎？」

呼延光從臉上浮現起一絲陰笑，點頭說道：「又被你分析對了，我不是傻瓜，不會聽憑你再在我手下逃脫，得成氣候，飛騰變化。」

葛嘯羣目閃神光，揚笑眉道：「我看透這種非拚不可情況，遂及早把那本『無字天書』覓地藏放，因爲若是被你這『魔中小人』，獲得了『無字天書』，參悟出書中妙訣，武林人物將盡爲奴役，禍貽天下。」

（未完．八）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敏來到貴州，因貪看紫鬃銀刀尙培的女兒尙金花幾眼，被他的門下圍毆，却被方敏打倒，尙金花不服氣向他還手攻擊，方敏對她的美色生了憐愛之念，更不忍出手傷害，却惹惱了暗中來此保護他的一位姑娘，是七禽大俠的女弟子馮瑩，當時是喬扮男裝，出言對尙金花輕薄，取了她鬢上金花而去。此時又來了單窮，金花上前應戰，不敵。方敏出面喝止，幸未遭毒手，單窮見來了霹靂子石雷，遂乘機向他攻擊，却被他制服，勸她離去。霹靂子是來找方敏晦氣，幸他沒有出面避過危機，便和金花去找方瑩而去……

大宅院混戰

一會兒想起方敏來，深藍色的天空上，便浮現出方敏英俊的身形，心中正在高興，忽然那幻影又突然跑了開去，而另一個美麗少女的幻影，却在等着「他」，馮瑩幽幽地嘆着氣，也不知時間是怎麼過的，轉眼之間，天色已然大明了。

馮瑩躍下樹來，身上已被霧水打得潮膩膩的，她站樹下，自己問自己：「我上那裏去呢？」方敏不要自己跟隨，自己就眞的不跟了麼？若是他被崑崙六子圍上了……馮瑩掩面不敢再想下去，打定主意，不論方敏是不是要自己跟，既是師傅曾交待自己，却不能半途而廢，因此又向貴陽城中走去。

失令符被圍

那貴陽城乃是貴州第一大城，貴州雖然地處邊遠，交通不便，不如中原那樣繁華，但是第一大城，究竟不同，一入城，雖然時間尙早，已然覺得甚是熱鬧，更有趣的是，各種苗人，穿着五顏六色的衣服，身上掛滿了各種飾物，在街上走來走去！雲貴兩地，苗人最多，已開化了的，皆通漢語，在貴陽城中出現，自然也不是什麼值得奇怪的事，但馮瑩却大覺新鮮，在城中走了一遍，未見方敏的踪跡，正在發急，忽然見大街之上，有一個矮小人影，在人叢中穿來插去，極是快捷。

馮瑩老遠一眼望見，便已認出那身形正是自己的師傅，心中大覺奇怪！暗忖和師傅在關外分手，怎麼他也到了這裏，看他在鬧市之中，施展絕頂輕功「乾坤大挪移法」，像是有急事一般，世上還有什麼事情，值得師傅如此惶急？

她如此想法，並非過份，因爲老少神醫馬算子，在武林中行輩極尊，實則上，他要和崑崙七子，千芥大師等人，論起輩份來，都長着一輩，但因爲年紀相若，因此在十年前論交之時，便以平輩相待，而且他早已將內家罡氣練成，說一聲天下再無敵手，也不過份，確是不應該再有令他惶急之事發生，但是却偏偏在鬧市之中，施展「乾坤大挪移法」匆忙趕路，馮瑩心中，當然要感到奇怪，一連避開了幾個人，連忙向前追去。

但是馬算子的身法，如何之快，她雖然一見便追了過去，才追了兩條街，人一多一擠，便失去了他的踪影，馮瑩雖然一身武功，又總不成將途人盡皆震倒，又追過一條街，看看不見踪影，也祇得算數，一個人在街上蕩來蕩去，又不知道方敏向那一個方向走出了貴陽城，正發悶間，突然身邊一陣清風飄過，馮瑩還祇當有人來襲，忙伸手便抓。

一抓之下，竟然抓了個空，馮瑩心中，已經暗暗吃驚，又突然眼前一花，一個人已在身邊掠過了去，這一下，隔得那麼近，馮瑩看得更是清楚，一點也不錯，在她身旁掠過的，正是師傅七禽大俠，臉色甚是緊張，兩眼晶光四射注定了前面，直跑了過去，連頭都不回。

馮瑩叫了一聲：「師傅！」但是她口才張開，馬算子早已轉入了一條小巷，而且街上人聲嘈雜，她的聲音也立即爲鬧市

之聲淹沒，連她自己都聽不清楚，本來她可以提高聲音來叫，但又怕驚動了俗人耳目，而且又不知道師傅究竟有什麼要緊的事，若是因爲自己一叫而躭擱了，豈非糟糕？

因此她也急忙趕了過去，一連追了七八條街，又已不見，四面一打量，自己正站在一條並不太長的街道口上，那地方甚是偏僻，一個人也沒有，那條短街之上，也祇有一家人家，朱漆大門，老高的圍牆，圍牆轉了過來，將街尾兜住，別無其他道途。

馮瑩剛才分明看到師傅人影，在這條街口上一閃，等到追到，却又突然不見，事屬可疑，暗忖莫非師傅進了這家人裏去了？但又深知師傅一生最瞧不起的，便是達官貴人，這所房子如此巍峨，住的當然不是普通人，師傅不可能走了進去。

正想轉身時，忽然聽得那巨宅之中，傳出了一陣極爲怪異的聲音，那聲音之怪！令人聽了，有說不出來的難過，雖然祇響了極短的時間，但却老在耳際打轉，若要比擬，唯有在搬動兩塊生銹的鐵板時，鐵板磨擦所發的聲音，才差可比擬。

馮瑩又停住了脚步，仔細一打量，確是一座巍峨的巨宅，一無異狀，但再仔細一看，便發現那巨宅的圍牆，高得出奇，照理，那樣的巨宅，就算有圍牆的話，樓房也可以看到一大半，但這一所，却祇見一個屋頂，那圍牆怕不有三丈高下。

馮瑩好奇心油然而生，暗忖這巨宅中發出如此的怪聲，莫非還有什麼怪事不成？而且，門庭也不應該如此之冷落，四顧無人，提一口眞氣，直竄起丈許高下，手在圍牆之上，用力一按，使一式「七禽身法」中的「鷂子翻身」，頭下脚上，一個觔斗，又向上翻起丈許，雙手已勾着圍牆的牆頭。

那「七禽身法」，是北天山七禽大俠馬算子獨創的輕功身法，那北天山地處西域，山峯綿亘不絕，山頂終年積雪，氣候寒冷，一般高峯之上，除了羚羊以外，極少野獸，一般飛禽，也飛不到那麼高，但是却有幾種飛鳥，可以振翅直上，在北天山絕頂之上，翱翔盤旋，那些飛禽，全是鳥類中最兇猛或是最靈巧的，如鷹，鷲、雁、鷂、鵰之類。馬算子閒來無事，日日揣摩，給他從那些翱翔空中的飛禽之中，悟出了不少奧妙，創出了七招輕巧身法，便稱之爲「七禽身法」。因爲馬算子不大喜歡過份地炫耀，故那「七禽身法」的名稱，和普通輕功招式一樣，尋常招式中，也有「鷂子翻身」，但那是對敵後退避之時，足尖點地，上身後仰，倒翻出去的一種招式，至多離地三尺，向後倒射出丈許而已，和七禽身法中的那一式「鷂子翻身」，相去不可以道里計，馮瑩使了一招「鷂子翻身」，便竄上去一丈開外，豈是尋常江湖人物所能望其項背的？

馮瑩則手抓住了牆頭，還不敢立即探出頭去，她並不是怕遇到了什麼厲害人物，而是怕被宅中人發現，祇當自己是踰牆的小賊，吵鬧起來，師傅又恰在貴陽城中，要挨責罵，因此便等了一會，但祇聽得裏面靜悄悄地，探頭進去一看，一個人也沒有，那巨宅的所有門窗俱皆緊緊地閉着。而且窗檻門檻之上，還積有不少灰塵，和門口那麼光鮮的情形，極不相配。

馮瑩心中暗暗奇怪，手在牆頭一按，輕輕落在天井之中，野草過膝，悄沒聲地來到大廳門口，從門縫中向裏面張去，祇見漆也似黑，什麼東西都看不見，那情形倒像是這所巨宅，少說也有數十年沒有居住一般。

馮瑩又向其他各個窗縫中張望進去，也是一樣漆黑不見物事，她幾乎要懷疑剛才那一聲怪響，是不是從這裏傳出來的，然而那麼大的聲響，又斷無聽錯之理，這巨宅如此怪法，說不定和師傅跑來跑去一事，有點關係，又回到大廳門口，正待伸手去推門時，突然縮回手來，呆了一呆。原來那兩扇門口，積灰甚厚，但是却有一個人手印，那手印極是怪異，五隻手指之長，長得出奇，若不是掌心脈絡分明，根本不會相信那是人的手印，而祇當是什麼怪獸的爪痕。

那隻手印如此清晰，可知印了上去還就是剛才的事，而那隻手印會出現在門上，當然也是爲了推門進去了，馮瑩心知事情有異，不敢托大，手在懷中一探，將她輕易不用的一件兵刃，「九曲珠鍊」取在手中。那「九曲珠鍊」，乃是九十九顆蓮子大小的鋼珠，用極細的白金絲，編成金鍊，串在一起而成，長才四尺，專打人身要穴，又可以作鋼鞭使用。

以馮瑩的武功而論，本來已是罕遇敵手，因此這條「九曲珠鍊」，她甚少運用，眼前因爲事情太怪，才取了出來，以防萬一，將珠鍊取在手中，便伸手去推門，爲了避免在積灰上再印出一個手印來，她就將手掌貼在那個手印之上，輕輕一推，「呀」地一聲，門已推了開來，門一被推開，照理應該大放光明才是，但是所看的，還是漆黑的一團。

定睛一看，原來那大廳甚高，但自頂至地，却掛着厚度的黑幔，那黑幔就在門旁，因此門一推開，一眼望去，仍是漆黑一團。

那麼長的黑幔，使這本來已令人極有神秘之感的巨宅，更增加幾分譎異詭怪之感，連馮瑩那麼高武功的人，都決不定是否掀起布幔，鑽進去看個究竟，在布幔外呆了好半晌，那扇門「呀」地一聲，又爲風所吹，自動合上，存身之處，也成了伸手不見五指。

馮瑩見眼前一黑，嚇了一跳之後，倒下定了決心，一俯身，撩起了布幔，便向內鑽了進去，祇見也是一樣的漆黑不見事物，正想從懷中取出火摺子來時，突然「颼」地一聲，似有一股寒風，對準了她的後頸吹來，馮瑩大吃一驚，連忙一步向前跨出，九曲珠鍊疾撩起來，但是一撩之下，却撩了個空。

馮瑩趕緊收珠凝立，全身眞氣鼓蕩，先將要穴封住，凝神一聽，並無其他聲響，剛要移動，突然一股勁風，又向手腕處襲到，分明是指向自己腕間的「陽谿穴」，在如此黑暗之中，認穴如此之準，馮瑩心中更是駭然，聽那風聲突然而來，對方身在何處，也不易辨認，趕緊一縮手，九曲珠鍊抖得筆也似直，不顧對方人在那裏，直點了出去。

那九曲珠鍊全部抖直之後，足有四尺長短，馮瑩滿擬那在黑暗之中偷襲的人，既然要伸手點向自己的手腕，總在自己的身前不遠之處，而自己出手又如此之快，用的又是柔勁，九曲珠鍊揮出，一點聲息也沒有，任是對方避得多快，定難避閃得過的，怎知九曲珠鍊一掃了出去，空蕩蕩地，什麼東西也沒有碰到。

什麼東西也沒有碰到，本也不奇，可能對方已然閃避開，身法快疾，也可以做到。

但奇的，就是馮瑩一珠鍊掃出之後，什麼也沒有碰到，而點向她左腕「陽谿穴」的那股力道，却並未退開，依然疾襲而到！

九曲珠鍊長有四尺，因是在黑暗中乍遇強敵，可能對方久居巨宅之中，熟悉地形，或是練有「夜明眼」等功夫，能在黑暗中視物，則自己要吃好多虧，因此馮瑩在揮出九曲珠鍊的同時，又將一股陰柔的內力，從珠鍊上傳過，疾發出去，以馮瑩的功力而論，那股力量，少說也可達四尺開外。

她一鍊既然揮空，絲毫也沒有遇到阻力，也就是說，在她身前八尺，並沒有人。但是那股點向她「陽谿穴」的勁風，却疾襲而至，豈不是在黑暗中偷襲的人，手臂少說也有七尺長短？

然而世上怪人雖多，又幾曾見過有如許長的手臂的人來？

馮瑩陡然一驚之後，連忙側身避開，慌忙揮臂，祇覺左臂似與一段枯柴也似的物事，碰了一下，馮瑩武功也已到了一流高手境地，立即一個翻身，手腕抖處，九曲珠鍊電也似疾，「刷」地一聲，向那段物事點到，但是她這裏快，對方還要快，九曲珠鍊點到之時，又點了個空！馮瑩心知在這如此黑暗神秘的大廳之中，所遇到的那人，武功一定非同小可，幸而早有準備，未推門進來時便將九曲珠鍊抓在手中，不然倉猝遇敵，不知要如何狼狽！她既然想到對方是一等一的高手，不敢急躁妄攻，九曲珠鍊再點不中，便疾掣了回來，上下左右，四面揮動，將全身盡皆護住。

她因為要在黑暗之中辨認敵人的方位，因此，揮動九曲珠鍊之時，全都以極為陰柔的內力催動，九曲珠鍊舞動雖急，但是却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但是她雖然一點聲音也不發出，對方也是一點聲音都沒有。好半晌，馮瑩感到這樣下去，絕不是辦法，而又不甘心退了出去，反正對方一定知道自己所在，即使出聲，也不怕什麼，氣納丹田，問道：「朋友何人，此處究竟是什麼所在？」

祇覺得聲音發出，空空洞洞地，連問三遍，一點回答也沒有，馮瑩心中更有疑惑，暗忖剛才那股點向自己「陽谿穴」的勁風，是自己的幻覺？然而左臂碰到的那段枯柴也似的物事，又怎麼說呢？大廳之中，一定有人，是毫無疑問的事，祇是不知那巨宅是什麼所在，何以如此神秘莫測的！

便不再出聲，向後退了幾步，手臂不住向四旁摸索，突然間，摸到了一張桌子的一角，馮瑩心中一喜，心想自己若是躍於八仙桌子，即使有人來襲，也容易應付得多，連忙手在桌子角上一按，騰身而上，怎知身剛騰在半空之時，「呼」地一聲，便有一掌，當胸襲來！

馮瑩暗叫不好，原來桌上早已有人，急切間左掌一翻，迎了上去，「叭」地一聲，雙掌相交，祇覺對方力量甚大，馮瑩又未曾脚踏實地，竟被淩空震了出去，幸而她所練「七禽身法」，講究的就是在空中轉折騰躍，一被震出，便一式「雁轉三折」，在半空中一個翻身，落於就地。她剛一落地，便聽得不遠處傳來「砰」地一聲，馮瑩這才知道，在自己的感覺之中，對方的掌力雖強，但在對方來說，自己的掌力，也是不弱，那砰的一聲，一定是對方被自己震落了八仙桌後，站不穩脚跟，碰跌了什麼物事所發。

馮瑩一想及此，念頭一轉，暗忖對方既然落下了八仙桌，何不自己立即佔住桌子？足尖一點，又向前射去，怎知剛一點到八仙桌的桌面，一股勁風，已壓了過來，馮瑩急揮九曲珠鍊，一掌已向肩頭砍到，左手一翻，疾抓對方砍來的手掌時，並未抓到，但是却和對方的手掌，接觸一下，祇覺肌膚滑膩，像是妙齡少女。

馮瑩早就疑心這漆也似黑的大廳之中，不止一人，剛才碰到的，可能是一個老年人的手臂，如今又碰到了一個少女的手背，則至少已經有兩個人了，手臂疾向前一探，雙臂相交，果然對方的手臂異常豐腴，和剛才所碰，那枯柴一樣的感覺，大不相同。急忙手臂一圈，使出了「小擒拿手」中的絕招，「推雲拿月」。

那一招「推雲拿月」，是近身對敵時的妙着，即使與對方小臂相貼，也可突然反轉手掌，去拿對方小臂，馮瑩滿擬這一招「推雲拿月」使出，總可以將對方抓到，怎知對方也同時使出了這一招！

兩人手掌都在刹那之間，電也似疾地翻了過來，十指指尖恰好相碰，馮瑩心中一驚，趕緊縮手，對方也是一樣，馮瑩急忙再揮出九曲珠鍊時，已然空空如也，對方已然避開。

在那幾招中，馮瑩已然試出，那女子的武功，和自己約是個平手，而那個「老年人」，可能武功還在自己之上，什麼地方來的那麼多高手，而又會全都集中在這所神秘的巨宅之中？

在八仙桌上，又半晌未見動靜，忽然，身後又再來「叭」地一聲，分明也是雙掌相交所生，緊接着，便是「嘩啦」一聲響，馮瑩暗叫好哇，敢情那兩個人，也不是一起的，也碰到而打起來了，身形立即拔起，向那「嘩啦」一聲響處躍起，祇覺似有一人，剛好在自己身旁掠過，馮瑩老實不客氣，伸手便抓，那人雖然立即閃開，但也被馮瑩抓了一頂頭巾在手，伸手一摸，頭巾之上，還像帶着一塊古玉，馮瑩一楞，心想原來不是兩個人，而是三個人：老年人、女子，和這個戴頭巾的書生！又可能不止三個人，而有更多，不過因為大廳中漆黑，看不清楚而已！

正在發怔，背後又有人襲到，馮瑩心想反正這大廳之中，多人混戰，自己大可不必去淌這個渾水，凡是大廳，必有大樑，何不躍上樑頭，幌亮了火摺子，看個究竟，到底是什麼名堂？

主意打定，並不還手，向側一閃避開，「砰」地一聲，也不知撞翻了什麼東西，足尖一點，向上直竄了起來，手臂探處，果然抓到大樑，心中一喜，借力一按，坐了上去，身子向旁微側，要去摸火摺子時，左肩突然碰到了軟綿綿的一個身體，同時，頭頂風生，一掌已拍了下來，馮瑩一驚！原來樑上也有人，那一掌之勢，頗是猛烈，手在樑上一按，平平地向前竄出，祇聽得「叭」地一聲，那一掌竟擊在樑上。

馮瑩這向前一竄，也竄出了七八尺，又抓住了另一道大樑，然而這次不等她坐到樑上，一股極為勁疾的劈空之聲，當頭向她襲下，馮瑩剛才差點吃了大虧，這次已有準備，揚起了手中的九曲珠鍊，格了上去。

「錚」地一聲，兩般兵刃相交，爆出了幾點火星，在極度的黑暗之中，那幾點火星，也能照得眼前一亮。

那幾點火星，雖然一閃即滅，但是馮瑩已然在一刹那間，看清了在樑上站着的，是一個身高不滿五尺，瘦小乾枯的禿頂老頭子，手中所持，乃是一柄短劍，人小劍短，像是從小人國中來的一般。馮瑩一面退了下來，手中九曲珠鍊「刷刷刷」三招，將全身護住，一面心中大是奇怪，暗忖那矮老頭兒生得如此異相，武功也已到了一流高手的境界，為何從來也未曾聽得人講起過？

須知馮瑩如此想法，並不奇怪，因為她一則是北天山老少神醫七禽大俠馬算子之徒，七禽大俠馬算子交遊遍天下，所識全是武林中第一流高手。二則，她自小便隨同馬算子在江湖上走動，各派名手，幾乎全都見過，但却就是未曾見過這樣的一個小老頭兒！

此時，那屋子如此之神秘，而人物又如此之詭異，馮瑩在江湖上行走了那麼多年，當眞還是第一次遇到，心忖若是師傅在此，怕只要一報名頭，便什麼都可以解決了！

她退開以後，便無人再向她追襲，但在黑暗之中，仍可以聽出有人在動手，而且一觸即退，和她剛才與人動手的情形一樣。

她既然想到了若是師傅在此，當可立即弄明一切，心中一動，暗忖這大廳之中，看來至少也有五六個互不相識的人。

剛才那火花一閃，就算那個矮老頭子已然望見自己的話，也未必能看出大廳中的其他人，何不假學師傅的聲音，來將大廳中的情形，弄個明白？

主意打定，便調勻眞氣，正待一聲咳嗽，開始發話時，忽然覺出周圍的情形，又大大地有異，因為不止是黑暗，而且是靜到了極點，一點聲息也沒有，剛才那些在大廳中混鬥的人，像是在她打主意的時候，一刹那間，全都不知所踪，在黑暗中消失了一般。

馮瑩呆了一呆，再仔細側耳一聽，當眞一點也不錯，如果大廳中仍然有人的話，因為不止是一個人，就算人人都屏住氣息，都難免會有點聲響，只是此時却靜到了一絲聲音都沒有的地步，自己的心跳聲，聽來也覺得響亮無比。馮瑩僵立了一會，還是不敢肯定大廳中所有人是不走眞的全都離去，向前走了兩步，伸手撈摸，摸到了一張椅子，順手一抖，將椅子抛出老遠，「砰」地一聲，跌在大廳的一角。

若是照剛才大廳中還有混戰的情形，那一聲響，至少也要引幾人向前撲去，但是如今椅子落地之後，却沒有引起任何反應。

馮瑩心中暗叫奇怪！果然一個人都沒有了！又悄悄地向前走了幾步，用盡目力，也不能看出一點東西來，只覺得已然來到一張八仙桌的旁邊，順手在桌面上一摸，竟然摸到了一隻火摺子！馮瑩心中又大為猶豫起來，是幌亮了火摺子，將這所神秘大宅，看個清楚吧，還是事不關己，由得他去，自己仍回城中，再去尋找師傅和方敏兩人！考慮了好一陣，終於敵不過好奇心，還怕火光一亮，有人驟施偷襲，眞氣運轉，聚於左臂，左臂向後微微搖擺，這一式看來手臂動作又慢，動作的幅度又不大，實則是她師傅護身招式中的絕招，喚着「雪鼬擺尾」。

那「雪鼬」乃是北天山特有的一種小動物，身長不過尺許，但一條尾巴，却有兩尺來長，而且粗得出奇，尾上的長毛，其硬如針。一遇別的動物襲擊，那條長尾，便是雪鼬的唯一武器。

七禽大俠馬算子，在北天山中隱居多年，每見雪鼬遇到比牠強大許多倍的動物，但仗着長尾護身，却都能安然脫險，因此便創出這一招「雪鼬擺尾」來。

這一招，若不是內功已有極佳的根底，却是無法使用。因為左臂向後微擺之際，一股至陰至柔的力道，已隨之而發，而且一有敵人襲到，那股力道，立轉陽剛，武功差些的人，不知就裏，只當對方沒有準備，少說也要被震出丈許開外去！

這一招既然要能內力由陰而陽，相互替生，功力不深的人，自然無法使用，馮瑩也是近年來方始學會，此時使來防止有人從背後偷襲，可以說再好也沒有。一招「雪鼬擺尾」使出，馮瑩便「刷」地一聲，幌亮了火摺子。在黑暗中處得久了，乍見火光，不禁為之目眩，馮瑩立即攝定心神，只見桌上有兩隻大燭台，燭台上皆有紅幌幌的一枝兒臂粗細的巨燭。

馮瑩不假思索，火摺子向燭上湊去，將巨燭點着，人便立即退後，以背靠牆，四面一看。

一看之下，不由得呆了半晌，只見大廳入口處，所掛的布幔，原來全是深紫色的軟緞，在古時候，綢緞綾羅，俱被視為極是珍貴的物事，要大富人家，才能穿着得起，而這家巨宅的主人，竟以上佳的軟緞，成幅地作為幔子，其富有可知。

再一打量廳中傢俬陳設，無一不是上佳的紫檀木，精工雕出的，在燭火的照映之下，隱隱泛着深紫色的光華，再和那紫長的緞幔一襯，整個大廳，全像是在一層紫色的烟霧籠罩之下，美是美到了極點，但是那種說不出來的怪異味道，也濃厚到了極點。

有不少桌椅，已然破碎，抬頭一看，棟椽樑柱，皆作紫色，而且在兩支巨燭之上，還放着一柄玉如意，竟然也是罕見的紫玉雕成！

看這間大廳的佈置陳設，和一般的富貴人家，格局差不許多，然而所有的物事，盡皆是紫色的，又顯得它絕非普通富人之家！

馮瑩細細地看着，此時廳中已只有她一個人，但她在仔細看了一遍之後，仍能認出剛才和人動手的地方，再一看桌面上，有不少深淺不同的脚印，有幾個還是自己，另外有幾個，雖然不是她的，可是一樣纖小，看得出也是女子所有，馮瑩心想，和自己在桌上動手的那人，果然是個女子，只不知他們那些人，在剎那間，全都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看情形，他們都像是深知這神秘巨宅的來歷似地，只有自己，才是誤打誤撞，闖了進來的。巨燭被點着之後，大廳中的形勢，馮瑩早已打量清楚，除了從大門處退出之外，大廳只有一個出路，那就是靠東面有一扇門，也以紫緞作門簾掩遮着。

馮瑩只感到事情越來越是怪異，非弄個明白不可，手中九曲珠鍊，突然抖起，人也向前踏出三步，九曲珠鍊直向那邊門簾撩去，手腕一翻，順手一扯，「嗤」地一聲，便將那幅門簾，撕了下來。燭光映處，只見是一條長廊，盡頭處乃是一個月洞門，又和普通巨宅，差不許多，月洞門之外，一定是一個後花園，而長廊兩旁，也一定是房間了。

此時，長廊中靜蕩蕩地，也是一個人都沒有，馮瑩眞氣一提，向長廊中竄去，一個起伏，已來到月洞門口，伸手將遮住月洞門的門簾撕去眼，前立時大放光明，向外一看，果然是一個後花園，天色正是下午時分，陽光普照。照理，既然見到了陽光，詭異神秘的氣氛，應該去了個乾乾淨淨才是，但事實上却一點也不，反倒增加了幾分，因爲展開在馮瑩眼前的那個後花園，面積並不太大，造得也極是玲瓏，假山亭閣，一應俱全，怪的就是，花園中所呈現的，也是一片紫色！

室中陳設全是紫色的，可以說明室主人愛好紫色，而且全是人工做成的東西，自然愛用什麼顏色，便什麼顏色，但這個花園中，不但假山是以深淺不同的紫色石塊所堆砌而成，玲瓏凹凸，一望而知是出自大匠人之手，而且所種的花卉，也只有一種。那種花高不過兩尺，花朵極大，異常美艷，但却連莖帶葉，連所開的花，全是紫色的！近牆角處，有一叢竹，也是極爲罕見的紫竹，竹葉迎風簌簌有聲，更增加了幾分荒涼的氣息。

馮瑩呆了一呆，向前走了幾步，來到那亭子之旁，抬頭一看，亭子上一塊紫色石頭匾額，鐫刻着「愛紫亭」三字。心想這「愛紫」兩字，可謂名符其實！踏進亭子，坐了下來，再細細打量一遍，仍是不明白這所巨宅，既然空置無人居住，何以會造得如此精緻，而又如此怪異？正在想着，一陣輕風過處，忽然聞到一陣異樣幽香，連嗅幾嗅，那幽香更是撲鼻而來，馮瑩認出香味正是來自那拳頭大小，開得極爲嬌艷的紫色花朵，心中猛地一動，手在石上一按，騰身而起，落在花圃之旁，心忖常聽到師傅說，在崑崙山絕頂，有一種奇花，乃是靈芝草和仙人董的變種，大約是也不知在多少年以前，有一隻小鳥兒，脹下了靈芝草和仙人董的種籽，又將鳥糞遺在崑崙山頂，以致兩種植物，夾雜而生，成了異種。那仙人董毒性極烈，而靈芝草却是盡人皆知的仙草，而那種異花，稟仙人董與靈芝草之性，既含劇毒，又能解毒，是崑崙三寶之外的另一件有用之物，只惜崑崙七子因它毒性極强，唯恐有江湖上人上崑崙山將它採了去害人，因此一見幼苗，便即除去。那花的名稱倒也簡單，就喚作大紫花。

師傅還曾說過，那花莖、葉、花，皆作紫色，而且花開不謝，幽香撲鼻，還曾勸過崑崙七子，不要再將那花除去，就留在崑崙山上，遍地開花，成一片紫色花海，和山頂積雪青天相映，則另具一番奇景，而且武林中誰不知崑崙七子的武功？正派中人，不會上山偷盜，邪派中人，也沒有那麼大的胆子。

但崑崙七子却不肯聽，說這種異花，留着總是害人，因此時至如今，在崑崙派於六年前突然瓦解之後，不少邪派中人，特爲上崑崙山去，想找那大紫花，也是踏遍山頭，而達不到目的，幾乎等於絕種，如今這後花園的花圃之中，開得那麼茂盛的，莫非是大紫花麼？想了一會，一俯身，伸手待去攀折，但手指剛和柔軟的花瓣接觸，忽然聽得身後，突然傳來「格格」地一陣笑聲。

那笑聲分明是女子所發，聲音嬌脆動聽已極，馮瑩本身也是一個秀麗美貌的少女，但一聽那笑聲，却立即想到，發出那笑聲的女子，一定是美如天仙。本來，在這種情形之下，笑聲突起於身後，馮瑩至少也要用心戒備才是，但因爲那笑聲太動人了，使人聯想到能夠發出如此笑聲的人，一定是心地善良已極，絕不可能加害別人的人，因此馮瑩心中並不吃驚，只是立即回過頭去，但一望之下，不禁倒抽一口冷氣。

原來就在「愛紫亭」上，站着一個女子，身形頗苗條，但容貌之醜陋，却是不堪設想，不但臃腫不堪，全無人形，而且還搽着極厚的脂粉，令人望而作嘔，馮瑩不禁一楞，那醜女子又是「格格」一笑，道：「姑娘，看你模樣，也不類踰牆小偷，何以擅入人家住宅，又要攀折人家所種的大紫花？」

聲音一樣是那樣地動聽，和她的容顏，不相稱到了極點。那醜女子不消說，便是血手印紅掌祖師之徒葉映紅了，她如何也會來到貴州，作書人容後再表。馮瑩奉師傅馬算子之命，隨時保護方敏，是在方敏和紅掌祖師、白骨神君、葉映紅三人雪地相會之後。而方敏在洞庭湖畔，再和葉映紅相會之時馮瑩却因爲落後了半天的路程，未能湊上洞庭湖中爭奪鐵箱的那場熱鬧，當時一連幾天，未見方敏踪跡，心中還好生着急，直到七天之後，才又打探出方敏的行踪來，因此始終未和葉映紅謀過面。

當下一見這女子形態如此醜惡不堪，講話偏還這等尖酸，她本就不是氣量大的人，心中不禁有氣，冷冷地道：「喔，原來你是這所巨宅的主人？」葉映紅却嘆了一口氣，道：「也可以算是我的！」

馮瑩這半日來，在這所巨宅之中，碰

到了那麼多神秘而不可思議的事，心中早已認定了這所巨宅，一定不是正派人所有，又見葉映紅講話吞吞吐吐，語焉不詳，心中更是大怒，道：「你是甚麼人？爲甚麼算是你的？」

葉映紅一笑，道：「喲！生那麼大的氣幹甚麼？配得上麼？我叫葉映紅，是血手印紅掌祖師的徒弟，這所宅子，是我姊姊的，只惜造成之後，我姊姊竟沒有福氣住上一天！所以我才——」

她只講到此處，馮瑩已然全身眞氣鼓蕩，大聲叱道：「喂，你所說的血手印紅掌祖師，可是宇內四邪之一的那個？」

她一聽得葉映紅自報來頭，心中已極爲吃驚，因爲宇內四邪，是方今邪派中數一數二人物，名頭何等之響，但聽葉映紅講來，却又輕描淡寫，像是若無其事一般，因此她才追問一句。

怎知葉映紅仍是若無其事，身子一扭，倚在亭子柱之上，道：「不錯，我正是他的徒弟！」

馮瑩心中暗忖，果然不差，這所巨宅主人，當眞不是甚麼好東西，冷笑一聲，說道：「剛才在大廳中胡混的那些人中，可有你的師傅在內麼？」

葉映紅聳了聳肩，道：「笑話！人家是有約而至，只有那不知死活，闖了進來的人，才是胡混哩！」

馮瑩一聽她話中竟當然面駡起自己來，更是有氣，踏前一步，九曲珠鍊靈蛇也似，連閃三閃，逕向葉映紅點去，但是却並不點到葉映紅的身上，每一下，只離她身上丈許，便立即掣回，出手之快，無出其右，三下一過，人又踏前了一步，叱道：「你口中不乾不凈地駡誰？」

葉映紅仍是懶洋洋地倚在柱子上，九曲珠鍊的光芒，在她眼前亂閃，但是她却一動也不動，像是根本沒有將馮瑩放在眼中一般，「格」地一笑，道：「我駡誰，誰心中自然知道，還用說明麼？」

馮瑩雖然氣量狹小，此時心中已然極怒，但她總是出身正派，無故傷人的事情，是不肯做的，因此剛才那一招「珠光三隱」，才不點到葉映紅的身上，聽得葉映紅如此說法，怒道：「快亮兵刃！我倒要領教一下宇內四邪的功夫，看是憑甚麼本領，才敢妄稱宇內四邪！」

葉映紅臉上不動聲色，道：「姑娘你是誰人的門下呀？」

馮瑩沒好氣道：「家師北天山老少神醫，七禽大俠！」

葉映紅仍是懶洋洋地，道：「武林中有這麼一個人？怎麼我從來也未曾聽說過，當眞孤陋寡聞已極！」

馮瑩一楞，但隨即明白她這話是在故意激怒自己，試想，七禽大俠馬算子，在江湖上幾與極樂眞人齊名，只會三兩手綉拳的人，也知道他的大名，焉有血手印紅掌祖師之徒，反倒不知其人的道理？

馮瑩平日，也極是伶牙利齒，但此時和葉映紅那種不動聲色，懶洋洋的態度一比較，在口舌上她顯然是處於下風，只得叱道：「你聽過也好，未曾聽過也好，再不亮兵刃，我可要動手了！」

葉映紅仍是一笑，道：「姑娘你貴姓大名啊，我還未曾請教哩！」

她只是慢條斯理道：「我姓馮！」

葉映紅道：「馮姑娘，令師可在貫陽城中？」

本來，馮瑩已然立即要和她動手，但一聽她問出這句話來，想起自己之所以會誤打誤撞，闖進這所巨宅之中，遇到了那麼許多不可思議的怪事，全是和追尋師傅有關。自己到貫陽城中，本來是想尋方敏的，但是却見到師傅像是在追趕甚麼人一樣，竟施展輕易不用的絕頂輕功，「乾坤大挪移法」，在人叢中穿來插去，因此才追了上去，想問個究竟，怎知未曾找到師傅，却來到了這所巨宅之中，葉映紅如此問法，難道是知道師傅這樣看急，是在做甚麼事？

因此將氣收了好些，道：「不錯，我師傅正在貫陽城中，你——」

她本來想問：你可知道他在做甚？但一個「你」字才出口，葉映紅便是一陣嬌笑，笑聲如銀鈴也似，在半空中尚自蕩漾未絕，便聽得她道：「難怪馮姑娘如此胆大，屢次想尋人動手，原來是仗着自己師傅，也在貫陽城中！」

此言一出，馮瑩方知道上當，又被她調侃了一番，心中的怒氣，再也受不住，何況對方本是黑道上窮兇極惡的血手印紅掌祖師之徒，就算行事任性些，師傅也不一定責駡，冷笑一聲，道：「想不到宇內四邪之一的門人，只會知道作口舌上的打算！」

一言甫畢，九曲珠鍊仍是一招「珠光三隱」，疾襲而至！

這一次，和上次雖然同是一招「珠光三隱」，但聲勢却已然不大相同。那一招之中，原有九個變化，每一個變化，皆是九曲珠鍊，連閃三閃，其間虛虛實實，不可捉摸。上一次，那三閃皆是虛招，一發即收，而此次，則是二虛一實。九曲珠鍊兩閃過後，第三下如同閃電也似，直點到葉映紅胸前的「期門穴」。

葉映紅像是認準了馮瑩這一招，一定是兩虛一實一般，前兩下九曲珠鍊，帶起極爲勁疾的劈空之聲，在她身旁呼嘯而過，她竟然一動也不動，直到第三下，才突然一扭身，九曲珠鍊一下走空，她左臂打橫一格，雖然未和馮瑩的右臂相交，但是在剎那之間，竟將馮瑩九曲珠鍊回收之勢封住。這一招，招式實在極爲簡單，但葉映紅却使得恰到好處，身形步法，時間方位，分毫不差，馮瑩不禁暗吃一驚，葉映紅右手一探，已逕抓她的手腕。馮瑩一見她探手抓自己右腕，心中一動，想起剛才在大廳內，黑暗之中，自己躍上八仙桌和一人交手時，也是一鍊揮出，便腕上風生，有人來抓自己手腕，和如今的情形，一模一樣，急忙將無名指、中指、食指一鬆，只以大姆指和小指揑住了九曲珠鍊，三隻手指，一齊向外彈出，反彈葉映紅的脈門。

葉映紅知道這一抓若是再抓了上去，脈門反要被人彈中，手向後一縮，馮瑩趁機手一橫，三指雖未彈中對方的脈門，但手背却和葉映紅的手背碰了一下，只覺得豐腴滑膩，雖在匆遽之中，也可以知道是在大廳中所觸的少女的手，心中一怔，向後一步退出，失聲叫道：「原來是你！」

她這「原來是你」四字，來得極是沒頭沒腦，但葉映紅却知道她已然認出剛才在大廳內，八仙桌上，和她動手過招的是自己，一笑道：「不錯是我！你已然領教過血手印紅掌祖師門下的武功了，剛才不知道馮姑娘大駡，下的手重了些，姑娘可有跌痛？」

馮瑩心中，不禁又好氣又好笑，心忖剛才在八仙桌上，雖曾和她對了一掌，自己跌下八仙桌來，但在黑暗中，也聽得「砰」一地一聲響，分明她也一樣跌下八仙桌去，也許比自己跌得還要狼狽，現在她却來嘲笑自己，冷冷地道：「跌得還好，並未撞到了傢俬！」

葉映紅拍手道：「馮姑娘當眞不錯，原來我跌下去，你也聽到了！」葉映紅竟自承也曾跌下桌去，馮瑩反倒無話可說。

她既已知道眼前這個叫葉映紅的醜女子，就是在大廳中和自己動過手的那個女子，自然也知道自己武功，和她不相上下，因此倒也不急於動手，問道：「剛才除你而外，大廳中還有些甚麽人？」

葉映紅道：「那可不能和你說，你不是要動手麽？」身形展動竟然疾撲而前，捲起一陣旋風，左右雙手盡皆五指蜷曲如鈎，等到馮瑩明白過來已然抓到了面門！

看官！馮瑩武功，和葉映紅不相上下，何以葉映紅突施偷襲，雙手已抓向馮瑩的面門，馮瑩方始覺察？一則，馮瑩剛才運運逼葉映紅動手，盛氣凌人，葉映紅皆不動聲色，因此馮瑩便想不到她會突然出手。二則，各門各派的武功，皆有其一定的特點，所謂功力悉敵，乃是指內功相若而言，像北大山老少神醫馬算所子傳的武功，便是以內力精純，七禽身法輕功絕頂而爲長處，而血手印紅掌祖師，號稱「活閃電」，其行動之敏捷，出手之快，天下武功，無出其右者，葉映紅既是突施偷襲，馮瑩當然易爲所趁！當下馮瑩一見對方雙掌已然抓到了面門，知道這一招要避過，尚是不難，但是如果對方一連施幾招殺着的話，却要連處下風，鬧得不好，便要吃虧！因此刹那之間，已有了主意，不但要避過這一招，而且要避免以後接連幾招之中，吃她的虧！本來，葉映紅既然是向她面門抓來，她只要上身後仰，使一個鐵板橋，便可避過，但却只是避開這一招而已，對方可以趁你身子尚未挺直之時連連進招，逼得你手忙脚亂，因此，馮瑩便不使鐵板橋，百忙之中，足尖一點，一式「鶴飛冲天」，身子筆也似直，凌空拔了起來。

這一式「鶴飛冲天」，便是絕頂輕功，七禽身法中的招式，拔起之時，不但身子不曲，連雙腿也未見伸曲，單憑一口眞氣，硬將身子提了起來，葉映紅雙手來勢雖疾，馮瑩一拔起之後，却也抓不到她的面門，十指只在她胸前，「刷」地掠過，「嗤」地一聲，將衣服撕上寸許寬的一小條來。

馮瑩見自己陡行險着，果然將她那麼突如其來的一招避過，心中一喜，雖然覺得在葉映紅將自己胸前衣服，撕破一條之時，懷中還似被硬物碰了一下，但一則穴道未有被封的跡象，二則眞氣依然運轉自如，並未受傷，心急進招，只是心內略奇了奇，便自放過，人在半空，又是一式「孤雁迴翔」，身子一橫，右腕疾翻處，九曲珠鍊閃起團團晶光，一招「天女散花」，已然當頭壓下。

從葉映紅突然出手，抓向馮瑩使出那一招「天女散花」，其間相若，只不過是電光火石般，一眨眼之工夫，葉映紅不由得喝一聲采，叫道：「好輕功！」身子向旁，疾逸而出。

兩人動手之處，本是在那愛紫亭之旁，葉映紅一逸開去，便又躍到愛紫亭中，馮瑩一招不中，身形疾落，一個起伏，追了過來，人尚未到，先自「呼」地一掌，向愛紫亭的柱子擊去！

馮瑩因爲剛才一個不防，幾乎吃了葉映紅的大虧，因此這一掌，下得力道甚大，存心將亭子擊坍，好令葉映紅在亭子倒坍，磚石紛飛中，防範不及，使自己容易進招。葉映紅雖然機伶無比，但却未曾料到馮瑩有此一着，馮瑩也知道眼前這個醜女子，和千芥大師之徒尚金花大不相同，尚金花只知一味嬌縱橫蠻，實則是個沒有多大心機的人，所以一和馮瑩動手，不但武功不濟，口舌上更是吃虧，但葉映紅却在紅掌祖師門下，所接觸的三教九流江湖人物，比馮瑩更多，一張嘴更是油滑，馮瑩反得顯不是對手，而且葉映紅的武功，和尚金花也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兩人這一番相鬥，却是勢均力敵。

馮瑩一掌，齊齊正正擊在亭子的柱上，那愛紫亭的柱子，雖然是紫色的石柱，但是因爲那亭子造得極是玲瓏精緻，因此亭柱並不很粗，給馮瑩用力一掌擊了上去，「轟」地一聲響，立時斷折。

柱子一斷，亭子自然也坍了下來，這下子輪到葉映紅猝不及防，衣袖揮處，兩股勁風，激射而出，將向頭壓下的磚石，全都擋開，馮瑩揮掌擊柱，目的就是要葉映紅去格開自上而下，如亂雹也似落了下來的磚石，好容她趁隙進招，一見事情發展，全和自己想像一樣，左掌一搖，將面前的碎磚石，盡皆逼開，趁葉映紅雙掌上翻之際，九曲珠鍊一招「老蚌含珠」，四五尺長，晶光閃耀的一條九曲珠鍊，挾起「嘘」地一陣勁風，直向葉映紅胸前「璇機穴」點到。

那「璇機穴」在「華蓋穴」之上，和華蓋穴同是胸前兩大要穴，隸屬「手太陰肺經」。

馮瑩上次出手，點的還只是對方的「期門穴」，此次已改點「璇機穴」，可知她心中，怒氣又增加了幾分，存心令葉映紅身受重傷了！

葉映紅正在雙臂揮舞，將向下壓來的磚石揮開，猛地裏覺出勁風已襲到胸前，她在血手印紅掌祖師門下多年，已得乃師八分眞傳，應變極快，雖無兵刃在手，却順手抓了兩塊磚頭在手，左手一用勁，將手中磚頭，捏成了十七八塊，向上疾揚而起。那些磚頭，雖然只有寸許見方大小，但經她內力貫足了，却是力大無比，竟將迎頭壓下的一塊巨石，阻了一阻。

而右手倏地一沉，那塊磚頭便迎向馮瑩的九曲珠鍊而去，錚地一聲，兩件物事相交，葉映紅眞力一收，趁機向後躍了開去。

馮瑩還想追上前去時，「轟隆」一聲巨響，整座愛紫亭，全都坍了下來，將她的攻勢，在無形中阻了一阻，向旁躍出，定睛一看時，葉映紅停在七八尺開外，尖聲喝道：「姓馮的，你竟敢毀了我姊姊未曾住過的大厦，你還要不要命？」

這葉映紅容顏雖然醜陋，而講話的聲音，却和一個千嬌百媚的少女一樣，但這兩句話，却是尖厲已極，可見她心中實是暴怒，馮瑩不知道對方心中，對這所巨宅的感情，極是複雜，其中包括了對自己從來也未曾見過面的親骨肉的懷念。而葉映紅爲人，雖然心地甚好，總是紅掌祖師門下多年，耳染目薰，行事總不免帶上幾分邪氣，愛紫亭一倒，大怒之下，將這三分邪氣，盡皆激發，已存心和對方拚個你死我活，不管對方是甚麽來頭！一聲怒叱之後，身形一矮，突然滑向倒坍亭子的旁邊，雙手一抄，抄起兩捧碎石，沒頭沒腦地向馮瑩揚了過去，那兩大捧碎石，手勢極勁疾，漫空皆起異聲，馮瑩一見情勢猛惡，也不敢怠慢，九曲珠鍊舞起團團寒光，將全身護住，只聽得「錚錚錚」，密如連珠地一陣响，兩捧碎石，盡皆被馮瑩的九曲珠鍊砸飛。

然而葉映紅不過是藉那兩捧碎石一經揚出，手探處，早已將從塞北三强莊上偷來的崑崙三寶之一的寒玉七首，掣在手中，足尖一點，連人帶七首，直向馮瑩撲過去！

馮瑩在九曲珠鍊的團團精光之中，向外看去，只見葉映紅揮舞一柄黑漆漆的七首，兇神惡煞也似，疾撲了過來，急切間却不認出葉映紅所持的七首，是崑崙三寶之一，寒玉靈七，心中暗罵不知死活的東西，她一動怒，眞氣難免浮躁，却是敗得更快，後退一步，兩脚不丁不八站定，暗合子午，上身向後微仰，九曲珠鍊由下而上，疾抖而起，逕向寒玉七纏去，這一招，有名的喚之爲「珠氣騰躍」，北天山老少神醫馬算子，昔年初闖江湖，使的兵刃，也是這一條九曲珠鍊，曾以這一招「珠氣騰躍」，在一次武林大會上，連奪一十三省好漢，四十七人手中的兵刃，由此名噪江湖。

這一招，其實也極是簡單，但能够悟到其中「以靜制動」四字訣言，却也是不容易的事。對方進攻之勢，越是兇狠猛烈，這一招也越容易得手。因爲幾個虛實變化，全是因對方來勢而定，而且那「九曲珠鍊」，乃是百十顆表面光滑已極的鋼珠串成，每一顆之間，却有少許空隙，一接觸到對方的兵刃，便會滑入那空隙之中，而被九曲珠鍊，牢牢纏定。所以不但能够將對方兵刃奪過，而且立即揮起珠鍊，兵器仍纏在珠鍊之上，還可以以敵人的兵器傷敵，所以極是厲害。

馮瑩一招「珠氣騰躍」使出，九曲珠鍊閃起一道精光，逕向葉映紅的寒玉七首迎去，滿擬這一招定可令她兵刃脫手，怎知人家手中的七首，削金斷玉？剛一碰上，「叮」地一聲，手上突然一輕，定眼一看時，不由得大吃一驚，原來一條九曲珠鍊的前半截，已被寒玉七首削了下來，十餘顆鋼珠，在半空中迸散出去，而經葉映紅掌風一逼，又直向自己頭上襲來。

本來想以一招「珠氣騰躍」將對方的七首纏住，反傷敵人，此時却成了自己的兵刃，變作了對方的暗器，百忙中無暇再作保存珠鍊的打算，雖然知道自己九曲珠鍊上的鋼珠，盡皆是百鍊柔鋼所鑄，極是難得，但總是解圍要緊，手腕一抖，殘剩的數十顆鋼珠，一齊飛出和葉映紅掌風逼來的鋼珠，在空中互相撞擊，雙方用的力道，皆大得可以，每兩顆鋼珠相碰，盡皆爆出一串火花，一時之間，滿空皆是鋼珠嘶空，火花劈卜劈卜之聲，和鋼珠電也亮似，划空而過的精光，蔚爲奇觀。

馮瑩揮出的鋼珠，數目遠較葉映紅以掌風逼出的爲多，除了在半空中相互擊撞之外，全都一窩蜂也似，向葉映紅罩了下來。

葉映紅一招便壞了馮瑩的兵刃，心中一樂，「格格」一陣嬌笑，身形飄動，向旁疾閃開去，那蓬鋼珠，已然散了開來，成爲丈許圓的一團晶光，直向那大紫花圃中落了下去。

葉映紅在百忙中回頭一看，眼看這一蓬鋼珠，若是落到了花圃中，所有大紫花，非全被摧折不可，她也深知那大紫花的來歷，心中大是不捨得，但是鋼珠下落之勢，比冰雹還疾，想要打救，却是鞭長莫及，正在可惜，忽然牆上面，冒出一條人影，一冒起，立即躍了下來，「叮」地一聲，先落地的，乃是一根鐵杖，尚未看清楚他是甚麽的一個人，便只見他袍袖飛舞，團團灰影，挾着兩股勁風，劈面襲到。葉映紅竟然覺得禁受不住，心中一凛，疾向後退出時，只聽得「叮叮叮叮」一陣響，那一蓬鋼珠，已全然被來人收到了衣袖之中，只見來人倚杖而立，乃是一個鬚髮蝟張，神態威猛已極的老頭子，站在那裏，淵停岳峙，一望而知，是一個內外功已臻絕頂的好手，伸手袖中拈出一顆鋼珠來，放在手一摸，高聲道：「老馬，你也來了麽？」

語音鏗鏘，竟然有金鐵交鳴之聲，震得人耳鼓直響，馮瑩一楞，心忖：這瞎老頭子是誰，怎麽自己從來也未聽師傅講起過？

但是他一摸鋼珠，便叫「老馬」的情形來看，和師傅一定異常熟悉，可能是師傅早年的朋友，剛要開口，忽然聽得大廳之中，傳來「轟」地一聲巨響，接着便是一個蒼老的聲音喝道：「好小子，咱們總算找到你了！」

這一句話，不但聲音高吭，响遏行雲，而且氣語淳厚之極，綿綿密密，一聲斷喝已畢，聲音仍在耳旁縈迴不已，比起那個瞎眼老頭子來，又另有一番不同。

馮瑩心中喝一聲采，暗暗叫道：「好深的功力！」但接着又聽得一人抗聲道：「各位前輩，我與你們無怨無仇，何苦相逼若是？」

那人聲音一傳出，葉映紅和馮瑩心中全是一驚，兩個女子，不約而同地尖聲叫道：「方敏！」那瞎老頭也是一楞，鐵杖一橫，道：「老馬，難道多年不見，便不認得霹靂子石雷了麽？」

馮瑩心中「啊」地一聲，暗忖他原來就是前晚在小鎭上，自己和尚金花動手時遇到的霹靂子石雷，當時天色昏暗，看不

清他的模樣，原來神態如此威猛驚人！

馮瑩只顧自己想着，那霹靂子石雷性烈如火，又是一聲大喝，叱道：「莫非老馬不在此處，是他門下徒衆，拿了他的九曲珠鍊，在這兒丟人麼？」

駕瑩尚未回答，葉映紅已然接口道：「霹靂子你說得不錯，正是老馬的徒弟在這兒丟臉，一條九曲珠鍊，已只剩下一根串珠的白金絲了！」

霹靂子石雷鐵杖猛地在石上一點，「錚」地一聲，馮瑩和葉映紅兩人都眼看鐵杖沒入石中尺許，心中暗自駭然，俱皆尋思此人年紀雖老但眞力却一點不懈，若非從小苦練焉能有這等成績？只聽他大聲叱道：「講話的是誰？」

葉映紅一笑，道：「就是你那五個師兄弟連日來追不到的那人！」

馮瑩在一旁莫名其妙，心想霹靂子石雷的五個師兄弟，當然便是崑崙七子中的其餘五人，難道以五人之功力，反倒追不上這樣一個女子麼？在心中冷笑一聲，暗自不信，只見霹靂子石雷一聽，頷下短鬚，齊皆蝟張，大喝一聲，衣袖展處，數十顆鋼珠，一齊激射而出！

崑崙七子中，大師兄凌霄子，和三風子兩人，早年已將到家罡氣練成，其餘五人，雖然功力未到內家罡氣練成的地步，但也被武林中公認爲一流高手。尤其是霹靂子石雷，更是天生神力，內力之精純剛猛，世所罕見，這數十顆鋼珠，經他的衣袖揚了出來，每一顆鋼珠，俱都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數十顆鋼珠併在一起，電射而出，當眞千軍辟易，不可方物。

但是葉映紅早有準備，話一講完，早已悄沒聲地向旁逸了開去，那數十顆鋼珠，全都深深地陷入假山石中！葉映紅還想再出言逗他時，大廳之上，忽然又傳來一聲虎吼，仍是方敏的聲音，道：「你們若再是苦纏不休，我可沒有那麼多的時間了，這裏我從來也沒有到過，如何說我曾在此渡過童年，認得其中的密室？」

接着，便聽得另一老者的聲音道：「將他圍住，別讓他走，好不容易，踏破天涯，將他找到，豈有輕易放走他之理？」

再下來便是「轟轟」兩聲，那聲音宛若洪爐火發一般，也聽不出什麼聲音。葉映紅心中一動，顧不得再和霹靂子石雷門口，身形一幌便向月洞門射去。另一旁，馮瑩也已聽出方敏在大廳中被人圍住，想起師傅所囑咐的話，猛地一驚也隨即向月洞門中穿去。雖是葉映紅早走一步，但是馮瑩所使，乃是一式七禽身法中的「鷹擊長空」，人離地六七尺箭也似疾，向前射去，一到月洞門旁，竟剛好趕上了葉映紅，兩人一齊要搶進月洞門去，各自不紆而同以肩向對方撞去，「砰」地一聲，撞個正着，用的力道都猛了些，一齊向外斜跌出去，只見一溜黑影，刷地在身旁擦過，原來是霹靂子石雷，在兩人身子分開的一刹那間，已從兩人之間，穿了過去。

兩人肩頭相撞，俱都覺得好生疼痛，這兩人，一個是北天山七禽大俠馬算子之徒，另一個是血手印紅掌祖師之徒，平時已都罕遇敵手，這一下却是棋鼓相當，心中俱皆有氣，剛一分開，便又撲了過來，馮瑩足未沾地，便是一招小擒拿手中的絕招，「撥雲拿月」，手腕翻處，五指逕扣向葉映紅的脈門。

但葉映紅也不示弱，也是人未站穩，寒玉匕帶起一道烏油油的光華，對準了馮瑩的右手，直切而下！兩人俱是進身的招數，動作之快，捷逾閃電，而葉映紅却佔便宜在手中有武林至寶，寒玉匕首。馮瑩一招「推雲拿月」，眼看五指可將她脈門扣住，突然一陣寒風起處，那麼不起眼的一柄匕首，突然閃起一溜光，也已經切到自己的手腕處，想起剛才這柄匕首曾將九曲珠鍊切斷之利，慌不迭縮手迴招。

但剛才進招之勢，如此猛烈，雖然見機得快，也自不及，只覺小指一涼，將手縮回時，小指尾上，已被削去了一節！

耳聽得葉映紅「格格」嬌笑之聲，身形飄忽，已然箭也似躍進月洞門去，這一怒當眞是非同小可，試想她從小便在馬算子門下，就算是宇內四邪本人，見了她也得忌憚三分，而且六年前，當白骨神君在塞北三強莊旁，要對蔡大強下毒手之際，正是挺身制止。幾時曾吃過虧來？而如今却在葉映紅的匕首之下，被削去了一小節手指，心中的難過，自然是可想而知，呆了一呆，扯下一幅衣襟，小指裏了，心中對葉映紅，已然恨之切骨！以致日後，生出無數事來。這是後話，表過就算。當下馮瑩滿腔怒火，穿進了月洞門，來到大廳之中，只見大廳內所有紫色緞幔，已全被拉了下來，其時雖近黃昏，但大廳中却也可以看得清物事，首先映入眼簾的竟是一個身高不滿五尺，手持短劍的矮老頭兒，宛若從小人國中來的一般，正是適才在大廳樑上，和自己對手的那一個！那矮老頭一見馮瑩也是一怔，但眼光却隨即注射到被六人圍在當中的方敏身上。

那圍住方敏的六人，除了霹靂子石雷和那矮老頭之外，上首是三個身材瘦長的老人，面貌差不許多，都披着一件黃色葛布衣服，頷下稀稀疏疏，幾根銀鬚，根根見肉，看來神態飄逸無比，一望而知是絕世高人。另外一個，膚色如鐵，禿頂光亮如鏡，前額凸出，一張獅鼻，掀天而生，異相之極，手中提着一柄碗口粗細的伏魔杵，黑沉沉地，也看不出什麼物事所鑄，略一幌動，便有勁風蕩起，可見此人功力之高，而葉映紅分明也進了月洞門，此時大廳中却不見她踪影。

馮瑩心中，本來已是滿腔怒火，但一見這六個人，個個神儀瑩朗，俱是絕世高人，而且霹靂子石雷又和他們在一起，她心思靈敏，立即想到那六人，一定是崑崙派長老，崑崙七子中的六個，想起師傅所托，立即暫捺滿腔怒火，朗聲道：「六位前輩，可是崑崙派長老麼？」

那三個黃衣老人中的一個，緩緩抬起頭來，道：「不錯，此處是非之地，姑娘不宜久留，速速離開！」

方敏也循聲來看見馮瑩，失聲道：「馮姑娘，我叫你不要跟來，你偏跟了來作甚？」

馮瑩幽幽地向他望了一眼，却並不答理，轉向那老人道：「不知前輩如何稱呼？晚輩是北天山七禽門下！」

那老者「噢」地一聲道：「原來是馬兒的高足，我們有一些本派的事要處理，

姑娘還是從速離去的好！」馮瑩知道他口中所謂「本派的事」，當是指的將方敏殺死而言。

以崑崙派長老的武功身份，和在江湖上的名聲，而要苦苦追迫方敏，非置他於死地不可，究竟是爲了什麼，馮瑩姑娘百思不得其解，當馬算子初和她講起這件事時，她還不十分相信，但如今眼前崑崙六子，已將方敏圍在一起，却不由得她不信，非但不退，反倒踏前一步，說道：「六位前輩，家師有言，若是後輩遇到了如眼前這樣的事，務必要向前輩進一言，請前輩切勿私下了結，寧願公諸武林，以昭公允！」

六人一齊面色一變，霹靂子石雷厲聲喝道：「你師傅當眞如此說來麼？」

馮瑩道：「後輩並不敢撒謊！」那矮老頭冷笑一聲，道：「小姑娘，你講話時眼睛亂轉，只怕有詐，你當眞是北天山七禽門門下？」馮瑩此時，心中已不好受起來，再加剛吃了葉映紅的大虧，但總念着六人是武林前輩，師門至交，不可輕易得罪，才强忍心中怒氣，道：「當然是，這還能假冒的麼？」

瘦老頭尖聲一笑，道：「口說無憑，聞得老馬若是差人行事，必將他當年威震天下，見令如見人的令符交與，你可取出一看，我們還有商量！」

那瘦老頭身量雖矮，但講起話來，却轟轟發發，震耳欲聾，因此可知道崑崙六子中，連最貌不驚人的，也自功力不淺。馮瑩此時當然不知道那瘦老頭在崑崙派長老中，位居第三，喚作龍吟子，更有一門絕技，與佛門上乘內功，金龍禪唱，和邪派中的秘魔妙音異曲同工，喚着「龍吟功」，若是提氣一嘯，聲震山岳，等閒武功的人，不等動手，已然軟癱了！

當下馮瑩見他要自己取出師傅的令符，方肯信自己是七禽門中子弟，心中雖又增了一分氣憤，但繼而一想，反正師傅令符，正在自己身上，何不取出給他們一看，以免唇舌往返？答道：「既然前輩要看家師令符，待後輩取出交驗——」她一面說，一面伸手入懷，話剛講至一半，下面「便是了」三字尚未出口，便突然一呆，原來她向懷中一摸，竟然摸了個空！

她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七禽大俠馬算子早年行俠江湖，遇有不平之事，雖然相隔千里，也必定插手管一管之時，那面令符，在江湖上的聲威，還不十分昭著，直到五十年以後，馬算子歸隱北天山，武功與日俱進，終於將內家罡氣練成，却極少在江湖上走動，但江湖上的閒事，却一樣要管，凡有人求上北天山來的，只要該出手相助，雖然他自己不再下山，但也要將那面令符，交來人帶去，便曾聲言，見符如見人，若是再和持符人爲難，便是和他過不去。

試想馬算子的名頭如何之響，誰敢犯他虎威，因此「見符如見人」之說，武林中，人人皆知，令符一到，連宇內四邪中的人物，也要賣帳，如今竟然失去，若是落在荒山野嶺之中，無人發現，還只是一個大笑話，於事無礙，若是被黑道上人拾了去，還當了得？怎容她不驚？她只是想到自己不小心跌去的，却未曾想到，有被人竊去的可能！當下龍吟子見她伸手入懷，却半晌伸不出來，想起剛才曾和她在大廳中動手一事，心中更是疑惑，冷笑一聲，道：「老馬的令符，乃是寒鐵所鑄，符作魚形，上篆如人親臨四字，姑娘爲何還不取出來？」

馮瑩被龍吟子用話一逼，更是無話可說，窘了半晌，方道：「那面令符，不知何時失去了！」此言一出，六人面上，盡皆變色，龍吟子大聲道：「此女假托老馬名頭，不知是什麼東西，適才我們追那醜女，來到這間大廳之時，此女也曾幫手，不要放過她！」

崑崙七子之中，以霹靂子和龍吟子兩人，脾氣最是急躁。儘管武功身份，已是一流高手，天生的脾氣，却是難改，馮瑩心中怒氣，全被他這番話引發，「呸」地一聲，道：「我還說你們是冒充崑崙派長老哩，你們算是什麼東西？」

一言甫畢，只見龍吟子和霹靂子兩人，一左一右，直向自己衝了過來，連忙想避時，向前後左右，連衝四下，三面皆有大力擋住，不得已向另一面逸了開去，而霹靂子龍吟子兩人，却立即退至原位，馮瑩定睛一看，就在那一刹間，自己已然身不由主，和方敏並肩而立，也就是說，落入了六人的包圍中。

馮瑩心中不禁黯然，暗忖剛才自己因覺得只有一個方向，沒有阻力，所以才向那方向躍出，却原來兩人發難之時，早已有了主意，要將自己逼入包圍之中！看這六人所站方位，還像是一個什麼陣形一樣，要脫出此處，怕不是容易之事。

向方敏看了一眼剛好方敏也向她望來，兩人四目交投俱都在對方眼光中，看出了對方的心意，方敏感到馮瑩是在問他，你怎麼會與這五人遇上的？而馮瑩則明白方敏是在對她說：你看，終於牽入我神秘的身世問題中了！不待兩人講話，那老年人已然道：「龍吟，霹靂，此女不論是否老馬之徒，總與我們無關，叫她走吧！」

馮瑩冷笑一聲，抗聲道：「我不走，你們六個成了名的人物，想欺負一個年輕人，我豈能坐視不救！」

霹靂子和龍吟子兩人，迸出一陣笑聲，屋宇皆爲之震動，那老者講話，却仍是那麼心平氣和，向左一指，道：「這是摩雲子。」向右一指：「這是度天子。」又向那膚色如鐵，異相已極的老者指道：「這是青昊子。另兩人是龍吟子與霹靂子，老朽三風子。憑我們崑崙六子，豈是欺負後生小子之人？其中糾葛，武林中人一時難明，姑娘還是不要多管閒事的好！」

當三風子才一個一個介紹之時，馮瑩順着他的手指所指，又將圍住自己的人，仔細打量了一番，只覺無一不是絕世高手，心知他們言出必行，自己此時若然離去，定可無事。

但是她早已暗戀方敏，知道她自己在場，若論動手相打，固然無濟於事，但總比留方敏一人在此好些，冷冷地道：「我不走！」一面向方敏使一眼色，手一探，緊緊地握住了方敏的手。

方敏覺出一隻柔軟已極的手，將自己手緊緊拉住，同時在馮瑩的眼色中，看出了她心中和自己同赴患難的決心，心內大



是感動，也抗聲道：「六位前輩，名頭雖然響亮，也絕不是不講理之人，但却對我苦苦相逼，總是說不過去，不如照七禽大俠之言，各位前輩若是對我有什麼事，可請武林公斷，到時我一定前來，唯時間需在半年之後，因爲在這半年之內我還有緊要的事要辦，却是一刻也不能够躭擱！」

他這一番話實在講得委婉已極，但崑崙六子却並不爲所動，三風子又對馮瑩道：「姑娘再要不走，我們可要逐客了！」

馮瑩心想，我早就知道你會如此，所以才緊緊地握住了方敏的手，倒要看看你有什麼法子，將我逐出這大廳之外和方敏分開？正在想着，三風子緩緩向前踏了兩步，每一步跨出，均有兩尺來遠，兩步一過，三風子已然來到兩人面前，馮瑩和方敏正要後退時，三風子已然抬起手臂來。

三風子的一切動作，看去極是悠閒，但實則上却是快疾已極，手一抬起，立即向前伸了兩伸，中指挺直，點向兩人的臂彎處，兩下皆未點中，手指只點到離兩人臂彎的「尺澤穴」，兩寸遠近處，便縮了回來，但兩人却同時覺得小臂一痲，互相緊緊握住的手，竟不由自主地鬆了開來，馮瑩和方敏一起吃了一驚，但尚未等他們有任何動作，三風子又踏前一步，左臂一伸，衣袖貼捲地起，一股大力，將馮瑩托了起來，如斷綫風箏也似，直向外跌了出去！本來以馮瑩的輕功而論，一經跌出，便可以施展師傳七禽身法，穩住身形，但不知怎地，刹那之間，竟會一點力道也使不出來，待到眞氣運轉如常時，人已安安穩穩，落在大門之旁，也就是說，被三風子衣袖一捲之力，竟然捲出了兩丈開外！

這一來，馮瑩方知崑崙七子，果然名不虛傳，三風子剛才一連兩點，解了自己和方敏緊握的雙手的那一下，分明是內家罡氣，隔空點穴手法，她既然想到了六人的厲害，更不肯讓方敏一個人落在他們的手中，甫一落地，接着是足尖一點，一式「鷹擊長空」飛身入大廳，還只當三風子，不等自己落地，便要再將自己趕出，一進入大廳，便接着使一式「鷂子覓食」，頭下脚上突然向下一沉，眼看頭要碰到地上，立即一個翻身，安安穩穩，站在地上，抬頭一看，想是本來已然對方敏進逼了一步，此時却又一齊退開，人人面上，皆有驚訝之色，連霹靂子石雷，雖是一個瞎子，也不例外。

只聽得三風子「咦」地一聲，道：「龍吟，此女剛才那兩式，確是老馬的七禽身法，江湖上別無所傳，却是假不得。」

龍吟又道：「雖說如此，但焉知她不是背師行事？咱們與老馬多年未曾相遇，怎可聽她一面之詞，況且她又未見有老馬的令符！」

馮瑩一旁聽出三風子是講理之人，忙道：「前輩和家師雖然多年未曾見面，但以後總有相見之日，我若是漫天撒謊，難道竟不怕家師責罰麼？」

她講完這幾句話之後，好半晌無人出聲，好一會，三風子才緩緩道：「姑娘，實和你說了罷，此是敝派之事，就算是令師親至，只怕也難以從命！」

馮瑩心中大急，一頓足，道：「敏哥，你也是的，不是說到雲南去麼？怎麼又在貴陽城中躭了這麼久，是怎麼遇上他們的，他們又怎能够知道你是誰？」

方敏心中暗嘆一聲，道：「馮姑娘，你眞的還是聽他們的話，離開這裏罷，我就不信崑崙派長老聯手對付我一個人這件事，武林中人，會不聞不問！」

馮瑩見方敏話中意思，分明是要和崑崙六子硬上，這倒正合了她的心意，哈哈一笑，意態豪邁道：「敏哥你說得對！」

突然一個箭步竄向前來，迸指如戟直點龍吟子脅下的「大包穴」，龍吟子驟出不意，向旁一閃而開，馮瑩也只是要他向旁一閃，立即向方敏身邊靠去，但尚未見到方敏，只聽得七孔刀厲嘯之聲，眼前兩個人突然擠了過來，正是摩雲子和度天子，兩人各伸一掌攔在當前。馮瑩因聽七孔刀的厲嘯之聲，想到方敏也已和他們動上了手，心想江湖上傳說，原來崑崙派長老七人之中，只有兩人練成了內家罡氣，其中之一凌霄子已於六年前，突然在崑崙山飛雲嶺上自刎而死，練成內家罡氣的，便只有三風子一人，眼前攔住自己這兩人，不知功力深淺如何，倒要試他們一下！

雙臂疾伸，左右雙掌，一齊施出，「砰砰」兩聲，和度天子，摩雲子兩人手掌相交，覺出對方內力一觸即收，未存着傷害自己的主意，更是放心，雙掌翻飛，片刻之間，連施七掌，每一掌之中，皆夾着點穴，叩穴的手法，所點的全是兩人人身要穴，兩人志不在傷她，被她一輪急攻，竟然向後退出，馮瑩衝了過去，只見方敏七孔刀法，已極散亂，與他對敵的，乃是三風子，衣袖飛展，勁風習習，馮瑩用足氣力，竟會衝不過去，剛想一拚，突然自上而下，眼前生出一堵黑色的牆來，退後一步一看，那裏是什麼牆壁，竟是青昊子伏魔杵在自己面前，「刷」地揮了下來！

馮瑩想起剛才在黑暗之中，和人動手的情形，雖覺得個個全是高手，但武功也比自己好不了多少，那時還是在黑暗之中，誰也不認得誰的情形下，如今他們已知道自己是北天山七禽門下人物，身爲長輩，總不好意思對自己下毒手，却要給自己佔了不少便宜去，說什麼也要將方敏救了出來，躲過他們再說，因爲看他們的情形，當眞是要將方敏置之死地方始甘心哩！

主意既定，一等伏魔杵化成的黑牆，攔到了自己面前，退開一步，便不再躲避，足尖一點，竟直向伏魔杵撞了過去！

馮瑩心思靈敏，崑崙六子的心思，全都給她料中，六人當然不會對她下毒手，青昊子見她一頭撞了過來，反倒大吃一驚，唯恐傷了她，在好友面前，無法交代，連忙撤杵迴招。馮瑩早已料定這一點，一頭撞出之勢，極是急驟，青昊子的伏魔杵一收，她就輕烟也似，在青昊子身旁掠過，一下子衝到了三風子的背後，順手握住了身旁的八仙桌脚，將桌上的兩副紫銅燭台，抓在手中，逕使「九曲珠鍊」中的招數，「天女散花」，當頭壓了下去！那一副紫銅燭台，少說也有三二十斤重，馮瑩又是拚命而來，再加她也不是庸手，三風子武功雖高，也不能不防，本來他一袖向方敏揮出，此時却倏地收勢，自下而上，如長鯨噴水，倒噴上來，紫銅燭台離他頭頂還有尺許，便被他捲住。（未完·九）